

象萬

號月一十

永孚紗號

代客買賣：

：期現棉紗

行情準確：

：消息靈通

佣金低廉：

：服務周到

直接電話：

：成交迅速

.. 話電 ..

九七三五九

六二六七九

.. 址地 ..

樓六樓大券證路馬二

號五〇四

醫界致認男老四宜之能補
藥一公：女幼時服全大劑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一賜爾福多一 SANAFACOR 係採用
高價蛋白質酪素及有機磷酸鹽等精煉
製成，為細密均勻之粉質，沖飲服
醇和芳潔，功能滋養神經，孳生精血，
振奮中心，增強體力，凡童年發育不良，
一般體質虛弱者，服之均獲良效，故一
年益壽粉者，乃人人相宜之全能強壯劑
，一賜爾福多，乃人人相宜之全能強壯劑
，女，服之，芳華永駐，青春常服，
之，腰腳多健，精神不衰，
定，下，康強，多福，百病不侵，
主治：神經衰弱，貧血，
花，病後失眠，貧血，
月，經不調，
多，產後體弱，
年，弱症，
虛弱諸症，
。般老，

全能補劑 人人相宜
效力偉大 一試便知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介力

即大標

青年是國家之柱石

肺病攫奪青年乃國家之大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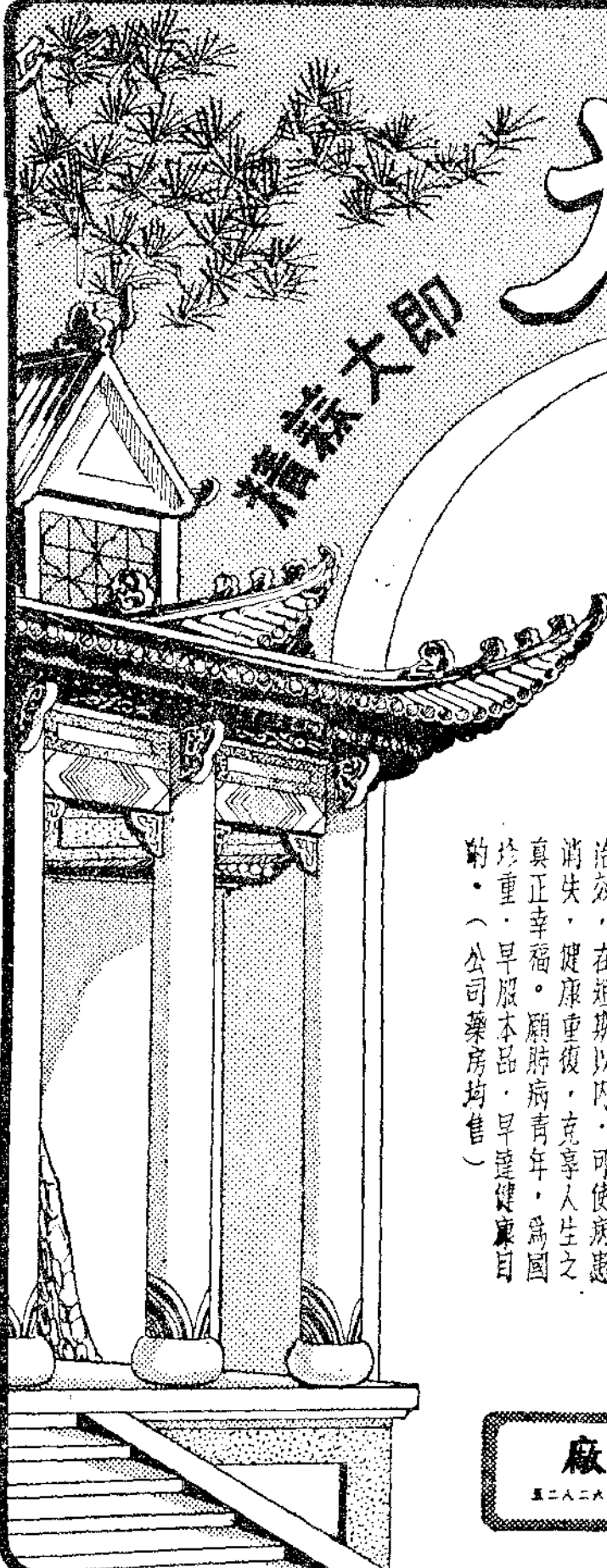
大時代青年，負興盛重任，乃國家之柱石，不能不有強健之體格。肺病攫奪青年，削弱國力，是國家之大蠹也。任何入皆有責任起而撲滅之。

介力（即大蒜精）。有強肺殺菌之天然功效。服之可使肺部強健，抵抗肺菌侵襲於無形。已患肺病者

· 服用本品，亦能獲得良好之治效，在短期以內，可使病患消失，健康重復，克享人生之真正幸福。願肺病青年，為國珍重，早服本品，早達健康目的。（公司藥房均售）

上海宇宙藥廠

上海南京路四七號 電話二一七二 二六二八



忘勿餐每



用樂婦主



備必厨庖



味精

鮮味特強

以少勝多



品出廠精味厨天

號三二一路亞多愛海上

— 首創足尺加三 —

寶大祥

全滬唯一。價廉物美

綢緞呢絨棉布莊

上海八仙橋·小東門

童裝部

式樣美觀
定價特廉

被單部

絨毯絨毯
花邊廉售

送貨部

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

駝絨部

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

軸幛部

奉還送力
代贈金字

成衣部

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

禮券部

餽贈親友
最受歡迎

顧繡部

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

兩大飯店

霞飛路六三六號斯南路口

E B C RESTAURANT

華府飯店

電話七〇四〇

烹調獨得其秘

惟我獨尊

德國鹹豬腳
匈牙利利軋辣許

著名菜餚

選料全屬高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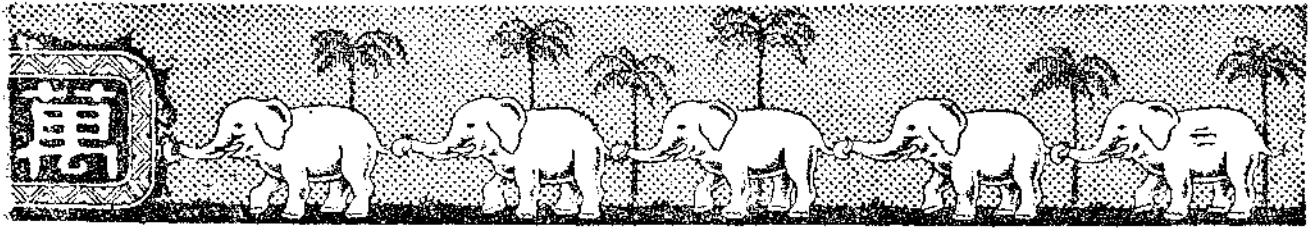
標準西菜

綠寶飯店

福煦路八六〇號金大門大戲院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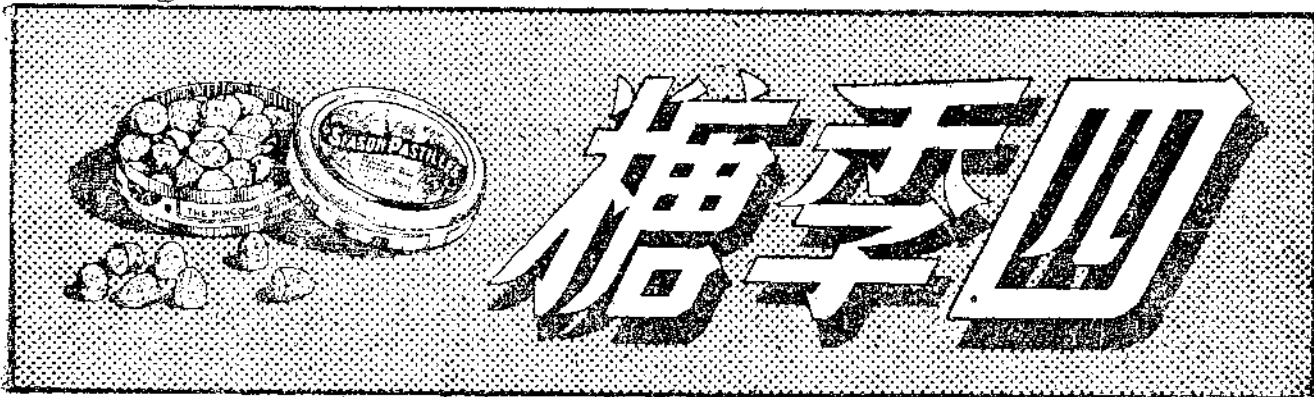
電話一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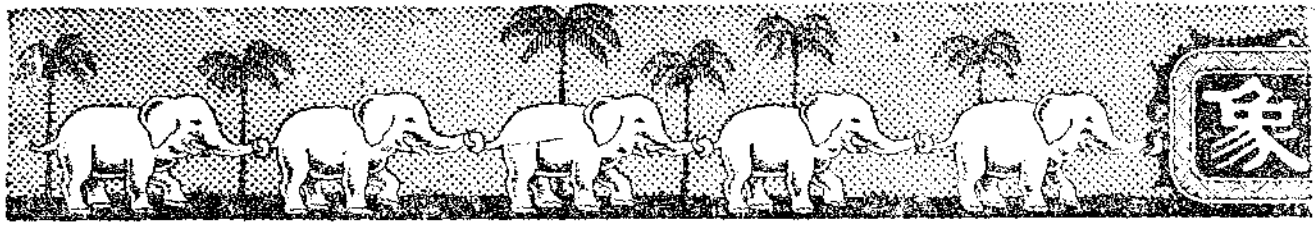
劍虹



十一月號 第一生第五期 目錄

女元首	模特兒	妙峯山	金風送爽的時節	賈寶玉出家	白蒂斯泰——古巴的獨裁者	銀聯曲敘記	拆穿降神會的祕密	四百年來罕見的天象奇蹟——全日蝕	傘兵訓練	車廂中	舞台劇與電影的表演術	窗帘	小說叢話	特載 宋氏三姊妹	曇花宴(附圖)	牛郎織女傳(五幕劇)	高血壓症的救星	希特勒的戀愛史(下)	算了
毛志明	陶治	文宗山	白鳳	秋翁	葉金	趙景深	沈東海	徐毅	周錚	顧也魯	網珠生	鄭逸梅	陶秦	陳靈犀	魏如晦	露苡	盛琴僊	沈天鶴	
(一三)	(一七)	(二七)	(三七)	(四四)	(五七)	(六一)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七三)	(七六)	(七七)	(八九)	(九三)	(一〇二)	(一〇五)	(一一三)	





象

旅渝雜詩

促織經

潘巧雲畫傳

信不信由你

歐洲淪陷區寫真

散花寺 (三)

超音波的效用

秋齋夜讀抄

金鳳影 (三)

游蜂浪蝶 (琴連羅吉絲主演，附圖)

戀愛漩渦中的桃樂姍拉摩

夫妻爲什麼要吵架

蛻變

割愛

希臘棺材 (奈寧探案)

胭脂淚

李阿毛外傳

石榴紅

大學皇后

美人掌 (梅遜探案)

胡丹流

張錦釗

董天野

程永修

傅松鶴

胡山源

郭棟材

秋翁

予且

陶泰

復基

袁沛霖

屠國

胡雅貞

程小青

張恨水

徐卓呆

王小逸

馮蘅

林俊千

(一三)

(一九)

(二四)

(二六)

(二九)

(三三)

(四一)

(五一)

(六一)

(六一)

(七一)

(七三)

(七九)

(一六七)

(一九三)

(二〇三)

(二〇六)

(二四)

(三三)

編輯室談話

陳蝶衣

(三三)

常備四季糖藥房售
丙康藥廠出品保君永安

ZYMASUN



大眾補品

生母食

胃腸良藥

整調腸胃 輔助消化 增進營養 通利大便 戒煙之後 飲食無味 購服本品 胃口大開

信誼藥廠監製 均售藥房

牌蝶花

衫·襪·牌·蝶·花·品·出

商標



註冊

貨·百·用·日·售·兼

金·五·料·鞋·發·批

念 紀 週 三

品 贈 大 價 減 大

· 起 日 七 十 月 十 ·

條 萬 壹 巾 毛 軟 型 新 牌 蝶 花 送 贈



套 千 五 具 餐 瓷 細 品 珍 西 江

只 一 子 碟 瓷 細

只 一 碗 花 瓷 細

雙 一 筷 翠 翡

只 一 匙 湯 瓷 細

— 件 四 計 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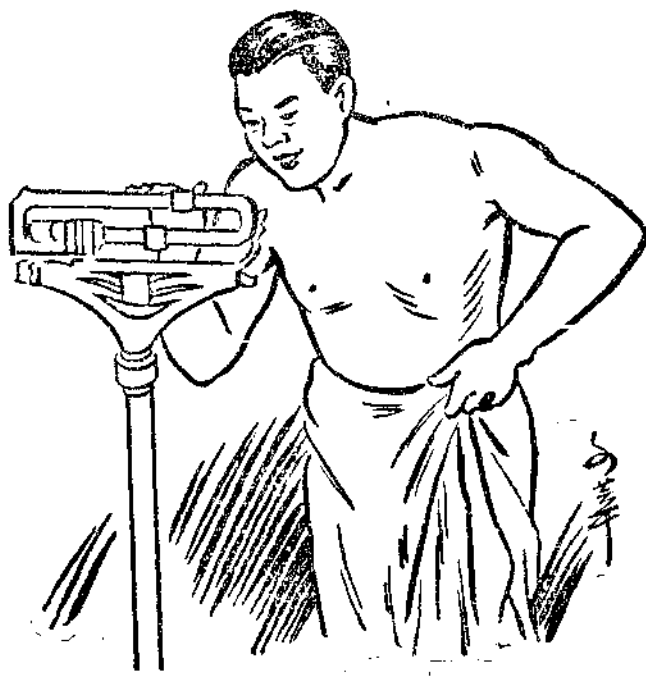
恒 義 昇 襪 衫 廠 第 一 支 店

唯 一 廉 美 百 貨 大 商 店

電 話 五 馬 路 石 路 東 首
九 七 五 五 七

樂口福麥乳精

強身補血 健腦安神
助長精力 增加體重



滋養豐富 美味可口
沖調便利 冷熱均宜

品質功效
並駕船來



相繼摹倣
望塵莫及

◀ 售出有均房藥司公 ▶

上海九福製藥公司滋養食品部



女元首

毛志明

Peter Engleman 原著·譯自 Parade 五月號

在今天，克林克夫人 (Esa au Gertrud Scholtz Klinsk) 所握的權力可說是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女人來得大。她不但對三千萬德國婦女施行着無限制的管理，並且已經很迅速地統制了卅字旗下兩千萬其他國家的婦女。

她，和希姆萊一樣地有着優良的騎兵做衛隊，她和戈林一樣地有着「列軍車」。她在郭培爾底宣傳部裏有一個單獨的部門，她也有她的第五縱隊存在於全世界每一個重要的城市裏。她是德國「十大偉人」(Ten mighty Ten.) 中的一個。

克林克夫人統制着婦女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不論大的或是小的。她告訴她們甚麼時候必須有孩子，應該有幾個。她告訴她們烹調些甚麼，如何烹調；穿些甚麼，如何穿法。她又告訴她們在丈夫和兒子去從軍的時候，她們應該強笑着說些甚麼。在丈夫被敵人殺掉的時候，她們又應該如何強顏歡笑地生活下去。她底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家庭精神和國家道德。她得了這樣一個有力的職位，她的權力漸漸地生長起來。

這種權力是經過克林克夫人所建立的驚人的組織而發揮的。組織的中心是一個名叫「婦女團」(Frauensturm) 的納粹團體，這團體裏面包含着五萬個誓願效忠於希特勒和克林克夫人的熱心納粹黨員。

每一個團體每一個工廠裏都有一個單位。這單位裏的每一個婦女都有她特別的責任：一個調查出售食物的市場，另一個做本地報紙婦女版的編輯，再有一個就做這階層裏的婦女領袖。只有婦女團裏的團員才能够有希望做這些重要的位置的。

婦女團以下的組織就是「婦女戰綫」(Frauenfront)。德國每一個婦女團體都是屬於婦女戰綫的，例如：縫紉團·音樂會·文學研究組等。

婦女團是政治的中心，婦女戰綫却達到德國每一個角落裏，使每一個德國婦女底生命，適合於希特勒——或是克林克夫人——的意志。

克林克夫人主要的事務是搖籃和菜鍋。納粹主義需要着男人：青年人去從軍，軍隊們去死。克林克夫人認為：流入軍陣綫的男人們，是不可以減少的。

關於這，納粹有一句話，叫作「人口政策」(Bevoelkerungspolitik)。

婦女戰綫灌注給女孩子們這樣一個信念：——她們所能有的最榮譽的事，就是有了孩子。

婦女戰綫第二步的工作就是早婚的宣傳。一個遲延結婚的女孩子將要受到婦女戰綫裏的人的訪問。爲什麼不結婚呢？沒有錢嗎？國家可以借錢給你結婚的。沒有好男人嗎？不會的！德國充滿了漂亮的亞利安族的男子。

婦女們結婚之後，必定要立刻就有孩子。在德國，如果一個女人結婚後十八月還沒有孩子，克林克夫人底代理人便要向她訪問了。這些「說教者」和「社會勸告者」都是很小心地選擇出來的。她們是婦女戰綫裏的會員；同時，又都是老資格的社會工作人員。

在對這些沒有孩子的女人作談話時，「勸告者」便很迅速地給予了適當的判斷。對這一女人，她說貢獻一點國家的榮譽是愛國的義務。對另一個女人，她說做一個仁慈的母親是有神祕的幸福。

假如這個女人談到費用的問題，克林克夫人底代理人馬上就允許給她一筆國家借款。假如她託詞身體不好，或是患着不妊之症，那末，一個醫生便立刻被請來。

克林克夫人底第二個工作便是教德國女人如何烹調代替食物的東西，如何吃了這些代替品而不致損害健康。沒有經過婦女戰綫通過的食譜，是不准刊在報紙和雜誌上的。無線電每天在告訴女人們：甚麼應該去買，甚麼不應該要的。流動廚房指示給女人們如何烹調那些食物代替品。

在一組小房子裏，每一區有一個婦女戰綫裏的副首領，這副首領常常突然地跑到某一家的廚房裏觀察：看看放在火爐上的是甚麼，放在廚房架子上的是甚麼，最重要的，棄在垃圾堆裏的又是甚麼。

不過，這兩種運動都是用美麗的字眼裝飾起來的。克林克夫人——她已使自已有了三個小女兒——就從未喊過：「生孩子啊！」她說：「婦女，國家的根源，」得實行「這種由希特勒親手交給德國妻子們的永久的任務。」婦女是「蘊藏着若干的生命，」同時有一個「神聖的任務。」「當其他國家的女子退化時——德國女子已——再建了她們自然的命運。」

克林克夫人在一九三二年會進見過希特勒一次。狄歐斯 (Marie Diers)，一個頗孚衆望的婦女問題專家，於一九二七年被希特勒所賞識的，爲他們布置了這一次的會晤。在這次會晤裏，狄歐斯和克林克夫人對希特勒說：「在黨會議裏沒有一個女演說者出現，

該是一樁絕大的錯誤。」

希特勒聽了之後，很快地說：「我痛恨女政治家。在黨會議裏我是不准女人談到政治的。就是在一個特別的婦女會議裏，也必得由一個男子主持的。在男子發言之後，女人方可談些特別的婦女問題。」

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裏，希特勒僅有兩段談到女人：一段是關於梅毒，另一段是結婚。納粹自己是不知該做些甚麼關於女人的事。黨徒們是藐視女人的，他們自誇着納粹主義是「男人運動」。

克林克夫人知道這一點：統制德國婦女，使她們屈服於元首之下是一件很麻煩的工作。

在這一次會晤之後，克林克夫人回到家鄉。她迅速地跳出了政治的活動。當希特勒執權的時候，她寫了一封長信給狄歐斯夫人。於是她等候着。

兩天後，狄歐斯夫人在黑森林(Black Forest)給克林克夫人通了一個電話：「一切事情都已布置好，我和赫斯希望你立刻就來。」

九個月之中，她得到納粹每一個領袖的讚美。最重要的，她又得到德國參謀本部的賞識。她無疑地成爲德國的婦女領袖。她開始她的宣傳運動。

自一九三八年以來，克林克夫人和參謀本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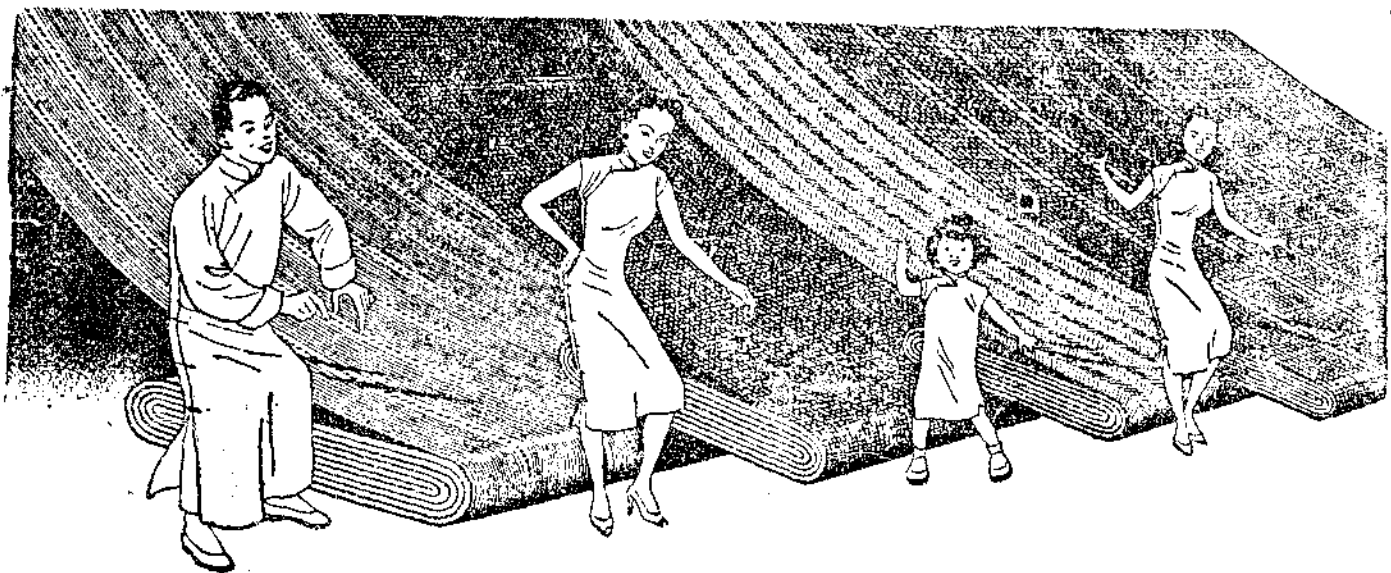
聯絡更趨加強了。戰爭爆發時，她一切都準備好。在德國每一個城市和鄉村裏，婦女戰綫的代表逐戶去訪問着，爲了要提高婦女精神。

她們談到德國榮譽的勝利。「爲了要使德國強大，興旺，快樂，一切對元首的計劃的犧牲都是需要的。這些都是爲了孩子們！爲了孩子的將來，德國的母親們爲甚麼不犧牲了自己，丈夫，和兒子呢？」

另一個婦女戰綫的組織統制着兵工廠和農田裏的千萬個婦女。每一個工廠裏有一個「社會前哨」，負責整飭婦女們的風紀。她爲婦女們解決一切疑難；這就是說經濟的幫助，或是友誼的勸告；沒有關於道德的宣傳；納粹對於鼓勵放蕩的性行爲的宣傳，也不再停止減少了。這在納粹，以爲是一種人生樂趣，勞苦功高的德國人民應該有權享受的。然而，製造出來的人民畢竟要有一個銷路，那就是戰場。這也就是所謂「人口政策」。

這種趨勢並不使克林克夫人起恐慌。她仍然小心地保持她典型的母親底風度，她是納粹母親們的模範，穿着土式的衣服，頭上還留着長髮。

她的丈夫——克林克醫師，仍然在家鄉爲農夫們醫治疼痛的咽喉；當有人向克林克夫人建議代這位醫師在柏林找一個位置時，她底回答都是「不」字。



好再能勿料衣做

——點優大十——

- 一 花紋新穎，色澤鮮豔，令人一見，愛不忍釋。
- 二 文雅之中，兼有富麗，漂亮之中，不失大方。
- 三 細密而不太緊，柔軟而不太鬆。
- 四 堅牢但不過硬，曼妙但不過薄。
- 五 根根纖維，富有彈力。
- 六 日晒雨淋，歷久不變。
- 七 耐洗耐穿，爽挺舒適。
- 八 貴族婦女，愛其高尚，中級人士，愛其風雅。
- 九 平民階級，愛其低廉，活潑兒童，愛其堅牢。
- 十 處處合用，四季咸宜，花樣繁多，任憑選擇。

價格僅及舶來品十五分之一。

藍富卡

花呢 為一九四一年
芝罘人
新品

Lifecolor
卡富藍

標商冊註

每碼二藍富金以假
冒防印卡藍有

倘蒙各界對
於藍富卡花
呢有所垂詢
請駕臨南京
路哈同大樓
本廠營業部
接洽當竭誠
奉答

本樣送贈

做廠為便於主顧選購起見特
贈送精美樣本十萬份
樣取四萬份
地址：上海南京路
索取者請向上海南京路
九號本廠營業部
索取者請向上海南京路
九號本廠營業部
索取者請向上海南京路
九號本廠營業部
索取者請向上海南京路
九號本廠營業部

司公限有份股廠理整花印染漂信九海上

九八八二電 一三路愚廠 各轉九一一電 三一大哈京部營
號一八一話 號四一崗址 部接號七九話 號二樓同路南業



模特兒

陶冶

我的藝術要致力於困苦的解放！

——貝多芬

雁兒從遼遠的北方，帶來了肅穆底秋色，染上了。

都市的街頭；法國梧桐像一個龍鍾的老叟悲歎着自己

青春的消逝；留不住的枯黃的葉片，離開了枝頭，墮

落路畔，在行人足底的踐踏下，迸出吱吱底哀鳴；有

時，給秋風吹了起來，幽靈似地跳着骷髏舞。

深秋底朝晨，有如村姑一樣底秀婉，乳色的薄霧

，輕烟似的縹緲在地面，東方藝術學院披上一身褐色

的外衣，浸浴在淡柔底十月陽光下。音樂系裏練嗓的

歌聲，嘹亮地自鋼桿窗子裏散播出來，還夾雜了大銅

琴底伴奏。

上人體素描課的時候，十多位未來的男女美術家

，站在三脚架前面，望着台上的模特兒，用木炭在畫

版上面勾劃輪廓；爲了今天的圖畫教授請假沒有來，

於是輕鬆的笑語聲，便永遠不斷地激盪在寬敞的畫室

裏。

「噯！可惜呀，可惜，這真個是所謂美中不足了

」可惜？老徐，你又在自言自語地說些什麼啦？

「林斐疑惑地問他。

「我說：這個新來的模特兒，論面部，論曲線，

都美麗極了！桃樂姍拉塵也不過如此而已。」徐大倫

顛播着腦袋兒：「可惜的便是兩個乳峯終嫌不够豐滿

，那豈不是一件天大的憾事麼？」

「依你說，怎樣纔可以合乎標準？」

「這個，唔……」徐大倫沉思了一下：「女人的

乳峯像喜馬拉雅山是最適當的形容了。」

「那末，還有她的臀部呢？請教該怎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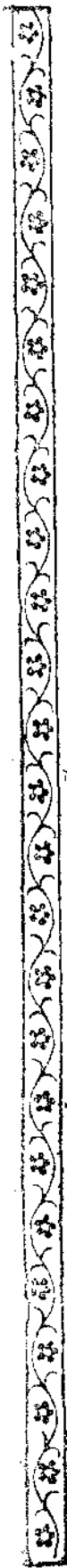
「這，這……」徐大倫給難住了，張着嘴一時

可回答不出，全室的人又轟然笑起來。

散課下來，模特兒好似鬆去了枷鎖，走下台，露

着羞恥底情態，想立刻離開畫室，可是却給男同學們

團團圍住了。



「你叫什麼名字？」

「叫關小鳳。」她把個泛上了酡紅的臉兒垂下來

，忸怩地回答。

「姓關，可不是大紅臉關雲長的關？噢！怪不得你的臉兒紅得這個樣兒，也許關雲長跟你是一家人吧？」徐大倫嘻開了嘴，向她扮着鬼臉。

大家又笑着，她的臉也就格外紅了，窘急地想拚命擠出去，可是誰都不肯釋放她。

「慢慢兒走，我們有很多話要問你，關小鳳，你一向做模特兒麼？」

「不不！還是第一次呢，各位先生，讓我回去吧！媽在家裏等着我！」

「那不行！你是新來的，我們應該知道你的履歷；你別急，等會我們補給你一個鐘點錢就得啦！愁什麼？」林斐掏出了錢夾在她面前揚了一揚。

「關小鳳，你今年多少年紀？」

「不知道！」

「哈哈！太奇怪了，你自己的年紀會不知道，你不肯說嗎？」

「讓她走吧！老徐，你又不想跟她攀親，問她年

紀幹麼？」頸前打着花球領結的冉熙擠上來，態度顯得異常地正經。

「攀親？那說不定；我倒很願意做一回月下老人，幫助你解決終身問題，你以為怎樣呢？」徐大倫說到這裏，忽然又向擠在中間的裘露惹拱了拱手：「哎喲！這這……抱歉極了！密斯裘，別見怪，我真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大混蛋，語無倫次，對不起，對不起。」

「笑話！風馬牛不相及，跟我又有什麼關係？」裘露惹嫵媚地一笑，便很不自在地退出人堆。

「老徐，別開玩笑了，還是放了她，這種女人是很可憐的！」

「什麼可憐不可憐，唷！這又是你老冉的人道主義了！我們譬如找一個嚮導姑娘來玩玩，也是人道主義呀！」

「這算什麼話？老徐，你別太侮辱人家，人家來做模特兒也是沒辦法的事，爲了生活！」

冉熙說着，使力推開衆人，讓出一條路來，關小鳳很乖巧地用柔和的眸子向他瞥了一下，便飛也似的溜出畫室了。

「老冉真是太會瞭解別人了！不然，又怎會知道她是爲了生活，哈哈！」

「不爲了生活，難道說她甘心送上門來，受這種奚落？」

「呵呵！老冉的話越說越不成樣了！誰奚落她？」

不過跟她開玩笑吧了！乾脆說：藝術家是神聖的，至高無上的，誰真願意跟這種粗俗的丫頭說正經話？密斯婁，你以爲我說的話有沒有錯？」

「是呀！老徐的話還有什麼不對，這種無聊的女人，越談越無聊！」裘露蕙很驕矜地說。

「模特兒在你們的眼光裏或許是無聊的！」冉熙這麼地說了，露着不耐煩的神色，在同學的輕鬆的笑聲裏，踱出畫室，漫步在花圃裏；美人蕉在秋天，似乎更清麗了，在微風中徐徐搖擺。冉熙望着朗爽的晴空，飄浮的白雲織成詭奇的圖案。

粗俗，謔浪，徐大倫完全不是一個典雅的真正的藝術研究者，他祇是把藝術當作幌子，侮辱藝術，輕蔑藝術；並且，不單是徐大倫，一般的同學們都如此；譬如說：新近示愛於自己的裘露蕙，也祇是把藝術做了她虛榮上的點綴品而已。冉熙感到這個環境太不

適合自己的旨趣了，他想起貝多芬的名句，口裏便也不由自主地低唸了出來：

「我的藝術要致力於困苦的解放！」

這時，裘露蕙也走進花圃來，蕙近冉熙的身傍，像春三月的黃鶯那樣輕盈地嬌聲說：

「熙哥，你又獨個兒在這裏發呆了！你真是一位超然的藝術家。」

「超然，你們才配得上！」

「我可不明白，爲什麼我們才配得上超然？你就……！」

「超然者，便是把藝術關在象牙塔裏，永遠不會接觸到現實的世界上來，在他們的藝術畛域裏是永遠不會蘊蓄着新時代的活躍的氣息！」

「咳！熙哥，僅僅爲了超然兩字，你却又搬出這末一大堆漂亮的理論來，偉大偉大，所以人家要說你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了。」

「奇特？你們才是奇特！」

「別再說這種不愛聽的話了，下午請你去看『紅花豔曲』怎樣？我在南京等着你，聽說這一張片子很好。」



「不不！你一個人去吧！我不愛看，恕我不能奉陪。」

「不行！今天可辦不到，不愛看也得拉你去看，無論怎樣，今天非陪我去不可！」裘露蕙嬌柔地懇求他。

「好吧！等會你在南京等我！可是，太奇怪了，天下竟有強迫看戲的道理。」

「你在我面前失信好多回了，今天你再這樣，你簡直是個懶小人！」裘露蕙嫵媚地笑着，又移動着輕柔的步子走開了。

她爲什麼偏要愛上我，她祇是我的表妹，也祇是我的同學，根本我並沒有愛她，戀愛，戀愛應該是兩性的感情上的自然的結合！

冉熙在煤眉道上漫步，這麼地思忖着，近來表妹對自己的一種求愛的表示，給予他一種難以解答的疑問。

表兄妹倆同樣生長在優渥的大家庭中，但是，冉熙沒有像裘露蕙的貴族化小姐的驕奢浮華，他對自己的青年的人生觀已有着正確的認識，可以說他的轉變就是給這次祖國的鬥爭所影響的。

× × × × ×

「紅花豔曲」開映了。

銀幕上第一個鏡頭的展現，便是絢爛綺麗的大舞蹈場面。爵士樂的節奏，會激起人們熱烈底情緒，裘露蕙興奮的是冉熙果然沒有失約，鬱悶的是他坐在左邊，態度顯得很平淡，落寞。

「熙哥，你爲什麼不說話？」裘露蕙耐不住開口問他。

「說什麼呢？電影開映的時間，不是談話的時間。」

「輕一些不妨事的！熙哥，今天請你到這兒來，你可明白我的用意？」

「用意？」冉熙佯作驚訝地：「我們不是來看電影麼？」

「看電影是不錯，但是，除此以外，我還有話要問你！」

「蕙妹，你說的話太曲折了。恕我粗鹵，猜不透什麼用意。」

「我問你，你究竟有沒有愛人？」

「愛人？你問得太離奇了，你是我的表妹，又是

我的同學，難道還不熟悉我平日的行徑麼？」

「那或許你有了愛人，却守着祕密，我又怎麼會知道？」

「戀愛要守祕密，那也滑稽得很！並且你既然說我保守祕密，又爲什麼要來查問我？」

「人家一片誠意，你別這樣的裝聾作啞，不識好歹！」

「慚愧得很！我實在沒有愛人呵！並且我不懂得怎樣纔算是戀愛！」

「但是，現在校裏的同學都說我是你的愛人，剛纔徐大倫向我說什麼抱歉不抱歉的話，你的反感怎樣？並且，我是愛上了你，你又怎樣？」她漸漸地偎近冉熙，柔媚地輕聲地問。

「這個問題我可不容易回答，而且不是一時之間可以貿然說的。」

「如此說，你並沒有愛我的意思，也沒有接受我愛你的意思，是不是？」

「怎樣纔算是真正的愛你呢？」
「嗯……」

裘露蕙簡直是找不出更聰明的話接下去了！她顯

得很懊喪，鼓起了櫻脣，索性沉默了，望着銀幕上鏡頭的移動。可是，祇這樣地挨過了五分鐘，露蕙委實耐不住，她覺得今天是一個最好也沒有的機會，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不相信冉熙竟會這樣的冷酷，她便情不自禁地伸過手腕去握住他的手，在黑暗裏把個臉湊近去，又嫵媚又哀怨地說：「我們是表親，是同學，就這樣已存在了兩重感情，不單是同學，就是我們的爸媽也都認爲我們會有戀愛的結合，你却始終這樣的冷淡我，你一定有了愛人，有着最美麗的愛人，是不是？」

「靜一些吧！戀愛不是輕易會產生的，以後可以再談，現在給人家聽了太不方便，擾亂他人視聽，還以爲我們不懂遵守看電影的規矩呢。」

冉熙祇是平淡地笑了笑，便又聚精會神地望着銀幕。露蕙給他這一來，簡直氣得說不出話，她想定了神看戲吧，可是祇挨過了五分鐘，又不耐煩地說：「熙哥，我要回去了！」

「回去？是你自己要來看電影，現在電影沒有完又要回去了！真是開玩笑。」

「這樣太沒有興趣了，所以我要走。」



「真要走？」

「走就走！你愛看，你一個人看吧！」

裘露惹以為自己這一下撒嬌，他一定也站起來跟她一起走了。可是，冉熙端坐在椅子裏，並沒有反響，祇向她點點頭，這使她憤懣得不能再容忍，終於裝作驕傲地退出了南京大戲院，在路上，她傷心得流下淚來：

「想不到他這樣的冷酷，一些沒有安慰給我，要是給同學們知道了，那簡直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恥辱！」

X X X X

為了生活，關小鳳不能不做模特兒，人體素描一週中佔着五課，除了有時由男性做模特兒以外，差不多全是讓關小鳳擔任的，除非教授在着，大家還能保持鎮靜，不然關小鳳終是給認作開玩笑的目標，尤其是徐大倫和林斐，時常給予她一種侮辱性的難堪；而冉熙却因之無形中做了她的保護人；可是這情景給裘露惹瞧在眼裏，便激起了濃烈的妒意。

日子久了，冉熙的颯爽誠摯的影子深深地印上了關小鳳的脆弱的心靈上，還有着一種由衷的感激。但

，這僅僅是祇能隱藏在內心。因為關小鳳對於這一般藝術家們，是存着一種畏懼心理的。並且，他們是少爺，是小姐，自己祇是一個給人們輕視的模特兒，她這樣地想着，便時常回到家裏，伏在棉被上為自己身世的悲哀而啜泣。

這一天早上，氣候已進入隆冬的季節，在凜冽的北風中，還帶來了濛濛的細雨，分外顯得這人間的冷酷。

教授已退出了，畫室裏給壁爐的熱氣薰蒸得使人感到窒息的煥熱。這時，關小鳳的工作時間已滿，剛走下台，照例又給大家圍住了。

「關小鳳呀關小鳳，你來了這麼好多回，還是不肯把年紀告訴我們！」徐大倫搖擺着臃腫的身軀，打着粗率的哈哈，像唸平劇的白口似的。

「我不過是來做模特兒，用不着把年紀告訴你們！」

「你何苦來做模特兒呢？女大當嫁，找一個丈夫不是可以舒服一輩子麼？」

「噯！我以為像關小鳳有着這樣一張漂亮的臉蛋兒，要是做舞女的話，一定走紅！一定走紅！」林斐

勳起大姆指說。

「老林，你老子已有了兩個姨太太啦！這個，這個你也不妨——」

「不妨什麼？」林斐逼着問。

「不妨再替你老子做個媒，這也是你做兒子的應盡的孝道！」

「豈有此理，放屁放屁！」林斐有點氣惱了。

關小鳳却也在這一陣子笑聲裏嬌嗔了，她第一次鼓着勇氣說：「諸位先生，你們都是有智識的人，怎麼說出沒人格的話來？」

「人格？在你的嘴裏也配說人格，你別糊塗，我們跟你說着玩，原是瞧得起你哪！」徐大倫的態度很鄙薄她。

「嘿！不量量自己是何等樣人？居然也敢在我們跟前說什麼人格不人格？」

當林斐說這句話時，冉熙原是獨個兒在畫版上修砌輪廓，聽着耐不住了，又擠上來很嚴厲地說：「你們每次這樣的侮辱她，簡直太沒有道德，沒有道德等於是什麼？你們自己想想。」

關小鳳經冉熙上來一袒護她，反而啜泣起來了。

她捧着臉匆匆地奔出去，冉熙也跟着她。裘露惹要想攔住他，可是，沒有效用。

路上，關小鳳啜泣得更傷心，冉熙在背後追上來，走在她的身旁，誠懇地安慰她。

「你別傷心了，是他們沒有人格，不應該侮辱你！」

「不不！我不怪他們，祇恨生活逼着我，做這樣的事，遭受侮辱是應該的！」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祇有一個年老的母親，父親哥哥都在砲火中死了。本來，我是有着一個愉快的家庭的。」

「那是靠你一個人負擔了！」

「是的，平日還能安然過去，可是現在母親病着，咳！前途太恐怖了！」

「聽你的談吐，也很有一些知識，你唸過幾年書？」

「不瞞你說，我還進過兩年的鄉村師範；並且，關小鳳並不是我的真名字。」

「如此說你是化名的了，那你到底叫什麼呢？」冉熙有點驚疑地問她。



「叫關雪薇，冉先生，承蒙你時常保護我，我真非常感謝你。」一雙黑眸子放射着柔軟的光采。

「這不能說保護，也不需要感謝，我祇以爲他們不應該侮辱一個孤獨的女孩子，但是你爲什麼一定要做模特兒呢？」

「鄰人叫我去做舞女，可以賺錢，過享樂的日子，我不願意，我以爲替藝術家做模特兒那是很純潔的，高尚的，想不到做了兩個月，竟遭受如此的難堪和侮辱。」

「本來，他們祇是一般沒有靈魂的傢伙，他們把藝術當作玩物，當作幌子，但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爲藝術而藝術的人也很多！」

「我明瞭，你再先生是一個前進的藝術家，有一回，我參觀你們校裏舉行的油畫展覽，你的作品很多是描寫勞苦大眾的黑暗面的。」

「這也不見得，不過，我們應該面對現實，現在不是藝術至上主義的時代了。我們要用畫筆來刻劃出被壓迫者的痛苦，傳達出自力更生的情緒！」

冉熙陪着關小鳳，迎着西北風，在細雨中行進，她忽然站住了說：「冉先生，你是很忙的，請回去吧

！」

「反正沒有事，談一回也不妨，當初我輕視了你，却想不到你是這樣有學問有思想的女子！現在你母親的病勢怎麼樣？有沒有請醫生診治？」

「請醫生根本沒有這力量，在今日，醫生是有錢人所結交的，母親的病也祇有聽天由命了。」關小鳳說到這裏，聲音又嗚咽起來了。

「這是不能夠的，這樣吧！你告訴我你家的地址，我代你找一個醫生來，一切費用我可以幫助你。」

「不不！你沒有理由和義務來幫助我！」

「你的意思錯了！即使是不認識的路人，要是別人有患難，誰都應該濟助他。你不能够拒絕我這個誠意，不然的話，你就不是愛護你有病的母親了。」

「咳！冉先生，我不知怎樣感謝你好！」關小鳳的秀映的臉上，淚珠和雨點匯合了汨汨地流下來，終於她抄了一個地址交給冉熙，字蹟的端莊正像她本人一樣。

兩人便在風雨交織中，握了一下手分開了。

× × × × ×

情勢的發展是難以預測的，同學們的口頭已遍疏

着冉熙和模特兒戀愛的話兒，大家認爲這簡直是太滑稽而又有趣的故事。

在裘露蕙無疑是受到了極難堪的刺激，想不到自己所愛的表哥竟然做了模特兒的情俘，然而她決不甘心讓關小鳳生生地攫去她的表哥。

冉熙的家庭還是滯留在舊禮教的世紀中，經裘露蕙在他的父母跟前告發了這個祕密，在冉熙的父母的感覺上，自己的兒子去跟一個低賤的模特兒結合，那太荒唐了，豈不是沾污了冉公館的門楣？

但父母的嚴厲的責備和表妹的勸阻，並沒有使冉熙屈服，相反地，個性剛愎的藝術青年終於脫離了封建的家庭，開始在外邊找到自立的工作。

這計劃又失敗了，裘露蕙的悲傷不用說更加深了一重。但是，她依然癡情地捨不下冉熙，計劃着最後一次的奮鬥，她決定化金錢去威脅關小鳳，要求她自動地離開冉熙的懷抱，最好是離開上海。

這時，校裏已經放了寒假，在降大雪後的下午，氣候是更冷了！雖然淡暖的冬陽已露了臉，但屋面上的積雪還沒有完全融解。

裘露蕙披着孔雀藍的海虎絨大衣，袋了一張五百

元的支票，在一條狹隘的陋巷中，找到了關小鳳的家，那是個不滿五方尺的亭子間。

跨進房門，關小鳳正在摹畫靜物，台上置放着一個啤酒瓶，一碟蘋果，和一束清秀的臘梅，畫紙上輪廓已完全勾好，現在正需要配上調和的色素。

關小鳳見這不速之客的降臨，很驚訝地笑迎着：「小姐，你可有什麼事麼？這裏簡陋極了！怕不要沾污你的衣服麼？」

「不不！我是特地來拜望你的。」裘露蕙口頭這樣說，却給這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景呆住了。

「那你一定是有什麼貴幹了！」關小鳳讓裘露蕙坐下來，斟了一杯開水給她。

「別客氣！」裘露蕙望着將完成的畫稿，露着詭異的神態說：「怎麼！你也會畫？」

「畫！談不到，不過胡亂塗着而已，你們才是真正的美術家！」

「關小鳳，你原來也是有知識的人哪！」

「幼稚得很！祇念過幾年書罷了！」

「你畫得太好了，我真慚愧，自己枉爲學了幾年畫，却不過掛個名而已！」

「那裏話！小姐，你有什麼事，就說吧！」關小鳳似乎已明瞭了裘露蕙的來意，臉上浮起一層淺薄的微笑。

強烈的愧恨襲擊在裘露蕙的心頭，把初來時預定的計劃全然毀滅了，她已沒有勇氣說什麼話，祇是沉默着。

最後，裘露蕙忽然站起來，走近關小鳳的身旁，握住了她的手，很誠摯地說：「關小鳳，我太輕視了你，現在我一切都明白，我不應該自私地破壞你們純潔的結合，雖然我至今還很熱烈地愛着冉熙，但，那祇是我片面的愛，冉熙寧願脫離家庭，他是真心的愛着你。」

「是的，他很愛我，可是我是一個孤苦的女孩子，根本不應該跟冉先生有愛的結合，爲了我，他犧牲家庭的幸福，並且使你感到痛苦，我良心上有萬分的不安！我應該勸冉先生立刻離開我，讓他重回到自己的家裏，再投進你的懷抱裏！我是預備這樣做的，我是預備這樣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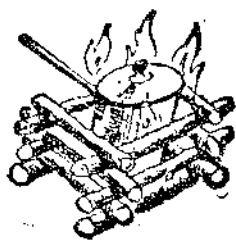
關小鳳說着，頭垂了下來，輕微地啜泣了。裘露蕙忍不住撫摸着她烏亮的秀髮，感動地說：「不能不

能！因爲冉熙根本不愛我，他說過：戀愛是兩性間自然的結合，現在我已完全丟下了這個希望，我也不再感到什麼痛苦了！並且，我應該歌頌你們倆的結合，祝福你們倆前途的光明！」

關小鳳抬起頭來，從蘊孕淚水的眼簾裏望着裘露蕙，只見她的臉上也掛滿了淚珠。這時，裘露蕙從皮篋裏掏出那張支票來，塞進關小鳳的手裏，又從自己無名指上脫下他的鑽戒來，套上關小鳳的手指，很親切地說：「這是我的一點小禮物，慶賀你們倆結合的美滿，我以後一定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們！」

感動的淚珠在關小鳳的臉上，像窗外簷頭的被融化的雪水一樣地流着，她再也說不出適當的話來。這時，她的母親正從外面回來，裘露蕙站起來向她母親招呼了一下，便整了整大衣說：「我走了！以後我一定再來望你們，我能够看見你們共同生活在愉快的日子中，我也是愉快的。」

關小鳳跟了她下樓，走出陋巷，在相對沉默中和裘露蕙握了一次手，目送着她的背影，在溫暖的陽光下，漸漸地消失在冷寂的街頭。



妙峯山 (戲劇小說)

文宗山

——按：本劇現正由上海劇藝社在辣斐劇場演出

太陽已經漸漸的沉下山去，公路上沒有車輛的來往的攪擾；在這將晚未晚的時候，天空和風塵僕僕的旅人一樣，似乎有沉沉睡去的意思。

這幾天，公路傍的小茶棚裏熱鬧了許多。雖然依舊是蘆蓆棚，破桌子，長板櫈，香煙公司的月份牌，新生活標語，不糊紙的木柵窗門……東倒西歪地凌亂散置着，但却有幾位因公路被炸，從汽車裏跳出來過夜的「稀客」，他們把這冷清清地孤立在公路傍的茶棚兼旅館，當作都市裏的大飯店那樣在消受。

郭士宏和他的太太谷師芝女士，也是近幾天來留層在小茶棚裏過夜的兩個人。郭太太雖然經過這次較長時間與較長路程的旅行，但仍沒有把他的平時習性在旅行時給沿途風塵捲去。好像他永久是保持着養尊處優的太太生活，無論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裏；他懂得撒嬌，她有她的「處世哲學」，她是那麼高傲，性情不妨孤僻些可以叫人欽服她的尊貴……因為，她有一個抱定「與世無爭」的丈夫在身旁聽她吩咐，聽她指揮。

郭太太心裏惦念着剛做過的一切事物，手裏却有氣無力地做絨線手工。屋子裏顯得異常寂寞，祇有茶店老闆龍老頭子在剪燈心，做洋燈紙罩的工作陪伴着她。

郭士宏從大門外走了進來，挾着一大包剛出去買的東西，臉上是永久透露着絲絲的笑痕，這是他見到太太時必需呈現的狀態。

「太太，東西買來了。」他把東西一件件點交給太太看，洋蠟，洋火，針，蕪線，香煙：「東西雖不多，路却走了不少。」

「香煙？什麼牌子？」

「本地製的土貨，叫美人牌香煙。」

「美人牌？我看乾脆叫死人牌，昨天已試過，又苦又辣，簡直沒法子抽。」

郭士宏無法答應太太苛刻的要求，要白金龍，紅錫包，美麗牌，強盜牌……要比那美人牌好一點兒的煙簡直沒有，祇有拿「司機也抽這個煙」去答覆太太的苛求。

「司機！司機！司機！」郭太太聽到司機兩字就頭痛，哼！內地公路上的司機可了不得，那麼悶氣，那麼有錢，那麼豪爽，那麼大架子，真有不可一世的樣子。也許郭太太也受到了司機的氣，聽到司機也抽這煙，立刻拉上了一大堆話：「我不懂爲什麼一個汽車夫要叫司機，到了內地，到了公路上，就甚麼司機，這樣是司機吃的，那樣是司機喝的，司機簡直變成了皇帝。我不相信，我甚麼人不如，難道一個汽車夫也不如？」郭太太囉嗦了一大堆，藉此發洩了幾天來悶在這屋子裏的悶氣。

「啊！太太你弄錯了！司機和汽車夫不是一樣的，汽車夫是伺候人家而司機却是人家伺候他。司機有的是汽車汽油，像軍閥有軍火一樣，你什麼事就得巴結他。你有緊要事要走，公路局買不到票子，他可以帶你走。包裹郵局裏不能寄，他能替你帶走。」

郭士宏順手翻開一本洋裝書在看着，嘴裏却繼續在說：「況且，他們有的是錢，而且肯化錢，那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郭太太對他丈夫的一大套話當然不會滿意，便掉轉話頭：「路上的事情打聽清楚了沒有？」

「噢！路上炸的兩個大洞，今天下午可以填平，明天通車，明天一早我們得走了。」

郭太太抽了一口死人牌香烟，似乎那又苦又辣的味兒打動了他住在這破蘆棚裏的苦悶：「這，這……地方黑黝黝地簡直像監牢，這樣一個地方，一樣東西都買不到，哼！早上是荳芽菜荳腐湯，晚上是豆腐湯荳芽菜，簡直要命！」

龍老頭子放下擦好的一盞油燈，聽到郭太太的對他一寶號「不滿意的話，連忙放下工作，插嘴說：「太太，現在好得多呢，公路上來往的客家也多了，早些時連豆腐都沒有買處，這兩天不能說，公路壞了汽車不能來往，平日司機替我帶些肉帶些菜，他們把好的自己吃了，剩下的給我們賣給客人。」

天似乎更夜了一點，司機阿祥和郭士宏夫婦倆的旅途上伴侶華華小姐也從外面回來。

「你上那兒去的？」郭太太問華華。

「我上後園裏砍枝竹子。」華華似乎在旅途上更多得了些新鮮空氣，和郭太太的厭惡這種生活相反，好像每件新鮮事物都能引起她的興趣。「噯！郭先生有沒有針和麻綫。」

「甚麼？噯！這些早都買來了。」

「我要做一根釣魚竿。」華華很笨重地握把小斧頭在削着竹子：「這幾天餐餐吃素，我嘴裏饞得要命，釣幾條魚吃吃。」

司機阿祥坐在茶棚做屋的另一桌，天生他一個高大的身子，同時代表了他粗豪的個性和適宜他的工作。十個司機九個是這樣的，賺的錢多而用得也快，阿祥從口袋裏摸出一瓶茅台酒，半袋花生，兩個罐頭食物。龍老頭子照例沖好一杯司機自己帶來的上好茶葉的茶。

「老闆！你聽到外面有新聞沒有？」阿祥的進來把屋子裏造成更熱鬧，也把話頭掉到另一個方向。

「新聞？是不是明天通車？」龍老頭子是拾取剛才郭士宏打聽得來的消息。

「不是這個，我說的是他們捉到一個土匪。」

他們聽見土匪兩字都有些吃驚，尤其是郭太太。華華呢，却又像給她帶來一個興趣似的，但龍老頭子却聲辯這兒從來沒有出過土匪。

「不是本地的，是從龍王廟那邊捉來，用汽車押到這兒，聽說是妙峯山王老虎的部下。」

「王老虎替我們打仗，他不是土匪，是一個好國民。」華華早就知道王老虎是一個英雄。

「他們把他關在汽車裏，明天便得解省城，到了省城，聽說就把他鎗斃。」阿祥很同情地。

「我想不會的，如果一個人替我們打仗，我們把他鎗斃，這不是幫了別人的忙？」

「小姐，不是這樣說。」阿祥很明白：「軍隊裏事情很難說，打仗時候來得凶狠，做起事來却有時很糊塗。難保不是碰到個糊塗傢伙……」

門外走進公安局長和幾個衛兵，打斷了他們話頭，進來就是找老闆要一間房子，說今晚有一個客人要住。龍老頭子無法應付，因為這幾天公路被炸後，買賣的確十分興盛。現在公安局長要房間可把他難住了，祇好介紹公安局長直接與客人商量，但郭士宏是聽太太的話，而郭太太的脾氣誰都可以斷定她不會答應這件事。

公安局長說明是件公事，要押個土匪到省城，暫時在這兒留宿一宵。華華知道這土匪就是剛才阿祥講的那個土匪，便毫不遲疑的願意把那輛自己住的小汽車讓給土匪，但她給公安局長一個條件，就是要看看土匪究竟是什麼樣子，理由是小時候他外公是土匪，她很歡喜土匪。但，郭太太聲明汽車是她的，不允許出借，同時她又不願意和土匪同住一間屋子裏。最後，局長命令龍老頭子把做屋裏兩張桌子拚給那個押來的人睡。假使郭太太再不願意的話，那麼就把她的屋子讓出來。

公安局長走後，阿祥的談話又開始了。他講起王老虎的勇敢，殺了五百個仇人，在老虎口一仗打得仇

人落花流水。再從王老虎談到今天搜到王老虎部下的野貓子，很氣憤地說那開押土匪來的汽車夫阿大不應該，說他是個大混蛋，應該把汽車向妙峯山開去，否則，也得向山凹的地方開去，大家同歸於盡。並且把阿大爲了三個姘頭而不願幹這樣光榮的事，更加使華華聽得出神。一連串的风趣小問題也隨之產生。

這時候，司機阿祥的妻子回來了。也許這是他每天在公路上開車後的一點快慰。那圓圓的臉兒像小蘋果一般，人家都叫他小蘋果，很少的時候會叫他祥嫂子。

她拿一塊糖給阿祥，要他吃，並且說吃了後告訴他一件事情。阿祥吃糖後問她有什麼事？

「我要問你拿二百塊錢！」

「錢！我知道你沒有別事，要錢買什麼東西？一下子就二百塊。」阿祥掏出錢包，拿出一疊新鈔票：

「錢在這兒，如果你不告訴我，錢就不給你。」

「捐給一所小學校，那校長是很苦的。」小蘋果說了一大堆話，最後當然催促他：「現在錢可以給我了。」

他們倆雖然外形上是很不配合，一個是高大，一個是小巧，但新婚夫婦的快樂是保持在他倆中間。阿祥很爽快的把二百元新鈔票給小蘋果，但却很甜蜜地

要求她回來伴他吃飯；有兩個罐頭，一瓶茅台酒。

這時候保安隊長押了一個犯人進來，就是剛才提起的土匪，也就是他們把它當資料談得很起勁的妙峯山上的人物，門口擠滿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們，其中有幾位是大學生旅行團的學生。

茶棚裏亂哄哄的一片聲音，大家有的沒的在閒談着，保安隊長靜坐在門口一張桌上喝茶，幾個大學生想從他口裏得些新鮮的事情。

小蘋果回來了，她帶了學校裏的兩位老師同來。那臉上很少血色的校長先生，在很客氣的和阿祥道謝之後，便轉身走到保安隊長的面前：

「這裏有兩樣小菜，是學生們捐助的，他們聽說今天捉到的是王老虎的部下，大家就興奮得了不得，因爲王老虎上月在老虎口打了勝仗，小孩子心理簡單，倒是很有意思的，他們立刻捐了錢，叫我做兩樣菜來慰勞慰勞。」她揭開手裏提的籃子，一碗是臘肉，一碗是烤雞：「隊長能够答應，小孩子們一定很高興的。」

隊長點了點頭，龍老頭子拿了碗筷在叫開飯，校長和幾位學生大家也漸漸散開，郭士宏和他的太太也從那口裏咒詛似監牢的小房間裏走出。

「怎麼？華小姐還沒有回來？」郭士宏很關心的

問。

「餐餐豆芽菜，餐餐豆腐湯，我實在受不了，連雞蛋都沒有買。」郭太太瞧着司機阿祥桌上的空罐，那邊犯人桌上又是臘肉烤雞。很生氣地：「老板快來，這老傢伙會欺侮人。」

「太太，請你講明白後再罵人。」龍老頭子說。

「人家有雞有鴨，我喚你辦却這樣也沒有，那樣也沒有，這不是欺人太甚麼？」

「太太！這都是他們自己帶來的……那臘肉烤雞是校長先生送來的。」

隣座的犯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便招手叫龍老頭子，將送來的菜分了一半送到郭太太那邊。

「豈有此理！」郭太太對這菜送來非但沒有好感，反而覺得犯人送菜給她吃是有損她的尊嚴的，氣忿忿地向小房間裏走，郭先生當然也隨之而去。

華華依舊拿了一根釣魚的竹竿回來，看見桌上有這幾天從未見到過的豐盛菜肴，高興地叫郭士宏夫婦倆：「今天老闆替我們送行，你看菜多麼好。」

「我不想吃，你去吃好了。」郭太太像在和人鬥氣般。

阿祥拿起酒杯，斟得滿滿的，走到王老虎面前：「朋友，這是真的茅台酒，如果我是阿大在開車，早

把你送到妙峯山了。」

華華見他們都拿起杯子在請喝酒，她有些茫然，只知道請她喝酒，也把桌上一杯酒舉起。大家很愉快地飲了一杯。

飯後便像進入了深夜般，尤其在冷落的鄉村中。

屋子裏到現在的確是顯得清寂了許多。一盞油燈掛在牆壁上，那押在做屋角落的犯人也閉上了眼睛，兩臂交抱着在打瞌睡，郭士宏和他太太，還有華華小姐，三人在打撲克解悶。

郭太太一心想着明天便通車了，清早就能離開這不如意的地方，也願意早些回到那號稱「監牢」的小房間中去睡覺。華華，她推託說歡喜一個人玩，其實想留在做屋與新押來的犯人談談。

犯人是閉目靜養，而看守的衛兵却已入甜夢中去了。華華帶着神祕的情緒，但却並不慌張，看看那守門的兵士和狹仄的小門，再用眼睛去瞟那坐在屋角的犯人。不過，她始終在獨自打着撲克玩。

「王先生……」華華叫了一聲，沒人理睬：「王先生……」依舊沒有人理她，於是提高聲音：「妙峯山的王先生，王塞主，王頭領，王大王，王老……」

那犯人給她叫得難受，便睜開眼睛，把身子動一

動，腳上的鐐銬是響了一下。接着便嘆口氣：「唉！怎麼一回事？」

華華自己介紹了尊姓大名，並且向他道謝白天請她吃雞，還願意送一件玩意兒……

「你怎麼知道我姓王，這裏沒有一個人知道。」那犯人打斷了她的話頭插上一句。

「我可以送你一把斧頭，別看不起它，比方說：一個人腳上帶的腳鐐，祇要兩三下就砍斷了，再加上一輛汽車，已經裝滿了油，它的用處就不小了。」華華似乎不理他的問題，自言自語的說上一大堆。

「你說的什麼？我不懂你的意思。」那犯人其實早就知道她是有意成全他脫離這被囚的地方的，但却裝着不懂的神情。

「我說砍斷了你的腳鏈，坐上我的小汽車，開足了馬力，就可以走到任何的地方去。」

「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其實，那犯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妙峯山寨主王老虎，在人家知道他的身世後也許會驚奇，他現在雖是在妙峯山上當寨主，每天在槍林彈雨中求生存，他的工作雖是被一般人誤解為強盜，土匪，然而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一致會公認他是英雄。尤其在目前的大時代中，比水滸上梁山泊的英雄更偉大。不過，王老虎的

身世在華華要求他說出時，他很坦白告訴她：王老虎是留學英國的學生，在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國立景山大學當過教授，他最欽佩蔡子民先生的品格。

華華在白天就知道那犯人是王老虎了，並且知道今天隨校長先生來的工役也是他的部下。王老虎見華華很忠誠的爲他着想，也就替他說明那送菜來的工役是他的機要祕書，而他的離開這兒，早就在送烤雞臘肉時準備就緒了。

兵士的熟睡是給他們談話的一個很好機會，從王老虎的做強盜說起，談到華華的讀書學校，從學術與言論自由談到蔡子民先生的主張。王老虎更提起許多帶諷刺和感慨性的問題，華華是懷着新奇與投合的心理滔滔的談下去。

「現在，你說大學教授是好麼？一個瓦匠木匠可賺一二十塊錢一天，一個汽車夫一月有上千元的收入，就連轎夫開葷腐店的老闆擺香煙攤的小販，每天也可以掙着十塊八塊的利息，大學教授的薪水七折八扣，自己挑水倒糞，連老婆兒子都要餓死……汽車夫，洋車夫他們有工會，商會來保障他們同業的公共利益，教書的人怎麼樣？他們愛寫文章，愛說空話，愛批評，而他們的批評，空話，文章都不是對外的，都是對內的，互相攻擊，互相嘲笑……我看透了做大學教

授，是從今以後社會上最沒出息，最沒希望的一個階級。」王老虎從大學教授到做强盜一段理由。

「所以不如做一個……」華華取笑他。

「所以不如做一個土匪，做一個海盜。」

這時候，保安隊隊長來查看，那看守犯人的兵士給他踢了一腳才清醒，恐怕這般混蛋睡着了誤事，情願自己留在這兒看守犯人。

「我叫你不要和他講話。」隊長向華華責問：「軍隊的規矩不許任何一個人對一個俘虜講話。」

「喔！隊長，你來得正好，我們祇不過講了兩句話。」華華很聰明地制伏頹頹的隊長。

「那兩句？兩句什麼話？」隊長是有點粗魯，與其說他粗魯，不如說他笨直與簡單。

「第一句是我說的。」華華這句很俏皮，有心和隊長開一下玩笑：「第二句是他說的，我問他：『你是一個俘虜啊！』他說：『是的，請你不要和我說話。』」

「你們祇說了兩句，我不信。」

「當然祇說了兩句，其餘都是各人自言自語。」

保安隊隊長給她糾纏得難以應付，而華華又發現了王老虎腳上給縛住的鐵鍊擦破出血，便向隊長提議願替犯人治療，在她住的小汽車中拿了藥水棉花，紗

布，紅藥水，正像一個會看護的女士一樣，服侍得體貼而週到。等到華華自己已覺得時間太晚而回到小汽車中去休息後，隊長早已疲倦得要睡覺了，連忙把門關上。

「這位看護小姐，真是和氣，真是客氣。」王老虎自言自語：「真是長得不錯，高高的個子，高高的鼻子，深深的……」

「你少說話，我不愛聽人家自言自語。」隊長給睡魔擾得心煩意亂。

時間已是子夜，台上的洋蠟已經融成一堆白色的漿液，屋外是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王老虎今晚的心緒是不能使他安睡，站在窗口，電光打在他臉上，他能見到原野裏一切事物；華華睡的小汽車，明天，他將如何離開這地方。

這短短的一晚却使一件事情完全改了樣。昨天晚上不是王老虎給保安隊隊長押在那公路傍的茶棚兼旅館的做屋內嗎？今天却是保安隊隊長和兵士做了他的俘虜，而且脫離他們所能控制的茶棚，來到這陌生的地方——一個燒瓦窯的作場，破窗破門，雜堆着磚瓦土坯。這時候的王老虎不是昨天那樣默不作聲的犯人，他已經表現出妙峯山寨主的身份。

華華的一輛汽車是自己駕駛的，在公路上遇到了

王老虎的部下，也給他們帶到這地方。華華並不驚奇，也許她早已預料到今天會到這不熟悉的房子裏會見王老虎。

「我替你們介紹介紹，這位是我新結交的朋友，趙隊長，這是華小姐，昨天晚上會過的。」

「趙隊長，喔！你先到了！你是同王先生同車的。」華華認識趙隊長就是昨天晚上看押王老虎，罵兵士混蛋而自己却没有聽到子夜風雨打雷聲的貪睡者，今天給王老虎帶到破窰裏來做被看押者了。

郭士宏和郭太太也變做了俘虜，給衛兵帶到這兒來。

「華華，你爲什麼把車子開得那麼快？」郭太太還沒有知道她已成了俘虜。

「昨天我約定和王先生在今天上午十點會見，雖然車子開得快，還遲了十分鐘。我要看王寨主怎樣恢復他的自由。可是，現在我們祇能見到怎樣喪失我們的自由。現在我們都是他們的俘虜，如果我們沒有錢來贖票，他就要把我們撕票了。」

「郭太太，你放心好了。」王老虎雖然一面在安慰着，但却也給了他們一點教訓：「我是實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主意，如果一個人沒有錢也沒有力，就送他到和我對立的地方去，讓他們去做腐化的微菌

，消耗他們對我抵抗的力量。」

這時候，司機阿祥和小蘋果夫婦倆，也受到了同等的待遇。郭太太格外焦急，想叫華華設法逃走，因爲她知道郭士宏的個性絕對不會做這種較有冒險性的事情的。

「逃走？他們會開槍打，祇好跟他們上山。」華華的鎮定更顯出郭太太的慌亂與不安。

「那麼你就告訴他，我們無錢無力好了。」
「我怎麼可以證明你呢？我不能證明你無錢無力，尤其是我，更不承認自己是無力者！」

王老虎對於這一般人的處理方法也各不相同，他處理軍情在事前很有決斷，雖然，他打仗的時候兇猛得像條老虎，但是他辦事時却十分慎重與堅決。他知道華華是勇敢而富於冒險性的女性，在他的教育下能够做些工作，他對華華的才幹是植下了愛，而他對華華的人是更種下了男女之間的偉大的愛。他知道郭先生與郭太太是小圈子主義者，祇要暫時的安逸與自身的利益，須得感化。他知道司機阿祥與小蘋果是有心機的人，雖然阿祥粗魯得像條牛，但心裏却懷有熱忱，能够做些事情。還有一般大學生，正是需要訓練的青年，他們現在祇有一腔熱血，而沒有切實的工作能力，每個青年男女學生都是一塊很好的材料。

在一羣人被看守於那破窩中，陳祕書拿了一張他們行李中應沒收的賬單在報告給王寨主聽，其中有香粉，絲襪，藥品，汽車，口紅……

「王寨主，汽車並不是奢侈品啊！」郭士宏還是戀惜着自己的東西：「恐怕是一個誤會。」

「不是誤會。」王寨主很想他們到妙峯山上去看看，因為他們到了山上之後，也許會感到他們以前的思想行為有許多地方是不合的：「就算你捐一輛汽車給山寨，到山上去住幾天，我們可把公共汽車送你到清良府的！」

「司機！你的藥品雖不是奢侈品，我們可出錢收買。」王寨主轉身對阿祥說。

阿祥雖是個汽車夫，但深明大義，願意將藥品捐出，捐給爲着正義而鬥爭的勇士們。他的太太——小蘋果也受了極大的感動，將手上的結婚戒退下，送給王寨主，這是她的獻金。全體學生也都有很好的表示：我們是信仰自由，平等，博愛。我們愛好和平，公正，光明。我們反對專制，殘忍，黑暗。

飛機突然在這屋子頂上掠過，自遠而近，自近而遠。

大家給飛機聲刺激得恐懼，尤其是郭太太，很懦弱的在怕死的光臨。王寨主命令他們不准離屋子，而

支配工作人員分頭駕駛汽車或作必要的措置。

空襲警報解除了，立刻命令他們到妙峯山上去參觀。大家聽到很高興，祇有郭太太一人自更恐懼，比較方才怕飛機的樣兒又增加了一倍。

妙峯山——在每個的理想中是各各不同，當他們在山上住了一星期之後，知道妙峯山在王老虎統治與管理之下，的確是個理想的地方。

華華替他們設計辦公室的佈置，王寨主除了處理對外一切事情外，對於新來的幾位「參觀者」，也分別在訓練，感化，同化……他們。

妙峯山上給這般「參觀者」的印象呢？可說是每個人都留下一個很好的，很合理的，願意永久留在這地方。司機阿祥的熱忱早已表顯過了，現在是更願意留在山上工作。郭士宏夫婦他們的陳舊無聊觀念是很難打破的，但郭太太也願意下山買一些日用品再回到山上，她並不是給山上一切興奮的工作而提起她的愛好觀念，却是山上的生活程度比山下低，在這一點情形下，她也願意留在山上了。一羣青年學生經過入寨的考試與宣誓之後，願意在王老虎領導之下爲妙峯山工作到底！

華華呢？她是第一個愛妙峯山者，也是第一個欽佩王老虎者，更是一個深愛王老虎者，在他們一般人

都決定留在山上之後，她很高興的問王寨主：「你剛才和學生們的宣誓很可愛，好！他們的事情也解決了，現在輪到你了，你的主義拿定沒有？」

「我的主意拿定了沒有？」王寨主很有意思的反問：「我有什麼事要拿定主意？」

「我已經給你七天的暗示，我也給你多少次的機會，你始終沒有勇氣向我求婚，直到現在還要讓我先開口。」

「我並沒有改變我立志不結婚的志願。」

「你有理由不和傍人結婚，你沒有理由不和我結婚。我是落難，你是被捕，姻緣撮合可說是在患難之交的時候，你睡在兩張方桌上，我睡在破汽車中，也可說是門當戶對。」華華長長的說了一大堆理由。

王寨主提出許多條件，從不抽煙，不喝酒起到服從丈夫的命令，擁護中華民國為止的許多條件，假使能够接受，當然婚姻也就成功。

「你現在是不是正式向我提出求婚，附帶這一大堆條件？」

「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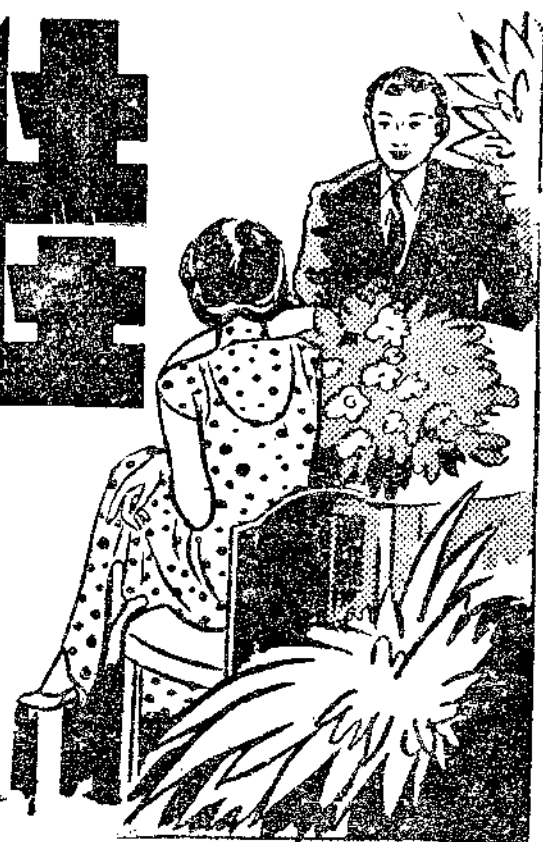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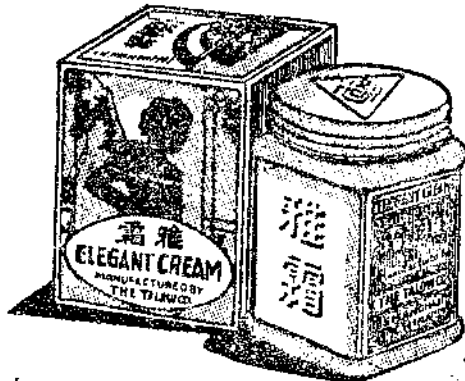
「好！我正式答應你的求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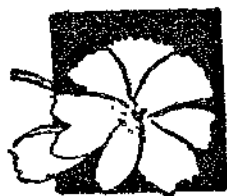
妙峯山上在新添一件愉快事情之後，一切新的氣象是更光明的照耀着，展開永遠鬥爭的新的工作。

雅霜

各大公司商店均有出售

大陸藥房
總發行





金風送爽的時節

白鳳

庭中吹起一堆黃葉，薄薄的雲朵裏，射出來一絲月色，不明也不暗。

我瞧了瞧自己的影子。「比去年又消瘦了不少！」這樣想着；背上感到一陣寒冷。

「是金風送爽時了！」無聊地，我這樣念着。

秋來了，夏的煩惱都在這一陣秋風中吹散，人們在低氣壓中逃了出來，見到了那高爽的青天，歡欣地帶上一層微笑。

可是四年來，每逢這微笑沒有在我臉上掛起的時候，我的心裏先感到一陣輕輕的隱痛。我怕這涼快的天氣，勾起我這不易模糊的回憶。每逢到秋風一起，往事總得在我心頭重溫一遍，這已是第三次了，可是一切却還是這樣清晰：——

這是六年以前的秋季，學校註冊的那天，辦事處的左右擁着許多人，嘈雜地在討論着下半年應該念些什麼科目。我因為在前一天已經籌劃舒齊了，填上了卡紙，請主任簽了字，沒有幾分鐘就完成了我的註冊。

正是我踏出辦事處的時候，我的身後忽然有一個人輕輕地拉了我一下袖子，我回過頭來一看，看見了一個新生，手裏拿着註冊的課程表等在發怔。他操着國語對我說：「對不起，請教一下。」我趁他講話的時候，很快地對他望了一望。他的個子兒長得很高，棕黑的皮膚，顯得非常的強健。他身上穿了套淡灰色的西裝，頭上却是一個整潔的軍人頭。他並不愛好修飾，從他那打得很大的領結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覺得這人在粗野中帶着一種誠懇的可愛，就很快樂地伴着他料理一切註冊的事。我又伴着他到註冊處去定了房間，那和我的房間距離很近，記得我是三十七號，他是四十號。在這一切的過程中，我們談得很投機，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殷文若，河北省保定縣殷家堡人，年齡是二十四歲，是從天津南開大學轉學到這裏來的。攻的是政治經濟科，已是大學二年級了。

此後，文若時常來找我研究一切。開學之後，

大家都知道我有了一個新朋友，大家在一起談着玩着，文若打得一手好籃球，這是因為他在南開念過書的緣故。人們都覺得文若是一個很爽直的人，都很和他說得來。可是他的話很少，有時候他喜歡一個人躲在校園裏或者禮拜堂裏靜坐。他不大肯出校去，就是近在咫尺的公園，他也覺得人太多，太嘈雜，不喜歡去。

那是開學後不久的一天晚上，有客隊上校裏來比籃球，雖說是初秋的時節，却仍是非常的鬱熱，薄薄的絨線背心也穿不上去。比賽並不怎樣緊張，我無聊地走了出來，覺得這秋夜的景色，帶着幾分詩意：——淡淡的月光從那疏疏的樹枝中透出一道寒光，唧唧的蟲聲打從芊芊的艸叢中發出一陣天籟，偶而還有幾聲淒切的夜鶯的鳴聲，使人勾起一陣莫名的感覺。

這時候，我的耳際忽然有一陣口琴的清音，吹着悠揚的歌曲傳來。我信步向那聲音走去。這是在校園的亭子中，我見到一個熟識的黑影，我認識這是文若。這時候我決定這孤僻的人兒，一定有一種不可告人的幽怨，繫在他的心頭。這時候我已行近了他，他也看到了我。

「你一個兒在這裏幹什麼？」我問着，走了過去。

「我……我喜歡這樣靜坐。」他答着。

我坐到了他的身邊，月光正從林間透出，照在他的臉上，我看見他的眼角上，掛着幾點瑩瑩的淚珠。

「幹什麼呀！一個人竟是這樣煩惱？」我忍不住問了。

他沒有說什麼，靜靜地兩個人呆坐了半晌，忽然有一滴水落在我的襟前，天下雨了。

「我們回宿舍去吧！天下雨了。」他說着，拖着我向宿舍奔去。

很快地過了幾個星期，在這幾天中，我默察文若的動靜，他對着人是和藹的笑臉，背着人却常是雙眉緊鎖地不悅。每次，我見到這樣子，我的內心就隱隱地代他難過。在我的思想中，以為青年們不該有這樣的煩惱。我會幾次懇求他告訴我，他祇對我搖搖頭。

那是一個禮拜六的下午，同學們都回家去了，我因為有些筆記要清理，自己關在房裏打字。文若的家，遠在保定，而且在上海又沒有什麼親戚，所

以週末他總不大出去。他睡了一個午覺以後，跑到我房裏來，在我們閑談的時候，他好似不像平時那樣的鎮靜。

這時候門房突然探進頭來說：「殷文若不在不在？」文若應着站了起來，那門房告訴他有人來找他，在會客室裏等着。不知爲了什麼，文若的臉突然一紅，沒有跟我說，拔步就走。

我還沒見過文若有這樣興奮的樣子，心裏先是一陣快慰，繼而就是詫異。我離開了打字機也就跟了出來。文若早已走得沒有踪影，倒是門房踏着蹣跚的步子，還走得不得。我就一把把他拖住，問他說：「來找殷文若的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是一個女學生。」門房說。

我聽了，爲之心神一爽，我再也不願回到宿舍去，就整了整領帶，走出校門，向公園走去。公園的景色，在我已是一幅陳舊的圖畫。沒有半點的留戀。我很快地走過了公園。

等我從外面吃了一些點心回來，一踏進公園門，就看見文若和他的女友從前面走來。靦面相逢之下，文若替我介紹：

「這位是熊小姐，這位是我的同學白先生。」

文若並不善於辭令，尤其缺少社交的經驗，可是這兩句話，說來却還純熟。

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姑娘，明眸皓齒，亭亭玉立。衣飾也很樸素，說的話也是北方話。我看見她的雙目有些紅腫，長長的睫毛上還帶一點潤溼。再看文若時，似乎也帶著勉強的微笑。我約略和他倆寒暄了幾句以後，就自己回到了校裏。

晚餐的時候，我推進文若的房間，他已經倒在床上酣睡了！枕上濕了一大塊。這使我感到極端的好奇；爲什麼像文若這樣的一個青年，要這樣的傷心，這樣的煩惱呢？於是我就把他叫醒，拖着他向外跑。

「去！我們去喝些酒！」我攙着惺忪的他往外跑。

這是我們校外的一個小飯店，平常日子，座上客常滿，可是因爲這是個星期六，同學們都不在校裏，所以食客寥寥。我要了兩斤花雕，點了幾樣菜，就和他大嚼起來。文若的酒量很淺，可是今天他却很有興致，兩斤酒一會兒就喝完了。又添了一斤，兩人慢慢地喝起來。

在文若有了六七分酒意的時候，平日沉默的他

，忽然打開話匣子，滔滔不休地談起來。

「文若，我們雖祇有幾個月的友誼，可是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是不是？」我提到正文去了。他點點頭。我又說：「我真不懂你，爲什麼常常要傷心。」

文若嘆了口氣，喝了口酒，躊躇了半晌，他忽然停杯不動。淚水淌到了襟前。

「這算什麼，堂堂大丈夫，專是這一套。」我說着，立刻會了賬，拖着走進了校門，走到了校園的亭子裏。

文若終於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保定府的殷家堡，佔地萬畝，堡中的人多數都是姓殷；文若當然也是族中的一個。文若是一個獨養子，父母俱在，父親殷厚之是一個頑固的老人，可是對於文若却又非常寵愛。家道殷實，祖上傳下來不少財產。母親也是一個名門淑女，頑固的思想不輸他的父親。

有一年，保定大旱，四鄉鬧災荒，鄰鄉有一家姓熊的，帶了一個女孩子上殷家堡來，要把那女兒質在文若的家裏當一名使女。文若的母親見她可愛，就以三十塊錢的代價將她收留下來，言明十年以

後，由她父親領回去。

這時候文若還是個五歲的孩子，那女孩子陪着他一起玩耍，很有許多美麗的回憶。

六年之後，那姓熊的在北平經營商業，已成小康之家，就拿一百二十塊錢，把他的女兒贖回。兩小分別。不無依依。

文若漸漸長大，他的父親把孩子送到天津南開去肄業；經朋友的介紹，認識了一位姓熊的小姐，二人感情極洽，同出同進，相見恨晚。

文若高中畢業，就向熊小姐求婚，二人情投意合，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文若就在暑假中把自己想和熊小姐訂婚的事向父母提出，父母起先倒也很高興。後來問起姓名，大家都怔住了。原來這位熊小姐，就是當初質在他家裏的使女。這事情便遭遇了挫折。

這一種巧合的遭遇，似乎不應該是眞的，可是事實畢竟是事實。文若被他父親的搖頭和那巧合的事，幾乎逼得哭出聲來。

第三天，文若又收到熊小姐的信，她也從她父親那裏得悉了一切。她也憂慮前途的黯澹。

在長長的暑假中，文若整天詛咒着命運，父母

想盡法子使他快樂，可是總不能消滅他心頭的痛楚。這一個神經的刺傷，使他成功了一個多愁善感的人。

文若進了大學，在天津，他又碰見了她，兩人不穩定地戀愛着，恨恨地過着那惱人的歲月。可是兩個彼此同情的人是最不容易分離的，兩人反較以前親暱了許多。每一天他們要相見一次。而每一次所帶回去的都是煩惱。

第二年春季，文若向父母再度提出請求，殷老頭兒還是搖着頭。熊小姐的父親爲了女兒的幸福，怕將來女兒做了殷家的媳婦要被他們蟻視，所以也表示反對。同時，他還把女兒關閉在家裏，不讓她去讀書。幸而熊小姐有一個朋友魯小姐，常常替他做傳簡的紅娘，這一對情侶才得把相思之苦訴說到紙上。

文若既無法打破這惡劣的環境，祇有逃出這環境，他向父親提出了到上海來讀書的請求。殷老頭兒以爲孩子在天津容易觸景生情，不如遷地爲良，就答應了他。

他就祕密地和熊小姐約好了，兩人一同到了上海。由文若負擔學費，把熊小姐送進了一個女子中

學，自己就在我們校裏念書。

文若講完了這些，我用各種充滿朝氣的希望鼓勵着他，他這才收斂了戚容，換上了一層苦笑。秋露溼襟，夜寒逼人，我們才回到了宿舍。

這以後，我決不讓文若一個人去靜坐，我拖着 他到東到西的亂跑，知道他喜歡戲劇，我們立刻辦了一個劇社，推舉他做了社長，讓他獨個兒爲了社裏的事而忙碌着，不讓他有空餘的時間去思慮他的將來。

每逢週末，我還約了熊小姐和他一同去看電影，吃飯，鬼混着過去。這時候我已知道熊小姐的芳名叫文英。她是一個非常誠摯的少女，有許多可愛的地方在她那天真的言語舉止間流露出來。她比較文若會說話，也沒有文若那樣的多愁。

祇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吃飯，我對文若說：「這種菜天津有沒有？」她突然放下了筷，走到了窗口去。文若向我眨眨眼，我才知道勾起了她的思家的情緒。可是不一會，她就又神態自若地走了過來了。

後來從她的朋友那裏知道，她平時在校裏，也很靜默。我才知道她是故意帶了笑容來會見文若，

希冀着文若能忘去一切的。這使我對於她更增加了不喝敬愛。

我們很快樂地過着這種日子，我也會把他倆請到我家裏。父母是知道他們的傷心史的，所以也竭力使他們快樂。那天晚上，回到學校之後。文若忽然走到我房裏來，很正經地捉住了我的手說：「老白，你們太好了，我和文英都很感激。」眼淚好像又要落出來的樣子，我立刻送他回了房。

匆匆地過去了一年。

又是金風送爽的時節。學校開學在即，我住在校裏伴着文若。

那是一個早晨，我正和文若在球場上拍着網球，門房在場子外面，忽然喊着：「殷先生，有人找你。」

文若還以為是文英來了，匆匆地丟了球拍就走。我也跟在他後面。

會客室裏等着的是一個穿了紗長衫，紗馬褂的老宅主。文若呆了一呆，走了進去。我因為不認識，就慢慢地踱了回來。

過了一小時的樣子，文若踱進我房裏來，神色非常的不好看。我開了瓶汽水交給他，他接了，也

不喝。

「那位老先生是誰？」我問他。

他過了一會，才說：「我父親。」

「令尊？」

「他叫我跟着他回保定去，他什麼事全知道了。」

「那末，你去不去？……」我又問。

「我父親以不供給學費為要挾，哼！不讀書就沒有飯吃嗎？我今天就走！」

「上那兒去？」

「找事情做去！」

「那怎麼成？來！慢慢地喝一口水，再商量。」

「我說着，我的心裏也正是非常的紛亂。」

下午，原是約好文英一同去游泳的，我就老早等在校門外，文英來了，我先把她請進了會客室，把這事情告訴了她。她頓時一呆，顯得很可憐的樣子。過後，她却又淡然地一笑。

三個人默默無言地在游泳池裏浸了一回。文英輕輕地對我說：「老白，你先回去，我有幾句話和他說。」

我藉口要去會朋友，匆匆地走了，留他倆在

起。

晚上，我遇見了文若，他的神經似乎非常興奮

。我問他：「你們說了些什麼？」

「文英給了我許多鼓勵，好在我的身邊還有三百塊錢，不會沒有辦法的。明天，你陪我找房子去！」

他說着，心靈上似乎非常快慰。

第二天下了一天大雨，暑氣全消，可是却不是找房子的天氣。又是很有朝氣地度過了一天。

第三天早晨，我還睡在床上，忽然起了一陣敲門聲，文若拿了封信，臉色泛青地走了進來。

「老白！老白！這叫我怎麼辦？」

我拆開了信，認得是文英的筆跡：——

文哥：

數年來，你被我累得太苦了。我感謝你，我感謝你。

我失了家，我不願你也失了家，這痛苦的滋味，我嚐得很夠，我不願你也嚐到。

一個人不要永遠爲自己打算，自私並不是一件美德。

你將永遠見不到我，我走了，你用不着找，回保

定去。

老白那裏你可以獲得許多忠告，我相信他一定以爲我的行動是對的。

女子不怕沒有吃飯的地方！你儘管放心，昨天你給的一百元錢在我身邊，暫時無礙，祝你進步

文英留言

淡淡的紛亂的字跡，一個一個在我眼前跳動。再看文若時，他正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發怔。我說不出話來，我覺得文英是一個勇敢的女性，可是心腸未免太硬了一點。

不久，文若隨着他老父回保定去了，他已經像一個白癡的人。臨別，我送他上了船。在埠頭上，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老白，替我找找文英看！」我頷首應着，我的眼淚也隨着他的囑託落了下来。

這一切都是那金風送爽的時節發生的事。四年來，我曾想法替他找過，可是偌大的地球，那麼多的女人，我那裏去找文英？

每逢到這一個時節，我的耳邊老是盪漾着文若的聲音：

「老白！替我找找文英看！」



賈

寶

玉

出

家

秋翁撰文
董天野製圖

陷溺在貪嗔癡愛中的賈寶玉，他感覺到膩在女孩子羣中，膩得厭倦了。不由動了超凡入聖，脫離塵網之念。他從一知半解的野狐禪中，漸次的走入了魔道，引出什麼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警幻仙姑來。這些，原不過是幻由心生，從他自己心境上召來的外魔。那外魔也就如磁引鐵般的，只待將他引入魔道中去。

一個微雨濛濛的晚上，寶玉給父親逼着去赴考，他別過賈母與王夫人後，突向寶釵襲人深深一揖道：「辜負了你們愛我一輩子。現在，是我走的時候了！別的姊妹妹妹跟前，替我回一聲吧！橫豎再見是完了。」

寶釵不由嘆着道：「你走就走，說什麼完了不完了，不是又在胡鬧麼？出門總得要討個吉利！」

襲人見他瘋瘋癲癲的，也說：「好人！你太太平平的走吧，別再淘着氣，外邊賈蘭在等你呢！」

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

衆丫環還在催他走，獨有寶釵襲人，感到了生離死別似的悲哀，眼淚直淌下來，望着他嘻天哈地的出門而去。

×

×

×

×

雨還沒有停，貢院門口，吐出一羣考試完畢的舉子來，寶玉不顧賈蘭，獨自踉蹌前奔。轉過一個灣，一串歌聲，傳入了他的耳官：

「我所居兮，青埂之峯！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寶玉搶上幾步，見一僧一道，正是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忙上前施禮道：「師父！往那兒去？弟子塵緣已了，只待師父導引，往青埂峯大荒山警幻仙子那裏去。」說着，將身竄入兩人中間，並肩同行。

茫茫大士笑道：「你能了便好！只怕你不了。」說時，伸出兩個指頭，向前一指道：「喏！你瞧，前面不就是大荒山麼？」

寶玉舉目望去，當真是青山碧海，一片仙境。不覺喜出望外道：「師父！難道弟子心嚮靈山，一轉念間，便已到了靈山不成？」

茫茫大士哈哈大笑道：「分明已在靈山，還待什麼轉念？從你「轉念」上，知你塵緣雖了，塵心尙垢。要待嚮往靈山，不必轉念，心在靈山，始成正果。」

寶玉似有所悟，不住的點頭。

茫茫大士又說：「須知從轉念上得來的境界，是幻非真！緣此前面本是一座大荒山，現在又變了太虛幻境，可惜，可惜！」說罷，飄然自去。

轉瞬之間，不見了一僧一道，寶玉正在懊喪，忽地惘惘然的，好像已到了一座高山之上。那山中滿嵌佛像，觸目全是僧人。寶玉連忙拉住一位老和尚，打個問訊道：「請問大師，這裏可是大荒山麼？」

那和尚道：「居士也許是近視眼吧？這裏分明是太荒山！你說的只差一點。」寶玉又問那和尚道：「山中有多少寺院？最大的叢林在那裏？」





他說：「有四百八十寺。最大的寺院就在山頂，名太荒寺，方丈便叫『太荒法師』，不是個高僧，還是個政客，官家有事，常與太荒商議。所以尋常的人，是見不到他的。」說罷，掉臂自去。

寶玉找到了太荒寺，請知客僧引見方丈，知客僧見他衣冠楚楚，是位公子哥兒模樣，還道他是個施主，齋僧而來，因此竭誠招待，說：「方丈太荒和尚，往雪竇寺講經去了。居士此來，不知有何見教？」寶玉合十道：「久仰寶刹清淨佛地，願在此處，剃度為僧。」那知客僧聽了，立刻換上一副面目說：「這太荒山中，柴荒，米荒，就和和尚不荒，誰有多餘的柴米，供養外來的和尚，而且足下還不成其為和尚呢！」說罷，拂袖自去。

寶玉見知客僧不肯收容，不覺恨恨道：「菩薩好見，賊禿難當。」當下悻悻然出了太荒寺，想換一個地方試試。一會兒，到了一座西式建築的文昌閣前，他想，這裏一定住的是洋化的和尚，洋化的和尚，也許開通一點，便搖搖擺擺，逕自走了進去，請見住持。那住持名喚向化，見寶玉長得朱唇粉面，模樣兒不錯，當真將他收留下來，並不叫他剃度，只讓他做個香伙。寶玉邀世心切，就在這文昌閣中，居住下來。光陰迅速，忽忽一年多，那寺中的內幕，却給他知道了。一個備細，原來那座文昌閣，是台灣木家的一個孀婦，斥資建造的；寺中一切傢具，都從木家搬來的，那位住持僧向化，平常並不住在山中，他在海市地方，打有三四個公館，妻妾成羣，一個個都是絹製似的人兒；每逢春汛季節，始來山中。他在山中，也一般的有家屬，他的辦法是這樣的：——從小收下年輕的徒弟，並不替他落髮，待長大了，公然為他娶媳婦子，到了花燭之夜，他便將徒弟攆在一旁，自己坐享其成。所以他在表面上是一本正經，暗地裏却左擁右抱，照樣享受著閨房之樂。

寶玉既探知此中祕幕，便知這文昌閣，不是個安身立命之所。決定等待時機到來，再雲遊天下。

初夏的海風，帶來了香客如雲，文昌閣巍峨高聳的洋樓中，住得滿坑塞谷。有一個晚上



，向化和尙率領了寶玉，往每個女香客房中去請安。寶玉見那女香客，多數是像劉老老那樣的年紀，却一般的打扮得像花襲人似的，見了自己年青貌美，一個個神魂顛倒，有的來抱自己的手，有的把喝騰的茶硬要自己喝，有的竟然輕狂得要把自己撲在懷裏，叫着心肝寶貝。當時只嚇得寶玉額汗盈盈，險些喊出老祖宗來。

那向化和尙呢，只管嘻皮涎臉的打諢，他忽然攙着寶玉的手，對衆香客說：「女菩薩們！誰替這裏建造一座送子觀音殿，我就把這個標緻伶俐的小香伙，給誰做乾兒子！」一時間衆位女香客，此諾彼應，囉嘈得不成樣子。

寶玉受到這樣拍賣式的奇恥大辱，忍無可忍，他偷偷地在一個晚上，逃出了文昌閣，跟隨了一個行脚僧叫做止水和尙的，離開太荒山，同往天下聞名的「海市」去雲遊。

當舟離太荒山時，寶玉對着那青鬚綠幘咒詛道：「太荒山；多污穢！藏下的，都是太荒唐的寺宇，寺宇裏不知多少太荒唐的和尙！我清白人家的子弟，和你永別了呵！」說畢，覺得胸中舒了一口氣。

X

X

X

X

止水和尙，道行高超，他雲遊四方，飄飄然只穿件麻布大海青，芒鞋露出了腳趾，長統襪子也難得穿，只手中捏着一串一百單八粒的沉香大佛珠，心如止水，永不生波。見了美色，連眼皮也不敢輕抬；真當得起是個佛門弟子。他引着寶玉，到了那繁華透頂的「海市」，第一件事，便力勸寶玉往理髮肆中剃了個光頭，換了身僧裝，然後領了他，逕往海雲寺掛單，兩人食宿在寺中。

海雲寺住持海森，是一個十足海派的風流和尙。他對於禪悅經懺，全本外行，所酷愛的便是皮簧，居然生宗濫如，且摹玉霜，一串嗓子，不同凡響。因此，他那雲房之中，不聞鐘磬之音，但聽得歌聲嘹亮。

止水和尙雖然同他是師兄弟，可是並不十分投契，每來海市，不過借下一榻，打份齋飯



罷了。這回多了一個寶玉同來，不免要專誠拜見一番。其時海森正爲了一個乾女兒，驀地變心，躺在榻上嘆氣。當下見了寶玉生得漂亮，便命止水上坐，一面和寶玉扯談起來，倒談得比跟師弟還要投契。

止水和尚從旁搭訕着道：「老師兄！三年不見，瘦得多了，可是因爲唱戲唱瘦了的？」海森和尚指着榻上的一盞小燈道：「師弟！你說我瘦，都是從這一點鬼火上，遭受的魔劫。若說唱戲，正不會瘦呢！但探本尋源起來，也可以說是唱戲唱瘦的。」

止水和尚聽不懂他話中之因，也不敢細問，只安慰了他幾句話，便走出雲房閑逛。獨寶玉和海森談得入港，海森不放寶玉走，吩咐他躺在一旁，陪着看燈。寶玉生平沒有見過那玩意兒，喜孜孜地從旁瞧科。海森欺他不懂事，笑着說：「這就是小佛燈兒，點在帳中，照看佛牙的。」又把那象牙烟嘴給他瞧道：「這就是佛牙，你看有那麼粗，莫怪水滸上的潘巧雲愛看。」寶玉依然有些不懂。

止水和尚兜了一個圈子，又跑進房來，聽得海森在說潘巧雲，搭訕着道：「老師兄！你那師妹潘豔雲呢？還在唱戲嗎？」

海森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唉！人事滄桑！莫說潘豔雲現在已成潘好婆；就是背我而去的不少乾女兒，如今也都潦倒得不成樣子，她們倒嗓的倒嗓，嫁人的嫁人，都見不到她們的而了。」

止水問道：「不知老師兄，新近又收過乾女兒沒有？」

海森和尚頭上流着汗，眼眶子裏似乎有點淚痕，悽然答道：「老師弟！你那裏會得知道，也是我自己不好，去年我收了個小女伶做乾女兒，替她做了不少「行頭」，連桌椅，椅披，守舊，沒有一樣不做到，大大的化了我一筆錢，總以爲，可以使她死心塌地，感激我乾爹的了！誰知她到了北方一趟，回來就像鍍上金，自命爲京朝名角，不放我乾爹在眼眶子裏了。你道氣也不氣？」



止水打趣他說：「想是因爲有乾爹沒有乾娘，乾而不乾之故。但我以爲和那些坤角兒，根本談不到情義，你當初何必收她呢？」

「這也不過一時高興，可是現在，我已勘破情關，不再爲她犧牲了。她呢，聽說到上海來一趟，也立刻致富了。彼此清帳！」

寶玉聽着他們講話，心中納罕。暗想，和尚捧女戲子，已是奇談。出了家還要收乾女兒，難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離空，空不離色」嗎？唉！「天下烏鴉一般黑」，東山的和尚膩着女人；西山的和尚同樣被女人膩着，一樣不得清靜。忖着，把做和尚的心，冷了一半。

一個霓虹燈耀眼的晚上。寶玉和止水兩人，給海森硬拖着，到海舞台去看戲。這一晚，正是俗界大王梅老闖，演他的拿手傑作「黛玉葬花」。寶玉在包廂裏，不覺看得呆了。他想：那個肩荷花形的，怎麼說是林妹妹？林妹妹的兩腮上，如何會鑽出鬍子根樁來，成了個「阿鬍子」了呢？

爲着台下發狂似的彩聲，寶玉一句聽不清楚林妹妹在說什麼。往後，又見走出一個和自己打扮差不多的人來，瘦長身段，雌鷄喉嚨，走路一扭一捏的，說他像蔣玉函琪官吧，細看又不是琪官。寶玉心中，老是迷惑着莫明其所以然。

一旁的海森，却鼓起掌來說：「梅老闖和姜老闖配戲，真是天造地設！姜老闖起賈寶玉，你們瞧，





多像呀！」

寶玉睇了止水一眼，問道：「怎麼？那廝是賈寶玉嗎？他也配！我才是賈寶玉咧！」止水悄悄地说：「你是真寶玉！台上那人是假寶玉，師兄說的一點不差啊！」

寶玉還以為止水說的是甄寶玉。自己怎樣變了甄家哥哥呢？欲待分辯時，樓下忽然又起了轟然的彩聲，將他的話嚇住在喉嚨裏了。他只能迷迷糊糊的，勉強看完了這一齣戲。

之後，海森和尚又接連請寶玉看過了兩次戲，寶玉所得到的印象：從「晴雯補裘」中，見雯姑娘已成近視眼。從「寶釵撲蝶」中，見到自己的渾家，呵腰曲背和劉老老已相差無幾。氣得他再也不要看這一類名不符實的紅樓戲了，

又一個初秋的夜晚，海森悄悄地給寶玉一張請柬，上面寫的是：「賈大人！汕頭路寶釵家酒敘。」下面注着「七時至九時」。寶玉讀了又讀，心中兀自詫異，怎麼自己的渾家，好端端在南京，忽地又會跑到這裏來，下帖子約我喝酒？真是奇事！

當晚，海森找出一套西裝革履來，命寶玉換了，然後一同雇車，赴寶釵妝閣之約。車子停下來時，寶玉瞥見沿街門口，好像蕭蕭地植有幾竿翠竹，和林妹妹的瀟湘館相似。頓時嚇得倒躲，怕着鬼出現。

待海森拉着他走近門前時，纔認清豎在牆邊的，不是翠竹，而是崇明甜蘆粟；倒也很像千个琅玕。

兩人跑進門去，寶玉見客堂裏橫七豎八，擺了許多的東西，坐了幾個不三不四的人，室內光線既暗，又有一股腥穢之氣，觸入鼻管，和蘅蕪院的情景，大不相同。正自大惑不解，海森已拉了他，逕自登樓，當下便有幾個花枝招展的女人，招待兩人，引入小房間。在那裏，早麈集了一夥人，大家嘻嘻哈哈的說笑着。見海森和寶玉來了，紛紛招呼。寶玉問明海森，才知今日是甯國寺的住持楮文和尚，在此請客喫花酒。海森代寶玉納了十二元花稅，自己便倒在榻上看佛燈。寶玉不懂此中門檻，無事可爲，只是悶坐在一旁，閒磕瓜子。



一陣粉香馥郁中，又帶進另外兩個花朵兒似的姑娘來，坐下海森一旁，堆着滿臉的笑。其中一個，芳齡較長點的，捏着海森的大腿，操着吳儂軟語道：「海大少！長遠弗見哉！爲啥呢搭弗來呀？」隨說，隨丟過眼風去。

海森突然放下佛牙，坐起身來替寶玉介紹道：「這一位，是我家寶釵大媛；那一位，是寶釵小阿媛；你看生得紅白團串多標緻，莫怪褚老爺要渾淘淘。」

寶玉見兩位寶釵中，並沒有自己渾家在內，纔知名相如實不相如，心中一塊石頭，總算落下地來。

「海大少！包荒點，勿要做見面親家公。」大媛幽幽地說。

「擘！海大少，僚介紹那能介紹法子格？」小阿媛見寶玉生得漂亮，急於要他介紹，想攀談攀談。

「噢！我倒忘記哉，格位是賈二少！唔篤單叫俚二少好哉。俚僚是的的刮刮格南京小白臉。」海森學着她們的俏皮話。

「噲！二少，僚阿是姓「賈寶玉」格「賈」啊？」小阿媛真聰明，居然會得觸類旁通的問起來。

「唔……唔……」寶玉只點點頭，含糊地回答不出。爲着連名帶姓，都給小阿媛說出來了。

小阿媛把剛剝淨的一顆鮮荔支，塞進寶玉嘴裏；寶玉直至吐出了香那樣一顆核來時，纔向小阿媛低低的問道：「我叫賈寶玉；你怎麼會知道的呢？難道別人也有叫賈寶玉的不成？」

「寶玉自以爲這兩句話，問來很寫意，很得體。」

「噯！」小阿媛眼望着大媛；「那能男人家子也有叫賈寶玉格啊？阿姐！俚看俚噯。」

大媛托着腮子，正坐在窗口，他輕輕地伸手推開窗子來，笑着道：

「噯！」只伸出一個指頭，向外指點着：「對過花襲人篤門口裏，僚看弗是也有一個賈



寶玉拉篤？二少！僚搭俚劃直。」

賈寶玉隨她所指的地方瞥去，當真對門一家，掛着「花襲人」「賈寶玉」兩塊鏡框。他立刻面紅耳熱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中暗忖，自己只一十九歲，小小年紀，沒有作什麼孽，何至給衆人糟蹋到全家爲娼呢？想到這裏，簡直不敢再想下去。直至外邊喚他們坐席，寶玉還在呆呆地出神。

席上一大半是俗裝的和尙。和尙穿俗裝，不足爲奇，因爲寶玉自己，還有海森，都是穿了西裝來的。所奇怪的是許多摩登和尙之中，還夾雜着幾位律師在內。寶玉想：和尙爲什麼要結交律師，難道預備打官司嗎？疑在心頭，祇是不好動問。

當下，各自飛箋召妓，有的叫小林黛玉，有的叫王熙鳳，有的叫探春，惜春，晴雯，寶蟾，紫鵲，史湘雲……大觀園中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到齊了！只就賈寶玉沒人叫。小阿媛殷勤地拉寶玉入了席，從旁湊趣說：「二少！僚就算叫僚自家吧。」寶玉羞慚得頭都抬不起來。海森代寶玉寫了個本堂，說：「你們是現成夫妻。」小阿媛在寶玉身邊坐下，和他表示十分「熱絡」。

堂差到齊，賈寶玉好似在自己家裏，重演「秋爽齋偶結海棠社」一般，所不同的是多了一桌和尙。

席上，有人談起海市古剎的怪現狀。一位大律師說：「華龍寺十年來的官司，算不清打過多少場。單單法院的判決書，積下整整一抽屜，可是到現在還沒有結案咧！」

主人緒文和尙說：「我們寺裏的官司，也正在方興未艾，你們想：和尙討老婆，豈不是稀鬆平常的事，和尙難道不是人？人除了飽食暖衣之外，誰沒有性慾？發揮性慾，是天經地義，而且很尋常的一件事；尋常得同吃了飯要洗碗一樣的尋常。那麼發揮性慾的對象，是自己的老婆，總比和女施主偷偷摸摸，來得正大光明點，你們以爲對嗎？」



居中一位老和尚說：「老緒的話不錯，只因地方上人士，少見多怪，他們認為寺院裏設下洞房，菩薩而前行周公之禮，未免有些刺眼。其實礙什麼！我以為你老緒，簡直的大模大樣，在外面租宅洋房住住，誰又管得了你？」

「唉！不是這樣說，我可氣不過那個「娘東入殺」的，愣要捉什麼姦！我偏生要遮在他眼前，氣氣他，否則我又何必爭此一席之地呢？」老緒這樣說，衆客認為有理，各浮一大白。海森和尚補充他的話說：「甯國寺，誰不知是海市第一富庶的寺院，那一個光頭不想爭此寶座，可是這寶座，只你老緒一個人坐。仰東那個傢伙，他資格的確比你老，見你大秤分金，小秤分銀，安得不眼紅？他來捉你的姦，算得是釜底抽薪的殺着！虧得你那位「丈青扈三娘」似的太太，當庭拿出解數來，破了他的殺手鐮。現在他吃癩了，怎敢泰山頂上動土。所以你老人家篤篤定定，放一百個心。以後文來文擋，武來武擋，真不要怕他。老實講，甯國寺便是你老緒世襲的一個家！將來師太養出兒子來，代代世世傳下去，什麼諸山長老，不要擺拉心浪！」老緒聞言大快，獨自牛飲了一杯。

座中有位客師，不明究竟，動問此中真相。海森興高采烈的，代為發言道：「事情是這樣的：有個仰東和尚，想奪取寶座，去年召集了徒弟徒孫，捉我們老緒的姦，竟將老緒和他的當家太太，雙雙捉獲，解送公堂。那知老緒的太太，當庭直認不諱，還說：「我們是從小結髮的夫妻，我不和他住在一起，和誰住在一起？一夫一妻，是中華民國法律所頒定，法律並沒有禁止和尚討老婆，我們是正式夫妻，不是姦夫淫婦，仰東的捉姦，實在是別有用心。還得請堂上明鑒，治他誣告之罪。」審判長研訊一過，因為緒文和尚的太太，有結婚證書提出，確是花燭夫妻，並非臨時結合，祇得宣判無罪。他還向原告宣諭說：「佛法不同佛法，男女居室，一夫一妻，法律所許，在國法上，緒文和尚是無罪的。至於佛法怎樣，由你們諸山長老去處治他吧。」這樣的當堂結了案，老緒便堂堂皇皇的將小公館併入大佛殿。許多小和尚，見了當家奶奶，口口聲聲的叫着師太，直到如今。那仰東呢？給老緒天天的罵：「娘



東入殺！」從此不敢違抗，只在暗地裏對人說：「等老褚死了，再收拾那婆娘。」但畢竟誰先死？這是後事，我們不敢預測了。」

那客師這纔恍然大悟，他笑着道：「實在說，海市的和尚，除掉太監，誰沒有個對象呢？」

座中一客道：「大師的話，未免過分，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規行矩步的和尚，未嘗沒有。就像我所認識的吉羊寺一瓢上人，他平日裏，只是畫畫蘭花，着着棋，別無其他嗜好。他有個脾氣，聞到了脂香粉膩，是要嘔吐的。」

主人反對道：「居士！誰見他嘔吐過？你想必是吃了他香積廚中的吉羊齋，麻油蒙了心，在替他宣傳。你只消看他和尙頭上，莫說香洞，連香煙洞也沒有一個，也好放在和尚淘裏談嗎？」

那座客也就不敢多說。當晚席散之後，海森引了寶玉，依然雇車而歸。

×

×

×

×

寶玉住在海雲寺，忽忽一年，他深切地感覺到，入世固然麻煩？出世尤其麻煩。在家有許多酬酢，出家更免不了酒食徵逐。眼見那些佛門弟子，六根：一根都清淨不來，四大：一

大都看他中空。

此輩所謂方外之人，在國家，是分利份子；在社會，是寄生蟲；在人羣，是頹廢者。他們逃避着現實，挑不起家庭擔子，祇是兩肩荷一口，到處消費物力，與人何補，與世何益呢？寶玉想到這裏，不覺大澈大悟，從此廢然知所反，浩然有歸志。打點跳出三寶，回去重新做人。

有一天，海森告知寶玉說：「那甯國寺的住持緒文和尚，已經圓寂了。曾經捉過緒文姦的仰東，現在又抖了起來；他要召集諸山長老，十方護法，將緒文的婆娘和徒弟，趕出廟去。訟事正待開始，你有能耐的話，不妨幫幫仰東的忙，將來事成之後，論功行賞，一定有好



處可得，不知你意下如何？」寶玉只冷冷的對海森笑了笑。

寶玉因爲多天不見止水和尚，問起香伙，纔知他已一病兼旬。他的病源，十分突兀。原來他平時，捏着一串一百單八粒的大佛珠，總是口宣佛號，規行矩步的。誰知他酷愛饕餮春；他見了茶水，總是含着掌說：「佛子只取一瓢飲，」見了美酒，便恨不得跳下酒池裏澀個浴，十天之前，他喝得酩酊大醉，把那一百單八粒佛珠，當作下酒物，啃下了八十八粒。原來他那一串佛珠，是把結汁牛肉脯製成，以備不時之需的。現在他吃傷了胃袋，正倒在床上，喊爺叫娘呢。

×

×

×

×

寶玉趁着好天氣，卸却海青，還了世俗打扮，步出海雲寺。在大路上，向東而行，預備打探歸程。一會兒，忽然走過一座彷彿自己家裏大觀園那樣的園林。見那園門上掛着粗麻，裏面喪樂齊奏，心中兀自納罕。當下向路人打探，路人告訴他，是賈太君死了，偌大一座園林，給一個帶髮頭陀霸佔了去。若要說出園中的歷史來，怕一部紅樓夢那樣厚的小說，也說牠不盡。寶玉聞言，追懷賈母，不禁悲從中來。正待闖入園中，却給一個虎狼似的門差，不問情由，將他捉入官中。

直待審訊明白，並無別情，着卽押解回籍，寶玉總算不費分文川資，到了家中；他第一個耽心的是賈太君，誰知她老人家却安然無恙，家中諸人，也一切平安，而且自己已中了舉人，寶釵也養了個白白胖胖的孩子，心下兀自歡喜。當下將自己三年來的經歷，告知父親賈政。並慨然說道：「兒子從此雖不願成仙成佛；同時也不願做執袴子弟，只待做個平凡的人。」賈政許了他，他就同寶釵搬出了大觀園，在劉老老村子裏住下，更名賈新生。一夫一妻，半耕半讀，共度民間光陰。

有一天，寶釵悄悄的問寶玉道：「你還想去做和尚嗎？」同時摩挲他的和尚頭。寶玉笑着說：「我做了三年行脚僧，如今連芋芳都怕見了。」兩人笑做了一團。

太平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人壽保險，可以
補償人生由於意
外災害所致之經
濟損失，實為人
事劇變中最妥善
之救濟方策！

備有簡章·承索即寄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特約代理·—

國內外地

太平保險公司

—·總公司·—

上海江西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八二



白蒂斯泰——古巴的獨裁者

葉 金

John Gunther 原著·譯自美國「讀者文摘」八月號

關於那位四十歲的古巴總統白蒂斯泰，第一件能使你注意的就是他的微笑。他坐在桌子旁邊，像一頭豹那樣的露出了微笑。這個人，正和巴西的范西斯一樣，是一個帶有幽默的獨裁者。

白蒂斯泰的體格很壯碩，一頭光潔的黑髮，配上一副東方色彩的容貌。他的桌子上堆滿了電報，報紙，另一只桌子上有無線電，還有一架電話機。

最近我去見他，那正是在他對付了一次政變之後。在二月一日，白蒂斯泰突然把哈佛那警署長迦西亞免職，原因是一「瀕職」。迦西亞是屬於陸軍總司令貝特拉柴，海軍總司令江石爾斯的一系的人物。這兩位海陸軍大臣對於總統寶位，久存覬覦之心，早就企圖把白蒂斯泰除去，於是就以迦西亞事件作為導火線。

那位迦西亞少將被裁之後，貝特拉柴故意和白蒂斯泰為難，聲言警局是屬於他管轄的，他就把迦西亞羅致帳下，當了一名秘書，每月仍舊拿政府的薪給。他還打了一個電話給白蒂斯泰，語氣中帶着侮辱，並且恐嚇他：不久便要用手段對付他。內戰，軍人獨裁

，都是可能的。

白蒂斯泰靜觀兩天之後，貝特拉柴的軍隊已枕戈待命，流血的事件似乎已不可避免。可是在二月三日的深夜，這位勇敢的總統，竟手無寸鐵，微服而出，身後祇跟了二個隨員，駕車向哥倫比亞大營進發，在軍營裏，他和軍隊當面談判。就是這一夜功夫，他滔滔不絕地以大義相責，將每一個兵士說服了。到了早晨九點鐘，他就把貝特拉柴，江石爾斯，迦西亞三人逮捕。宣佈此後絕對不許軍人干涉行政，因為國家正在進步的時代，不容許有內亂發生。

第二天，貝特拉柴和他的朋友都被放逐出境，遠戍至曼亞米。

這位古巴的中心人物的成功，是從慘淡經營得來的。他在一九〇一年誕生於Bines，那是在Oftelke省的一個產香蕉的小村落。他的家况很清苦，在他十歲的時候，便父母雙亡，成了一個孤兒。到了明年，他在裁縫店裏找到了一件事；後來他又在甘蔗田裏工作，又在另一雜貨店裏做夥計；到最後，他在本地

的鐵路上當了一名賣票員。他有的是力量和野心，可是他所缺少的是教育；他要實現他的野心，祇有一條路，那就是混進軍隊裏去。於是他找到了一個軍事夜校，報名上課，不久便成了一個技術優良的速記員。十二年之後，他纔升爲軍曹。他走遍古巴各地，替他上司速寫一切。他學得了許多——並且把一切的秘密都牢記在心頭。上司們對於他的聰明和才智非常贊佩，就答應他組織一個夜校。不久他就成了軍隊裏每人都知道的軍曹，常常起草命令，上司們不看內容，就簽了字。

西班牙的封建制度仍舊遺留在古巴。在西班牙與美國的戰爭結束之後，美國退出了這個島，不健全的政府管理了古巴。貧窮，污穢；由於民族的不純粹，形成了種種腐敗的現象，政治的不上軌道，富人們的懶怠和貪婪；學生們的革命的熱潮，這一切都是古巴的背景。接着又遭遇了馬却陀的虐政，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九年間，那是西半球自有歷史以來的最腐敗的政府。馬却陀的私蓄達八千萬，殺死了不少的古巴愛國青年。一九三三年八月，馬却陀政府失敗，這正像把陰溝上的蓋拿去了一樣。殘暴的行爲，報復和搗亂，接着就不斷地大作起來。

這時候，白蒂斯泰就開始活動起來。一九三三年

九月四日的清晨，每一軍營裏的軍曹聯合宣布，把他們的上司的官職罷免。上司們多數都高臥未起，猝不及防，根本沒有和下屬講話的機會。軍曹們都奉白蒂斯泰爲領袖。他自己升任爲少將，又兼任參謀部主任。不久吹灰之力，他就取得了古巴的政權。在起先，並沒有發生流血的事。後來有許多軍官把國民飯店 Hotel Nacional 當作防地，向政府作叛變行動，一時槍林彈雨，傷亡甚重；結果，那些軍官都一個個失敗了。

白蒂斯泰剷除了幾個異己的軍曹，恢復了幾個忠實軍官的舊職，把少將以上的階級一齊革掉，着手整頓古巴。幾年來，他隱在幕後不出頭，製造總統，罷免總統。到了去年，白蒂斯泰認爲時機已成熟，就自己出任總統，格外的勵精圖治。一九四〇年十月頒布了新憲法，中央政府的權力增強，同時起草土地改革計劃，使選舉成爲人民必盡的義務，還有——那是屬於理論一方面的——使有產階級的權利減少，使一切商業機關的經營都隸於「爲國家的社會與經濟而打算」的原則之下。

他告訴我說：「我代表人民，在他們的權力下行使一切。當我僅是一個陸軍總司令的時候，我的地位是有些非常的。但是我已成爲古巴民主國的總統，這

樣我纔可以實行復興整個古巴國的願望。」

這就是那位柔和的，帶着笑容的速記員軍曹的發達史，也許將來還有許多更驚人的事業，待他去幹。

白蒂斯泰的建設是採取大刀闊斧的方針的；譬如在聖泰克拉省中，耗資一百萬元建造一個肺病療養院，這是他得意的行政中的一件。還有在哈佛那的曼爾恭地方，建造了一個設備齊全的兒童遊戲場。在這些浩大的工作中，白蒂斯泰把他童年時因飢寒所受的一切痛苦都償還了！他有一個哥哥，因為無力求醫的緣故，死於肺病；而白蒂斯泰在幼年時，是始終被摒於遊戲場之外的。這便是以上兩種建築，必須竭力經營的主因。

白蒂斯泰有的是聰明，能幹，勤儉——稍為帶上一點虛飾。一九三八年他預備上美國去拜訪美國陸軍部參謀葛蘭克將軍，這是他第一次出國。他看了看他制服上一排一排金碧輝煌的徽章，很正經地問他旁邊的人說：「葛蘭克將軍的胸前佩着多少徽章？」那人說：「祇有一枚。」白蒂斯泰咆哮起來說：「天曉得的，我又不是上華盛頓去演猴戲，把我的徽章拿去，把上面二排留起來就夠了！」

白蒂斯泰的受國人擁戴，主要的也許是他有着一種為大眾着想，和普通人民站在一條線上的美德。他

的野心是教育大眾，改良生活程度。他始終是一個平民化的統治者。

白蒂斯泰把他從前愛好的賭博和酒都戒絕了，他認為這是惡劣的嗜好。他的夫人也是出身清貧，他們的家庭生活非常平凡，他們夫婦倆都不把金錢看得怎樣重——不像前任者那樣的貪婪。

白蒂斯泰很喜歡他的三個孩子，尤其是那個男孩，他把制服穿在他兒子身上，叫他「小軍曹」。有一次他告訴一個朋友說：「沒有人知道我的家世，可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可以聽見我的男孩子說：『我的父親是白蒂斯泰！』」

目前，白蒂斯泰總統最注意的問題是糖。古巴的人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依賴着糖生活的。當一九二〇年間，糖價漲到二角二分半一磅的時候，那個世界第二產糖國——古巴的人民，都成了大富翁。當糖價跌到三又四分之三的時候，這一個島上的人都陷入了窘境。

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古巴糖廠都是美國人開設的，三分之二的古巴出產都是屬於美國的。古巴購買美國的貨物，每年約達八千萬元。美國在古巴的投資約十二萬萬元，除了加拿大之外，這便是美國在西半球最鉅的投資額。較之遠東，約多四倍。

白蒂斯泰對於國防問題以及和美國的親善問題非常重視，美國自實行睦鄰政策之後，對於古巴的內政向不干涉。可是美國和古巴之間的關係却是很密切的。白蒂斯泰每逢有什麼政治上的措施，一定先要和美國駐古巴大使喬治密塞史密斯 George Messersmith 商量。白蒂斯泰對我說：「如果美國參戰，古巴一定採取一致行動。」

古巴佔有加里比亞海岸八百呎，對於巴拿馬運河的防守極為重要。古巴的南端貢泰那摩，美國正計劃關為海軍根據地，古巴的各飛機場也隨時可以供美國空軍之用。

白蒂斯泰政府對於第五縱隊的防禦比任何南美國家來得嚴緊。一九四一年開始，就頒佈了一道法令，禁止一切獨裁主義的宣傳，禁止使用獨裁國的旗幟，制服，和記號。絕對不許有涉及獨裁思想的會議。同時信札，電文，無線電等都檢查得很嚴密。總統並有禁止外籍人員登岸的特權，就是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吏，如果有越出職務以內的行動，也立刻可以將他驅逐出境。

在古巴的第五縱隊的中心就是西班牙人的組織，德國人把這個組織當作了他們的前鋒，自己則袖手旁觀，待機而動。在古巴大約有三十萬西班牙籍的人民

，在古巴佔有特殊的勢力。可是白蒂斯泰却運用了最大的努力，把這些西班牙人收羅在他的反第五縱隊的機構之下。

白蒂斯泰自就任以來，政績極佳。他建造學校，訓練軍隊；對於鄉村的建設更是努力。他又創設了不多的孤兒院，醫院。一九三七年他頒布了糖業合作法令，改良貧農的生活，廢除大地產制度。他在不斷地設法打破貧富間的界限。

他雖然出身於營伍，但是他却絕對不讓軍人干涉政治，他所需要的是政治的鞏固。如果他的運氣是好的，他一定可以解決許多「古巴的問題」。

使用保安刀片之經濟法 · 茜·

剃鬚修面以保安刀最為便捷然所用刀片消耗甚大用鈍之後該項刀片固仍完好如新惟已失去鋒利當時殊有留之無用棄之可惜之感未免取捨為難際此物價高貴聲中業已有大同貿易公司將關於使用保安刀片之經濟法貢獻社會為大眾服務

該公司置備美國最新式機械聘請專門技師從事管理舉凡不論何種牌號用鈍刀片祇須一經機器磨立即鋒利如新所費之廉較諸購買新刀可省百份之八十且每一鋼質優良及單面鋒口刀片可經機磨七次之多經濟實惠不言而喻聞先施新麗華三公司五金部已為該公司代理二載信譽卓著深得各界贊許云



銀聯曲敘記

趙景深

經營，竟逐漸發達起來，在我寫這記錄時，已經有二十左右的會員了。

◇一月一日

這一天是銀聯曲社的第三次同期。我與漱六嫂同去時，鄒紹喬正在唱「夜奔」，慷慨高歌，悽涼悲壯，極為酣暢。接着是方潔和季霞的「琴挑」；她倆是老搭檔，唱得極為蘊藉。柳芸湄·周無礙等的「斷橋」也是極動聽。沈厚昭的「絮閣」嗓子甚好。我聽了柳沈兩位的金嗓子，社員們要我和漱六合唱「佳期」

銀聯曲社就是銀錢業聯誼會的崑曲組，我曾因鄒紹喬的約請，在該會作過「中國戲劇史」的十二次連續講演，其中也談到崑曲的起源和發展經過以及崑曲所唱的本如元代雜劇·明清傳奇等。長期聽講的崑曲組會員有鄒紹喬和楊西詒。當時崑曲組甚為寥落，每次只有三五個人拍曲，由陳鳳鳴教授；鳳鳴去世後，便由沈三明來代替，悉心指導，一直到現在。但這曲社因沈礎成等的

，真有些不敢嘗試；好在是做搭頭，也就糊裏糊塗的上去了。這一天還聽了王介安和許文思的「醉妃」，周仲宣的「聞鈴」以及莊一拂和周文華的「望鄉」。我和漱六因事先去，季霞是漱六的朋友，周無礙則與我通信討論過崑曲的閉口音。而方潔又是季霞的好友，紹喬也是熟人，於是鄒周季方四位仁兄一直送我們到大門口，並約定在我們的拍期到我們家裏來玩。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八月廿七日

趁着孔子聖誕和教師節的日子，銀聯又舉行了一次同期。因了季霞等的介紹，銀聯又多了胡沅，高平，鄭韞珍等幾位女社員。漱六嫂也加入了。開場是錢鼎鼎和鄭韞珍的「醉妃」。吳午樵的「掃松」，心平氣和，甚為安閑。胡沅的「拾畫」因係初上曲台，未能盡顯所長。柳芸湄和高平的「折陽」自然是好的。漱六獨唱「思凡」，應付裕如。許文思和來賓前北大教授劉三的太太唱「遊園」；這位老太太年紀雖大，嗓子却像年輕人，真不容易。我的「玩箋」是不足齒數的。值得特提的是柳芸湄的兩個妹妹梅小姐和柏小姐的「驚夢」；尤其是柏小姐，天生一副老生的嗓子，習有「寄子」「望鄉」「議劍」等。女子唱老生的在我還是第一次聽見。方潔被稱為銀聯的標準小生，

在「驚夢」中任柳夢梅一角，自是出色。她演「琴挑」的身段，瀟灑儒雅，扇子運用的靈活尤令我折服。因為我自己曾經試過這齣戲，一把扇子簡直成了我的對頭，總不肯聽我的使喚；但在方潔的手裏，竟是服服貼貼的，指揮如意。因為知道此中甘苦，所以纔知道她的成功是不易的。但方潔並不喜歡演「琴挑」，據說要向陳妙常（季霞）賠禮，左一個揖，右一個揖，所以她不高興。季霞這一天雖不會唱，但在漱六唱「思凡」時，却跟着在旁邊做雙簧。我要她到曲台口來做，她笑了。她的身段極活潑，自然，熟練。我最愛看一個轉身把脚跟一踢的動作的敏捷。「驚夢」以後是王巨川和王介安的「琴挑」，這兩位是被社中女社員稱作「王伯伯」的。巨川雖已年近五旬，看來不過三十幾歲的樣子，接着是柳芸湄的「訪素」，周文華和管景倉的「望鄉」，金士方的「議劍」以及莫根定的「照鏡」。根定只學過幾次，上起曲台來居然不錯，大家都一致稱讚他的速成。

◇十月廿八日

我與內人希同，內嫂漱六同去時，剛剛開場，錢鼎鼎和許文思正唱着「定情賜盒」。王介安唱過「拾畫」以後，便是胡沅的「叫畫」。這一次有了驚人的進步，比「拾畫」要好得多，胆子大了，所以嗓子也

放開了。大家在屋內唱曲，許文思却在外面園內草地上獨自閒踱，極為沉靜，他唱且角的確是相宜的。方潔和季霞又合擋唱「亭會」。以下的節目是吳午樵的「酒樓」，鄭韞珍和管景倉的「醉妃」，莫根定的「照鏡」，以及高平和漱六的「琴挑」。漱六雖只第三次上曲台（第二次在嘯社），却已學會門檻，徐徐而起，逐漸放響，極為穩妥。我的「掃花」故意不攤鋪蓋（即不看曲本），不熟也來硬背；幸而還好，雖然吃了兩個螺螄，立刻補救，倒也不顯痕跡。（一向我是攤鋪蓋攤慣了的，經管際安的勸告，在廣春試背了一次「佳期」，這是第二次背書了。）「太平天國詩文鈔」的作者羅邕特地跑來聽我唱曲，我很感謝他的盛意。周文華沈厚昭的「寄子」堪稱珠聯璧合。後來是海關曲社來賓聲禪居士，姚遇華女士和陸景康的「斷橋」，這三位的這齣戲已經排過身段，不久我們也許可以看到他們的演出，一飽眼福。姚遇華的巾生戲「拆書」我會聽過，唱得真好。每每曲將終時，聲音低降，忽然挑起，接筭得極為動聽；雖然工尺本來如此，但我也聽過別人的「拆書」，均未能於此等處下工夫，非姚女士天生的好嗓子，不克有此。接着是希同漱六和我的「佳期」。希同唱十二紅比平日的嗓音來得響，且能持久，我所不及。以後便是六位女社員方

潔，季霞，胡沅，高平，蔡漱六以及李希同的「六遊園」，柳芸湄和沈厚昭接唱「驚夢」。這兩位是銀聯的台柱，且均能吹笛拉二胡。再後便是王巨川和許文思的「折柳」，沈礎成的「掃秦」以及金士才的「卸甲」。因為時間不夠，「陽關」和「封王」都不會唱。

晚餐時，季霞要王巨川伯伯和我權充小姐，坐在小姐們一桌；金士才醫士本來是坐在男社員一桌的，也要他「出診」，坐到我們這一桌來。席間談起荆石山民的「紅樓夢曲譜」，希同要大家自認角色，於是季霞自認賈母，希同自認元春，我自認賈政，王伯伯自認劉老老，金士才不會看過紅樓夢，我說：「你就做了柳湘蓮吧。」恰好沈厚昭跑了過來，我便從他的傑作「刺虎」聯想到，要他做尤三姐。鄭韞珍生得小巧，自認為惜春；她斟了一杯酒敬老祖宗，季霞一本正經地說：「四姑娘，生受你了！」季霞又說：「今天許多兒孫來孝敬我，真不敢當。」大家都笑了。士才說：「柳湘蓮也來敬老祖宗一杯吧？」季霞忙說：「紅樓夢上老祖宗和柳湘蓮是從來不見面的。」大家又笑了。後來又一致公推胡沅為林黛玉，我又舉姚遇華做賈寶玉，恰好她倆坐在一起，於是大家又一同舉起酒杯來祝賀她倆。聽過王老伯伯介安的蘇州小調孟姜女以後，方纔盡歡而散。



迎歡衆大 **牌山金** 產國名著

醬什 美金 滴鎮 醬奇
菜景 酒波 醋江 油抽

• 良精質品 • 富豐養滋 •
• 方四名馳 • 味和身健 •

不每 必家
忘飯 備庭

廠醋醬順恒

○三義愛行總上海
號二路文所發海



• 隨電 (話電)
接話 購貨
隨購 送貨

八三三五五
三三九五七
三七三六六
六一四七五

分店：
靜安寺
八仙橋
檳榔路

蝕日全 · 蹟奇象天的見罕來年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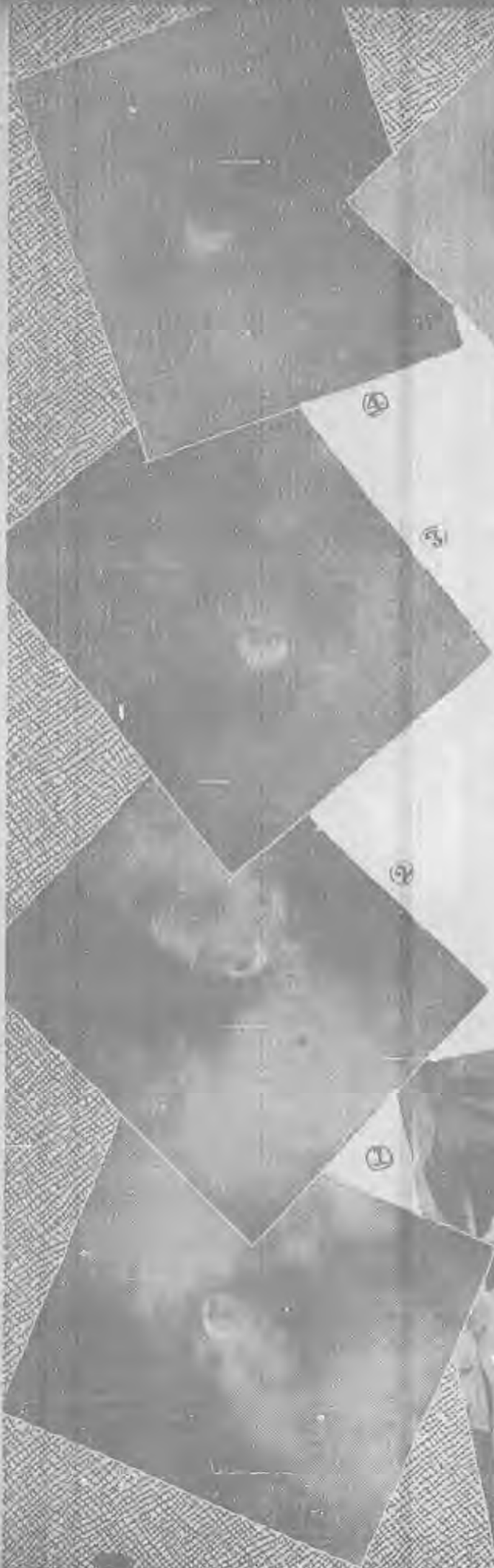
形時約可們一，在能當二十。有的隨，慶兩臨帥科優術天院於北建西加起運之，，在嘉達
 。到略以發部仍浮清時時二上珍新往重的地洪觀學秀團文天關部霞北學於的前呈於中靖三
 恢復從表份能雲晰雖三時海貴開臨會中，與測家的體學文島，浦以，蘇機；顯九國三千橫
 給寫一復見1了奇看疏地因十○的與片洮特央從龍隊，天，會研。跨出迄通聯會還了月窺百五貫
 ，金本原此至十象到散窺雲五二日圓數，派電事建，分文會，究當越海東過境。是它二見九百中
 附城頁狀次12二。月的見層分分蝕滿千攝攝影觀的赴別學動以所時太，南全內此一十一十公國
 此照日蝶時日的幅還影一全掩終閉於的尺得影攝測武廿組專員及，中平經一中的次個異一次九里八
 誌相蝕衣的蝕過銅裏蔽雲靚賊了始下收，日隊影。勢肅織家了各中央洋過，國阿日難象日的年，行
 附箭攝識一由程圖，日那，，；，午獲獲蝕，場重山的日與最學關研而台由一斯蝕得於的全，距省
 。所影般蝕中，我的間但未究止瀾福由達，的吾午日纒離，幸人後蝕得明長
 一供，情甚，

！看頭仰娃萬間人



· 焦超攝 ·

，蝕被緣輪一上天



拆穿降神會的祕密！

Joseph Duninger 氏及其助手表演

——請參閱本期「拆穿降神會的祕密」一文——



(1) 鬼神顯靈了！幕上現出了一片神光。



(2) (3) 其實是那位幕後人物在作祟，他坐在一個神櫥內，櫥前的幕揭起時，可以看見他的全身都被繩緊縛在椅子上。但是待幕放下後，他却衣櫥內舉起了他的手（椅子的把手是活動的），捏着一根能伸縮的棍搖晃着，棍上繫有發光的布，外面的人看起來便像有鬼神顯形了。

(6) (7) 這裏表演一種簡單的石板上寫字方法，表演者的兩手被人按住了，熄燈後，表演者把粉筆啣在口內，在石板上畫出字來。



(4) 將手掌按在桌子上，桌子能隨着手掌浮起來。



(5) 其實在手腕下，都是縛有鈎子的。



(8) (9) 另一種顯靈的方法是用發光的漆塗在表演的女子的衣服夾裏上，在黑暗中，表演者站在椅上，把衣服的反面舉起，就能看見鬼神在空中顯形的模樣了。



傘兵訓練

徐毅

Captain William T. Ryder 原著

譯自The American Magazine 雜誌

美國近年來積極訓練傘兵，不遺餘力。當軍部招募傘兵之初，我便自動去報名；而且是參加受訓的第一人，所以有許多人都給我題了「第一號傘兵」的綽號。

當時傘兵的訓練，在美國尙屬始創，第一次申請入伍受訓的，人數約有二百餘；現在已編爲傘兵第五百零一隊，入伍的人都要體格健全，機警幹練，年在廿一歲至三十二歲間的未婚男子，纔能合格；這種職務，我們都知道是很艱苦的，像我今天，已由空中降落二十餘次了；當我站在機身艙口向下俯視的時候，心臟還跳得非常厲害呢。

一般海陸軍中的飛機駕駛員，在訓練期間均須作二三次跳機實習，俾在必要時由空降落，不致恐懼胆怯或足部發生痙攣。而我們這般傘兵，更需要天天不斷的練習跳機，以養成習慣。

我們的初步訓練是柔體運動和跳躍練習，前者使肌肉得以平衡發達，後者在謀降落技能的高超和熟練

。我覺得從空中降落很像在一輛每小時十五哩速度的汽車頂上跨到地面。

其次，就是學習摺疊降落傘的方法，要把一具廿八呎的大傘摺得整整齊齊的裝入袋中，無疑是頗費時間的事情。這種工作，我現在仍要費掉三十分鐘，始能完成。傘兵們都知道這具緞製大傘，是降落時生命所繫的東西，所以莫不自行包紮，小心處理。

怎樣運用降落傘呢？這是練習者所急欲明白的問題。一位空軍出身的傘兵「老前輩」，曾指導我處理傘帶的方法，他說：「運用降落傘和駕駛自動車的方法差不多。如果你扯住右邊各傘帶，而收縮它的左邊各帶，那麼便能向右滑翔。你如果要向左面滑翔，那麼做相反的動作就行啦！若將各傘帶扯在一起，便能增加降落的速度，尤其在對方開始射擊時，這種方法若能運用純熟，你就可以避免危險，而感到得心應手之樂了。」

我們按步就班的受訓了六星期，便擇定一天舉行

跳機實習。那天傘兵們都列隊站在機場上，上空有一架飛機飛翔着，離地約三百呎左右的時候，便擲下一具降落傘，下面縛着一束夾福槍；這算是證明降落傘的絕對可靠；但這傘並沒有張開來。當此物落地之時，轟然一響，聲聞半哩外，我們俯身拾取的時候，這幾支夾福槍已毀壞不堪。

降落傘使用之前，均須檢視二次，看看在製造上是否有裂縫？這樣，在使用時便可以高枕無憂了。

我注意着各人的面色，看他們取用降落傘的方法。半分鐘在靜默中消逝，於是有個少年走前一步說：「先生！我們該開始跳躍啦！」

我身為長官，不能不以身作則，所以便第一個跳躍。一般在訓練中的傘兵，其跳降的平常高度為離地一千五百呎，飛機在這種高度的時候，駕駛員將速度改為每小時九十五哩，我裝束得活像一個印第安婦人，走到機身艙口，俯視地面，見有一輛救護車正在下面行駛着，大約是等我的降落吧？

教練官走來在我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便高叫一聲：「好！跳吧！」

幾星期來所夢想的机会，我現在已能實現了。我向下一跳，投入颶風狂刮的大氣中。張開傘，垂槌撞着我的胸部，眼前有許多黑點在打轉，宇宙漸漸移近

焦點，我仍很吃力的呼吸着：現在我已能看到飛機在我上面飛翔迴旋着，一切都顯得異樣的安謐，那具絲織的降落傘被日光煊染得金碧輝煌，顯得有點趾高氣揚的神情。

大約離地約五十呎左右時，陸地好像向我足部湧上來，我扯緊了傘帶，靜靜地下降，不一會已蹲着了地面。

我卸除裝束的時候，那輛救護車加速的向我駛來，駕駛員走來向我看看，露出了關切的神情，接着便裝出笑容問道：「今天沒有別的事情了嗎？」我搖搖頭。

於是便要那些人輪流跳躍了。我已跳過一次，可算傘兵老手，所以我領着他們上飛機。他們保持着很不自然的靜默，各人站在昨夜已指定的地位，列成一排。首先輪到的是個生性好靜，頗不活潑的青年，名叫喬恩斯，他對他的被命第一個跳躍，極為不願。他要預先張開傘，然後肯跳。

他走到窗口，向下一望，臉色忽然發白，雙手顫抖，呼吸變得非常急促，雙目也枯澀無光，轉身向我說：「先生，我不會跳。」

第二個輪到的人大踏步的走過去，我看他全不介意，於是就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請跳下去！」他高

喊一聲，立刻向下一躍。

每人都順利地完成了第一次的降落，但我知道這種紀錄決不會永久保持。有一次，長大堅實的胎克生君作第三次的跳機實習時，雙足被傘帶纏住，因此足部在上，而頭部却懸在下面，幸他臨事鎮靜，竟能用勁的把雙足自帶中脫出。離地僅約一百五十呎的時候，他纔能恢復原來的姿勢。

不過像他這樣鎮靜的人。極爲少見，一個朋友曾告訴我一幕慘劇：曾有一個飛機駕駛員因爲發生某種困難，不得不取了一具降落傘由空降落，不過這傘的左邊傘帶已斷，所以不能張開。當屍體找到的時候，發見他在惶恐慌亂中竟把短襖的右面扯破，露出了皮膚。

有人以爲兵士的才能，在真正的戰場上方能顯示出來。但是我們的團體，雖時受訓斥，我覺得士氣仍未稍餒。平時傘兵們成羣的相繼由空下降，在降落途中揮舞着手槍；第一個傘兵跳下去不到二分鐘，其餘的都已降到地面了。

現在全美各地的步兵中，有大批經過體格檢查的志願兵，都很踴躍的參加傘兵訓練團。如果這般人能訓練得和我們一樣，那麼我願竭我所知，貢獻於傘兵的訓練上面。

車廂中

周 錚

英國 Mary Boyle O'Reilly 原著

那火車爬出了柏林的車站，車廂裏塞滿了婦女和小孩，差不多沒有一個身強力壯的男子。在一間車廂中，有一個頭髮蒼白的朗士德兵士，坐在一個似乎抱病而很衰弱的老婦人旁邊。在車輪軋軋聲中，旅客們聽得伊在計着數：「一！二！三！」分明伊是沉浸在思潮中。有時隔不多久，伊重又計數起來了。兩個女孩子在竊笑着，瞧了伊那種奇特的動作，更輕率地交換着冷嘲的話。一位老年人蹙着眉，責備伊們倆的不該。於是四下裏便沉寂了。

「一！二！三！」那個老婦人不知不覺地重復唸着。那女孩子們又無意識地憨笑起來。那個頭髮蒼白的朗士德老兵士便傾身向前。

「小姐們！」他嚴肅地說：「當我告訴了你們那個可憐的老婦人是我妻子之後，也許你們會笑不出來。我們的三個兒子，新近作戰陣亡了。在我動身上前線去之前，我必須親自送他們的母親進一家瘋人院去。」

車廂裏更沉寂得可怕了。

上海中西大藥房發行

敵痰



分片與露兩種
祛痰 療咳
防癆 治肺

胃鎗



分片與汁兩種
止肝 胃痛
治腸 胃病

紅字黑盒

百花香露粉



制油 防皺

去斑 白面



男用新寶龍

補針丸 滋補神
經衰弱 鼓舞細
胞活力

女用新寶鳳

補針丸 主治月
經不調 促進乳
肌健美

地址新開路辛家花園
社民誼大藥廠發行
電話六〇一〇六至八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經售

舞台劇與電影的表演術

顧也魯

我是一個舞台演員，計算我演出的多幕劇與獨幕劇，約有二十多齣，在每次演出中給予我不少寶貴的經驗。最近一二年中我又嘗試了在開麥拉管轄下，做了二十萬尺左右膠片的電影演員。在嘗試與學習中，給我深深地懂得舞台劇與電影的表演術，是有若干的不同的。先講舞台劇：當你讀完了劇本，認定了自己劇中人的身份以後，你就要加上體驗與想像，去創造劇中人的典型，觀察人類日常生活的語言和動作，摹倣在自己所飾的劇中人裏。譬如你要演一個工人，你便把工人們的行爲：如粗暴的動作，宏亮的發音，及不整潔的衣衫和化裝，浸入工人的個性裏。把自己的性情與習慣完全丟開，自己思想着自己是工人，這時候背熟了劇本，熟練了動作，便能上舞台演戲了。

我曾經爲了演柴霍甫的「蠢貨」中的祿克，劇中是一個羅宋老傭人，那次演出全部用外國服裝，我因爲不熟悉俄人的動作發音及化裝，因此我到霞飛路一帶去觀察俄人的生活習慣，將他們的動作與化裝搜集得來，如老年人拖着腳跟走路，俄國老年人特有的動作；二手常常按在胸前，看起來來用着眼角顫動，我便採納一部份的行爲，加在祿克的劇中人裏。但舞台是立體的，僅僅是摹倣，表演還不够深刻。舞台與觀衆有着相當的距離，你的一舉一動定要應用得非常明朗。譬如你要用眼睛的表情去介紹對方個性的善惡，在電影中祇要用一個 Close up（特寫），把你的眼睛一部份特別放大，觀衆便能很清楚地知道他在憎惡某一個人。就是在人類平常生活中，看人也不過將眼珠移動一下罷了。可是在舞台上，你却要另外用動作來幫助，或者將頭部稍稍移動，或將手來幫助視線，或用身子移動來表示看人的動作，否則這種細小的表演，觀衆們是不會知道的。如又舞台上的對話，你不能像平常人的談話一樣，至少要比平常人加高一級發音。譬如要講一句祇有兩個人聽見的緊張而祕密的話，在電影上多用一點氣，同時祇要收音師把機器壓低一點便成了。而在舞台上，你就得應



用沙啞的聲浪，及動作來表演。要是也像電影那樣演出，便會失去真實的感情，舞台空氣也便鬆懈。舞台上每句對話都得非常清楚地傳達給觀眾，因為劇作者一字一語，都要通過舞台演員的對白搬演給觀眾。舞台劇在中國，稱為話劇，其原因就是用對話表演的戲劇，所以觀眾要是沒有接受演員的對話，就是沒有接受劇本，整個的演出也便失敗了。

再談電影與舞台的化妝，兩方面是完全不同的，電影除了改造個性，及改造演員的輪廓外，化妝是像平常人一樣的。可是在舞台上，要是你將電影化妝搬上去，觀眾見到的演員是一張平白的臉，假使再用色彩的燈光一打，連演員的五官鼻子眼眉毛都會分析不清；所以舞台上的化妝必需塗上深陷的線條，使得五官的部位特別顯明，然後在色彩的燈光反射下，觀眾看上去，便覺得鬚眉畢現了。

電影與舞台演出有許多的不同點：第一就不能像舞台上一樣，依照劇情的進展，發揮自己劇中人的情感，因為電影處處都要比舞台現實得多，舞台上有許多可以由演員對白中敘述的，假定一個演員在半路上犯了罪，殺死了某一個人，舞台上常常因為分幕及佈景的限制，只好由演員對話中說出來。有時候由這對白可以造成非常緊張的舞台空氣。燈光的幻變，可以幫助演員增加情緒的高漲，在這時候，祇要演員抓住自己是兇犯特殊的性格來敘述殺人的經過，觀眾們會像親眼看見他殺人的情形一般。

然而電影要是像舞台上應用對白來發展劇情，不但失去了電影的真實性，其畫面亦將成為機械。電影上每一個鏡頭就是一幅畫，除了必要時才用幾句對白告訴觀眾。觀眾們希望能看到的都是直接的真實的故事，所以電影上儘可以加一場佈景，將它很清楚地介紹出來。因此電影佈景比舞台多，所以舞台上也就爲了佈景更換的時間與情緒的統一也不可能比電影多。這是二者很大的差別。

也就爲了佈景的限制，舞台與電影的表演，演技上有若干不同之處：在開麥拉下演戲的電影演員，在表演上常常感到特別困難，和無法統一自己劇中人自始至終的感情。攝影場裏



搭好了一堂佈景，這堂佈景中所有的戲全要在一個時期中拍完，往往第一個鏡頭拍開場戲，接着第二個鏡頭便是劇終的戲。有時候開場時劇中人是個輕快的性格，而劇終時變為沉靜或嚴肅的人，中間經過許多患難·刺激的波折才進展成相反的性格，這中間的過程又得在另一堂佈景中去拍，所以從第一個鏡頭跳到最末一個鏡頭的感情是無法聯繫的。雖然一個演員，在同一時候應該具有演出各種不同性格的本能，可是沒有真實感情的聯繫，這就是無法演得成功的。而在舞台上，便可以自始至終發揮一己的個性，循序的演完一齣戲。

不過電影上也有便宜的地方，當你一場戲演完以後，發覺有什麼毛病的時候，導演者可以給你一次Z.C.重來第二個鏡頭，直到導演滿意為止。舞台上當然不可能，你一上舞台，就像士兵上戰場一樣，一點不能放鬆，幾千萬隻眼睛注視着你，要是一有乖誤，舞台空氣便會被你破壞了。不但個人表演失敗，整個的戲也要因此而受影響。

在開麥拉前演戲，限制你動作表演的機器太多了：攝影機器擺在你的面前，收音機掛在你的頭上，都用一定的尺寸測量着。燈光照射用鉛粉筆劃上了記號，要是你一不小心，走出了這範圍，把動作移動得過多，攝影機沒有攝進，收音失去了發音的標準，改動了燈光區，也許會把你攝成了恐怖的臉。但在舞台上，却又是沒有這種限制的。

總之，一個舞台演員跳上銀幕，決不能將舞台上的表演方法全移用在銀幕上。舞台上的動作較大，對白有力，表演比較誇張。而電影中的動作却要細膩，表演祇需要像平常人一樣，再加以美化，面部肌肉的跳動決不能像舞台上那樣的誇張，否則在一個特寫中把你誇張的表情放大在銀幕上是非常難看的。

由於電影演員的缺乏，大多數的舞台演員很可能踏上攝影場。可是，如果你把演劇看作同電影一式一樣的東西，把舞台表演一成不變地搬到銀幕上去，一個成功了的舞台演員也許會在銀幕上毀滅了他的前途的。現在我正從事於舞台劇與電影的表演術的區別的研究，希望每一個從舞台到銀幕的朋友都來研究一下！

TRADE MARK



新亞藥廠星牌著名出品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胚生家

補後天
虧損。

用先天
補物。

國產胚生胎素製劑

功能

返老駐顏
補助發育
發達腦力
亢進食慾

主治

腰酸腿軟
神經衰弱
久不生育
血管硬化

含有人參惟他命乙一磷鐵鈣
腦下垂體賀爾蒙
蒙肝膏等精密配製。故不僅有益於男女老幼之營養。且為唯一有效之合理大補品。所謂用先天補物。補後天虧損。却病延齡。四時宜服。

寶青春

家常
補品

開胃
強身

高級醇母製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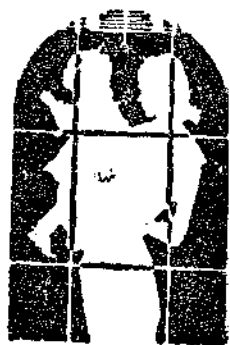
功能

開胃健脾
潤腸滋補
促進發育
增進食慾

主治

營養不良
食慾不振
消化不良
孕婦腳氣
乳汁不足
體衰力薄

芬芳開胃。健脾潤腸。富含惟他命乙一乙二。對於防治腳氣。尤其特效。市上同類製劑雖多。然成份品質。美味効宏。寶青春。始終超人一等。



窗 帘

網珠生

爲了窗子沒有窗帘的遮蔽，清晨的陽光，早就做了我小樓一角中的不速之客。它軟軟地，輕輕地，輕輕地，將入來，閃着金黃巨眼，射上我的書案，偷窺我未完成的文稿，偷嗅我膽瓶中豔麗的花朵，漸次得寸進尺地入我床幃，蒙上我的面目。使我不得不匆匆地披衣起身，浴在它懷抱之中，開始我的日常工作。

我需要習靜，在都市的一角，「怡紅花店」的樓上，安置下一張小小的書桌，從事著述。當我伏案寫作時，只消略略抬頭，便能從兩扇玻璃窗中，瞧見窗外的一片景色。

窗外近處，是一片草坪。百步以外，有矮矮的一帶白木欄干，圍着一座「萬安公墓」。墓上矗立起參差不齊的石碑，這裏面長眠不起的，無貴無賤，無聲無息，一例地嵌在黛綠色的原野之中，已是與世無爭了。

眺望着較遠之處，有雙塔尖刺天的教堂，有附屬於教堂的學府，有異國的兵營。黃昏時，那兵營裏的戰士們，發出雄壯的軍號聲來，鎮壓住了教堂中教士

們祈禱和平的玄夢。

在我屋子左隣の，是一家規模較大的洗染工廠，屋頂豎起高低粗細不一的烟囱，白天，晚上，不斷地吐出黑霧。月色給染成了昏黃，晨曦給染成了慘澹，使蔚藍的大自然的天空，失却了美麗！失却了天真！

只消是晴天，洗染廠的工人們，總是捆載了整批的衣衫，被單，檯布，枕套，晾在我那窗前的廣場上。我推窗望着一排排的晾衣架，從遠處緊接到我牆下。架上揚起幾十種不同顏色的衣衫，雪白的，橙黃的，粉紅的，天青的，飄拂着，真像千軍列陣時的旌旗，在綠野裏對壘着。有時候受了晚風的激盪，發出撒撒拍拍的聲浪，又好像幾十挺水機關槍在那裏爭奪壘壘，是奇觀，真令我欣喜得要叫出聲來。

這些晾在窗外的衣衫，一到晚上，給夕陽光反射到我窗上時，幻化着絢爛的色彩，——一忽兒妃色，一忽兒變了黛綠，一忽兒又變成鵝黃。真使我坐在窗下，像置身舞台上的幻燈光下，爲之目不暇給。我欣悅，我起舞！在五色幻燈下，學嫦娥的舞帶，虞姬的

舞劍；串演獨脚戲，自得其樂。

有時候，我那兩扇玻璃窗，給他們晾着的衣衫，都掩蔽了。我可一點不驚異！一點不憎恨！我將那些衣衫，就當作我的窗帘。替我遮掩強烈的陽光，替我逐日的更換色彩，不化我分文洗染之費，那何樂而不爲呢？我真求之不得啦！

從此我除伸紙寫作以外，大部份的時間，便注意着那「天然窗帘」。我日常把我注意到的印象，記入我的日記冊，隨時翻閱，藉此測驗社會的動態，人生的變幻。好像把小小的一盞，測着海水，要知道海的偉大。

我那「天然窗帘」，有舞孃們黛色的舞衫，有閨秀們妃色的睡衣，有大學教授雪白的襯衫，有商人們藍青的大褂，也有孩子們大批的尿布。這些不同型的衣衫，先後都做過我那兩扇玻璃窗的一角窗帘。

以外，我從每天晾着多量的檯布上看來，感覺到「朱門酒肉臭」，富人們日日夜夜在那裏開宴，他們只圖口腹之慾，又那裏知道路上隨地有凍死之骨呢？我又從晾着各種俏麗的不同型的床單，椅套，桌幃上面看到富家的裝飾，豪華！新奇！富麗！不啻告訴我的，他們是在那裏鉤心鬥角的舉行「揮金競賽」。

同時，我從一件青布長褂上面，見到右袖子角上

已經破爛得不成樣子，而還在一次二次的洗晾，可見這件衣服的主人翁，也許同我一樣的日夜在那裏寫作。從他袖管的破爛上猜測，一定也在絞盡腦汁，得不到相當的酬報吧？我不禁灑了幾滴同情之淚。

某一天做我窗帘的，是一件綢製妃色舞衫，我一推窗，鼻子管裏就觸到一陣強烈的香檳氣味。我深深地癡想，那舞衫主人，瘦不盈握的腰身，一定很嬌弱吧？爲什麼要喝酒呢？唉！昨宵不知沉醉在那裏？沉醉到何種樣子？給誰攙扶了歸家的？思潮起落，真使我的心中有些飄飄然！

我從晾着的一對枕套上面，感到人生伉儷之樂，「一晚安」和「甜蜜的夢」，多麼體貼而足以慰安的詞句呀！想到他與她之間，藉着這一對枕套，不知增添了多少情愛，做下多少甜蜜的夢？但我再一思索，想到國家多難之秋，大丈夫志在四方，千里從軍，留下閨人在後方的，也不知有多少？那麼在這春宵夢回時，枕上也許淌着不少眼淚吧？可惜已經浣掉，不能照見枕套上面有幾多斑斑點點的淚漬。可是，把它做我的窗帘，多適合！多豔麗！

可驚異的是：今天一襲黑繭綢的僧衣，也做了我的窗帘。我推窗撩起僧衣，見它的腰身是那樣的寬博，想到一般豪商巨賈的太太們，爲甚要把這個和尚養

得那麼胖胖的呢？我又見到那僧衣的襟上，有個洞眼，那洞眼，不是香燙下的，竟然是捲煙燙下的。我又從內襟袋子裏，找到一團潮濕的紙片，好容易把它抖了開來，見是一張「鴻運樓」整桌的菜單，還有三張回力球的廢票。於此，就可以知道這位佛門弟子的身分和行爲了。

有一件大學教授穿的白襯衫，襟上留下黯澹的胭脂痕，隱約可辨。我伸手翻開它的領子來細瞧，見領子背後寫着個「滌」字，大概是襯衫主人的名字吧？

我所驚異的是這一件襯衫，常常與一件蘋果綠的女人睡衣晾在一起，已經好幾回了。我注意到這件睡衣之後，又從那睡衣角上，找到一個「曼」字，啊！「曼」與「滌」，也許是一對有情人，同在一塊兒生活吧？所以每次洗晾，總是不忍分離着做我的窗帘。

我每次見到窗前飄動「滌」與「曼」的衣衫時，神經上不由激起一種興奮與豔羨。我下意識地當他們一對不速之客，同來伴我寫作，慰我寂寥；我對他們非常有好感。日子久了，竟然天天盼望他們倆的到來，到來時，飄在我的窗前，或較遠一點的架上。我好像把我的軀體，也縮成了一件衣衫，飄飄然廁身其間，認做他們是我「不識面的知己」。我真感激！感激！他們倆不時來慰藉我精神上的枯寂。我真欣喜！欣喜！

得甚至不可抑止我的情感。這是出於我心靈上自然流露的同情與友愛！

可是，人事的變幻，我雖然足不出戶，也能從晾着的衣衫上見到。秋的輕風，帶來了一襲寬博得像大腹賈穿的藍紡綢長衫，竟然代替了那件「滌」的白襯衫的地位，與「曼」的綠睡衣晾在一起了。

我本能地起了嫉妬！憎恨！我竟不願意見那一件藍紡綢長衫！不願意見它晾在蘋果綠睡衣一起。猛然志楞楞地推開窗子，伸手狠命地把它扯過一旁。讓那蘋果綠的睡衣，做我唯一的窗帘。纔舒了我一口氣。

過了幾天，纔見「滌」的白襯衫孤零零地飄在我窗子的一旁，那洗刷未乾的水點下淋着，正像在向我流淚。我急急地推窗，細細的瞧認時，見那襟上脂痕，早已消褪，換上的是斑斑的黝點！是酒痕吧？或者竟然是血漬！其他，襟前與袖口的鈕扣，也已脫落了。三顆。它的近况，於此可見。我情不自禁的在它袖上搯了一把，算是一無聲的慰藉！「沉痛的握別」！我這樣的「癡及局外」忽忽過了半個年頭，以後再也不見「滌」的襯衫，更見不到「曼」的睡衣了。因此在精神上，似乎像失去了兩位神交的朋友，心中不免有些惘然！

當我著作完成，退了租離開那裏的一天，偶然在

房主的花店裏，見到一個定製的花圈，飄着兩條白綢，帶子，上面寫的是：「滌凡吾師千古」，「聖約瑟學生朱曼娜敬獻」。我驚愕！我悵失！一陣頭暈目眩，幾乎栽倒我的身子。我想，飄飄然的白襯衫，是永遠不能再見了！將長埋在「萬安公墓」中，與黃土同腐

我向店主人買了一束妃色的「康乃馨」，親手給幾乎栽倒我的身子。我想，飄飄然的白襯衫，是永遠不能見了！將長埋在「萬安公墓」中，與黃土同腐

三十一年，十月，作於懣騰之夜

小說叢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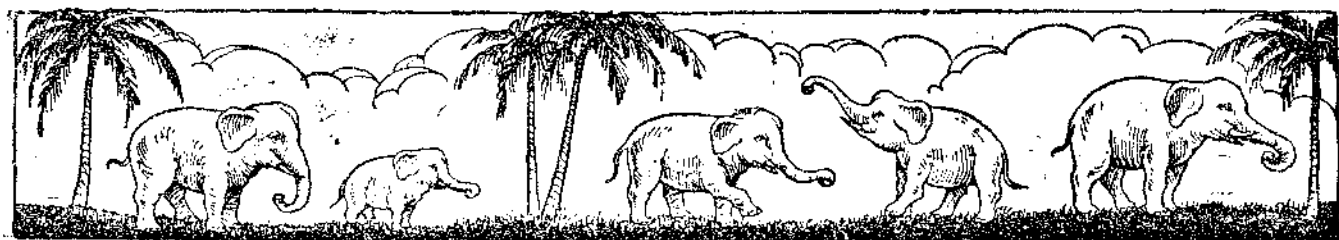
葉小鳳之長篇，如「古戍寒笳記」「壬癸風花夢」「蒙邊鳴筑」「如此京華」，頁有盛名，其他尚有短篇若干種，刊成兩專書，一「小鳳雜著」，有愛約，遺恨，梵聲等篇。一「簫引樓稗鈔」，有蠻女咬兒，伴娘，獄中人語等篇。二書均發行於民國八年，茲已絕版矣。小鳳於舊說部中，最愛「花月痕」之別創一格，謂：「花月痕」白話中每插入文言，極為精妙，如章韓歐洪愉園小飲一段，幾乎無語不典；而神采奕奕，逼真懷才未遇，紆衡當世口吻；偶一學之，亦不覺其甚難；且苟擇語相稱，自有風流跌宕，顧盼生姿之概。但擇辭之道，殊不易易；譬如說：「蒼生憔悴便要你做個出山謝

傅呢。」自然是一句瀏亮雋拔之語；若無東山絲竹一事，為之掩映生輝，則此語有何韻致？此其難一也。此種句法，於名士英雄為宜；而名士英雄自有其俯仰低徊之致，若說：「你不是個東山謝傅，便不是漢子。」其語氣不幾成一秀才出身之強盜耶？此其難二也。然亦正惟其難，斯有精采可取耳。非於斯道三折肱者，不能道隻字。

「紅鬃鬪集」，華亭朱鴛雛之短篇小說彙刊本也。周子瘦鵬收之為紫羅蘭齋小叢書之七，每篇均以某某記名之，如「畫心記」「墜玉記」「瓊札記」，蓋仿唐人小說為之也。初散刊於申報「自由談」，瘦鵬乃編集成書以為紀念。同時徐碧波服鴛雛筆墨甚，「自由談」所載悉剪存之，且

藏有「紅鬃鬪集」之集外遺珠，都若干篇。碧波為文言小說，筆致亦雅近鴛雛，刊有「流水集」一書，銀簫經響，竟有嗣音，鴛雛有知，定必喜慰於地下。

子彞輯「小說素」一書，皆短篇小說也。由孫漱石設立之上海圖書館出版。據予所憶，有天笑紅蕉合撰之「無法投遞」，瘦鵬之「我想蘇州」，小鳳之「樓鳳生」，天台山農之「橋中樂」，小青之「精神病」，卓泉之「古井」，煙橋之「歸來」，吟秋之「女兒貌」，綺綠之「試金石」，指嚴之「邊荒恨蹟」，枕亞之「願作鴛鴦不羨仙」，明道之「某富豪之家庭」，共約十餘萬言。一自上海圖書館閉歇，此書無復可購，而予亦未嘗寶藏之，真可惜也。



宋氏三姊妹

愛萊蘭·海 Emily Hahn 女士原著
陶 秦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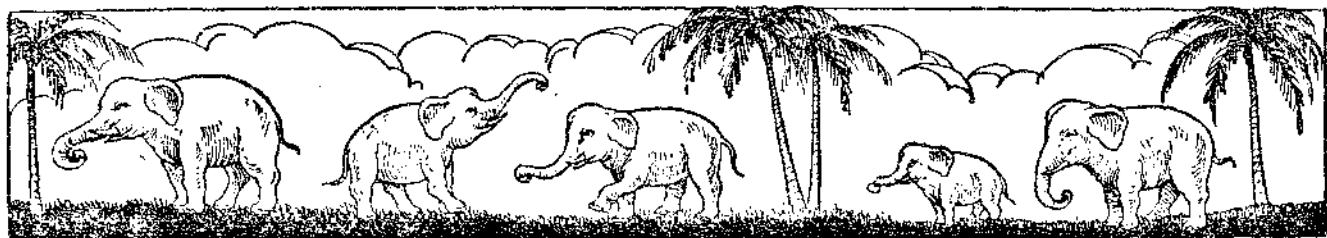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宋氏三姊妹在美國

暑假到了，姊妹兄弟們又在家裏重聚了。暑期中，他們的功課還是繼續的。上午到一個英國女教師家裏去讀英文和拉丁文；下午，那個教她們父親中文的老教師上她們家裏來教國文。吃中飯的時候，三姊妹在日光下合坐了一輛包車回家，在車子裏笑的笑，扭的扭。吃好中飯，他們要打一個中覺，但是一等母親睡熟，他們就悄悄地溜到後面花園裏玩耍去了。他們最喜歡玩的就是搶四角，拉黃包車。有一天美齡拉黃包車，慶齡坐黃包車，一個不留神，慶齡跌了一交，至今她的受傷處還留着一個小小的疤痕。

從這時候起，美齡就敬愛了她的大姊。她把美齡當作英雄一般看待，因為大姊待小妹妹很好，幫着她去對付一般欺她弱小的頑皮孩子。

美齡在她的遊伴中，年齡最小。他們都嫌她太小，不喜歡和她一起玩。有一次孩子們在玩着捉迷藏，美齡要擠進去。但是她不會玩，她在躲藏着的時候，看見人家到處找尋，滿頭大汗，她便老大的不忍，雖然她並不自己送上去，但她的心裏是很巴望快一點讓人家抓着的。所以孩子們見她來更不滿意。他們就笑着騙她，叫她立在圈子當中，閉了眼睛計數，要數到一百才可以睜開眼睛來。

美齡就很忍耐地數着，可是她又不會數，有時候弄得一團糟，數到十幾之後，就會跳到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幾去，有一個孩子站在她旁邊來指正她，於是她又祇好重新開頭。等到時候差不多了，那孩子就跑了開去，也不管她數得怎樣，於是一八十，六十，五十，一百！——美齡這樣數完後，睜眼一看，什麼人也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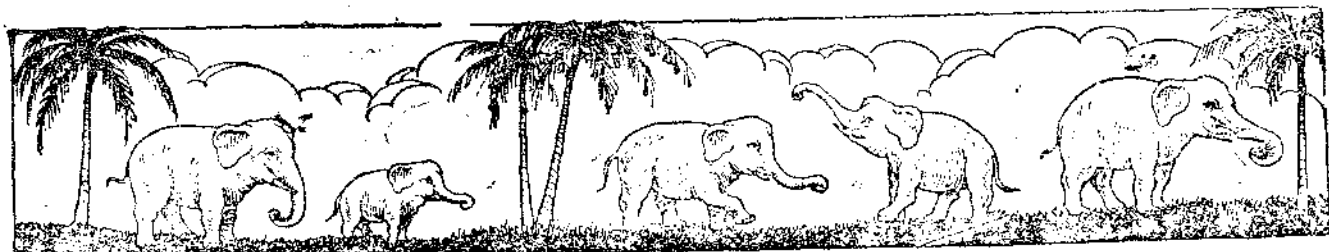
孩子們都離開了花園，她就到處尋找。等到她看見在很遠的地方，孩子們都在指手劃腳地笑她，或者在玩別的遊戲。美齡太孤寂了，沒有人要她了，於是她就放聲大哭。

她一哭，藹齡常常立刻趕到，替她揩去眼淚鼻涕，安慰她，答應她，將來她大了以後，可以和他們一起玩。藹齡從來沒有使她失望過，今昔如一日。

下半年在家研讀國文，查禮的老教師以為一定要嚴厲對待那羣孩子。藹齡對於那些功課，毫無興趣，呆坐着轉她自己的念頭。因為她注意力的缺少，老教師就要罵她，並且恐嚇她。有一次事情更鬧僵了，藹齡悄悄地走到教師後面，把那教師的長辮子在椅子上打一個結。然後回到自己座上，想法子把那老教師激怒。他就從椅子上跳起來，於是一個元寶翻身，跌了一交。這時候查禮對於家教不甚注意，宋太太就把她大女兒打了一頓。

藹齡十五歲時，決定出國留學，揀中了美國。宋家的錢又不多，在這時候，中國的留學生仍是富家子弟僅有的福氣。宋查禮抱着另一種目的，把錢積下來。這時候出洋的祇有男人，從沒有把女孩子送到外國去的事。可是宋先生把西洋的教育和中國的自由看得一樣重要，他以為有了前者才有後者的成就。他沒有忘記他是怎樣從那另波斯頓小店內逃出來的情形，卡爾將軍的援助在他仍是件奇蹟。當藹齡誕生的時候，他就決定他自己的子女至少沒有像他一樣的爭執。他們的生命中至少要減去這一步困難，男孩子，女孩子一律看待。

查禮在監理會內當牧師，所以和華南監理會的教士時有接觸，他們就幫他籌備了一切。藹齡的目的地是基奧其亞省麥江城，溫斯爾雅女子大學，這是世界上資格最老的女子大學。她父親的朋友都覺得這太化費，可是查禮非但不管，而且還開了一次饒行宴會。在外國人看來似乎不算什麼，在上海那時候的確是一樁驚人的事。幾個誠實的商人聚在一起談論這件事，本來查禮的古怪已經出了名，現在他們簡直以為他是瘋了，他是要把這一份家產在浪費了。他既然不是一個有錢的人，那麼應該把女孩子留在家裏，像這種餞別宴的錢可以省下來，不會在嫁奩裏考究一點麼？宋先生既然這樣會做生意，至少可以替她女兒籌上一萬元錢，作



爲嫁奩。上海的好人都說查禮犯不着。而且，誰肯來娶一個出過洋的，有着新思想的女子做妻子呢？

在這些時間中，藹齡已經預備好出發了。查禮託了他的一個朋友，叫做勃克的照顧藹齡。勃克先生是查禮在美時的同學。藹齡在這次航行中，穿的是洋裝，她的辮子上紮了一根綠帶，衣服是由一個教士的太太替她設計的。

船抵橫濱之前，勃克太太過了世，於是他的一家都在日本就擱下來。勃克先生爲了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不能單獨上路，就替她尋了一個陪伴的人。這也是一個教會裏的人，是一個和勃克相熟的高麗婦人。在舊金山登陸時，美國當局在藹齡的護照上看到她應該是和一個美國人的家族同來的，怎麼現在竟是一個高麗婦人，於是大惑不解。交通也被阻滯了，非到這事情弄清楚，藹齡不能登陸。於是她就被阻在船上，又因爲船要開行，她就被遣到另一只船上。幾個禮拜之後，她也慣了，從這只船搬到那只船。

那個高麗婦人不願遺下那女孩子，雖然她並沒有什麼責任，而且她的父親害病甚重，她上美國來的目的是在探望父親的病的；可是她却一天一天陪在她身邊，從這只船到了那只船，孔夫人之所以今日崇拜教會中人，就是受了那位高麗婦人和中西女塾李小姐二人的仁慈的感動的緣故。

總於這事情解決了，她很平安地到了麥江。人們待她很有禮貌，可是這種回憶終不大好。第二年她到華盛頓去看她的表伯溫炳昌，他現在是一個教育研究會的主席了。她把這件事向羅斯福（西奧杜祿羅斯福）總統提出。這位未來的孔夫人就是在這時候也已經是一個直言不諱的人物，把中國固有的一客氣一拋在腦後。她的父親也不贊成一客氣一，他是一個誠實的染上美國風氣的人，藹齡和父親接觸的機會最多，所以大有父風。

當她被人介紹謁見羅斯福總統的時候，她雖然很尊敬他，從她父親那裏也知道許多關於羅斯福的事，可是她却很氣憤地要把這事情告訴他。她的父親曾經把美國講得這樣可愛，而



事實却是這樣的可惡。除了爲中國人尊敬之外，爲了公權方面也使她感到不滿。

「美國是美麗的，我很快樂的到了這裏，但是你們爲什麼要把他叫做自由國家呢？」她對總統提出抗議：「爲什麼一個中國女郎不許走入一個自由國家？我們對於來中國的外人是不會這樣招待的。美國是自由之邦呀！」

總統向她道了歉。

X

X

X

X

一九〇八年，她的兩個妹妹也上美國來了。她們是坐「滿洲」號太平洋線輪船去的，船中有許多中國學生，他們是到美國去的，在她們的表伯父溫炳昌的管理下出發的。美齡還沒有到入大學的年齡，可是她却一定要和姊姊們在一起，那是在她生病的時候，向她父親那裏撒嬌敲來的竹槓。父母們也覺得孩子們既是中西女塾裏一同出來的，不妨讓她們一同去。

慶齡那時候是一個很沉默很檢樸的孩子，三個人當中以她爲最用功。她最喜歡道德上和哲學上的問題；她的思想是高超的。她是一個理想家。九歲的美齡仍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正像在中西女塾中那個最小的學生一樣。常常問起許多關於美國的問題，同時對於她自己的將來計劃也很有毅力。有一天，有一個從上海回去的英國婦人和美齡一同在甲板上走路，問起那孩子：「你將來預備做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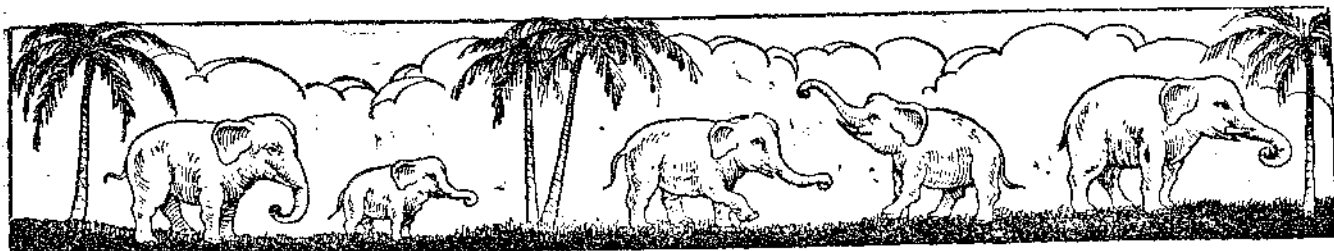
美齡立刻回答道：「我要做個醫生。」

這一個回答使那個英國人嚇了一跳，她就對美齡說：「一個醫生！我不以爲你會喜歡這個的，你要割去人家的大腿的，你知道嗎？」

「是嗎？」美齡吃了一驚說：「啊！我不要再做醫生了，那多髒！」

宋氏姊妹的英文都說得很流利，中西女塾的程度高是原因之一，和父親常常用英語來講話是原因之二。幾年功夫在基奧其亞省的生活更使他們的英文進步不少。

美齡的第一年大學生活是應該很寂寞的，可是她却立刻和美國的女郎們很熟悉地做了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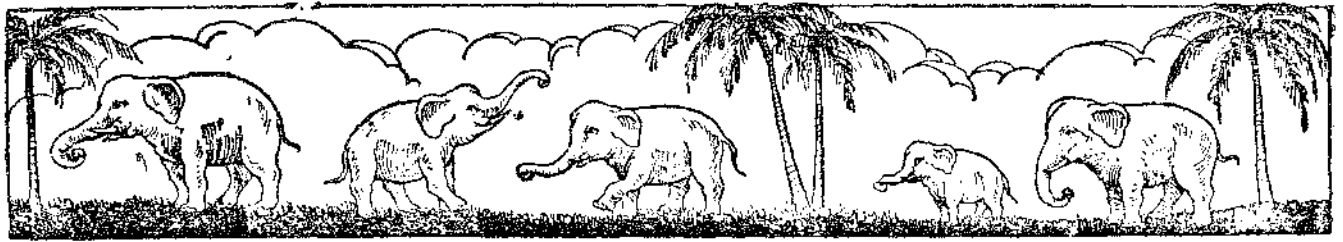
友。這些美國女子有的還是第一次見到中國女郎，謁齡的衣料最使她們感到興趣。宋太太常常有一箱一箱的衣料寄給女兒，全宿舍的人都擁在一起稱羨，柔軟的緞子，硬的花緞，湖縐等等。那時候人造絲還沒有發明，中國的綢緞是最煊赫，在溫斯爾雅大學裏念書的美國女孩子都想和謁齡做朋友，希望她會送她們一些衣料。有時候她和她們交換一點美國料作。在麥江地方，她穿美國衣服，和她的知友們，把一匹藍綢分開來，大家穿着，至今她還沒有忘記這藍色的衣裳。這一包包從中國寄來的衣料使宋氏姊妹在校的地位很高。其他的女孩子們，她們的家都在近處，每星期收到一匣一匣的食物，餅，糖，罐頭食物等等，都拿來給宋氏姊妹們吃，因為她們的家不在近處。所以放假的時候，有的還請她們上她們家裏去住上幾天。

美齡不是一個正式的學生，她的年齡還不够。但是因為學校中尚有其他小年紀的女孩子，他就是校長安華斯主教 Bishop Ainsworth 的女兒，所以特別有一個設施，這樣，她也得在這裏住着。這時候還有一個大女孩的妹妹克蘭立琵琶兒馬旭爾 Daribelle Marshall 也加入她們的集團，那三個女孩子就成功了非正式的一級。依洛絲安華斯，克蘭立琵琶兒馬旭爾，還有宋美（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May）三個人在一起非常快樂，可是她們也有一個欲望，那就是想和大女孩們一樣的重要。

蔣夫人說：「大女孩一定有她們的祕密，她們說話，我們去聽聽，她們就說：『走開！孩子們！』」

大女孩們有一個姊妹會，這簡直把那三個小女孩氣得瘋了，一直等到她們自己也組織了一個。她們自己定名為「三女孩會」，並且把那間音樂室隔壁的房間，向校長要求，借作會址。校長加入做名譽會員，不久教員中的大多數都被稱為名譽會員。她們並且自定口令，祕密的記號，和大女孩們的姊妹會差不多；有一條規則是在開會時不許吃橡皮糖。有幾個教員不知道，嚼着橡皮糖來開會，被她們大聲喝止。

謁齡研究哲學，孜孜不倦，她常常把時間費在寫信上，她常常寫信給祖國的朋友，寫得



很長，非常有思想。她是一個最容易和人家做朋友的人，而且是一個永遠的朋友。美齡專習英文，那時候她最喜歡用長字，先拿來對藹齡說，看她大姊究竟懂不懂。

有一天晚上，一個藹齡的朋友因為從家裏收到一只食籃，其中火雞呀！黃瓜呀！還有許多不消化的食物，那朋友把這嚴守祕密，祇告訴六個人，宋氏三姊妹倒占了一半。預備熄燈後，在藹齡房中會面。她們把毯子舖在地上，食物都放在上面，這時候室外的走廊裏突然有人聲，於是幾個人都躲了起來。食物要藏起來。慶齡和美齡因為是自己的房子就躲進浴室，其餘的都逃入掛衣間內，藹齡還把兩只藏污衣的綉紮套在她們頭上。之後，她才關上小間的門，把房門打了開來。實際上門外並無一個人在那裏。

藹齡就大着嗓子說：「晚安！瓊斯小姐。」接着她就裝作瓊斯小姐回答：「我聽見好像有人在這間房裏，有沒有？」

藹齡又說：「啊！沒有的，瓊斯小姐。」

她又學着瓊小姐說：「有的，讓我進來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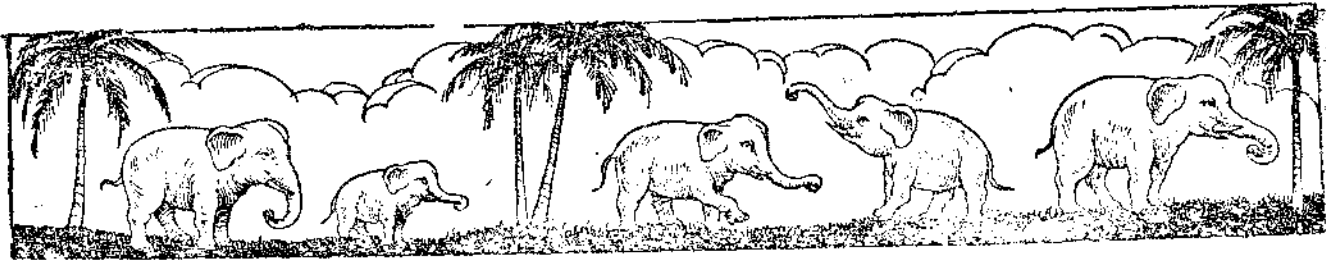
這樣大概有十分鐘，她差不多要笑出聲來，最後她才把她的可憐的囚犯放了出來。她們都佩服她有演戲的天才，摹做得像極了。

在溫斯爾雅的人說，每當兩個姊姊覺得美國俚語或風俗不易學習時，美齡却很容易地學會了，那當然是因為她年小的緣故。有時候同學早點到她房間裏去，看見她穿着中國衣服很奇怪，她就立刻跑到更衣室裏換好衣服方才放心。她並不怕羞：有一個朋友對她說：「美齡，我以爲你的臉上有漆的！」

她立刻回答說：「是的，中國漆！」

她的脾氣很急，常常和她的兩個女友口角。安華斯有一次對她說：「這樣壞的脾氣，你不怕難爲情嗎？」

美齡道：「安華斯夫人，我覺得我在享樂！」



依洛絲，克蘭立琵琶兒和美，三個人發起一張報。美是文字編輯，一個是藝術編輯，一個是採訪員。這是世界上不大多見的報紙，每天祇印五份，而五份中沒有兩份是一樣的。一張報上的社會新聞是——「學校中這許多同學中，以蓓蒂白朗最美，昨天我們看見她……」

另一張報上的社會新聞却說：「桃樂姍黛兒是全校中最聰明的女孩子。」

第一份報紙是賣給蓓蒂的，第二份報紙是賣給桃樂姍的，每一份要賣五分錢，因為紙張是普通練習簿上撕下來的，所以本錢也沒有的。報紙銷售後，那「三女孩會」就有每天二角五分的進賬。這筆錢怎麼用法，要經過長期的討論——買冰淇淋呢？鹹花生呢？還是糖？

美國東部某大學的一個學生知道了有這樣一份報，寫信給她們，要她們寄一份給他，作為美國編輯最年幼的報紙，他沒有把錢帶下，所以她們就寫了封信給他。她們的信中還說：「尤其要注意的，我們寫這封信還費了兩分郵票。」那人就補寄給她們一個鎊幣，如果他現在還把這一份報藏着，那麼這是世界上僅存的一份了。不幸的，其餘都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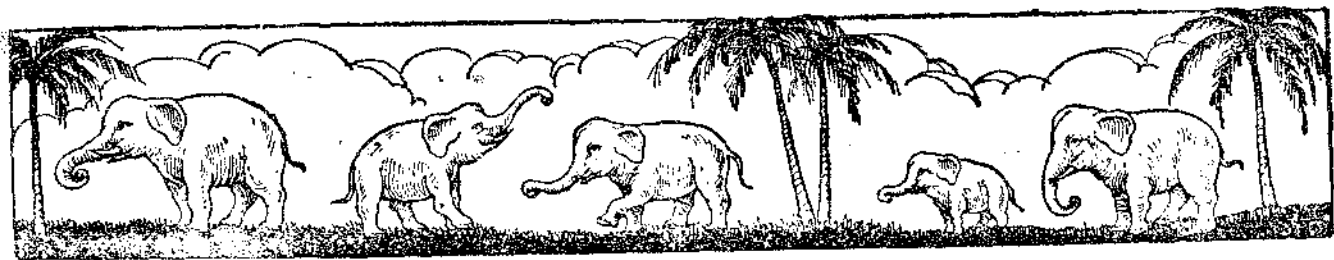
蔣夫人因為讀的是特別班的課，所以進步更快。她學習得很快，十歲時候，狄耿斯的小說她差不多都讀過了。

一九〇九年鵲齡畢了業，那時候她祇有十九歲，成績極優。她還到處在暑期學校裏補習。在紐約的一個宴會上，她碰見了孔祥熙，他那時已是一個耶爾爾大學研究院的學生了；當時她並沒有記住他，不過幾年之後，他們又在日本碰面，那才使她沒有忘記他。

革命之前的二年，她回到了上海，因為在美日久，女子生活絕對自由，一旦回國，覺得非常拘束。第一，她感到穿中國衣裳不便。經過長久之後，方才習慣。

今日，宋氏三姊妹對於衣服各有各的喜歡，很可以代表她們的個性。孔夫人喜歡穿小花頭的料作，色彩以藍黑為最歡喜，她的足很小，穿的是法國拖鞋式的鞋子。

孫夫人最喜歡簡潔，她不大穿有花頭的料作，喜歡紫色，平時衣服是藍布的，有什麼大



事，她所穿的衣服顏色也極素淨。她從小就喜歡這樣。

蔣夫人，和她丈夫週遊國內各地的時候，自己曾經創造過一個樣子。在四川安徽的山中，她把綢的旗袍都藏起，穿起短衣褲，老布鞋。在城市中，她喜歡穿大花頭衣裳。她的頭髮喜歡在額前留一個前留海。最近，她已把前留海取消，孫夫人也是這樣子，這是中國婦人最普通的樣子。孔夫人的頭髮梳得很鬆很高。

當時藹齡剛從美國回來，覺得中國話非常生硬，便從頭學起。英語在她是說得那樣的自然，所以每逢要緊的時候，她還是講英語來得方便。

到了上海之後，她本來恐怕沒有事幹，曾經就憂過，現在却不怕了。在二十世紀之初，有公衆服務志願的女子是急需的，她和母親一同爲教堂做慈善事業，組織會社，教人家英文等等。她把賺來的錢，幫兩個朋友，一男一女，入大學求學。那女的現在是中西女塾分校的校長，那男的已是一個在上海執業的律師。

藹齡爲了賑災游藝會編過一個劇本，自己導演，在張園中演出。故事是說一個發生在美國女校裏的喜劇，演出非常成功。經人要求，曾經作過第二次的公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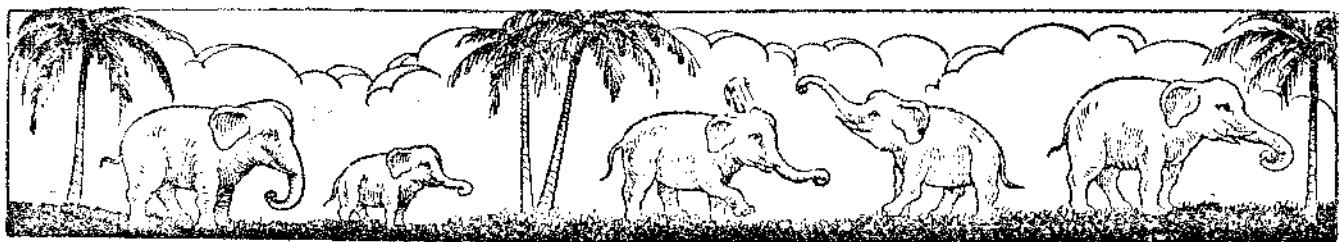
最近她說：「現在我沒有這胆量了，那是祇有一個年輕樂觀的女孩子敢做的！」

第五章 宋查禮參加革命

蔣夫人最近會有信致基奧其亞省的白林葛雷斯先生 Mr. George C. Bellingrath，回憶過去的一切。信內說：——

我的姊姊和我在田瑪雷斯德 Demarest 度暑假，我的大姊回中國去，我的二姊上溫斯爾雅大學讀書去，我因爲年齡太小，祇有十一歲，而我又喜歡這鄉村，還有許多游伴，我的姊姊就決定把我託給了毛斯夫人 Mrs. Moss，她的女兒是我大姊的同學。

我在畢德門 Piedmont 校中讀第八年級，九個月功夫在那裏，使得我非常快樂，和我同



級的，有許多是已經年齡很大的了，男女都有。他們是從很遠的山上來的，有許多在小學裏教了幾年書，把賺來的錢來畢德門求學。他們對我非常關心。我呢，對於這般有志求學的人中很想知道得深切一點。我對於這些人欽佩得很。

我記得教我生理學的是漢絲小姐 Miss Hise。有一天她在人前報告分數，她宣佈我有九十八分，我真快樂得說不出話來，因為我得分最高，大考可以免考。

還有一個教師是安迪登小姐 Miss Additon，她現在是在紐約警局裏做事，最近我還收到過她的信。她教我算術。我對於算術真不行，百分法，折扣，把我弄得頭昏腦漲，所以祇獲得及格的分數。

村裏的人都對我抱着一種好奇心，可是我却管不了這許多，我對於那地方的五分錢的糖喜歡得很。我記得我們三四個女孩子在一起，祇要有一個銀幣在身邊，就可以大請其客了，那小商店是亨德先生開的。那時候我們對於蒼蠅的危險並不十分明白，那小店的櫥窗內的東西都是一律看待。無論如何，至今我還活着。

在聖誕節的前幾天我和弗露倫，海蒂，弗洛絲四個人(Florence and Harie Henderson, Flossie additon)決定去做一樁慈善事業，因為聖誕節的原意是在使一般人快樂，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緊張的事。我們四個人每人出了二角五分錢，湊滿一元，買了許多山薯，牛奶，牛排，蘋果，桔子之類，預備送給一家在鐵路對面的一份窮人家裏去。我們竭力想把這件事保守祕密，不讓人知，可是實在因為過份的興奮，終於被那小商店老闆亨德先生聽見了，因為我們在爭論到底再買些什麼好。我說要買些糖，由於我是一個生理學的最優生，我知道多吃糖是可以增加人體熱力的，另外一個朋友說山薯比較好。這被亨德先生聽見了，他就很慷慨地捐給了我們許多東西。當我們向前出發的時候，我們覺得正像聖女貞德一般去犧牲時一樣的緊張。當我們到了那邊之後，我們看見那可憐的母親正是非常失望，我們連話也說不出來。我們把籃子一拋就跑了。跑了許多路之後，我們又回過頭來對他們喊了一聲「聖誕快樂！」



然後又拔腳飛奔開去。

在畢德門我讀了許多書，我最喜歡看書的地方是在我的屋外，有兩棵大樹，中間有一木凳子，我就坐在那裏。我的屋是毛斯夫人的屋，她是男生宿舍的舍監，我們住在樓下，我，她，她的兩個女兒，羅雪娜和羅琵。羅雪娜教給我許多美國孩子玩耍的遊戲。在宿舍裏的男生，大都年近二十，有幾個是鄉村小學的教員，預備入大學攻讀，每星期日晚上，毛斯夫人請他們來吃一頓夜飯，我幫着她料理一切，可是我連烘餅乾都不會。

在我的回憶中，畢德門有一樁事很出名，那是在我十二歲生辰那天，我的耳痛難忍。於是藍伯醫生來了，他一面和我談笑，一面把熱油灌進我的耳朵。

我離開畢德門之後，上北加羅立那去，在那邊，我的姊姊決定上暑期學校裏。毛斯太太把我帶到亞德倫泰，那裏我碰見了我的姊姊。此後，我沒有再上畢德門去，我的回憶却是非常的甜蜜，快樂。

X

X

X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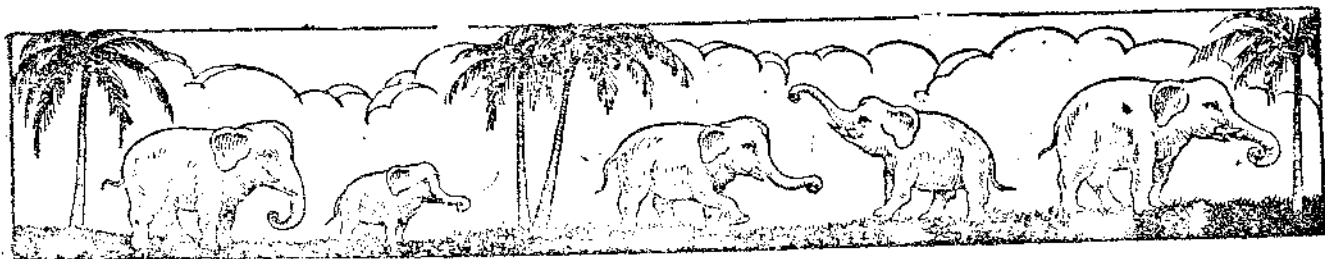
某一個夏天，女孩子們在北邊暑期學校內讀書，歷史教員要美齡形容蕭門的前進經過基奧其亞省時的情形。美齡說：「我是一個南邊人，這個題目太使我痛苦了，可不可以讓我省了？」

慶齡有一篇文章，在一九一一年寫印的，對於中國的情形發了許多議論，這是一個未成年的不大有的作品：——

留學生在中國之影響

中國鑒於新思想之需要，年必遣送大批男女學子來泰西各國求深造。此等留學生回國之後，在政治，教育，社會上俱有莫大之影響。

數百年來，中國之政治，日趨腐敗。政府要職俱入學者手中，或由朝廷恩賜，或由金錢



捐得。彼等於政治行政，毫無智識。於是萬民怨憤，時起反叛。及至今日，政治始漸上軌道，以留學之士，充任官職，而去庸凡之輩。朝廷頒佈，中國將於一九一七年改革政體，成爲立憲國家。

中國人素以教育爲重，惟幾世紀以來，所謂教育，完全傾向古文。拳匪亂後，中國人始知古文之外尙有其他更重要之文化。政府禮聘西洋博學之士，演講於大學之中，由譯者傳述其意，惟譯者有時錯解，以致迭成笑話。是以留學之士，能以其所受之西洋思想，用國語傳述，遂爲國人所歡迎。

智體二育並重，爲教育之基則，是以西洋體育運動遂傳入中國學校。今日之中國青年，無不以運動爲重。辯論一事，亦所重視，因而始知「平等」「自由」之獲得，不在罷工，反叛，而在緩和之教育。由於此輩留學生之建議，華北華東諸省遂有許多大學之設立，其中授業之教師皆爲留學生。

至於社會之改革，亦蒙極大之影響。諸如戒烟會之設立，青年會之成立，纏足風氣之革除，中國青年不復再願與纏足女人結婚，婚姻制度之改革，是皆由於留學生之大聲疾呼所致。辦子之革除，尤爲不可或緩之事。

社會上龔卷之陋習，世界各國，無不相同，中國自亦不能例外，是以留學生等亦切冀改革此種情形。

綜觀以上，留學生之在中國，確有無限之援助。今日之中國，確有無限之機會，使留學生得以爲國宣勞，中國目前之諸大問題，亦有待於彼等之改革也。

（上文刊溫斯爾雅大學學生文學雜誌，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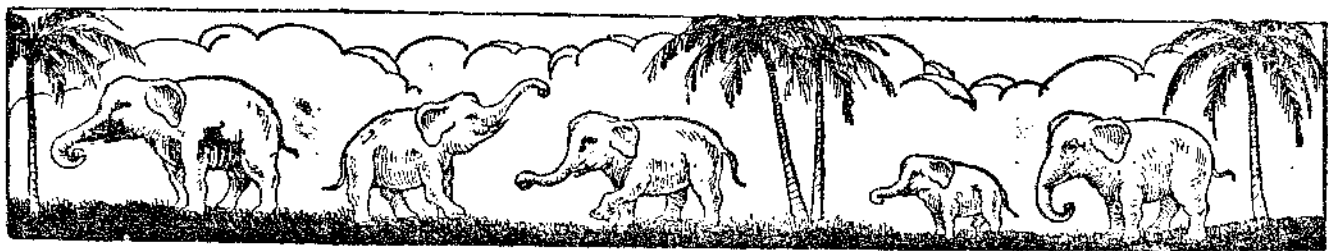
×

×

×

×

那時候宋查禮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忙碌，和孫總理不斷地合作着。情形越趨越緊張了。革命的醞釀已成了一樁公開的祕密，一切的革命活動都在張園中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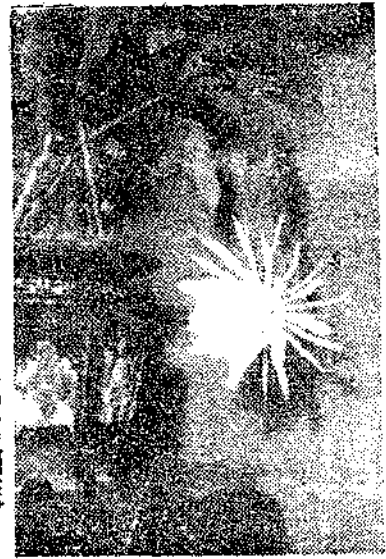
張園是上海第一所公園，那時候門票祇售一角錢。每當夕陽將下，遊人紛至沓來，王孫公子，駕着馬車在園內兜轉，園中百花盛開，假山亭池，什麼裝置都有。晚上還有燄火之類，至夜半始散。

有時候到夜半，張園的大門還不關，那是因為革命份子在裏面舉行集會。由於孫總理的聲音日隆，參加集會，聽聆演講的人也逐漸增多，當藹齡從美國回國之後，就幫着父親到處奔走，集款，組織。這一個集會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

要知道上海和北京相距甚遠，在上海的中國人可以很平安地進行革命工作。在政府壓迫下的商人，內地在苛捐雜稅下的平民，還有苦力等等，其中尤以學生為最，都擁護着孫總理的革命主義。那時候康有為變政事敗，可是這一種思想却已深入民間。孫總理的信徒再把更激烈的論調傳入上海中國人的耳中，於是聽的人都切望中國的政治能改變過來，能像美國這樣的實行民主。尤其重要的，人們聽見孫總理的主義中有土地平分，更使他們興奮起來。民族的觀念重復在人們心頭湧起。

宋夫人對於丈夫和孫總理的友誼和工作從沒有說過一句話。她對於她丈夫每晚和孫總理的政治討論，從不參與。有時候她覺得他們談得太遲了，這對於丈夫的健康不大好，可是她對於他們所講的問題從來不插一句嘴。當清廷懸賞緝拿孫總理的時候，宋太太才吃了一驚。她以一個女主人的立場，她對於孫總理的活動不能再推說不知了，全城的人都知道宋孫的關係。她開始瞭解危險已經鄰近了家門。就是查禮也有些驚慌了。雖然在通緝的名單中，他的名字不在其內，可是他却知照宋夫人要準備萬一。宋夫人沉默從事，暗暗佈排好一切的策略。

這是天佑宋氏，太后沒有把宋耀祖的名字放在一八九八年的事變叛逆中。孫總理逃到了日本，宋太太忘了驚嚇，而且還幫着她丈夫進行一切。在以後幾年中，他們是在危險的黑影下過着！美齡和她的弟子子良，子安在這時候出了世。



曇花宴

陳靈犀

曇花怒放時 · 胡伯翔攝 ·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當我走出雙槿居，一陣涼風，飄過肩來，給我剛下肚的透上臉的三分酒意，都吹散了。抬起頭來，碧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格外值得珍視欣賞。好僥倖並沒有錯過這一現的機會；但終覺遺憾的，祇是一現而一肚子的高興，也不過換來了無限的感慨。浮生若夢，轉眼成空，看花的人兒，也正和花兒具着同樣的命運；匆匆一瞥，便什麼都完了！」

天如水般的澄澈；有一二片白雲，似飛花般在飄蕩着。一鈎新月，半明半滅，忽隱忽現的冉冉移動着。

這殆是不可考的傳說：「優曇華乃佛應瑞，三千年一現。」曇花一名優曇華，梵語，亦稱優曇鉢

。星是一點也沒有，越發呈露着新秋的寂寞景象。獨自踏着軟綿綿的細草，從靜悄悄的垂楊下走去，黑黢黢連一盞火光都不見，祇是斷斷續續的聽到三兩聲秋蟲的唧唧細響，這和五分鐘前在雙槿居席上的燈紅酒綠，玉笑珠香，又是一番情味。可是五分鐘前的熱鬧歡笑，却已如露亦如電，都成夢幻泡影。這曇花宴也祇是和一現的曇花一般的祇是一現，便又歸於幻滅了，一切有爲法，應作如是觀！

華，爲無花果類，產於喜馬拉雅山，及德干高原，錫蘭等處，辭源上有這樣的記載。廣羣芳譜却說西域有高僧，以所持摩尼珠，植諸土，遂生花，即優曇華。可是美人蕉也稱曇華，我們所見的，疑心未必便是優曇華。三千年一現的話，要非神話，我們和仙人掌類似，比較薄而長，葉上生葉，三五相連綴。我疑心這是熱帶地方的多肉植物——仙人掌

得到雙槿居主人王效文先生的傳語，雙槿居的一枝曇花，今晚八時將一現它的清姿了。很高興的

的異種；因爲辭源上說的曇花，幹長丈餘，葉有二種，一平滑，一粗糙，皆長四五寸，這裏所見的，

幹長不過二尺，葉長却又過之，這是不同點。

我們是七點鐘到雙槿居，在客廳裏的小圓桌上，高陳着一座藍底白花，尺來見方的花盆，植着一株和仙人掌相仿的植物，要不是主人的說明，我不會相信這便是久聞其名，未見其實的曇花。從葉旁生出細梗，屈成S形的下垂着，很像蓮蓬梗子。花是白色，結成荷花那般的花蕾；外面是紫鬚裹着，含苞未放，也不會見到什麼奇特。可是過不了半小時，我們剛在花前的大圓桌圍團坐下十來位看花人，花却也漸漸開它的瓣兒。酒未三巡，花已半開，一縷清芬，悠悠然的飛繞在金樽玉箸間，香味非蘭非麝，却比蘭麝還要芳馨清幽。花是越發放大了，顏色也格外的白，和雪一般的白，和銀一般的光澤，更和羽毛絲絹一般的柔和。花芯略似蟹菊，却更美麗。大家祇是全神貫注在這一花朵上，倒不在乎杯中物。但眼見花朵又放大了，一陣歡呼，主人也很高興的舉起酒杯，促請座上客，坐花不要忘了醉酒。大概不到兩小時光景，花是越開越大了，比盤還要大；花鬚也都挺拔作怒髮狀，這已是開到十二分了，到了十二分的風光。大家更是興會淋漓，浮着大白，爲這祇是一現的曇花舉杯。我不會喝酒，

我也不想看這一現的曇花，在十二分風光後尙餘幾多風光。

我獨自溜到廳外的小園裏，坐在魚池旁的籐椅上，吸着雪茄烟，默默無言。我悼念着一現的曇花，我更感念到世界空花，勞生夢幻。烟圈兒從我的唇邊吹出，飄在空際，飄啊！飄啊！漸漸的飄向虛無飄渺之鄉，連一點兒跡象都不可見了。祇是一霎那的時間，便也如曇花的一現——完了！天街如洗，蔚藍一色，偶然

飄過一二朵白雲，和唇邊餘烟一般的飄蕩着，幻滅着。室內的杯盤聲，歡笑聲，打破了沉寂的空氣；從牕櫺裏透露了一些雪亮的燈光，映照着籬邊紅的花，綠的草，碎錦似的清影，篩在泥磚上，隨着微風在搖曳着，小粉



• 影留後花曇觀參居槿雙 •

蝶兒站在花枝上，也有些搖晃立不住腳了。不知一現的曇花，此時還成個什麼樣兒！

「再來一杯！」該多喝一點，難得的機緣。「回到廳上，大家在招呼着，是啊！這機緣確是難得，別說三千年的神話，便祇這一現，我們恰巧躬逢其盛，也就值得多喝一杯了。可惜我病後戒酒，不能再來一杯，一杯已是興奮的破例，也使我有些兒醉意了。更可惜的是得之很難失之至易，難得的機會，在這時候，已成爲過去的留戀追念了。我在花前低徊着，它的顏色，真太美麗了。它的香味，真太幽美了，我愛它和愛我的心上人一般，亭亭倩影，永貯心頭，雖然它祇是一現，對於這個世界，一似絕不流連，也絕無留戀的匆匆而去。這時它的形態，還是那麼美麗，可是活力，却已顯然銹退了。花鬚漸漸的失却了挺拔的雄姿，花梗也漸漸的呈露了龍鍾的老態。「花無百日紅」，薄命的優曇，別說百日十日，連二十四小時都支持不住它的生命，祇是一現，便完了事，匆匆的開，匆匆的謝，爲着何來？我要替花兒祝福，可是花兒却已很嬌慵的垂下了粉頰，懶得抬起頭來了。

雙槌夫人一半高興，一半憐惜，指着花兒告訴

我，再過一小時，便要萎謝了。我真不敢想像過了一小時後的花落香消，祇賸幾葉帶着可憐色的青葉，伴着這藍底白花的瓷花盆，度着寂寞的流光。何況這可憐的葉兒，又禁得起幾番的風雨，怕這花盆兒也將不免感到孤獨的悲哀呢！但這花盆兒，又能保持它幾時的安好，到頭來，還不是花也化作泥，盆也化作泥，……看花的人兒也不暇來爲花也盆也悼惜了！

花已漸謝，酒也半闌，曇花宴也和曇花一般的，一現而終席了。彼此放下酒杯，都不免感到一陣悵惘。主人不肯輕輕的放過了這一現的機緣，特地爲花寫照，爲人留影，在鎂光燈的一閃中，如電光，如火石，如優曇，花也人也，都已收入攝影箱裏，總算仗了科學的萬能，給一現的難得機緣，留下一個影兒。

「曇花一現！」讓它一瞥而逝吧！要挽留也無從的。世間一切有爲法，何莫不如是。但我的心版上，却已沒法抹去這一現的影子。

「雖祇一現，也該爲優曇華留個美麗的影子在人世！」我在曇花的照片上，寫上了這兩句。

——作於貓雙棲樓——



牛郎織女傳

(五幕劇)

魏如晦

第二幕

(時間) 明嘉靖四十四年七夕

(地點) 惡魔王宮客廳

(人物) :

牛郎 作小魔裝束，戴黑白假面。

織女

使者 作另一惡魔裝束，貼假魔面具。

惡魔 着家中便服，內武裝。

大腹魔 奇胖，戴元寶帽，頸子懸元寶一串

，外服圖案，亦元寶，古錢，麥穗

，鳳闕龍樓，枯骨，等等難繪。姓

孔名方，通稱孔方兄。

臭花娘

犬魔

兔魔

魔侍衛 二人，骷髏面具，黑巾紮頭，黑布

袍。

(佈景) 魔窟客廳，建築甚是奇突。左面台內斜

角，為自內入場門，約四五級始達地。自此向右外斜伸，亦較其他地位高一二級。左級前若干距離，偏左，有長桌，橫直可坐二人。右級上，有魔王桌及座。右台口為自外入場地方。

兩人座席後，有複壁，牆之一段可轉動。複壁部分，上繪一大骷髏，後襯十字交叉白骨。反面所繪亦同，俾門翻轉以後，不見痕跡。魔座後壁上，嵌武裝惡魔本人像，胸前交叉雙劍，大小與惡魔本人同，以備幕末抽去，易以真人，使觀衆初無覺。魔像四周，佈紅綠燈，外加紗罩，於真魔出現時開射光輝。

陳設方面，左右級兩旁，各有高架盆花一。惟盆內所植，並非花卉，而是在植物桿尖，各生一猙獰人頭，一男一女，血盆大口，作張開狀。此兩人頭，面斜互視。幕末，兩頭口中，皆須吐電火。織成火網，阻人不得進。右出口，有大黃幘，惟不放開。

室中色調，以灰暗為上，處處給予觀衆以死亡感。燈光亦全用深紅。此外亦可斟酌其他陳設，但

以簡奇，驚怖，足以增強環境之恐怖空氣爲主。

幕啓時，惡魔臨魔桌立，怒視階下織女。左桌坐大腹魔，下橫坐臭花娘，亦在注視。織女伏階下地上，犬兔二魔在用皮鞭抽打她。先是，幕初起，台上光仍暗，鞭答聲與織女哀號聲並聞，甚慘烈。及燈光微亮。觀衆即見犬兔二魔在用力鞭抽。全亮時，鞭抽已及尾聲，二三下即住手。犬兔二魔作用力過分之疲勞表情。

惡魔（盛怒地向織女）現在，你願意敬酒了嗎？

織女（抽噎地）我——我願意了！（聲音抖，慢。）

惡魔（向犬兔）那麼，扶她起來！

（犬兔將織女扶起，織女依舊嗚咽不勝，犬兔自外下場。）

惡魔（起立，語重且慢，指大腹魔，目織女）先去替孔方大爺敬酒！

（大腹魔作得意醜態，整一整衣襟，咳嗽。）

（織女邊抽咽，邊抬頭，向大腹魔看，又以袖障面而泣。）

惡魔（催促）去！快一點！

（淚眼微抬，織女再看看大腹魔，緩慢地走將過去。）

（大腹魔再整一整衣領，滿面笑容起立恭迎。）

（織女走到桌旁，一面抽咽，一面舉手去拿酒壺。

。但當她手顫抖地接觸到酒壺，大腹魔拿起酒杯恭候敬酒時，得意而又敵意的笑，她突然地又將酒壺放下，大哭而回，伏在壁上。）

（大腹魔失望地木然而坐，兩眼直看着她。）

惡魔（恨恨地指織女）你居然還是不敬！很好！很好！——好！（走下來）

（臭花娘跟着他離座，大腹魔也失驚的離座。）

（惡魔緩慢地走到織女面前，織女向外退。）

（惡魔一個突然的把她衣領抓住。）

惡魔（命令地）你不許動！

（織女再隱隱地哭泣）

惡魔（重）你到底是不敬是不敬？

織女（邊哭邊搖頭，決然地）我——不——敬！

惡魔（逼前一點，咬牙，用兩手將織女頸項一勒）

你——不——敬——！（緊勒一下）

織女（在他略鬆後）哎唷——！

孔方（拉開惡魔）楊大哥，看小弟的面子，饒她這一回吧！（推他回座。）

惡魔（惡狠狠地看織女一眼，鬆手）啐——！（甩袖，回座。）

孔方（看他走兩步後向織女）你不能再固執了！

臭娘（接上）再固執，你是一定要吃虧的！敬敬酒

，有什麼要緊呢！拿起酒壺（作勢）跑到各人面前，替大家斟上一杯，這不是很便當嗎？（一連作醜態）

織女 既然是很便當的事，你自己不會去做嗎！

臭娘（反感地）我自然會做，不過我們大王看中了

你，愛上你這個臉蛋兒生得美，要你敬，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織女（恨恨地）我真是太不幸了！

孔方 美人兒！我看你還是放乖巧一點兒吧，總不會

吃虧的，有什麼難為情呢？

臭娘 我想，祇要你肯替我們孔大爺斟一杯酒，不但

我們大王會高興，就是大爺，他——！（望着大腹魔

做笑眼。）

孔方（抖動着元寶）嘻，嘻，嘻，嘻，嘻！

惡魔 祇要你肯聽話，我是決不會虧待你的！

臭娘（故作高興地）聽了我的話吧！（推她過去）

快點兒去敬：

織女（沉痛地自白）唉！我為什麼要遭受這樣的磨

難呢？上——天——堂，誰知道我現在竟墮進了地獄

！敬酒！敬酒！爲着期待着幸福，我就忍受了吧，忍

受了吧！呵——！（哭）

臭娘（推她）去敬吧！

（臭娘一路的把她推過去。當被推到大腹魔桌前時，她有時遲疑，望着地，咬着唇想。）

臭娘（把酒壺拿把她，她不接）你不能再遲疑了！（再遞給她。）

（再遞給她。）

（織女忍辱地，無力地，抬起手，顫抖地拿着壺

，流着淚替大腹魔斟酒，酒有時被晃動到酒杯外

。大腹魔瞪着她細看。織女斟完酒，具着忍受無

限恥辱的表情，無力，打了敗仗似的，「啊——

」的一聲忽忽地轉動身軀，低着頭，向原立處走

，臭娘望着她。）

惡魔（當她走下幾步時）還有花——娘——娘！

（有怒意，急喘，咬唇，緩緩地轉身，悲泣，懶

然地向前走。）

（臭娘急回望，像煞有介事的坐起。）

（織女拿起壺，戰抖地替她斟酒。）

（織女斟完酒，絕望傷心地，跑回原位，哭。）

腹魔（在她斟完酒的時候，向惡魔伸大拇指）真是

容顏絕代！了不起！了不起！

惡魔（調笑地）孔方大哥！你覺得比那些黃的金，

白的銀，更能够打動你的心嗎？

腹魔（有點窘）老兄說那裏話？大王的禁樹，誰還

敢碰一碰！（作勢，笑。）

惡魔 (大笑) 哈哈哈哈哈! (舉杯) 請——!

(腹魔與臭娘也舉杯應着「請!」然後一飲而盡。)

(織女突然地傷心大哭。)

(惡魔發現哭聲，起立，向桌前地上看。)

惡魔 (怒) 你又在哭!

臭娘 (挑唆地) 你這個小姑娘，也真是太不成話了

! 我們大王今天得到你，高興的了不得，特地請到孔

方大爺來喝酒，替你接風，你居然一點兆頭也不給他

! (轉慢) 真是太——過——分——了!

織女 (一路聽她說，一路憤恨，至此一怒而起) 你

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臭娘 誰不要臉，我一番好意勸你，居然還要罵人，

真是狗肉不上秤!

織女 我沒有你這樣無恥!

臭娘 你罵誰無恥! 我看你簡直是死到頭上不自知!

(一怒回座)

惡魔 (起立，恨極) 豈有此理!……(向外面) 鞭

子拿進來!

(犬兔一陣應聲，然後持鞭出場。)

惡魔 (指織女) 替我把她拖到裏面去，吊起來狠狠

地打!

(二魔拖織女下，至腹魔喊慢時停住。)

腹魔 (看她被拉進去) 慢着! 楊大哥，對這樣如花似玉的美人，你真忍心鞭打她嗎?

惡魔 我和她親善，她不親善，不用鞭子，能有什麼

辦法叫她屈服呢!

腹魔 (拿起一串元寶) 可以用黃金啦——! (得意

地看着惡魔)

惡魔 (不看他) 已經試過了，沒有用!

腹魔 (大哥) 連黃金都買不動美人心，那我可不相信。還是讓我來勸勸她吧!

惡魔 好吧，那就看看你的!

腹魔 (下座至織女前) 美人兒，你怎麼這樣的不識

時務呢? 來到屋簷下，誰敢不低頭。硬，又有什麼用

呢? 難道和自己的性命過不去嗎? 你看，這兒多麼的

美麗堂皇!

織女 我不需要這樣的美麗堂皇!

腹魔 祇要你見機一點，順順我們楊大哥的意思，於

你是有好處的。你看這兒，穿的是綢，吃的是油，住

的是樓，黃金元寶你何須愁? 這種夫妻幾世修? 還有

比這更開心的嗎? 又何必這樣自討苦吃呢?

織女 我寧可以苦! 我寧可以窮! 我不願意這樣做!

物質的享受，是抵償不過我精神的痛苦的!

腹魔 什麼精神痛苦！我看你還是馬胡一點兒吧！我告訴你，真正聰明的人，所講求的，不是什麼精神，而是快活，祇要快活，就得了！黃金，大元寶！

織女 你這些不入耳之言，我不愛聽！

惡魔 （怒）我看你簡直是一個胡塗蟲！（氣）呵呵！呵呵！

臭娘 孔方大爺！我看你還是別說吧！不識抬舉，有什麼辦法呢！

惡魔 祇有用鞭子抽！（向犬兔）替我拖下去。

（二魔拖織女下。內鞭打聲起，織女起先不響，漸不能忍，至慘烈的叫。大家聽，毫不動心，且露得色。惡魔更是得意地笑，笑不斷聲。笑聲與哀喊聲成強烈對照。惡魔笑完，再靜着聽，織女呼聲漸弱。）

臭娘 （向魔王）我看差不多了！

惡魔 （向內）把她帶進來！

（犬兔二魔應聲，拖織女進，放在地上，織女輕輕哀號。）

惡魔 （向犬兔）下去！

（犬兔二魔「啊」一聲，仍自外下場。）

惡魔 （向織女）你還要哭嗎？

織女 （抽咽）我——，我——，我不哭了！（掙扎

的站起。）

惡魔 （餘怒未消）那就——？

臭娘 （插接）大王！我看頂好是她唱一套曲子，給大王消消氣，替孔方大爺下下酒。她哭得這樣傷心，我想她唱得也一定很有趣！（丟一眼）

織女 （望着她）你這殘忍的東西！

腹魔 （湊趣地）我倒也很贊成，祇要美人兒肯唱，（取元寶一雙在手）小弟願以元寶一對，聊代敬禮，讓美人兒去買一點胭脂香粉！

臭娘 （望着元寶）孔方大爺真是太客氣了！

腹魔 （笑）算不得什麼，小弟有得是——！（下座，一步步走到織女前舉起）美人兒——！（點頭）

織女 （站起，讓開）你留着自己用吧！

腹魔 （愕然）怎麼！留着我自己用，我告訴你，連你們大王，看見這個東西，都要心花怒放，你居然看不起，（搖頭）哦呵——！哦呵——！（奇怪地搖頭，回座。）

惡魔 （憤恨地）太大胆放肆！

腹魔 （冷然地挑唆）大王！我很願意聽聽曲子（轉身不看織女，作架勢。）

臭娘 （再激一句）一定要她唱！

織女 （憤恨地）我不會唱！

惡魔 要你是不能唱，我就（揚刀）殺掉你！（向內）
孽畜們）

（屏兩面二魔侍衛出，黑服，骷髏面具，執叉）

惡魔 （怒）替我拿下她——！

（二鬼逼女，女逃，一轉圈，最後被逼倒地，以
叉作勢抵女。）

惡魔 你唱不唱！

織女 （軟弱無力的）我——唱——了！

惡魔 吩咐樂奏

臭娘 （跑到內門口）大王有令，樂——啓——奏

——！（回座）

惡魔 （命令地）唱——！

（內樂聲起，一過門，織女不理，大家有點驚異。
再過門，織女想唱，正欲啓口，一轉念，又痛苦
的低下頭去，惡魔有怒意，軍師搖頭，大腹魔
掃興的去整理他的元寶。至三過門，織女啓唱，
做着表情。）

織女 （唱魔窟之歌：）——

我欲升天堂，中道遇魔妖。

所歡雖分散，熱情不能拋。

惡魔當我前，酷虐似桀紂，

慈母難再見，淚湧如浪潮。

哀哀弱女遭橫暴，四顧無依陷賊巢，
天愁地慘風蕭蕭，空願雙星渡鵲橋，

（唱至此，哭泣，經二過門，續唱。）

此生今已矣，遑云再生緣？

魔窟腥膻地，未語聲哽咽！

所歡不復見，我心矢貞堅。

甯願粉身死，無虧大節全！

顰眉蹙額撥哀弦，石爛海枯恨難捐，
若非夢裏重相見，應是魂歸離恨天！

（此歌為本幕最重心部分，表演應竭力求細膩，
情緒應發展至悲劇頂點。作為全幕重心，而非一
普通插曲。本幕織女戲，分三段，第一段完全沉
默，強調做戲。此第二段，以歌聲及表演奪取觀
衆悲切同情。以下轉入第三段，熱情奔迸的與惡
魔激烈抗爭，至始至終，有一特燈光跟着她。）
（織女歌聲既落，惡魔顯然不快，軍師輕蔑的搖
着頭，說——）

腹魔 （應付地）好極了！好極了！

臭娘 （毒辣地）不但唱得好，詞也編得妙呢！（看

魔王一眼。）

惡魔 (反感地哼一聲)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起立, 下來, 走至女前, 惡狠狠地) 你這是在唱曲嗎?

(織女無語, 退一步, 有點畏懼。)

惡魔 (進一步) 在替我消愁遣悶嗎?

(織女無語, 再退一步顫慄。)

惡魔 (急指腹魔) 替孔方大爺下酒嗎?

(織女再想退, 惡魔以刀尖逼她。)

惡魔 (惡狠狠地) 你說! (大聲) 你說——! (刀

抵住她的身)

(織女先不語, 經過心理過程, 轉強, 靜靜地,

堅毅地。)

織女 (冷然地) 我沒有得說!

惡魔 你要不說, 我就——!

(魔進一步, 織女退一步。)

織女 (冷然地) 我就死——! (挺進一步, 魔退一

步)

腹魔 (揚刀) 死, 難道(跑過來)死還比生更有意

思嗎?

織女 (向天) 生自然是比死有意義, 不過, 奴隸的

歲月, 被壓迫的命運, 傀儡一般的被人播弄, 我不求

這樣的生!

惡魔 那麼, 你就準備死——!

(把刀縮回, 作勢, 再猛戳過去。)

(大腹魔急拉開她。)

織女 (決然地) 早就準備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力量

殺掉我了! 不過, 你能殺掉的, 祇是我的身體, 你不

能傷害的, 却是我的意志。我的身體, 可以死, 我的

意志却不可屈——, 你也沒有力量使我屈! 你——殺

——吧! (迎上)

(惡魔再前一步, 腹魔仍相當拉住他。)

惡魔 (狠狠地) 我為什麼不能殺掉你, 殺掉你, 我

不用吹灰之力的! 你既然不識抬舉, 你就(揚起刀)

怪不得我! (砍)

(就在刀砍的時候, 使者牛郎偽裝入, 牛郎手抱

瑤琴, 使者急趨前。)

使者 (大叫) 刀下留人!

(魔王一驚, 後退, 看看他。)

惡魔 (以刀指) 你是誰?

使者 小弟黑風山人是也! 此番自西天萬字山而來,

前往東土, 路經貴處, 特來拜訪。(拱手) 適才莽撞

, 還望海涵。(一揖)

惡魔 (還禮) 豈敢! (把刀扔到階上去)

使者 (指大腹魔) 這一位沒有請教!

惡魔 他就是名揚四海, 大名鼎鼎的孔方兄!

臭娘 (插口) 我們大王分不開的好朋友!

使者 (禮) 久仰得很。

腹魔 (笑) ……

使者 (指臭娘) 這一位——!

惡魔 花姣姣，又叫做臭花娘!

使者 真是高雅! (指織女) 還有這一位呢——!

臭娘 (搶接) 這是我們大王新娶的押寨夫人!

織女 (憤憤地搶前一步) 誰是你們的押寨大人!

向老者) 是他把我搶來的!

惡魔 (指) 住嘴! (前進一步)

(牛郎恐織女被打，急以身掩，旋自覺，又讓開，魔遂起疑。)

惡魔 (指牛郎) 這是——

使者 (笑臉) 小弟的琴童。(向牛郎) 還不過來替

大王請安!

(牛郎抱琴向前一禮，軍師與腹魔向內室而去，犬兔亦下。)

惡魔 (還禮，再注視以後) 道友是打北面那座山上過來的嗎?

使者 (帶笑地) 正是! (看他)

惡魔 (奇怪地，再看牛郎) 老兄來的時候，看見大

路中間，有一座高崖，阻住來往的去路嗎?

使者 (故意安然地) 小弟曾經看見!

惡魔 (突問) 是怎麼過來的!

使者 (冷笑地) 你我自己弟兄，何必一定要叫小弟

說穿呢!

惡魔 (一驚) 你破了我的法嗎——?

使者 不敢，小弟沒有這個意思。是因為要來拜訪，

不得不放肆的把它移開。

織女 (搶前) 那兒有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

老先生遇到沒有?

(牛郎看織女)

惡魔 對了! 你看見高崖那邊，有一個男孩子嗎?

使者 (俏皮地) 不但看見，而且(轉變態度，指牛

郎) 替老兄引來了!(退一步)

(惡魔驚，也退一步，牛郎在此時拉下面具。)

牛郎 (緩慢地) 你大概還認識我吧!

(牛郎抽出一把劍在手，將瑤琴拋給使者，使者亦抽劍扔琴。)

(織女看到牛郎，急撲過去，牛郎用一隻手撫摩着她的頭髮。)

(腹魔急藏到桌肚裏去，臭花娘向內室跑。)

(惡魔想退到階邊取武器，牛郎先逼進一步。)

牛郎 現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織女（抱住牛郎，插入一句）我們不會亡，永遠不會亡！

（牛郎推開織女，向前逼，看惡魔有向桌逃勢，急搶過一步，斷住，再向前逼。）

（惡魔向左腹壁退，將達，轉身急跑，牛郎追上去。）

（惡魔入腹壁，牛郎一劍，中壁上，急抽出。）

（牛郎見入內門，搶過，想衝進去，那知剛上一級，鈴大響，兩人頭口中噴火，織成電網，牛郎却步，奇怪的看。）

（正在這時，又一尖銳鈴聲起，牛郎急回首，右複壁紅綠燈齊明。魔像先展開交叉雙劍，然後走出。）

（當惡魔真人走離板後，犬、兔、侍衛亦隨後，執武器出。）

（織女驚懼，憬悟，撲入台右角使者懷中。）

（牛郎舉刀向惡魔追。）

（臭花娘自中門出，執短刀，欲前刺牛郎，將達，爲織女捉住手腕。）

（牛郎惡魔刀劍相碰，聲鏗然。）

（燈滅，幕緩緩落，魔頭仍在噴着電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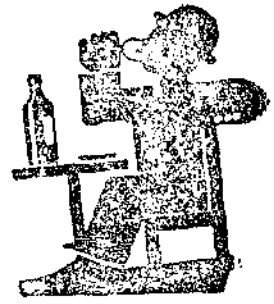
——幕下——

人造自來血

補藥 補針 補片

本品功能生血，健腦補虛，益體開胃，增營養，一切虧損，添生新力，爲人成宜之大補劑，液劑，片劑，三種，有異曲同工之妙。

•• 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



高血壓症的救星

露 荻

Paul de Kruijff 原著 · 譯自 Reader's Digest 雜誌

五月裏，那是在印地安那城的市立醫院裏，我見到了以化學救治高血壓症的第一道光芒。這一個殺人的病症，每年至少有一千個美國人死在這上面。

時候，我們也都有患高血壓症的危險，因為我們將親眼見到幾個外科醫生的刀在那裏大膽地而且精嫻地活動着。

大概高血壓症必有三種危險的現象——

現在醫士們都很熱心地在這一條路上走；化學家發現了一種新藥。雖然這藥還是很粗糙，甚至很危險，可是却已給予病人不少補救，雖然不能說是起死回生，却也足以延年益壽。化學家們都在不斷地工作着，企圖在醫藥的歷史上留下不朽的記錄。

腎臟的衰弱，心臟的破壞，還有突然的中風等——由這幾種病象而死的人，比較因癱瘓而死的

人要多兩倍。像規定似的，尤其是男子，因高血壓症而死的比較癱瘓

更來得快。普通的醫治——休息，

進藥——對於病症的加疾是毫無補

益的。更可憐的，這種病年輕的人

和大膽的人比較容易染患。

這一種永遠帶着恐怖的高血壓

症，時常會釀成狂怒和神經的破裂

。病人的思想是混亂了，他們的目

光也模糊了，他們的頭部不斷的疼

痛。這一種急性的高血壓症，叫做「凶症」；另一種叫做「存在症」，這是一種比較和緩比較普及的。

在一九三七年，奧哈和州克利夫倫，西方儲備大學的哈萊高爾特

白蘭德博士 Dr. Harry Goldblat 有一個驚人的發現。他以狗作為試驗品，使它們成功了高血壓症，正和人們一樣。幾年來醫生們都知道腎的衰弱是和高血壓有關的，但是他們不知道這兩種病象究竟誰是因？誰是果？高博士把那只狗通腎臟的筋絡夾住，但仍保持着血液的流動。漸漸地，那只狗的血壓日漸增高起來。

這是很清楚的，當血液的供給

受到了擾亂之後，腎臟就製釀出一

種毒汁，這就是使血壓增高的原因

。

。因為如果你把筊子拿走，那只狗的血壓就低了下來，回到原狀。經過尋查之後，知道一個強健的腎是有和壞腎的毒汁抵抗的功能。從一只狗身上割下一只強健的腎來。再把那只狗的還有一只腰的筋絡夾住，減少血液的流通。由此而發生的高血壓，是爆發的，可怕的，凶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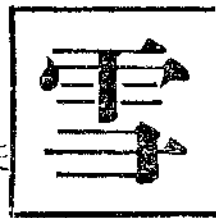
所以，腎臟的血液的供給就是高血壓症的病因。強健的腎臟藏有一種化學品，這東西是能抵抗從那病腰裏排洩出來的毒質的。所以醫治高血壓症的化學品和造成這病的化學品都是藏在腎臟裏的。

二年以前，海立森博士和他的助手發現一種從腎臟中鍊出來的物質，暫時它能使實驗的動物和患高血壓症的病人的高血壓減低下去。他們沒有什麼詳細的敘述，這使醫藥界都注意起來。不久，歐文潘琪博士 Dr. Irvine H. Page 和他的在

麗麗化學實驗室得到高血壓症的化學的病原——他們對此稱做「安其托寧 Angiotonin」——是一種從患高血壓症者的血液和腎腰內取出來的結晶。他們爲了要試驗安其托寧的力量起見，特地把它放進兔子的耳朵的筋絡和狗尾的筋絡裏，觀測究竟有沒有血壓增高的病象。安其托寧注射進人體之後，立刻血壓就增加到最高的程度，再繼續下去，就有死亡的可能。

可是我們應該記得腎是同時製造毒質和解毒劑的機構。有什麼法子可以把這兩件絕對相對的東西分析開來呢？在麗麗化驗室裏，集了幾千磅的豬腰牛腰來做試驗，最後產生了一種物質，簡直是防禦含毒的安其托寧攻入的衛兵一樣。對於一羣受高血壓痛苦的供實驗的動物，就用這解毒劑注射到它們身上。發現這可以在短時間內把一只病狗的血壓從最危險的高峯上降到平常

新新公司
後面
弄內



政府註冊
老牌
照相



電話
九三〇
九號

雪懷照相是劃時代的最新派的藝術出品！

的情形，再由這一點上降到沒有血

壓爲止——如果注射太多量的話。

這一種生產物是一種奇蹟：這可以使那動物模糊的目光恢復清晰，使奄奄一息的病狗，回復到活潑強健的常態。可是，正像「英薩靈」(糖尿病的特效藥)一樣，你一定要繼續的供給他們，如果你要他們保留活潑強健的狀態。

在印地安那城市立醫院內，這一件出品正在一般患高血壓症的人們身上注射，這一羣人們本來是沒有恢復健康的希望的。我參觀這一羣人的時候，使我很不好受，他們都對自己的生命，抱着活一息過一息的態度。其中第一個人，患着凶惡的高血壓症，目前正在存與否，我也不知道……

他們中肯接受潘琪博士發現的醫藥的，在事前，先有一番選擇，我們情願等死呢？還是情願忍受這藥注射後的不適，或者甚至生命的

危險？

因爲這新藥是有生死兩種力量的。注射之後，第一天是頭痛欲裂，第二天也許會使你走入鄧都城去。就是從大腿上注射進去，也是很痛苦的。可是受注射的人却都很高興地去受注射。他們魚貫地走入那注射室裏。

其中有一個黑種的老婦人，在十六個月以前，被送到這醫院裏來，雙目幾乎失明，生命也岌岌可危。現在，她已經可以看書，管家。還有一個女子，表面上和別的人一樣健康，可是她已經是去死不遠的人了。從這些神奇的起死回生術中，這些病人給予那些研究這從腎臟中提鍊出來的有效的藥的博士們許多鼓勵，他們正在埋頭苦幹，預備在將來，將用以控制這整百整千樁的非凶症的高血壓症。

潘琪和他的人都在期待這最後的勝利。他們記得密諾博士 D. F. Coe

orge Minot，在他發現醫治貧血症的藥的早期裏，強迫貧血症的人每天取食大量的肝。現在祇要注射一下從肝裏提鍊出來的藥，就可以救治這種病。潘琪和他的人因爲最近有克勞博士 Dr. Clowes 的幫助，對於他們從腎臟中提鍊出來的藥品更有自信。克勞博士的化學智識是極豐富的，「英薩靈」的從粗率到安全，使病人都能得到，就是此人的力量。

克勞和潘琪祇有一個共同要求：——就是請求美國的醫生，還有整千的患高血壓症的病人忍耐一下，不要催他們快一些製成這種從腎臟內提鍊出來的新藥。這東西是神祕的，無價的，仍是在實驗時期裏。在一個時間內祇能產生一些。每一滴寶貴的顯微的藥，一定要保藏起來，每一次的治療需要很多的滴數。他們現在竭力趕製，希望能從短時期內，能有大量的製就，以供

需要。

同時，從外科醫士的刀下，也給了患高血壓症的人一個諾言。這是從密歇根大學外科教授梅克斯辟德博士 Dr. Max M. Peet 的一次開刀下得來的。

八年之前，該大學所設的醫院裏來了一個電燈匠，他患着凶惡的高血壓症。他雙目失明，人已失去知覺，和死了差不多了許多。辟德博士在這個人身上作百萬份中一份的冒險，開了一次刀。他把那將死的人腹中的許多小神經都割去——這些小神經是管理腹中一切組織的小筋絡的。——放了許多血球，使那高血壓得到了一個平安的出口。現在這個電燈匠還活着，在工作——他真是一個醫藥史上的人物——從凶惡的高血壓中救活轉來。

有「凶症」的。其前半部三百五十次施手術的經過——病者大多是壯年——最近方有報告交入。

這手術使其中大多數的人的高血壓減低。

大約有百分之八十幾，已經完全消失了頭痛，失眠，以及神經紛亂的各種病象。

經過長期休息之後，有一大半人都能回任他們的舊職。

對於年輕的患高血壓症的人，美國已有少數的外科醫生能操力救治了。他們的名字可以從醫士方面得到。辟德博士很有把握把這種外科醫生訓練起來。

不過外科的醫治僅能救治一般患高血壓症很嚴重的人，直到那一天，我們有一種可靠的化學品來防止這病——正像「英薩靈」對付糖尿病一樣——高血壓症是人類最壞的天然敵人，是非打倒它，撲滅它不可的。

父子醫院

門診部：

英租界甯波路六四號

電話：八二三五七

住院部：

康腦脫路第九八〇號

電話：二二四三八

心肺科

備有巨型X光機檢
查明晰凡有心肺病

如哮喘氣急咳嗽吐血脚腫胸悶
盜汗虛熱血壓過高等症均可澈
底檢查予以合理之治療暨指示
攝生方法檢查費每次二元

戒烟科

走戒每日六元起戒
時照常辦公毫無痛

苦住戒每日九元起限日戒絕永
不反癮

診例：門診一元 出診十五元
時間：上午八時起下午七時止

主任醫師 余震

張祖華



希特勒的戀愛史 (下)

盛琴僊

節譯 Pauline Kohler 女士原著

本篇前半部，敘述了希特勒和蓋莉勞鮑 Celi Raubal 蘭諾繆拉 Renate Muller 兩個女人的戀愛史。而現在所要告訴讀者的，則是他和另外幾個妖冶的女人的桃色事件。——譯者誌

希特勒對於蘭諾繆拉的愛情，隨着她的死而消亡，並且很快地得到了新的朋友——另一個電影明星，她的名字叫琴奈巨哥 Jenny ju go。她的膚色黝黑，却是黑中帶俏。幾年前她的家族還是平凡的保凡利亞的農民，家境非常困窮，不過他們倒是純血的亞利安種。

她是古貝爾第二個牽線的人。在一九三七年時，德國的自由電台往往會在節目中突然插進如下的言語：「馬達古貝爾夫人，你要知道你的丈夫在何處消磨他的大部份的時間嗎？哈，這是很容易的，比如說你去問那個年輕的琴奈巨哥，她就知道。」

那電台並不會說謊，在那時候她正是古貝爾的情婦。當希特勒聽到這消息後就召古貝爾去詢問，而他的回答却是願把她介紹給元首。從那時起她就不再是古貝爾的情婦而變成希特勒的了。有許多故事曾經說

起希特勒的陽萎症，但那並不確實。他的性能的確不強，而他對於女子的愛好也僅限於友誼，可是有一次我却聽見他對戈林說：「歐孟 Hermann，我現在和你一樣，對於『女人是什麼』知道得很清楚了。」

他很快地替琴奈巨哥在司基蘭琴班特 Schlengen bad 買了一所別墅，是離開惠司班登 Wiesbaden 約有七里的一個美麗的小別墅。那地方到柏林或是慕尼黑去都不方便，可是琴奈對它却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愛好。希特勒去過三次，先兩次只在那裏度夜，第三次却從星期三直住到星期一，在這時期裏只有很少數的人知道他的行蹤。琴奈巨哥做了他幾個月的情婦，他也為她化了許多金錢，現在讓我就我所知地把他所送的禮物和價值作一個統計。

- 一：金鋼鑽手鐲一只 七〇〇〇鎊
- 二：貂皮大衣一件 一一〇〇鎊

三：司基蘭琴班特別墅一所 四〇〇〇鎊

四：汽車二輛 二〇〇〇鎊

五：馬三匹 一二〇鎊

六：四艙飛機一架 八〇〇〇鎊

總計二二三二〇鎊。而平時在化粧品，鮮花，衣料及其他的奢華品上所費的千百鎊還在外。這無異的是希特勒在所有的情婦身上所化的最大的數目，可是我却很疑惑琴奈巨哥是否愛他，她很使了一些別個女人不敢嚐試的不即不離的手段。

她在柏許德司登往往不能按時列席進膳。有一次我正從底層的走廊裏經過，忽聽得二層樓的一扇門上發出一陣陣猛烈的搥門聲，再來雜着男子的喊聲和女子的尖叫聲。我立刻跑上樓梯想上去看一個究竟，可是元首的姊姊看見了，却把我阻住。

「沒有什麼，」她說：「你去做你自己的工作吧。」

她在元首的家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只得服從。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天希特勒發了一整天脾氣，所以琴奈拒絕下樓用膳，當希特勒親自去找她時，只有一扇緊閉着的房門來迎接他；他在門外呼叫咆哮，琴奈却是鐵石心腸，毫不動情，並且還不時發出一兩聲尖叫與他的雄吼相配合。

漸漸的我對於這一類的事也就見慣了。她常常喜歡惡作劇——結果往往是闖堂大笑。有一次她給了戈林一條橡皮的臘腸。戈林用刀切了好久還是切不開，結果他生氣了，把臘腸就手一丟，却不料呼的一聲連碟子也飛到了地上，於是笑聲和詛咒聲響徹了會堂。另一次她帶了一只鸚鵡到元首的養鳥房來，那只是一只極平凡的鸚鵡，可是她却教會它說：「我是元首，我是元首！」希特勒第一次聽時竟足足地笑了五分鐘。她又常常借着古貝爾，萊貝克，或是戈林的署名，拍給希特勒許多無禮的，惹氣的電報，換了別人，他的頭顱早已滾在劊子手的斧下了。

但是有許多惡作劇却並不是無關緊要的。當她住在柏許德司登的時候，希特勒特地佈置了一間攝影室，室端有一只戲台專供琴奈表演。她的表演都攝成了電影，可是除了希特勒高興，在私人放映室中放映外，平時都是藏好的，那些影片千張一律，很少變化。實在只是一種脫衣表演，可是希特勒却稱之謂「藝術」。有一次聖誕節我也看到了這「藝術」之一。

那天晚上，我們全體職員都得着一頓極豐盛的晚餐。餐畢，我和另幾個人便被選去看電影；先是一張又冗長又乏味的國社黨工作報告的影片，——我們熱烈地鼓着掌來驅除睡魔。第二個節目就是琴奈巨哥所

攝的短片。

她走進了一間奢華的臥室，穿着希特勒最喜歡的一式樣的一套呢衣服。兩臂高舉過頭，正在打着呵欠。她緩緩地脫下了短外套往椅背上擲去，接着她的裙子也卸到了腳踝。這時男性的觀眾都把身子前傾，景物顯見是漸漸地有趣了，果然銀幕上的主角又脫去了外衣。緊緊的絲襪裹到膝蓋上，與貼肉的短三角褲中間只留着二寸寬的白肉，她那青春的豐滿的乳房，在一個稀疏的網織的乳兜中跳躍着。

她背向着觀眾，點起腳趾，脫去了鞋和襪。接着她的乳兜也落到地上。默默地做了一些緩慢的，富含誘惑力的動作後，她的三角褲也隨着褪下了。她回過身來，銀幕上映着的是一個全身赤裸的肉體。

接着，在上床前的十分鐘內，她做着各種運動，可惜我不能一一寫出來。總之，這使我對於希特勒的不正軌的性慾需要和這一個女子的甘心作這一種淫穢的動作，簡直覺得可怕。

每當她離開柏許德司登時，希特勒每晚必須看一次類似的影片。我真不懂他爲什麼竟能准許我們觀賞。或許在他的奇特的，歪曲的頭腦裏，正想利用這一個被他征服的女人的妖媚，來間接地誇張他的男性雄力吧？

這時的希特勒和我們平時熟知的希特勒已經不同。我們偶然能够看到一張外國報紙，當我讀到那上面所說的希特勒的魔心開始動搖，失去了事物的控制力而在柏許德司登獨坐沉思時，我總不免失笑。這是不確的，因爲這僅僅是一種希望而已。希特勒有時的確會對工作懈怠，可是我從來未見他疲倦過。他的沉思不動只是爲着一件事情——當他的神思完全爲一個女人佔有時。雖然命運不讓琴奈巨哥久居在柏許德司登，可是在她是他的情婦的幾個月中，却佔有了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

她永遠不能成爲希特勒的妻子；他爲何遺棄她？我並不知道，可是這羅曼史的結局却是平凡的，而不是悲慘的。琴奈巨哥到柏林去重溫她的舊生活，元首也開始另覓新的犧牲品。

他開始和雷尼萊芬絲泰 Leni Riefenstahl 發生了友誼，但那也僅限於友誼而已。他賞識她在演劇和攝影中所表現的技能，給了她一件工作，叫她替在柏林舉行的亞林匹克遊藝會 Olympic games 作了一篇完善的，可是煩擾的紀錄。

可是對於另外一位攝影者，情形就不同了。我會經提起過好夫孟 Hoffmann，他因爲在元首的每個場合中攝影而成巨富。他的主要助手是一個三十三歲的

女人，名叫伊伐勃朗 Eva Braun。她的家是在慕尼黑
的華澈滔司屈拉西 Wassertorstrasse。

有一個時期我們都猜想她會成爲希特勒的妻子，
所以我就把她作爲研究的對象。不料結果我們猜錯了
。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她的皮膚很黑，棕色的長髮一捲捲的覆在耳朵以
上，她的高度大概是五尺四寸，眼睛是棕色的，豐滿
而紅潤的嘴唇掩蓋着微微凸出的貝齒。她身體各部分
的發展極爲合度，音調柔和，只是說話時有一點口吃
，更有時帶着重音，就好像是外國人說德語一樣。

她第一次遇見希特勒，是當她到相邸去請求他攝
影的時候。整整的一下午，他就爲着她在各個房間裏
作着種種不同的姿勢。最後希特勒應該十分疲倦了，
可是他却說他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末一個有耐性而富有
同情心的攝影師。

他命她到柏許德司登去攝一些別的照片。第二個
星期她果然來了。在這裏她替元首攝了無量數的照片
，有撫摩着孩子的頭的，有逗狗的，有書桌前獨坐的
，有在鄉村踱步的，有與鄰農閒話的——都是些精美
的宣傳材料。這次她在三個希特勒的貼身護衛的護送
之下，乘着希特勒的私人汽車回轉慕尼黑。

攝影是她的工作，可是她另有一種癖好——製造

並攪合香水。伊伐是第一個使希特勒對香水發生興趣
的人。她的方法是很聰明的。她先告訴希特勒一些關
於香水的事，使他覺得有趣；最後他果然到她慕尼黑
的私人實驗室中去參觀她的蒸溜和滲合的工作。她告
訴他每一個人——不論男女——必須依着各人的個性
洒上一些香水。他指着許多裝滿了香水的細頸瓶，說
這些都是爲她的朋友們特別配製的，每一種表現着不
同的性格。希特勒對於這一類騙術的理解力是極弱的
；所以當她授給他一個細頸瓶而說這是特地爲他配備
了兩年才成的香水的時候，希特勒真感到說不出的喜
悅。可是我們在柏許德司登的人却並不喜歡，因爲此
後，在他們兩人親熱的時期中，元首的房中老是充滿
着那種難聞的怪香味。

他們的交情進展得很快，使古貝爾不由得憤恨起
來。他對於這一個女人並不熟識，可是她却正在一天
一天地向做希特勒太太的路上進行。他那險惡的妒恨
的腦海立刻開始轉動，兩個月之後他便得到了實現他
的計劃的機會了。

一天伊伐勃朗去參加一個盛大的宴會，而古貝爾
也在被邀之列。他故意到得很晚，當侍者高唱他的名
字的時候他並不進去。只站在門外用鼠目向屋內一掃
，便立刻抽身退後。

「我不能留在這裏。」他冷冷地說：「這屋裏有帶着猶太血液的人。」

他向伊伐勃朗凝視了片刻，然後離室而去；不用說這宴會是不歡而散的。第二天這故事便加了許多飾辭佈滿了全個柏林城，伊伐勃朗被指責為純血的猶太人。當希特勒聞聽之後便立刻派人詳考她的列祖。而考查的結果却證實了她是一個純粹的亞利安人。

希特勒對於古貝爾所施的侮辱十分憤懣，他命他寫信給勃朗小姐請求寬恕，並且在全德國的報上印刷頌揚她的短文，附帶着許多贊美她的藝術的照片。好夫孟也趁機向這個矮醫生報復。他準確地攝取古貝爾的速影，每一張上面都明晰地顯出古貝爾自己深惡疾痛的跛足。這些相片並不在德國公開刊載，可是私下傳觀已足够使古貝爾受到相當的難堪了。

這一件事更加强了元首對勃朗小姐的仰慕心。在她的血統問題獲得完滿的解決後的不久，他倆便同往戈林的別邸——離開柏林不遠的卡林樓 Karin Hall——去度蜜月。戈林平時對於他的領袖的對女人發生的興趣極不贊成，這一次却全力予以合作，因為他覺得這足以使古貝爾煩惱。

他們回到柏許德司登後我就常能見到她，可是我並不喜歡她。她的天性中帶着好幾分殘忍心。她自己

的女侍是隨她同來的，却時常摩着哭腫的淚眼到僕役室來；有時臉上還印着她的女主人所留的血痕。爲了報復，她就把她女主人的可笑的事都告訴了我們，其中一事我覺得不該獨秘。

有一次伊伐到柏林相邸中去應元首的膳約。穿過一扇門，裏面是一間大廳，鑲嵌得極精緻的地板擦得又光又亮。廳的末端聯接着一直通希特勒私室的大門。門的兩旁站着兩個雄糾糾的衛兵，整潔的制服，挺直的身子，靜候着三小時的輪值，簡直像是兩個石像。

伊伐覺得能够與德國的最高領袖同餐是極可做的，所以走着便自然而然地把頭高抬起來。不料她抬得太高，所以當她正想從衛兵打開的門中跨進去時，腳踝却在溜光的地板上一滑。她連忙伸開手去抓住右面的衛兵的褲管，以免傾跌。那衛兵先時保持着甯靜，可是當她把腳滑過去緊緊地鈎住他時，兩人便同時跌在地上。希特勒跑到門口正看見伊伐的兩腿在空中擺舞，裙子直褪到臀下，而那個衛兵的鼻子却正埋在她的頸窩。

伊伐勃朗仍然是希特勒的朋友，至少當我離開時她還是的。不過他們的交情已漸漸地變爲純粹的友誼。她仍然按時見他，可是談話的資料却已從愛情轉變

到政治。她憎恨英國，我常常聽到她譏笑英國的懦怯，希特勒有時帶着欣賞的情緒靜聽她的論調，但意見却時常和她相反。

「英國人並不懼怯，只是愚蠢。不良的領導才使他們看似懼怯，可是只要他們一踏進戰壕，他們就會瘋狂似地應戰。我知道的，因為我會經和他們戰鬥過。」他有一次這麼說。

「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能夠產生勇敢的戰士——德國、法國和英國。別的國家只是把戰爭當作兒戲。試看意大利人吧！他們所知道的唯一的紀律便是撤退時的紀律。當然，現在只有德國的兵士是世界上最精良的——因為他們是爲着理想而戰，爲着國社主義的最高理想而戰！」

理賓特羅甫 Ribbentrop 就因爲伊伐的反英態度而對她表示友好。我很少機會能夠見到他，因爲他每次到柏許德司登來總和希特勒在一起，不大與別人說話，但伊伐却是例外。他往往挑唆她在希特勒面前譏笑英國。我有一次聽見他大聲呼叫說：「英國人很狡猾，却不懂什麼是文化，他們不明瞭德國的生活方式。他們必須被我們征服得屈膝。」伊伐對於這一種論調總是贊成的，他們兩人對於希特勒的反英思想，的確是含有很大的煽惑力的。

當我在柏許德司登時，希特勒另外還有一個女朋友，可是我却不能說出她的事來，我只好稱她 X 小姐，因爲是她使我獲得自由的。我所能說的就是她是希特勒所能感受的一切力量中的最好的一個。她不能成爲希特勒的妻子，實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件憾事。

凱司納小姐 KESNER 在希特勒的生活中也佔着很重要的一部份，並且就我所知，她現在還是繼續着。她年紀大約四十歲，平凡而肥胖，却胖得並不討厭。她沒有一切僞飾的迷人的媚態。我總覺得她是希特勒的生活中的一個謎。我到柏許德司登時，她已在那裏，我離開時她還在。

她對於這大廈中的一切事似乎毫無關係，她普通總在她自己所住的兩間房中進膳，可是她却是柏許德司登的一個久居者，她隨心做事，隨意說話，自由來往——不受盤詰。她時常單獨和希特勒談上幾點鐘。這就是我所關於她的一切了，可是有一天當希特勒的得勢時的歷史公佈在世人的目前時，我確信世人對於這位凱絲納小姐會知道得更多的。

關於希特勒和女人，我還有兩件事要說：——一個奧國的心理學家到柏許德司登來，他是一個忠實的納粹黨員，也是一個良醫。他此來是替元首診病的；我知道他的判語，因爲他告訴了後來替我治病

的一個慕尼黑醫生。他說：「元首是一個偉大的人，却並不健全。我敬仰他替德國所做的工作，可是站在一個醫生的立場上，我不得不有我自己的信仰。他是一個自愛癡狂病患者 Ego-maniac，他的個性是分裂的，一邊是殘忍狂暴，一邊却是柔弱多情。當後者顯現時，他就需要女人作伴，因為她們能够鼓勵他的自我心，加強他的性能而支持他的驕傲。我相信這就是元首和女人發生關係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真的愛她們，却因為他是瘋狂地愛着他自己。」

這裏我要寫一些註解式的東西，因為這故事是一個同事告訴我，而我還無法證實。

這是關於一個美麗的匈牙利女人到柏許德司登來征服希特勒的事。據說希特勒認識她一星期後就向她求婚，她却微笑着說：「恐怕征服一個女子不像征服一個國家那樣容易吧？」

她是一個匈牙利人，所以希特勒雖然不喜歡她的話，但除了報以微笑之外沒有別的法子。

逃避這狂熱的，不正常的氣氛是我希望離開柏許德司登的原因之一。這氣氛是由這些奇特的戀愛事件所造成的，這些戀愛事件既不坦白，又不自然。在這裏，兩性間的關係只像是在半空中虛懸着的一層模糊的霧。

萬國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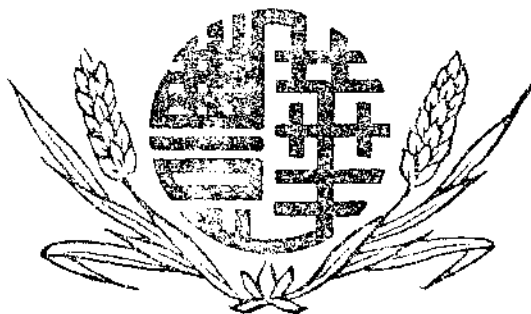
總店 福州路
電話 二二五五

支店 福州路
電話 二九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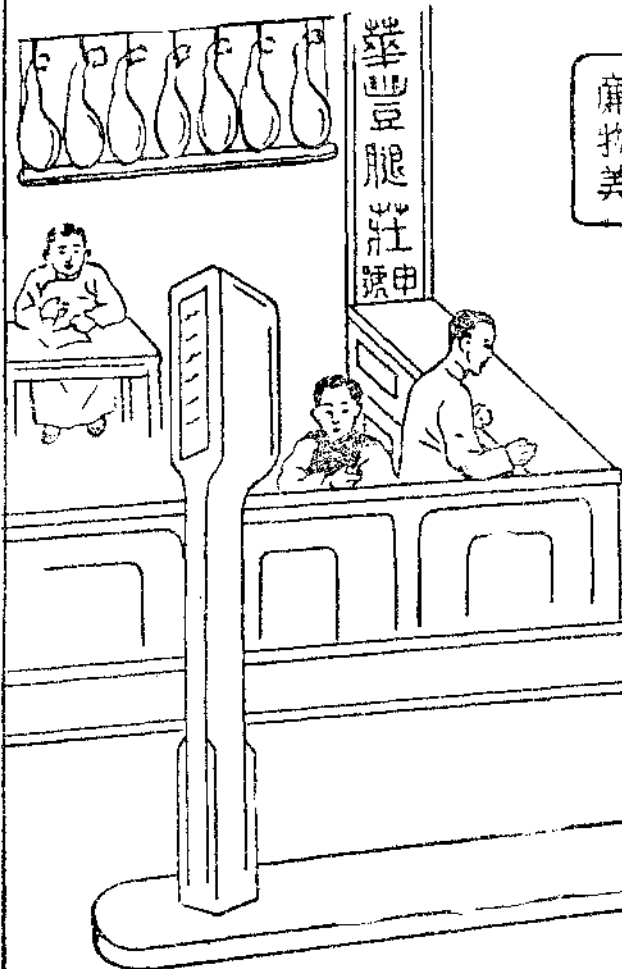
本藥房專營歐美原料名廠新藥化粧品香品家用良藥自設藥廠製造藥典製劑酊劑流膏聘請藥師專配各國藥方凡屬藥房範圍業務無不應有盡有備貨精良價格低廉如蒙賜顧竭誠歡迎

華豐南腿行

馳名遠近



杭州分
此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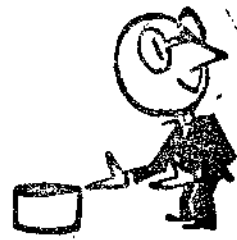


阿姊！
上海華
豐火腿
真價
廉物美

對上海大
腿本來
以華豐
為最好



上海英租界福建路北京路南首電話九四九二一



算了

沈天鶴

算了是霞飛路上S小學裏的校役。

「算了」是一個驚嘆詞，現在却代表了一個人的姓名，這是相當奇怪的。實在，算了的父母並沒有將這一個驚嘆詞來命名他的兒子，他的父母本來為他所取的名字是曉山，而算了則是曉山後來獲得的綽號。

S小學裏除算了之外，就找不出第二個校役了。於是一切的雜差，從替教員做飯起一直到毛廁裏出糞，都由算了一個人幹。每天散了學，還得陪着校長的兩個八九歲底兒子玩耍。有時校長太太索性連乳頭上這個還不滿二歲的嬰孩，都喚他管領；於是每當傍晚，在法國梧桐下的人行道上，他很出力的把躺在籐搖籃裏的嬰兒呀呀地推來推去。那末，星期日和例假要到校長家去打雜是不成問題的了。

算了當這個差足足有十年了。一個人能够把一件並不優越的事幹到十年，足見是個忠厚老實而安分守己的人。反個來說：他能十年不把飯碗打破，在主人方面一定為了他的忠實，而幹着苦差，不想另覓高就，真像「老馬戀棧」，却也可見他作事的有長心。算了畢竟是個好人，給他最少的工資，給他最重的工件，他從不怨恨，至多說一聲：「算了！」這兩字是他常用的術語，也是他綽號的來源，意思是說：「命該如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罷！」這裏，我們又不難明白，算了於忠厚老實之外，還是一個很樂觀的宿命論者。這樂觀的個

• 詩 雜 渝 旅 •

胡丹流

居重慶四載，有時興奮，有時苦悶；興奮時，浮三大白；苦悶時，亦借酒澆愁，以是幾無日不與麴麴親也。惟四年之中，個人生活轉變，殊異於平日，蓋雖在憂患中，以環境關係，亦不得不使人奮竦耳！

重慶近年市面，不異於往昔，但畸形事業之發展，則不勝枚舉，他如婦女用品之類，確已到「一衣千金」；飲食之費，亦已成「一食百金」；觀乎此，明乎彼矣！故在此四年中，以耳聞目見，得小詩若干首，雖非絕唱，亦記實之作，因郵寄吾友蝶衣，使海上人士，亦可略知後方社會及仕女日常情況。「為善諛人者所恥」，則固在丹流意料中也。

◆ 山中雜興

風輕麥浪見波紋，共話桑麻酒數斤；願醉溪間千百載，與君到老不忘君。（應余大老爺之約，赴鄉間小住數日。）

行過長堤又短堤，白雲深處壓山低，年來不解奔波苦，偏是朝朝洗脚

性是天生的，像上帝給予昆蟲以保護色那樣地給了他這個性。自然不用說算了一個十足道地的窮漢，照理窮人的困難來得特別多，但現在只要一「算了」一聲，碰到最困難的事，心中也就釋然地活下去了。

一天，放了學，算了照例陪校長的兩個兒子玩了一套騎白馬，算了伏在地下做馬。等到小校長騎得疲倦時，已經快五點半了，算了於是又推一回嬰兒的搖籃，直到打過了七點鐘，他才懶洋洋地踱回校去。在三年前，他此刻還得喝四兩白乾的，但目下生活程度高了十多倍，連先生們賺的薪水都不够化，算了的工錢那更其渺小得可憐了。

「算了！沒錢就不喝酒吧！」

回到校裏，算了本想到廚房去給那住校的呂先生預備晚飯。但一進校門，迎面便看見呂先生，臉上慌張失措地走了來。

「啊！算了，你回來了！」呂先生站定了說：「我正想找你問一句話。」

「什麼事？呂先生。」算了滿腹狐疑地問。

「到裏面來說。」呂先生轉身就走。

一同走進教員室。呂先生定了定神，坐下，算了站在旁邊。

「這裏沒有人。」呂先生出乎意料地把聲音放到極低：「你不妨老實告訴我，我枕頭邊放着的一隻皮夾裏，藏有五十塊錢鈔票，現在只剩下一只空皮夾。——我想你一定知道的。」

「什麼？——五十塊錢鈔票，我可沒有瞧見！」

「不必賴，就是拿了也不要緊的，我知道你這一時沒錢用，拿去想救救急，也是有的。我老實告訴你：這五十塊錢，我爲了薪水不够

溪。（余大老爺家住南岸洗腳溪。）

◆轎伕

上了石梯又上坡，三元一里轎伕多；他們收入真還可，四五百金算甚麼。（重慶車轎伕，平日生活，較諸常人極裕，如看戲觀影上館子，不算一回事。中等之家，無不現有寒酸像也。）

◆茶社

重慶人人喜吃茶，不分老少與他她；易逢最是倡家女，竟把茶樓當住家。

◆婦女時裝

短短旂衫過膝頭，一雙鷄腿露風流；閒人爭論銷魂處，還是看她正上樓。

褲名三角太鬆輕，襪子不穿到處行；向晚若從燈下過，是人是鬼不分明。

◆鄰居

人說鄰居避難家，朝朝暮暮客如麻；哥兒公子摩登女，夜半還來「別克」車。（「別克」，汽車牌名，即BUICK也。）

◆小飲海棠酒家

化，昨天才向朋友借來的，我今天早上清清楚楚還看見在皮夾裏，此刻却沒有了！你想我那房裏，除了你誰也不會進去的，是不是？你此刻神不知鬼不覺地還了我，我賞你五塊錢，」呂先生把一隻手兒一伸：「五塊錢！」

「呂先生！你冤枉我了！我的確沒有瞧見，不要說拿了！」

「我決不會冤枉人的。還了我，我在校長面前決不提一聲。——你知道校長的脾氣是不好惹的。」呂先生終於改變了威嚇的口氣。

「我真的沒有拿，假使拿了，十個指兒上都生疔！」

「賭神罰咒幹嗎？說吧！說了有五塊錢！」

「我沒有拿，你不能隨便冤枉我。」

「你不說我也沒有辦法……」停了一回，呂先生說：「不過到事情證實了，你是不會佔便宜的，你自己去想吧！假使到明天早晨你來還了我，賞錢照給！你自己去想吧！」呂先生說完了話，沒精打采地走出了教員室。

「誰拿了你的錢要絕子孫！」算了忿忿地也離開了教員室。

回到房裏，算了起初躺在床上，委實有些睡不着。

他想：「呂先生沒來由的冤枉自己做賊，真是豈有此理！誰不知道我算了在校裏，十年來茅草都不隨便拿一根的！——但他一定要說我拿的也就算了！算了！只要我沒有偷也就算了！」於是呼呼地入睡了。

第二天，教員學生都到齊，還沒有上課。算了送茶水到教員室。一進門，只見五六個先生們的腦袋聚在一塊兒，呂先生唧唧喳喳地

一路豆花繞四鄰，方知又是歲華新；身因世亂心情薄，不是當年買醉人。（海棠酒家在海棠溪上，我常飲於此，今已毀矣。）

◆山居

籬外垂楊二月花，五陵公子不歸家；海棠盡是青梅酒，可避風寒試馬斜。

山居却笑城中客，客笑山居不自由；城客今來鄉裏住，方知四野少高樓。

倦臥林泉思悄然，山居我獨得清閒；東風吹綠楊花樹，度日還須茶酒烟。

◆街頭所見

是野是家兩不真，要心要命要金銀；近年多少娼門女，都換時裝學貴人。（重慶市上，女多於男，至於是人家人或非人家人？均不易辨。其實十之八九，均第一句之前二字也。）

◆路難行

我家溪之北，左右茫無鄰。居此度五載，不見後來人。道雖蠶叢路，却避車馬聲。課子習詩禮，恐留佚蕩名；教妻勤補綴，道服可暖身。清閒

在說話。大家一見算了，頓時鴉雀無聲地把腦袋移了開來，目光陰沉沉地集中到算了的臉。算了不由得心裏一陣跳，真像做了賊似的紅起臉來了。於是呂先生一聲淡笑，像打個招呼似的，其他的幾位先生們，都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假使呂先生的個性也和算了一樣，那末，五十塊錢不見也就算了！算了說沒有拿也就算了！決不會再有事的了。但呂先生不同，並且五十塊錢的數目在一個月的薪水以上，關係非小，於是到了第三課，特地把這件事報告了校長。

「算了！」算了正在做中飯，校長忽然到廚房裏來喊他，兩眼圓睜，臉上青筋暴露：「跟我來！」

「是！」算了連忙放下工作就走。

「呂先生的五十塊錢你爲什麼不還他？」走到校長室，校長聲色俱厲地問。

「我沒有拿，昨晚已和他說明了，怎麼校長也冤枉我？」

「這事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幹的，你又何必賴？我一向以爲你老實，誰知人不可貌相！」

「我實在沒有拿。」

「你說「是的」也是你拿的！「不是的」也是你拿的！」校長的

高，並且拍着桌子。因爲校長的嗓子高，驚動了外面的學生，都聚到窗子上來看熱鬧。伶俐些的已打聽到算了偷了呂先生的五十塊錢鈔票。

於是：「不要臉！」算了偷東西！」的聲浪，隔着玻璃送進來。

斗室築，勤儉家自成。所入雖不足，儉則自安心。茅舍三兩斗，綠樹盡重陰。有老莊下過，謂羨斯地靈；鷄犬閉園裏，見人即飛驚；似覺清靜地。何故有人行？我驚出問客，頁袋何苦奔？客僅仰天嘯，淚隨聲縱橫。且述城居苦，請君傾耳聽：「近年米鹽漲，柴炭相繼臨；野蔬值肉價，肉價作珠論。稅屋既不得；如何謀老生？舉目見混濁，閉目較爲清。魑魅與魍魎，盜賊日相侵。心有殺人意，面態謙且尊。敗家在一惰，起家在一勤。他敗我興起；我敗他成名。人世五十載，看盡亡與興。膝下無兒女，堂上無雙親；老妻新病死，野草已繞墳。上無所憂慮，下無所關情。中年未積蓄，助人金與銀。老來衰無力，人富我獨貧。闌荒不可守，田野不得耕。賈此天涯去，步向周四垠。」我聞且太息，不信天有神。人生祇合茅屋住，不向人海作浮沉。世事茫茫難自料，留君今夜住一楹。休向城中去，塵慮一洗清。處處奔波苦，何須赴前程！且約朝來東嶺上，與君攜杖探山深；世間苦，不再尋！行路難，路難行！

「偷你的媽！算了耐不住火，回過頭來狠狠地對着窗子就罵。」

「不准胡說！」校長又高叫了一聲：「錢一定是你偷的。」於是窗子外齊聲大笑。

「……算了，就算我拿的就是了！」到這裏，算了逼得實在無法可想，覺得除此更沒有好辦法了。

「那末，快些去拿出來，還了呂先生。」

「我沒有拿。假使我袋裏有五十塊錢的話，我也就拿出來賠償了，可惜我拿不出。」

「還要刁滑，既然承認了，怎麼又想賴？」

「我承認是承認的，拿是沒有拿。」

「放你的屁！……此刻去弄飯，等一下再和你說話。」

算了昏昏地走出屋子來，一羣小學生跟在他後面，笑着說着，完全是諷刺的調子。

「算了！由你們去說，由你們去笑吧！」於是他回到廚房裏，很坦然的做着飯。

等到校長決意辭掉算了的差，已到放學的時候了。在先，又和呂先生經過了兩度的商量，但錢委實沒法子叫他拿出來。善後的辦法是校長賠一半，還有一半只好呂先生自己吃虧的了。

算了吃了十年的飯碗，就在「算了」兩字中破碎了。

「算了，你們不用我也就算了！」算了把一捲破棉被和蓆子背在身上，跨出校門，太陽的殘光還在法國梧桐的樹梢留戀着，那正是算了往常伴小校長騎白馬和推籐搖籃的時候。

"FREEDOM"
GUARANTEED FAST COLOURS

保證退換

變色褪色

每碼兩碼印式下單

色布之首選
衣料之上品
經洗又經穿
男女皆相宜

各大公司綢布商店均售

信孚印染廠

北京前門外大街

電話：二一三

政 府 註 冊 風 行 全 國

● 華 東 皮 鞋 ●

男 女 皮 鞋

應 有 盡 有

新 穎 美 化

獨 一 無 二

鞋 美 價 廉

人 人 歡 迎

舒 適 堅 固

個 個 愛 穿

華 東 皮 鞋 商 店

南 京 路 七 七 七 號 (雲 南 路 口)

電 話 二 五 五 六



促織經

張錦劍

十月號本刊，網珠生曾寫了一篇關於鬥蟋蟀的回憶：——『自然界的戰士——蟋蟀。』正在排印時，又接到張錦劍先生從蘇州葑門外周莊鎮南柵寄來的一篇『促織經』，對於蟋蟀有較詳盡的闡述，且甚饒興趣，因亟為付刊於此。——編者識

蟋蟀，一名促織，牠的能够在 的一番愛護之忱。

歷史上佔有一頁地位，不能不歸功於南宋的賈似道吧？賈似道身膺重寄，當國家多難之秋，蒙古的兵馬已臨城下，他老人家還是好整以暇的在半閒堂上，和愛妾們以鬥蟋蟀為戲。後世的人讀史至此，往往為之掩卷嘆息。然而蟋蟀的大名，却因此見於史乘了。蟋蟀之於賈似道，也應該有知遇之感吧？

蟋蟀是有閒階級，公子哥兒們的玩物，假使在唐朝的『天寶』一

開元』年間，那麼承平之世，和宮人們玩玩，却也無傷大雅。若在多難之秋，別說是職官；就是市井小民，這樣的事也在『玩物喪志』之列，那是千萬要不得的。

然而，在烽烟遍地的今日，蕭瑟的西風將秋帶到人間時，四鄉的所謂風雅之士，依然任情地玩弄着蟋蟀。從捕捉，飼養，到訓練鬥爭，對於么麼草蟲，正像『孝子事親』那樣的體貼它們。畢竟目的何在呢？不用說，不過是要利用草蟲的力量來賭博金錢罷了。

蟋蟀都是產生在骯髒的地方，這些地方是公子哥兒們不慣涉足的，所以鄉邨間的孩子們，就以此為額外的營生，他們每到秋天，便忙着捕捉蟋蟀，來賣給那些飼養家。捉蟋蟀的人如果捉到了一頭上好的蟋蟀，常常可以換取一襲冬季禦寒的皮袍子呢！

據賈似道的『促織經』上說：『白露出將軍，人人愛色青。』蟋蟀，雖然在夏末秋初產生，但是好的蟋蟀，所謂『將軍』，一定要在白露之後才有得發現。蟋蟀的顏色，我們普通粗看起來，總以為是黑色或褐色罷了，但是弄慣這玩意兒的人，却研究出牠有許多種顏色。『促織經』上說：『其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所以青色的蟋蟀，是最名貴的一種。

捕捉蟋蟀，須循聲往跡，否則就不知牠的藏身所在。蟋蟀的鳴聲

，有兩種，一種振翅直鳴，好像在
那裏自鳴得意。一種發出抑揚頓挫
的調子，是在求偶時，需要異性來
安慰的聲浪。前者往往在夜晚時才
鳴，後者多在中午時發聲。捕捉的
人便蹤迹牠的聲浪去探索，無有不
手到擒來的。

因為蟋蟀有雌雄兩種，雌者不
鳴不鬥，雄者善鳴善鬥。所以捕捉
的人，往往僅注意雄的，而放棄了
雌的；其實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
因為蟋蟀是相當好色的昆蟲，非得
要配上一隻「將軍雌」來安慰牠不
可。尤其是累建功勳的大將軍，牠
的性慾程度也隨着牠的戰鬥力而強
盛，往往一個老婆不夠，得再討一
個兩個小老婆呢。而且，每一隻雄
的蟋蟀，跟雌的蟋蟀結了婚，同居
一二個月之後，雌的肚子會逐漸膨
亨起來，對於交尾的工作，她將不
能勝任愉快，於是雄的也就不能暢
所欲言，對她也將發生莫大的厭惡

，不免影響到他的健康，減弱他的
戰鬥力。那時候，你便要替他解除
婚約，另外替牠執柯，配上一個處
女。所以一隻好的「原雌」，等到
人們鬧着「三雌」缺乏的恐慌時，
你也可以得到善價而沽。

好的「三雌」，所謂「將軍雌
」，她的產卵管生得特別向上而挺
直，頭部也特別小，身體却很肥大
。反之，如果她頭大身小，產卵管
倒拖在屁股後頭的，那就是等於性
機能缺乏的黃臉婆，不能獲得異性
之歡的了。

至於雄的蟋蟀，我們要鑑別牠
的強弱兇懦，這就要憑經驗，是很
複雜的一件事。據「促織經」上說
：「其形有白麻頭，青項，金翅，
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
紫金黑色，又次也。以頭項肥，脚
腿長，身背闊者為上。頭尖，脚瘦
，項緊腿薄者為下。其病有四：仰
頭，捲鬚，練牙，踢脚，犯其一皆

不可用。若兩尾高低，兩尾垂萎，
並皆老朽，亡可立待。而名將之足
稱者，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
，狗蠅黃，錦簾衣，肉鋤頭，金束
帶，齊簪翅，青金背，紫金翅，烏
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
額，頭香色，臍鈴之類。一皆以善
戰成名者。

從以上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
知道賈似道對於這小小的生物，確
是研究有素的了。然而「千軍易得
，一將難求。」蟋蟀的將材，實在
是不易物色的。像他所說的「白牙
青」「烏頭金翅」「三段錦」這三
種蟋蟀，已不是輕易可得的了。所
謂「白牙青」，就是說牙是白的，
翅是青的。「烏頭金翅」是生成烏
黑的頭，配上金黃色的翅。「三段
錦」就是一隻蟋蟀具有三種不同的
色彩：紫頭，藍項，金背；那是一
隻儀表出眾的大將軍了。以上三種
，一定驍勇善戰。反之，一隻蟋蟀

，假使混身呈現着同一的色彩，那就是庸俗之流了。

然而蟋蟀的形態與色彩，實在是種類繁多，一言難盡，就是賈似道「促織經」上所載，也不能無遺珠之憾。據我個人的愚見所及，蟋蟀第一要頭大項闊，同時還須考察牠頭上的光彩，油光閃閃的，才是上品。如果呈現晦暗色的，或浮有白霧似的，就是「走性」，與「衰老」的現象。更有一種最特殊的顏色，頭上生着鮮明奪目的赤色，這赤色的頭，活像一粒小巧的櫻桃，這便叫做「櫻珠頭」，「櫻珠頭」是難得的異蟲，當然是上品。還有頭部的正中，生有一絲銀線，或一條月牙痕，這叫做「線頭」與「月額」，相貌特異，雖然不一定是上將，然而也決非凡品。至於項上的毛，以藍毛與白毛為貴，項上無毛的稱為「滑項」，是為劣品，不能參戰的。

其次要說到牙與鬚，牙要生得

長大而厚實。短小細薄的牙不易咬對方，而易於被咬。牙的色澤，貴乎潔淨。例如紅要紅得濃豔，黃要黃得均勻，白要白得明潔，才是上駟之選。牙的開合要窄小而緊，如果兩只牙天生就一大一小的，那就是「銅開刀」了。如果兩只牙中有一只不會動的，這叫「坐鉗」，也是將材。至於一對觸鬚，要生得清，因為這是牠的觸覺，如果混了，它的感覺就要失去靈敏性，而戰略也就要受到影響了。兩根鬚時常像一對軟鞭似的掀上掀下，剛柔合度的，才能顯出威風凜凜的神氣。鬥性極度剛強的蟋蟀，牠的觸鬚有時候會因暴怒而折斷，這種沒有觸鬚的蟋蟀名為「盲頭」，「盲頭有毒夾」，「依然也是一員狠將，不可輕敵的呵！

第三要說的是身段與雙翅，身段以高厚為上，所謂「腰大力不窮

」。如果是單薄的身段，牠的氣力

自然也單薄了。腰身可分「闊生」與「細肉生」兩種，也就是所謂「骨牌生」與「條蟲」。前者善於「閃電戰」，牠的咬口雖然非常兇猛，但不能持久，好像是程咬金的三斧頭，三斧頭劈下去，如果不能取勝，那麼第四斧就見得平常了。後者善於長期抵抗，牠能够大戰一二小時之久。兩種身段，各有優劣，然而要成為大將，還得配合上其他的條件。至於背上的雙翅，以薄而透明者為上。翅的形式，除「促織經」上所說的以外，尚有幾種奇異的式樣，茲略舉如下：（1）大袍——蟋蟀中有一種的雙翅特別生得闊大而長，連屁股都被雙翅所掩了。牠的鳴聲是「壳壳壳落」的。然而，「大袍無上將」，因為牠身上著了長靠，容易被敵人摔翻。假使牠跌了個筋斗之後，又爬起來較慢些兒，難免為敵人所乘。所以牠那

件大戰袍，實在是害了牠的，會使牠失去靈活性的，這是個大弱點。(2)尖，圓，啞，爛，那四種異翅的蟋蟀，鬥時一定要預先聲明，以不叫爲標準，否則勝負立判時，難免生出枝節來。(3)異聲——蟋蟀的強弱，第一要「察形」，第二要「辨聲」，有一種特異的蟋蟀，雙翅往往發出異樣的聲音來。有一種的叫聲，好像電鈴響：『叮鈴叮鈴』。有一種叫聲，好像敲木魚：『吉谷吉谷』。有一種所謂「惡叫翅」，聲音充滿着激越，野蠻，惡毒的調子，這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有時因爲對方不願意鬥，而懷材不遇的很多。

最後要說到六足與雙尾，六足要壯茁，才可以顯出雄健活潑的姿勢。生在前面的一對稱爲「抱頭足」，中間的一對稱爲「腰股足」，後面的一對稱爲「跳腿」。如果六足撐住在盆底，角度顯得很高，而

行走時一挺一挺地很有彈性，這個姿勢就叫做「六足騰空」，蟋蟀正當性起時，才有此種姿勢。雙腿不但是要壯茁，而且要長，才得有勁。雙尾貴乎輕而細，最好是「羊毛尾」，細緻得像兩根羊毛一樣。雙尾的姿勢，又貴乎挺得要高，又得要開；這也是戰鬥力強盛的現象。

鬥蟋蟀，依照舊習慣總是從每年的秋分節開始，這一天叫做「開策」；「策場」總是由本地的無業流民所主持。許多飼養者都提着自己的將軍上場會鬥。鬥之前，先將一只只蟋蟀放在「紙籠壳」裏上戩，秤過輕重，然後將同一碼子的蟋蟀拚成一對一對，或先大後小，或先小後大，依次開鬥。

每一對蟋蟀鬥輸贏，蟲主雙方都先議定鬥若干枝花，每枝花的代價由「策場」上規定是多少錢。如果有了好將軍而缺少資本，鬥不起大花，那末旁觀的人也可以「幫花

」。所以鬥蟋蟀的輸贏愈鬥愈大，而一般幫花朋友還要在旁推波助瀾，往往會將數百元的大量金錢作傾注，而把命運完全寄托在一只小小的秋蟲身上。

到了中秋，本鎮各旗號（每一個養戶各有一個旗號，旗號的大名隨由各人的意思擬定。）裏的將軍，都已操練得相當純熟，而且也必定已經發生過若干次轟動一時的大戰役，同時也必定產生了若干只威震一時的名將。屆時，本鎮的各旗號預備向外埠去出征，而外埠的各旗號也會陸續找上門來挑戰，逢到這種戰局，名爲「奪魁」。奪魁的輸贏要比平常大上幾倍。勝利者既贏錢，又有面子，當然得意洋洋；失敗者則陪了本錢又折兵，真是垂頭喪氣。但是贏得的錢，照例是要與「策場」裏二八折分派的，另外還要開銷「狀元錫」，因爲你可以得到一塊紅綢，包紮在你貯藏着的

長勝將軍的盆外，這一塊紅綢也得付一點代價，於是，結果你贏得的錢只能得到十分之六了。

蟋蟀的強力，一半固然靠着先天的充足，另一半却需要後天的調養。所以蟲主對於他的蟋蟀，都要小心地培養，而培養的方法，也就成爲相當重要的一課了。「促織經」上對於蟋蟀的培養法，是這樣說的：「養法，用鰕魚，菱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法：嚼牙 饋帶血蚊蟲。內熱：用荳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頭昏：用川芎搽治。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

此外，對於蟋蟀的性慾問題，也得特別注意，熱色將軍宜早幾日下雌，冷色將軍宜遲幾天下雌。激戰之後，應將三雌隔離。出陣之前，要讓雌雄之間彈一回暢快的琴瑟之調。

蟋蟀在應戰之前，預先要減食，盆中的水盂，也得在一二小時以前提出，以便減輕體重，而達到以小戰大的目的。

蟋蟀之間的交戰，是非常殘酷的，兩雄相遇，各不相讓，好像非要決一死戰不可。或雙拔口，或造橋，或打蜘蛛球，造成各種驚險的場面，不惜作壯烈的犧牲。聰明的蟋蟀，也會引用牠的智略，用詐術取巧的手段。例如牠明知不能在牙上取勝，便用避實就虛之法，抽出牙來，搶對方的「外幫」，儘量的利用機會來咬對方的腰，腿，或咽喉門鬚。或者是牠詐敗，等待敵方追上來時，彈一下腿，彈得牠直滾出去，昏頭昏腦。於是回轉身來，驀地搶咬一個重口。可是，畢竟是實力挺要緊，無論如何，雙方交鬥時必需以牙還牙。挺挺厲害的蟋蟀，只須一咬兩咬，敵方力弱的，那就要六足捧頭，實行「向後轉」，

而沒命的奔逃了。

蟋蟀的出陣交鋒，全憑着一枝牽草，再配上擗手純熟的技巧，才能够使蟋蟀把天才完全發展出來。所以，一頭蟋蟀的成敗，對於擗手也有密切的關係，一個擗手要參透蟲性，然後施展他的手法，或是用冷草，或是用熱草，隨機應變，才能收效。至於那牽草的好歹，也很有關係，頂好的陳草，要數十金一支咧！

蟋蟀的好勇鬥狠，同類相殘，無非是爲了解決食·色·兩項簡單的生活問題罷了。而人類就利用這些小小秋蟲的鬥爭，以爲笑樂。不過：還是人類玩弄蟋蟀呢？還是蟋蟀玩弄人類？這問題我至今也不敢作肯定的斷語。因爲，我曾參觀過「策場」上的情形，籠中是蟋蟀的鬥爭，而在籠外，却是人類的鬥爭呵！

——寄自蘇州葑門外周莊鎮

潘 巧 雲

那婦人道：「

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裏面姪孃，捧茶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袖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那和尚連手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睜那婦人的眼，這婦人一雙眼也笑迷迷的只管睨這和尚的眼。自古道色膽如天，却不防石秀在簾內一眼張見，早瞧科了二分道

：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裏，敢替楊雄做個出場也不見得。石秀一想，一發有三分瞧科了。便揭起布簾，撞將出來。那賊秃連忙放茶，便道：「大郎請坐。」這淫婦便插口道：「這個叔叔，便是拙夫新認識的義兄弟。」那賊秃虛心冷氣，連忙問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麼？姓石，名秀，金陵人氏，爲要閒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拚命三郎。我是個龜鹵漢子，倘有冲撞，和尚休怪！」賊秃連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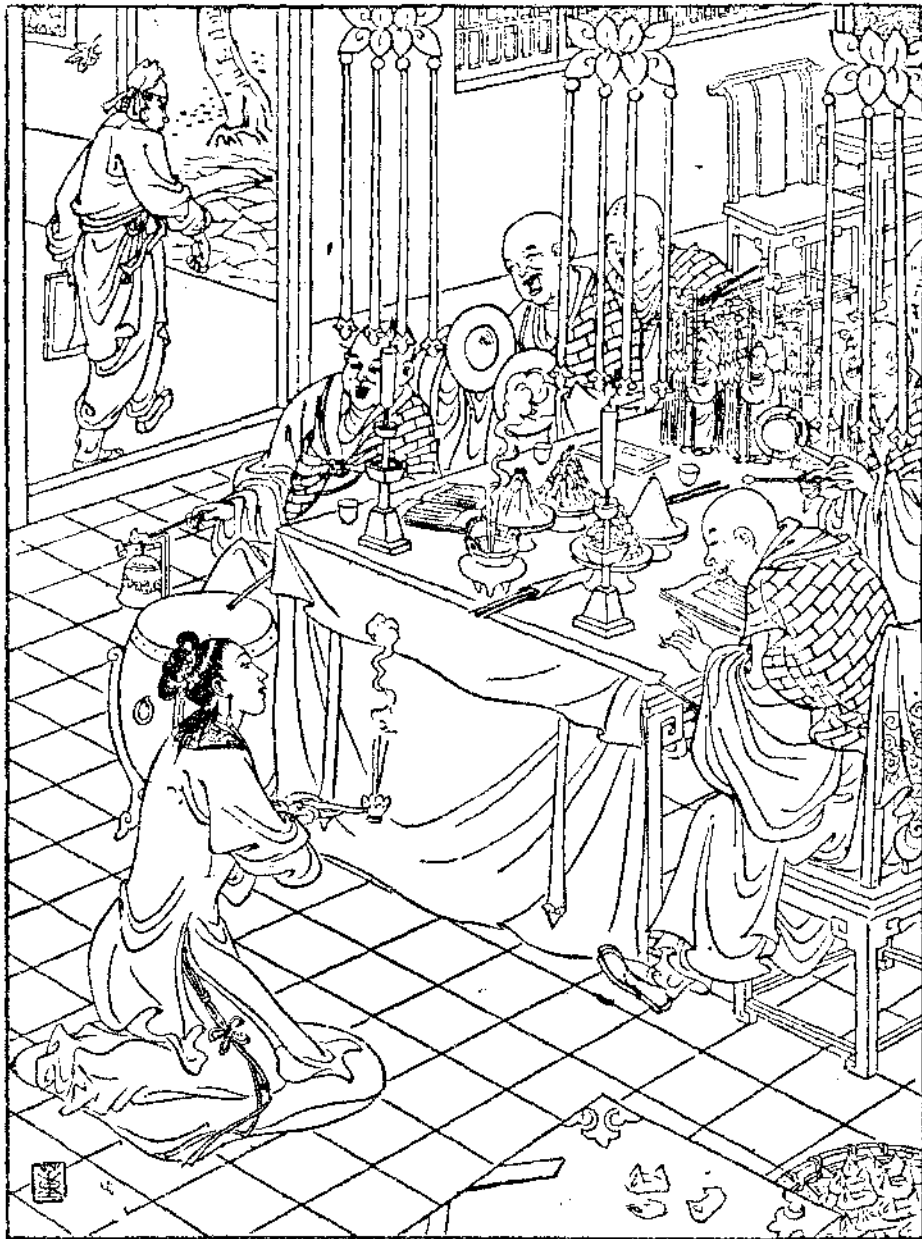


• 圖三第 •

畫 傳

• 繪野天董 •

「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連忙出門去了。那淫婦道：「師兄早來些個。」那賊秃連忙走，更不答話。淫婦送了賊秃出門，自入裏面去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其實心中已瞧科四分。多時，方見行者走來點燭燒香。少刻這賊秃引領衆僧，都來赴道場。潘公央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只見這賊秃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闍黎，搖動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淫婦喬素梳粧，來到法壇上，手提香爐，拈香禮佛。那賊秃越逞精神，搖着鈴杵，唱動真言。那一堂和尚，見他兩個並肩摩倚，這等模樣，也都七顛八倒。證盟已畢，請衆和尚裏面吃齋，那賊秃讓在衆僧背後，轉過頭來看着這淫婦笑，那淫婦也掩着口笑，兩個眉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瞧科了，足有五分來不快意。衆僧都坐了吃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撤出齋來，都下了襯錢。



• 圖四第 •

世界趣味

你由信不信

• 以舌代目 •

美國密蘇里州

甘薩斯城東七十一號街，在一九一八年時，曾有一個盲人

人名叫麥克潘生的，他沒有手，也沒有眼，但能以舌代目閱讀書本，和平常人一般無二。

他是在一八六六年二月五日，生在蘇格蘭印伏尼斯地方的。幼時他也和平常的孩子一樣讀書遊戲，後來還娶妻。到了一八八三年時，夫妻二人就乘船至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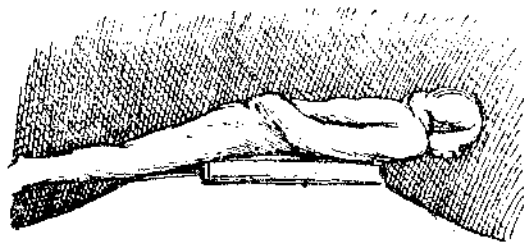
永修

到美國後，在可多拉多地方遇到火藥爆炸的不幸，他竟被炸到三十呎高。後來人家把他救起時，他已沒有了手和眼。於是他就專心練習舌尖舐蒙泰式字模，後來他竟能閱讀書報，一如常人。

• 活葬 •

一五六九年

時，非洲阿耳日利亞有個阿刺伯回教徒，名叫喬浪尼瑪的，正式宣佈信仰耶穌教。當時阿耳日利亞王很殘酷暴虐，竟將他活葬在尙未完工的「二十四小時堡壘」中，且把水泥掩沒了。



喬浪尼瑪的師傅海多和尙，也因此獲罪，後來到一六一二年才釋放。他即著書記述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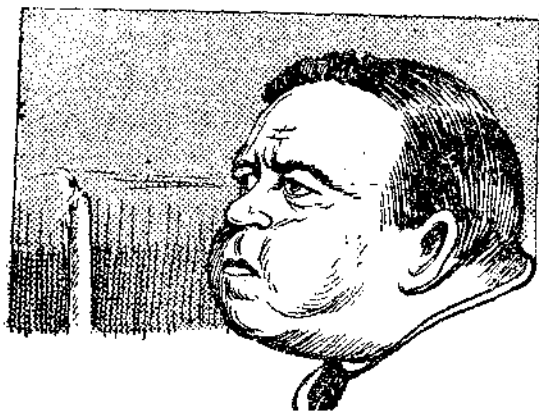
藍格文的，能從眼睛裏噴出氣來。你祇要將手掌放在他的眼前，就可以覺得。他的眼氣很有力量，甚至可以吹滅燭火。

• 眼氣滅燭 •

美國地得律地方有一個名叫

到了一八三〇年法國佔領阿耳日利亞，就按照那書的記載，發掘喬氏的遺體，但是那掘得的，已是一個石模了。

喬氏已被天主教教會尊為先賢之一，這遺體的石模也已陳列在阿耳日利亞的國立博物院裏，供人瞻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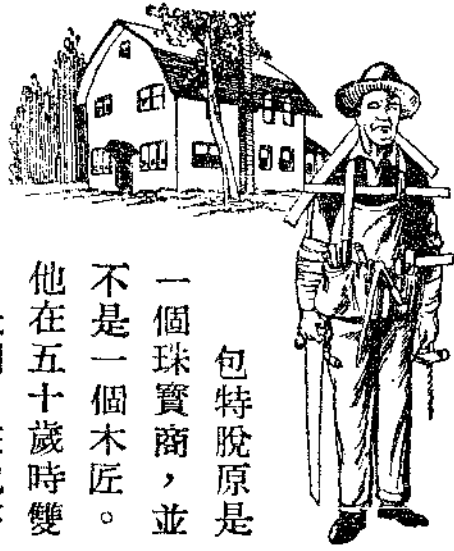
藍格文的，能從眼睛裏噴出氣來。你祇要將手掌放在他的眼前，就可以覺得。他的眼氣很有力量，甚至可以吹滅燭火。



• 瞎子造屋 •

一個瞎子能造成一所屋子，你相信嗎？

的確，那是事實。包特脫，他是一個雙眼全瞎的瞎子，他竟築成了一所三層樓，七間房，連有浴室的房子，並沒有人幫過他一些忙。



包特脫原是

一個珠寶商，並不是一個木匠。

他在五十歲時雙

目失明。在他瞎

了眼十三年後，就是在六十三歲時，他纔開始建造他的屋子。房屋的設計，都由他牢記在腦裏，建造的步驟，丈量的尺寸，都一一確定。所以在他兩年又半的工

作時間中，他隨時能清楚地知道

工程的狀況和木料磚瓦的所在。

他在屋頂上工作，好像在地

上一樣自如，並不驚恐。後來那

所房屋落成後，就正式公開展覽

。參觀的人無不同聲讚美。因為

那是毅力，勇敢，技能的結晶。

• 書架排列法 •

你能將書

架上十五冊書

本的排列法變

化嗎？試把它

們排成種種可

能的次序。

但是請你

快不要上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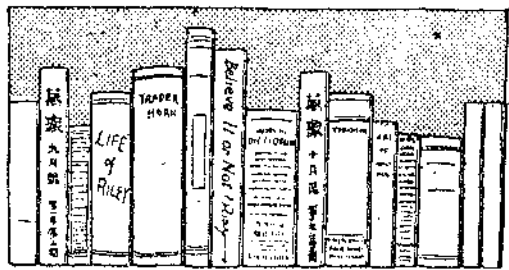
你如果每分鐘

能排成一種方式，你要化二百四

十八萬七千九百九十六年纔能將

種種方式排全。

• 大而無當的大豆 •



一九二八年時，新西蘭的烏

古地方，有個名叫羅濱孫的，種

了一園大豆。這些豆都有六呎餘

長，十吋至十七吋闊。



• 上下行走與平面行走 •

美國紐約人每天上下行走的

路；有時反比平面行走的路為多

，因為紐約的房屋建築都是很高

的。

• 粗細水管 •

二吋口徑的水管所出的水，

比較一吋口徑水管所出的水約多

四倍，因為水管的容積與管子直

徑的平方成正比。

長城牌熱水瓶

品質瓶胆
保熱永久



立興長城熱
水瓶廠精製



歐洲淪陷區寫真

傅松鶴

John Maloney 原著 · 譯自 The American 雜誌六月號

在華盛頓的一個宴會席上，有一位新聞記者向德國大使館的隨員說：「即使德國打了勝仗，納粹政治制度恐怕也不易獲得被征服者的忠順罷！」隨員答道：「不會的，在國社主義的初步計劃中，我們有方法使被保護者有系統地愛戴我們。」他這話真使人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新近我到歐洲淪陷區走了一遭，與德國軍官晤談了好幾次，他們自己也知道德國陸軍，祕密警察及清道夫式的商人已將歐洲造成了人間地獄，充滿着無限的憂懼和高漲的怒火，歐洲人對於這批「吊民伐罪」的教主非但沒有絲毫感激之心，並且還想出了種種神計妙算去激怒這批不需要的「保護人」。許多德國將領也承認須用「理智的勸誘」代替他們的鋼拳鐵腳。

德軍佔領挪威後不久，我在奧斯陸 (Oslo) 大飯店門前親眼看見一個老年貴婦人用洋傘撞落一個德國軍官的帽子。當他彎下身去拾取的時候，老婦人怒氣沖沖地譴責他毫無禮貌，不知尊敬老年人。那軍官漲紅着臉狼狽逸去。老婦人一面假裝驗看洋傘有否損壞

，一面回過頭來向路人作一個狡猾的微笑。旁觀者莫不暗暗稱快。老婦人說道：「每個人都在用他自己的方法作戰，這是今晨我所擊落的第四隻納粹帽子。」捷克斯拉夫有個廿一歲的民族英雄，他告訴我他會怎樣炸燬一列德方的軍火車，並將一座鐵橋澈底破壞，然後越過斯洛佛克邊境逃了出來。但他堅決地說道：「我仍要回去呢。」

一個新從 Helder 港到巴黎的荷蘭人，講起英國皇家空軍在港口轟炸德兵軍火庫的技術，真有神出鬼沒之妙，他說：「英國飛行員既非天神能未卜先知，他們當然接有密報。不過瞞過了德人的耳目罷了。」在挪威，我所見到的反抗侵略的實據最多，農夫們白天在山谷內耕種，夜間搗了古舊的槍械翻山越嶺去幹破壞工作。德國人當然否認此事，但我親眼看見一家小飯店悄悄地從一個小鎮搬到另一個地方。為招徠顧客起見，在門上大書道：「此地並無游擊隊活動。」

德國人很想利用挪威報紙作為建立「有系統的感

情」的工具，以博人民愛護。不料各報編輯拒不應命，且在德軍檢查之下運用巧妙的手腕，將報紙上德軍所強加的大標題及新聞旁敲側擊地使讀者明其真相。德軍初入挪威時，祕密警察即在各印刷所張貼「編輯十戒」；第二天早晨各報編輯就將這「十戒」代替了社評刊在報端；這一來到使德軍宣傳部自悔失策了。下面就是十戒的全文：「凡足以破壞德軍與挪威民衆感情的消息不許發表。德軍司令部的佈告應儘先刊登。凡戰事所造成的損害，船隻之沉失及軍隊與民衆間不愉快的情事皆禁止發表。」編輯員在戒條後而加上這麼一句：「總而言之，報紙的任務不是報告消息，而是製造民意及領導民衆。」反德標語時常發現於各處牆頭上，警察雖努力撕毀，但一轉背又貼滿了。

一天，德軍命挪威某市長抄呈名單一紙，上列該城聞人五十名，以備諮詢。市長洞燭其奸，即將城內所有親德份子抄呈上去。一個月後偶因城中人民不願遵守一條納粹章程，這批聞人就被投入了人民集中營作爲犧牲品了。

駐荷蘭的德軍處境也相當狼狽。去年夏季海牙人民慶祝荷蘭獨立紀念時，競製花圈放置各公共場所，德軍認爲有反抗意味，即命撤除。第二天人民不約而同地各在衣襟上綴一株相思草 (Forget-me-not) 及一

朵橘子花 (荷蘭國花)。德國暴風隊員看見後怒不可遏，立刻進行「摘花」工作。數天後襟上花朵又發現了，但當褐衣軍人貿然動手摘取時忽痛得駭叫起來，原來白花綠葉之間竟巧妙地隱藏着一塊薙鬚刀片。

荷蘭境內的短波無線電發報機，時常使英吉利海峽對面的皇家空軍到荷蘭來大顯身手。飛行員得着無線電密報後，對於德軍營房，軍火倉庫，及偽裝的飛機場等，莫不洞若觀火。祕密警察雖挨戶搜索，但鮮有所獲。後來窮數月之力，於去年十月裏終算破獲一具，那只短波機竟藏在一架磨坊風車的大翼子裏面，已發了四個多月電報。

皇家空軍將 Holter 港德軍倉庫數度狂炸後，德軍將軍火悄悄地運入一座森林中，離原地三十公里。四十八小時後英機跟蹤而至，將森林中的軍火炸一個精光，不消說又是短波無線電在作着神使鬼差。

希特勒會懸賞美金一萬元，不論生擒或擊斃荷蘭飛行家 Kene D. Parmer。這個荷蘭飛機師乃戈林將軍的惟一勁敵，德軍攻陷荷蘭時他家中多人遇害，於是他就立志報仇，他曾炸燬德軍兵車一列，營房廿四所，火藥庫數座，魚雷艦二艘，潛水艇一隻；擊落德機至少十二架。某次霧夜轟炸德軍機場時，又毀滅停在地上的飛機好幾架。他常從英國起飛，越過海

峽，在本國偏僻的沙灘上降落，將荷蘭政府大員及至親好友載之脫險。有時他更將一包書信食物投在他親友的花園中或屋頂上。不過當他探悉親友們因此受累的消息後，就不再投擲了。原來德軍沒法對付這位飛將軍，遂遷怒於無辜平民，凡從空中收到信件或食物的人一律捕送集中營，解往德國罰作苦工。

近來數星期內荷蘭各地鐵路交叉點的指示牌，常常被人偷偷換去，使德軍白跑許多冤枉路。終於德軍又發一道命令：「偷換路牌者決處重刑！」

捷克斯拉夫境內的兵工廠常有破壞搗亂情事發生，德人管束雖嚴，懲罰雖重，但終不能使捷人就範。最近三個月中著名的斯可達(Skoda)兵工廠受損尤烈。自去年九月起，廠中持籍監督都已換了德人，然搗亂之風未見稍殺。新監督大都缺乏經驗，於是予工人以可乘之機。布拉格某工廠方從事製造飛機馬達汽缸，一個工人往工具室請領標準計一具，以備鑽汽缸孔之用。工具室的德國主任是新接任的生手，他就檢出一具交給工人。那工人一見之下，就知道尺寸不合，但却將錯就錯地使用起來。等到德人發覺錯誤時，六百隻汽缸已成廢物了。此事發生後，廠方便增訂章程一條：「若你不能確信你所做的工作是否準確無誤，必須報告監督請求檢定。」工人們得此極好藉口，正

好延誤生產，於是數百人輪流向工頭報告，說他們不能確信所作之事是否準確無誤，請求將生產工作暫時停止，以待監督到來。

Pilsen 鎮兵工廠內，新近有一百六十名工人被處死刑，因為他們所造的大砲開過數發後即自行炸裂。原來工人在煉鋼爐中攪雜些鋅和硫磺，於是三千噸鋼鐵破壞無遺。這些大砲於一九三九年在 Pilsen 鎮製造，經一年多工夫德人尚不知其中秘密。那混合鋼已變成七千尊重砲，分散於德國全境及各淪陷區域。

新近華盛頓接到由捷京偷帶出來的信件一封，詳述捷境德軍窘狀：「前星期有一座鐵橋突然炸燬，橋上駐防的十二名德軍被拋到空中去了。昨晚及今日街上發生示威行動，暴風隊員被人痛打，城中實施戒嚴令，七時後街上行人格殺勿論。」

每當德軍卡車從捷克運糧食赴德國時，捷人常偷偷地將紙片繫於其上，寫着：「這食物是從捷克偷來的。」又當空車回去時，車上常發現「竊賊又來了」或「英國打勝仗」的字條，都是沿途被人貼上的。

柏林的德國外交部人員對我搖頭道：「捷克是個有一千萬名第五縱隊的國家。」在第一次歐戰時捷克人很學得些破壞工作的經驗，現在他們還沒有忘記呢。捷克境內和外國的通信工作不由你不歎為神乎其技

，人民雖絕對禁聽外國廣播，然英美的短波節目仍能按時收到。有一次倫敦電台報告捷京某白俄是納粹的走狗，第二天這白俄在街上幾乎被人毆斃。

近來德人在波蘭張貼巨幅廣告，上繪一渾身血污的波蘭兵士，獨立於焦土廢墟之上，手指着神情畏葸的張伯倫和邱吉爾的人像，口說道：「英國啊！這是你的功績。」波蘭學生見了這廣告，立刻在人像上加上一希特勒式的小鬍鬚，並給他戴上一頂卍字帽子，將字句改為：「希特勒！這是你的功績。」

祕密警察在波蘭 *Człob* 發覺附近有一隻無線電收發機與倫敦通消息，經長時期搜索後方才破獲。原來一羣大學生在山麓的墓地裏將一座墳墓挖空，安放著這具機器。處理學生祇有一種辦法，就是死刑，於是六個學生遭槍決了。但第二天祕密警察司令部的牆上竟發現這麼一行字句：「波蘭呼聲不絕。」

有一天，德國戈林將軍的夫人出現於奧國維也納劇場的包廂中，裝飾得珠光寶氣，華麗非凡，一部份觀眾開始鼓噪道：「這些鑽石你從那裏得來的？」直至燈光滅去，戈林夫人悄悄離座後方才平靜。此後有二十人被捕，其中以學生佔多數。

在德國鐵路上，從火車中望出去，只見一羣羣的波蘭人，不分男女老幼，在田野上胼手胝足地工作着

。他們有的是學齡兒童，有的是大學教授，有的是醫生，有的是商人，拋鄉背井來此執充苦役；其間正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劇呢！火車上一個德國青年向我說道：「他們不是人，不過是些醜陋的波蘭豬獃罷了。」處現在環境中波蘭人的確一籌莫展不能有所作為，作事偶一不慎即遭槍斃。一個祕密警察摸出一支裝着十一顆子彈的手槍給我看，並且說：「我們將波蘭人當做打獵的靶子，好像你們美國人對待紅種人一個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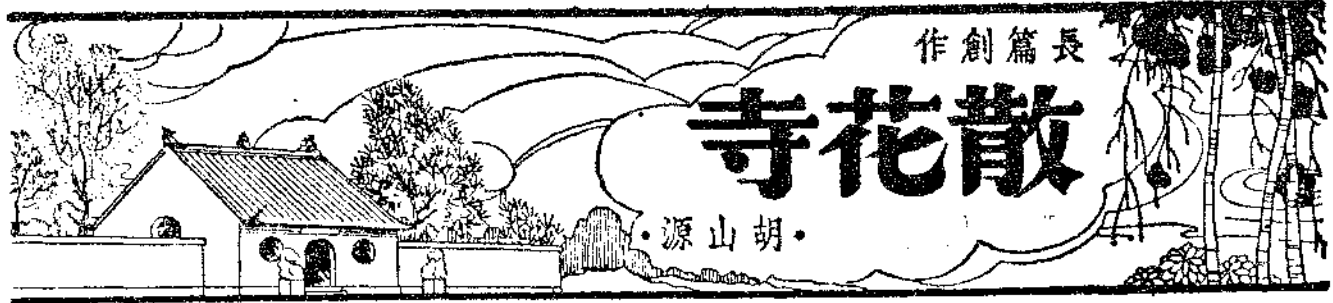
從華沙及各地逃出來的波蘭人正靜待時機，一俟英國採取攻勢即趕返本國起事。許多波蘭人，捷克人，荷蘭人都向我表示有軍器藏在很安全的地方，以備待機行事。在某中立國內我又聽得一輩亡命之徒籌謀反動計劃，其規模之大使我不敢置信；但我却不以為無實現可能。

當我離法時一個法國人對我說：「請不要向貝當元帥失去信仰，我們食物雖少，德軍擄掠雖烈，到末了我們能得補償的。法國是受傷了，但不會死啊！」聽了這話後使我聯想到某德人的一句話。那天我們站在法軍俘虜營前看法兵修理營房前的鐵絲網。那德人忽然說道：「若德國不能戰勝，求上帝保佑我們，淪陷區內隱藏着的怒火足夠致我們死命呢。」

長篇創作

散花寺

胡山源



晚間，堅侯一個人到了雲岐那裏，作着在上海時常有的長談。

「你來了這些天，有些什麼意見呢？」

「覺得好就是了。」

「好到怎樣程度呢？」

「這倒難說。先說人吧，我覺得在這裏的人，除了學生我還沒有什麼往來以外，其他所有的同事，便是連瑞章在內，都非常真誠，真是可以結交的朋友。次說事吧，也都辦得有條理，雖然地方偏仄，經費困難，但我覺得比有充份經費的省立學校，在精神和成績方面，要不知高出多少倍。你們怎麼辦起來的？」

「當初本來有這個學校，後來主持的人，無意再辦，就由有新·克良·和我三個人，出來接辦。所謂接辦，其實也不過一個名義罷了，一切設施，還不是要從頭做起。」

「有新我還沒有看見過呢。」

「他有肺病，現在不到校。」

「他是怎樣一個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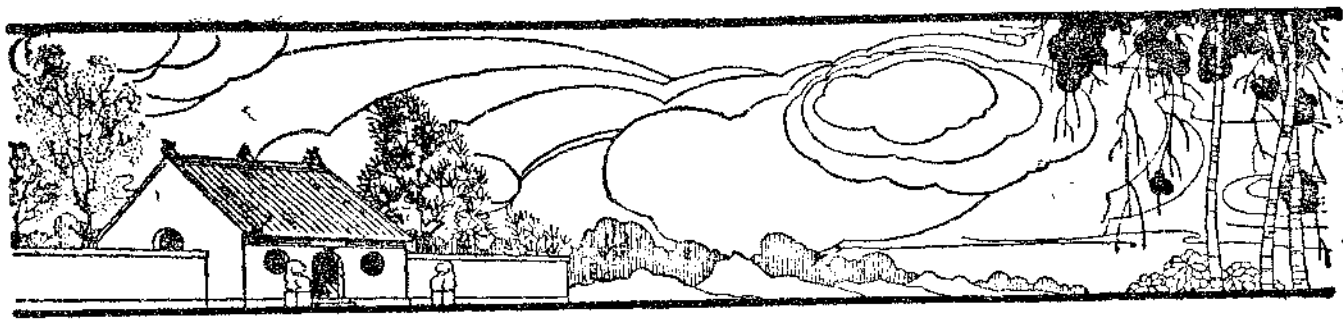
「是一個革命黨，早就追隨着孫中山先生，會到南洋去作過事，回來了還不久。」

「克良呢？」

「你總也看出他的爲人的一斑了。他曾在一個大學的土木系讀過書，爲了校長要學生拜孔子，他第一個出來反對，就遭到了開除。現在，他事實上就是校長，雖然這校長的名義還是有新擔任的。」

「有他這樣的人來主持，學校的使命一定能夠完成了。」

學校的使命，堅侯曾在上海對雲岐說過，是要繼續着五四運動的精神幹下去：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剷除封建餘孽，完成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在文化上更不會落在他國之後。



「爲了國文教員的關係重大，所以在前任的不滿意而予以辭掉之後，找了許多人，都不適合。現在你來，我是放心了，不知道他們兩個怎樣呢。」

「也只有盡我的力量幹去。」

又說了許多關於學校的事，例如：這學期開初中三班，舊制中學四年級一班，其餘則爲成年女子補習科二班。補習科另在相隔稍遠的戈宅。

後來從學校的一般事情，又談到了國文教員，雲岐說：「我覺得瑞章就是一個很好的國文教員，爲什麼不請他呢？」

「一則有新不贊成他，說他太和學生接近，一則他自己有時也不免神經過敏，欠些沉着，所以他就脫離了。」

「是否爲了他和逸辰與靈淵太接近的緣故？」

「你怎麼知道這個？」

「我看見他一來，就只是找她們，和她們在一起。尤其和靈淵，簡直寸步不離。」

「那倒不是爲了他和她們，況且靈淵還剛剛從慕仙女學畢業，這學期才會到此地中學裏來。另外和他有些關係的人已經不在這裏了。」

「逸辰究竟是學生還是教職員？」著在心中很久的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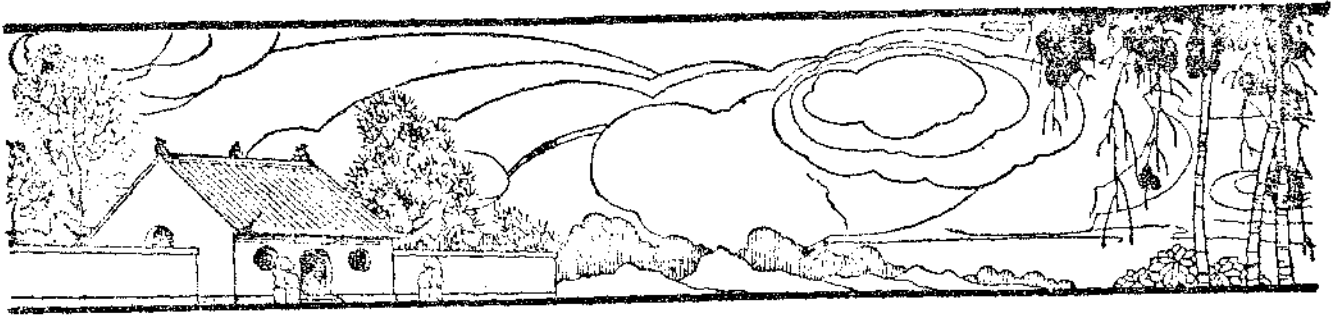
「本來是補習科的學生，今年起，想請她照顧宿舍的事情，所以已經可以說是職員了。不過薪水還是沒有，同時，她也不必付她們母女二人的膳宿費。」

「她們真是母女麼？」

「據說是的。靈淵一生下來，她的父親就去世，等靈淵稍爲大些，就由她的伯父主張送她們出來讀書，免得她的母親在家煩悶。」

「那聽說她們不是本城人了。」

「並且也不是本縣人，甚至不是本省人。但是她們的故鄉，據說，離這裏也不大遠，



不過究竟叫什麼地名，我却記不起了。」

雲岐又問了他所見到的好幾個人。堅侯去時，他覺得他對於慕仙女學的認識，又進了一步。

X X X X X

同在這一晚，克良也在有新的地方，談着學校裏的事情。

「新來的國文教員，你看怎樣呢？」有新的關心。

「我看是可以勝任的。」

「不過他是堅侯的同學，堅侯雖然有一些新思想，我總嫌他不徹底，那末他的同學，又素來和他在一起的，不會和他一樣麼？」

「堅侯的確有些意志不定的毛病，但我看雲岐不會像他一樣。」

「那末你看他會不會入黨呢？如果他也和堅侯一樣，是個自由主義者，我們的工作，就要受到不良的影響了。」

「我想他也許會入黨。但是即使他不入黨，我以為他決不會妨礙我們的工作，也許正有助於我們的工作。」

「爲什麼？」

「因爲我覺得他的思想並不落伍，而他的堅強與剛毅，更遠在堅侯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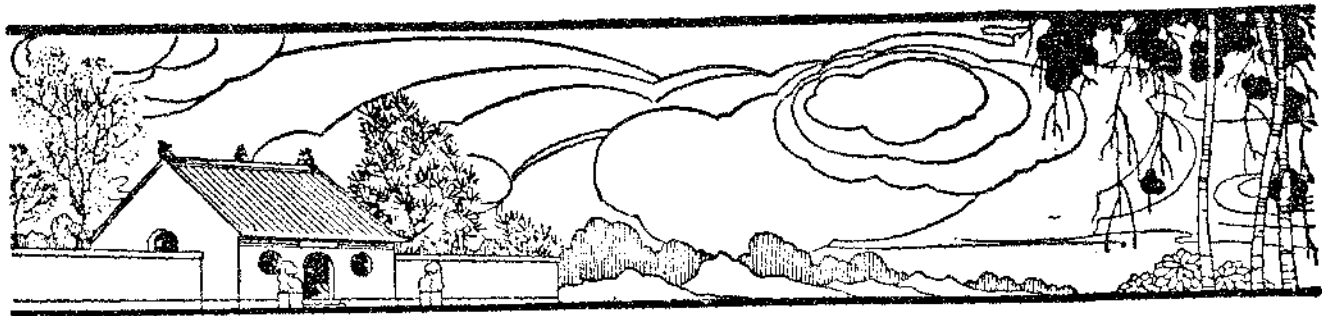
「那末你留心着吧。」

他們又說到了推行黨務的工作。

「這事就由你負全責任！」克良說：「學校裏的事情則完全交給我。」

「但是我以為校務與黨務要打成一片才好。」

「我想現在還不必將黨務公開，而先將校務辦好吧。校務辦好了，黨務的推進也就容易了。況且——」



「况且什麼？」有些不耐。

「况且管轄這裏的軍閥，雖然和北政府不合作，而和廣州有一些呼應，可是我們到底還沒有得到他正式的承認。我們不能不小心，不要弄得前功盡棄。」

「這不用過慮，我已經確實知道，這裏的軍閥是不管這事的。前天我到上海去，已經約好兩個黨中的元勳，在本星期日來演講了。我想，這一定在我們推進黨務的工作上，有些幫助。」

有新又問起教職員和學生，有多少是可能入黨的。據克良看來，最有可能的是景求和補習科裏的兩個教員，其他還須慢慢進行，至於學生，他說：恐怕希望太少，因為是女孩子，他不容易和她們接近。

「那末我到上海去請一個這樣的女教員來。」

「很好，現在正缺少一個體育教員，你就去請來吧。」

接着他們就商量着演講的事情。

離開他們的商量兩天，這演講就實行了。先是在一個公眾的地方，後是在本校裏。克良請雲岐也來聽，雲岐說：「我不大喜歡到公眾集會的場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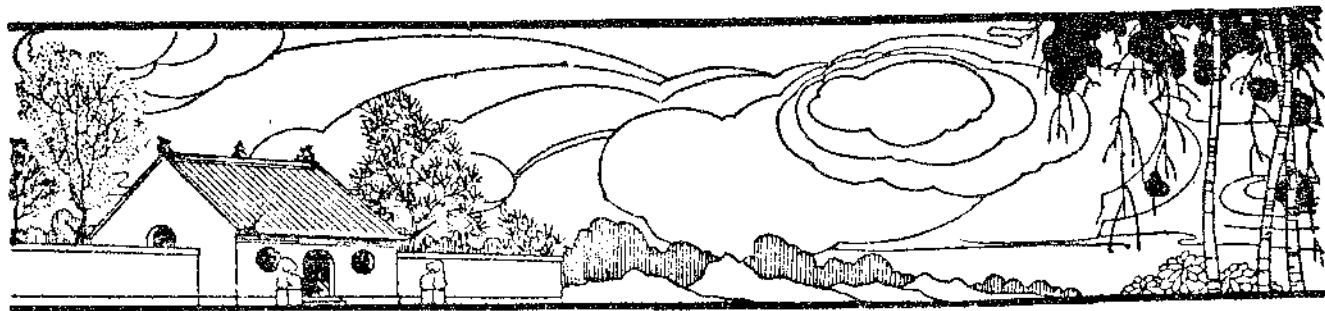
「這不比平常呢，是有重大意義的。」勸駕的意思。

「我知道。」雲岐笑笑。

雲岐終於去聽了一次。演講的是兩個人，一個有很長的鬍子，一個面貌非常漂亮；鬍子講的話，他沒有聽得清楚，漂亮者講的是一首「都革命」。

主席是有新，一個瘦長的人，穿着很整潔的白色西裝，看去年齡總在四十以上，的確不大健康。

講完之後要拍照，教職員和兩位講員，都坐在前排，雲岐却走了開來，沒有拍進去。過了幾天，有新對克良說，體育教員已經請定了，叫章如秋。



瑞章帶了圍棋盤和圍棋子，來和雲岐下棋，他說：「前天聽你說，你也喜歡此道，所以我就帶了來。不忙吧？」

「本來不算忙，你來了，格外不忙。」

他們就對局起來。宗汶聽見了，就走過來旁觀。

「你會麼？」雲岐問。

「稍爲懂得。」

「那就好極了，瑞章不能常常來，以後就可以找你了。」

「我可以常常來，」瑞章連忙說：「我在家本來沒有事。」正說着，平原也來了。

「你也會麼？」

「沒有這耐性。」搖搖頭。

「作畫不是也要耐性麼？」

「那我倒不怕麻煩。」說了就笑着走開了。

下了幾十子，雲岐指着一塊黑棋對瑞章說：「你沒有注意麼？要不要我對你說？」

「請說。」

「你這塊已被包圍了，如果不搶先做眼，就活不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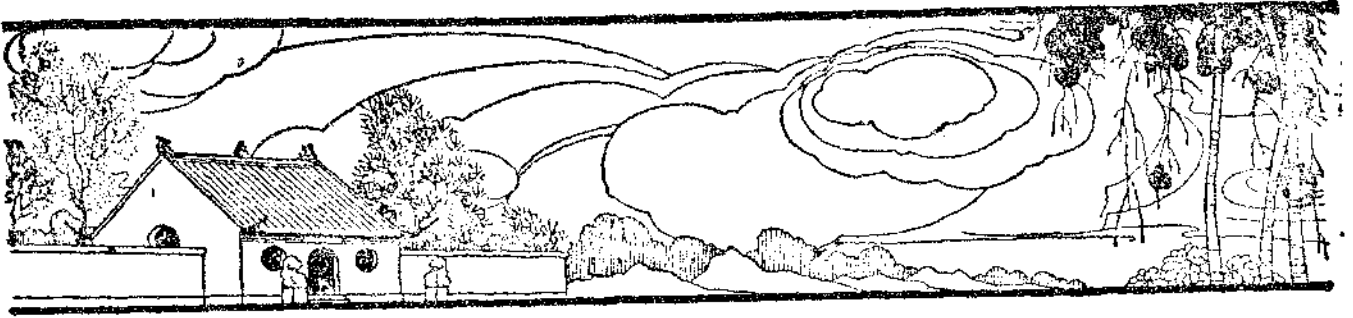
「是麼？我倒沒有覺得。」

瑞章就很隨便地下着子，打算做眼。可是他下錯了，以致眼終於做不成，死了這一塊。

「可惜！可惜！」雲岐作着無可奈何的口吻：「棋勢如此，不得不然，不會見怪吧？」

「那裏！你的確比我好，正好向你討教。」非常誠懇。

下了一盤之後，雲岐問：「再來一盤，如何？」



「也好。」

他們就這樣下了三盤，宗汶也看了三盤。

「那末你和瑞章下一盤吧。」雲岐邀着宗汶。

「我還差他很遠呢！等我向你學好了再和他對壘吧。」

棋不下了，瑞章又說了一會，就起來告辭。

「我和你出去走走吧！」雲岐也立了起來。

「好的，你喜歡到什麼地方去，我都陪你。」

宗汶沒有同行，他們二人到了門外，就躊躇了起來，究竟不知道往那裏去。

「去看看補習科吧！」雲岐的提議。

「也好。」

「不去也不妨。」雲岐聽瑞章並沒有一定的口吻，所以就這樣說。

「也好。」

「你的意思是——？」確實有些不懂，雲岐看着他。

「隨便什麼都好，」毫無掩飾的老實話。

「那末我們就往補習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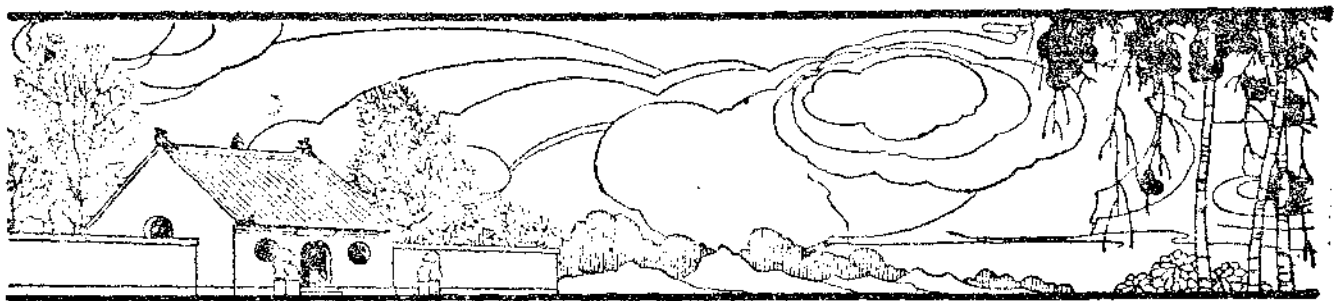
「也好。」

他們並肩走着，隨便說着，由靠近西城的一個街口走了進去。

「這是周家街，克良這一家是一個大族，就在這街口。」瑞章指着左手的房子說。走了幾步，又指着一個小門說：「這是他家的後門，平常出入，大都走這裏，前面臨着大街

，是租給人家開店的。」

「我就喜歡這裏的許多小街。我已經走過好幾條，都很長，很幽靜，而兩旁更不乏美好的園林。」



衙底到了一頂石橋。

「這叫文明橋。」

橋南臨河，有一宅高大的樓房，瑞章又指着說：「這是王家，以前也有人在補習科讀書，和逸姊很知己，所以逸姊常到她家來。」

過了橋不久，就到了戈宅，補習科所在地。第一進照例是不住人的空屋，第二進是辦公室等，第三進是大廳，也就是教室。後面是學生宿舍。他們晤見了兩個教員，鄭志一和孔世德，和幾個學生。

他們出了這裏，又走了幾家，才分道而歸。

雲岐知道開學就要近了，要想將手頭的工作，繙譯，早些趕好，此後就一連幾天沒有出去，便是到校裏去吃飯，走得也很快。球不打，棋不下，只一味伏案寫着。

他決心要用他的全副精神，等開了學，來盡力於教務。

二

「咦！就要開學了，你怎麼還會到上海來？」堅侯一看見雲岐便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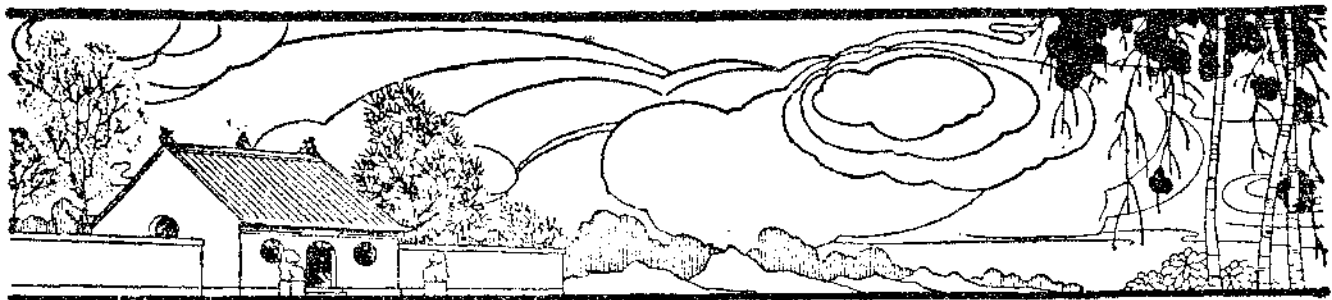
「自然有道理的。」雲岐一面脫着長衫，一面笑嘻嘻地答：「等我慢慢地告訴你。不過這是開心的事情，讓我的身體舒齊了再說，好不好？」

遂瓔和孩子們在娘家未回，堅侯連忙叫宋媽預備水，給雲岐洗澡。

天氣很風涼，雲岐洗了澡，坐在藤椅上，覺得很舒服。堅侯坐在旋轉的寫字椅上，也一般地赤了脚，擱在另外的櫈子上。兩個人的面前都泡了茶。電燈兒是幽幽的，並不刺眼。叫哥哥，紡織娘，都在籠子裏叫着。

「堅侯，我說這正是一個良夜，在上海能够得此，頗不容易。」

「我天天如此，倒也過慣了！也許你心裏很高興，所以覺得任何事物都有趣吧？現在



，你可以告訴我了，究竟是怎麼一會事，使你今天到上海來？」

「這事說來話長。我先問你，我昨天寫信給你，請你爲我準備的一筆錢，究竟有沒有？明天一早我就要，最好現在就給我。」

「難道你就是來取這幾塊錢麼？你的稿費已經算到了，倒也用不着我墊。不過你究竟爲什麼來的呢？」堅侯的性子有時很急，所以他有些不耐了。

「我告訴你，」雲岐又笑開了嘴：「我是來送人的。」

「送誰？到那裏去？」

「送，送，送詠玉往北京去。」有些不好意思。

「什麼？」堅侯將腳踏到地上，舉起杯來喝了一口茶，似乎要掩飾他的驚奇之態。「你和她同乘着一部火車送她去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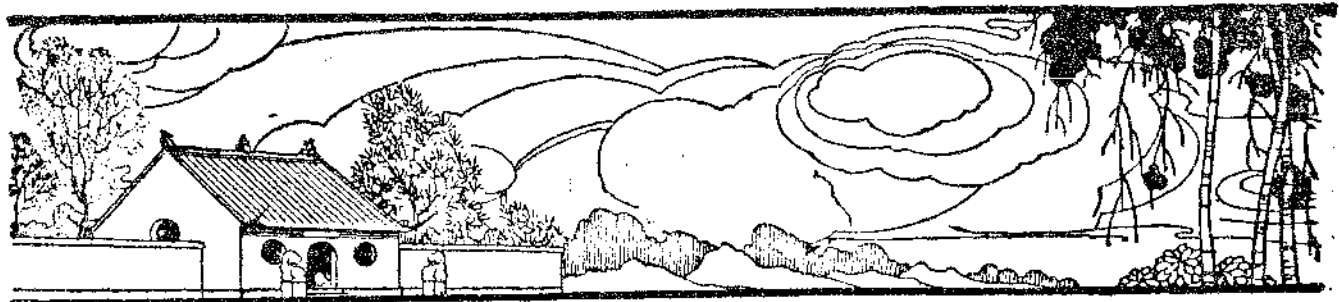
「當然。」得意的口吻。

「這未免太出於意外了，我簡直一些也想不到。」

堅侯說了這話，忽然不再作聲，只將背用力倚着寫字椅，使椅子的靠背向後低下去，以便將他的頭可以格外抬得起些，仰望着天花板。他在思索，好像要思索出雲岐和詠玉已往究竟有過什麼來往。他記得，雲岐和詠玉的認識，還是當他和雲岐和宗安同住在閩北的時候，那時詠玉是來看宗安，以及宗安的義妹擷霞的。

雲岐見堅侯那種樣子，他只含笑看着，也不說什麼。他想今天給了堅侯一個 Surprise，他是應該得意的，何況這本來是得意的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堅侯思索了好一會，似乎到底思索出了他應該對雲岐說的話，身體坐正了，眼看着雲岐，用絕無情趣，簡直有些掃興的口吻說：「詠玉的母親是對她期望很高的呢。她曾在幼時和人訂過婚，後來她哥哥克良給她解了約。她母親總希望她嫁給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



「當然我和她的門戶不對當。」雲岐給堅侯那樣一說，心頭立刻感到了一種異樣的况味。這並不是失望，更不是絕望。但他覺得堅侯的話，總有些傷着他的心。他暫時失去了方才的喜孜孜，將腳縮了縮，也就用漠然的口氣說：「她是城裏人，我是鄉下人。她是縉紳人家的嬌小姐，我是農家的傻小子。不要說她母親有那樣的意思，實在我也不應該作此非份之想。不過——」雲岐說到這裏，頓住了不再說下去。

「不過這到底不能說是非份之想，」堅侯代雲岐說下去：「戀愛是沒有階級的，古來相府千金還嫁叫化子呢，你並沒有錯。」

「不過我的確沒有要娶詠玉，或是和她結婚的心。」雲岐終於說出了自己要說的話。「那又爲什麼呢？」老大的不懂。

「至少我現在沒有這心。」雲岐端起滿杯的冷茶來，一口氣喝了下去。

「你知道我是不想成家立業的，我如何會娶她？——當然我也不會娶任何人。我的意思只是喜愛她。我喜愛她，她能爲我所喜愛，我就滿足了。她要是不能爲我所喜愛，或出於她自己，或出於別人的干涉，於她有益的干涉，那也就罷了，我決不强求。」

「恐怕你到了那時便不會這樣坦然吧？」微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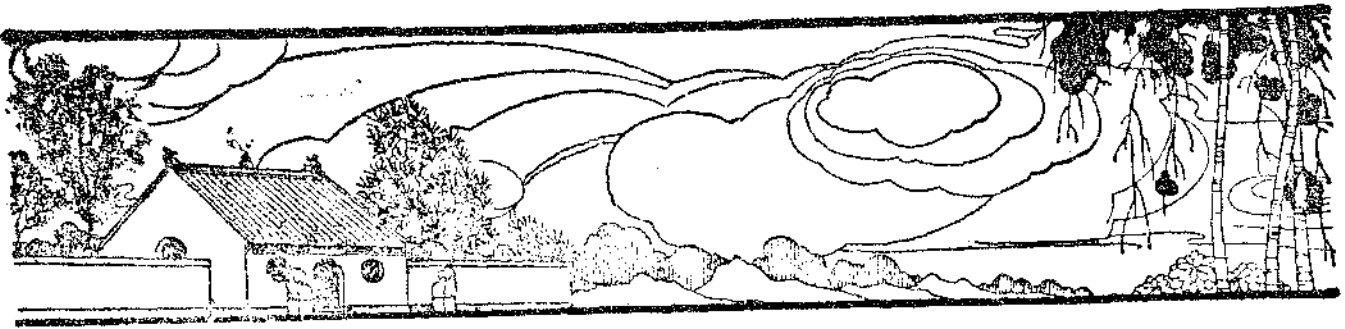
「那末到了那時再說吧。」隨着也是一個微笑，使空氣鬆了起來。

「如果詠玉自己和她的母親，都願意將她嫁你的，你又將如何呢？你不見得會一定說不要吧？並且何必一定不要呢？」

「我一定會說不要。因爲我不想成家立業，恐怕要委屈她。」

「這你何嘗是喜愛她！喜愛她是要顧着她的。她要嫁你，你可以說不要麼？難道你叫她去嫁別人麼？」

「我並不叫她去嫁別人，雖然我也不見得叫她不去嫁別人。不過我真不懂，爲什麼我喜愛了她，我便非娶她不可呢？同樣，她肯爲我所喜愛了，她就非嫁我不可呢？喜愛就是



了，或說戀愛就是了，何必一定要論嫁娶？」

「你的意思我是懂了！」堅侯吁了一口氣，有些感慨的樣子：「可是我不知道：有幾個人會和你表同意，你究竟能不能行得通。誰會將戀愛和婚姻分開來呢？誰不是將二者併作一說的呢？」

「好在我也不求別人和我表同意，行不通也就罷了。」更深的感慨：「老實說吧！我講戀愛也許還有一些資格，談婚姻的然是一無憑藉了。」

「恐怕照你這樣無婚姻目的的講戀愛，」又笑了：「也正不容易。」

「我並不求其容易呀。」報以一笑。

「閒話少說，」堅侯用開始另外一件討論的聲音說：「你倒講些事實我聽聽看，你和詠玉，或說詠玉和你，究竟要好到什麼程度。奇怪！我竟一些都不知道。」

這難怪堅侯要奇怪，因為這些年來，雲岐和他是無話不談的，而詠玉又正是克良的妹妹，更非陌生人可比。

「並不是存心要瞞你，一則沒有告知你的必要，二則我怕給第二個人知道了，或者會於她有所不便。」

「那你現在到底要告訴我，到底要給別人知道了。」

「這也許可說是時機成熟了，不能不這樣吧？」說着笑了起來，似乎作着什麼掩飾。

「還是閒話少說，報告事實！」真有些不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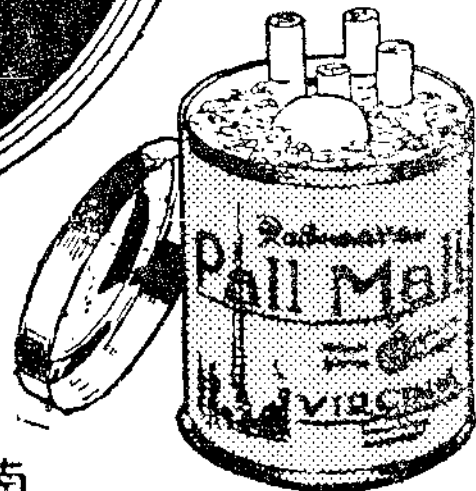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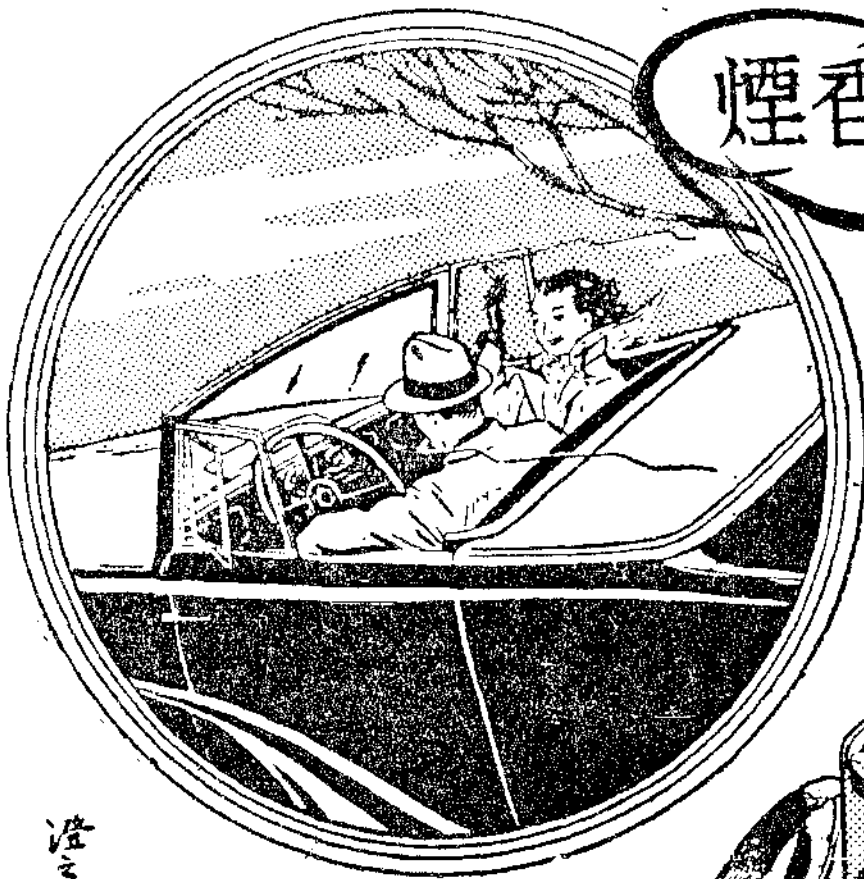
「好！我告訴你。」

雲岐將藤椅挪前了些，對堅侯說着他和詠玉的一切經過。他談得很仔細，從初見面到現在，一些沒有遺漏。堅侯不說什麼，只靜靜地聽着。有時，爲了性急，也許要追問一二，可是他的話很簡單，好像怕多說了一句，要打斷雲岐的講述。他聽得津津有味，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爾麻爾舶

伴良尚高 行旅家居

煙香等上



澄

理經總
司公煙和福海五

號五四三三二話電 號五六一路京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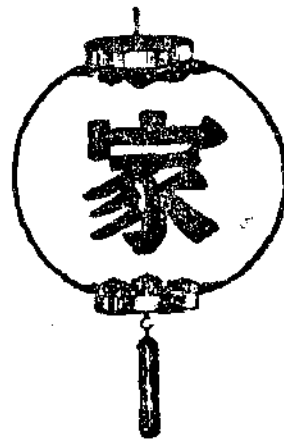
（口路馬四）號四〇二路東山海上

大陸書報社

代售均有各大書局
•• 書新版出近最 ••

這是敘述一個蘇俄家庭，
僑居在中國的天津的一部
錯綜複雜的史實，原著出
Nina Fedorova 氏的手筆
，描寫極風趣而細膩，譯
筆亦甚流利超脫，與巴金
的名著「家」，有異曲同
工之妙，不可不看！

精裝一厚冊
實價四元五角



巴蕾譯：
世界名著

英漢對照
叢書之一 **初戀**
巴 金著
丁 明譯

英漢對照
叢書之二 **愛**
巴 金著
魯 臣譯

英漢對照
叢書之三 **秋**
諾嘉士著
黃 音譯

名家短篇
說集之一 **聚**
丁 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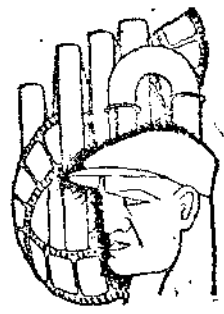
名家短篇
說集之二 **歪毛兒**
老 舍著

名家短篇
說集之三 **如狴**
沈從文著

一冊：實售六角五分

給新時代青年的信

周楞伽著 一冊：一元六角



超音波的效用

郭棟材

John Langdon-Davies 原著 • 譯自 The Strand Magazine

讓我們先來想一想，聲音到底是一種甚麼樣的東西？

一潭靜止的水，受了打擊而產生許多波紋向各方面散開去，聲音就正像這樣。空氣受了激動，就產生許多人類目力所不能及，但耳朵却能覺察的波紋，當這些波紋接觸到了你的耳膜時，它就會使你的耳朵以一定的速度而震動，你聽到它的結果，就叫它「聲音」。如果這聲音的波紋或波浪，後一圈緊接前一圈，較緩慢地進行，就算它一秒鐘三十次罷，那末你的耳朵也就每

秒鐘震動三十次。這樣，你就聽見了一個低音音符；如果它們一秒鐘震動一萬次，你的耳朵就聽見一個三度高音音符；如果它們更快一點，就算一秒鐘三萬次，那你簡直就

聽不到任何聲音；因為你的耳朵僅能接受從每秒三十次到二萬次震動的音波，不能接受更慢或更快的。

但我們並不能因人耳不可以接受每秒二萬次以上的聲音，因而就說每秒震動二萬次以上的音波就不存在。我們知道某些自然界中的音波，是超出人類聽覺範圍之上的，例如一隻蝙蝠的夜鳴聲，有些人可以聽見的，但有些人就聽不見；這種音波就名之為「超音波」，它是我們所最驚奇的一種發明，到現在還沒有有人知道它將來應用的界限。

；那時候，潛水艇戰爭中所遭受的損失是很可怕的，那種潛伏的，無聲的危險是遠較空中的齊柏林飛艇為大，你可以在齊柏林來襲擊之前看到它，你可以在一道探照燈的強烈光線之下捕獵它；可是你却不能同樣地用一道探照燈光去找尋潛水艇，這顯然是因為沒有一種光線可以穿透水中的波層，光線當然是不可能了，但是「超音波」又怎麼樣呢？我們能在一般聽不見的聲音之中把潛水艇找出，瞄準它的方向放下深水炸彈而將它炸沉嗎？

超音波在空氣之中，離開它的音源，短距離之內即消滅；但在液體中則不然；所以在一九一七年時，法國的科學家蘭吉薇(Prof. Lan

revin)教授就在這上面轉他的念頭

三個原理而進行的，他的第一個思路是：一塊晶體，當它受到電流的撞擊後，即改變它原有的長度，這是一八八〇年居利兄弟(Curie)所

發現的，蘭吉薇想：假使一種電流能够每秒鐘撞擊那塊晶體數千數萬次，使那晶體發生震動，成爲一種超音波的音源，而將這種音波射入水中；如果這種音波在水中撞到一種隱藏的目的物，如潛水艇，它就會反射回來，發出一個聽不見的回聲，這一種回聲，可以從適當的裝置中觀察出來。

他的第二條思路是：電流可以分爲交流(A.C.)和直流(D.C.)二種，交流電是在一秒鐘內改變它進行方向若干次的一種電流，所以它在電線上沿一個方向進行了極短促的時間後，隨即就反過來沿着和剛才相反的方向進行。

蘭吉薇的思想就根據了這兩點，當交流電在改變它進行方向的一霎那間，電線上就完全沒有電流流動，那晶體在這一瞬間也就回復到原來的長度，所以當一股電流每秒鐘改變方向一千次，使晶體也一秒

鐘震動一千次，同時這晶體就發出一種週率爲一千的音波，所以用一種急速改變的交流電，輕輕地扣拍一塊晶體就可以隨意產生任何週率的超音波。

第三條思路是：將若干塊晶體以適當的方法接合起來，就可以發生一般密集的超音波以探察出隱藏的潛艇，他知道一股音波可以像用透視鏡將一股光波聚合一樣地集中起來。

這就是在那次大戰時千鈞一髮的危機中，蘭吉薇如何挽救了我們的一個祕密，一股交流電使晶體發生震動而放送出一股波流透入這黑暗的大海洋中，這股波流撞擊着隱藏的潛艇而折射回來，使那晶體重新再發生震動，我們只要根據回聲所需的時間，便可以計算出潛艇的距離和位置，而其餘的事就可以由深水炸彈去處置了。這與一道探照燈捕獲齊柏林飛船不同，因爲潛艇

•• 售分無並業同炭柴 •• 戶用送直廠造製由 ••

光潔耐燃

圓圓煤球

標準原料

電話 三七二九六

總公司檳榔路二九號

電話 三七五五五

絕不會知道它自己已被人獵獲。即使它知道時，也已經嫌遲了。

大戰結束後，超音波已不僅是實驗室中的玩意兒了，它的功用已開始被人從各方面去探索了。自然地，人們是想到要使它作為替人類健康而鬥爭的一個同盟者；例如：它對有害的細菌到底有些什麼效果？研究者尤其是急於要找得一種能搗破傷寒菌的方法，因為在傷寒菌體內產有某種化學藥品，稱為抗體素 (Antibodies)，能使人類獲得對於傷寒的免疫性。

美國的查瑪斯醫生 (Dr. Leslie Chalmers) 發現充滿了微生物的液體可以在超音波的錘擊下，使微生物的防線搗毀而死亡，而抗體素則無損害地遺留在液體中。

超音波對於微小的目的物的作用，就是能授與它們一種震動，這震動雖然極微渺，但却較之同樣種類可以加諸其上的力量為強大。

那末，譬如說：那種強大的力量對於我們日常所飲的牛奶有什麼影響呢？牛奶是包含着各種化學的化合物成塊地浮游其中，超音波就將這些塊狀擊碎，使它們完全混和在牛奶中，這可以得到幾個有利的結果：牛奶中凝結的部分（乳皮）

軟化，使不能消化普通牛奶的人易於消化吸收；此外，牛奶中或許仍有細菌，超音波可以予它們一個猛烈的震動，使它們遭襲擊而死。

超音波使漁夫們的工作也輕易了許多，一艘海上的捕魚船，裝置了放射無聲音波的設備，這道探索音波便能夠將海底深處的祕密顯露給你。當魚船在找魚類的集合地時，那探索音波能代你檢驗海底，根據它的回聲就可以描劃出海底的性質，那是泥土的呢？沙土的呢？抑是岩石的？這結果就告訴你：這附近是否有魚類的食息之場。

應該感謝這些發明，因為漁夫

們在拋網的時候，便再也不會有失着了。

當居利兄弟在扣擊着石英晶體以觀察它對電流的反應時，何嘗想到他們已經將一大串的思想賜予了人們，使他們獲得了一種新的意識呢？

在蘭吉薇的塑像下，鐫刻着一行奇特的墓誌銘，那是足以表示後人對這位科學家的崇拜的，原文是：

「他將耳朵聽不見的東西，眼睛看不出的東西顯示給我們！」

· 說小事實近最上海 ·

上海大觀園

全書 六十冊 二回 洋十萬

富室 秘密 形色 儘量 暴露 一覽 無餘

全書 四冊 定價 三元 八折 優待 二元 四角

四馬路世界書局總經售

秋 · 齋 · 夜 · 讀 · 抄 · 秋翁

◆明太祖的菊花詩

菊，是傲霜犯露，不與紅紫爭妍的花枝，所以歷來詩人，都把它比作隱逸之士的。獨明太祖的菊花詩，却充滿着富貴氣息。他的詩道；

「百花發，我未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披着黃金甲。」

這一首詩的口氣多大！他偏不把菊來比隱士；把它比做一位戰士！這是作者獨特的思想。作者深切地感到，國家多難之秋，隱士是要不得的，需要的是戰士，他的意識真高人一等。

◆馮當世題壁詩

宋朝馮當世未發迹時，相當貧困，有一次在餘杭欠了賦稅，逃往寺院中避債。終於給胥吏們找到了，逼他到官裏去。他正急得沒有地孔鑽時，忽然其中有一位通文識字的胥長，指着壁上馮當世所題的一首詩，向衆胥吏道：「你們別難爲馮秀才，你們瞧瞧他所題的詩，口氣多闊大呵！」那首詩道：「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西風；可憐四

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第中。」

衆胥吏讀了一遍，大家說：「馮秀才既有那樣的才學，怎會得長窮困呢？我們放了他罷。後來馮當世果然中了狀元，爲宋朝名臣，有聲於時。」

◆月子詞

中秋月夜，吳門橫塘那裏的船孃，往往唱着月子詞，聲調十分的淒婉，那詞句道：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

詞不止一首。在這離亂之世，飄零在外方的，正不知有多少，當靜悄悄的月夜，聽到這歌聲，準有不少人吊下眼淚來的。

宋人詠月的小詞有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過枕函邊。」這詞意，是作者自悲知遇難逢。在老去馮唐之輩讀此，也得增添不少感慨吧？

◆詠昭君詩

從前的士子，一經落第，往往怨恨試官，切齒

不忘。明朝有一舉子，落第後詠昭君詩云：

「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

從這一首詩中，可以見到作者的怨憤，充滿紙上，實在失却了詩人敦厚之旨。不如白樂天的昭君詩，怨而不怒，用意深遠。詩云：

「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這一首詩，真是寄托遙深，思人不及，另有一副雪亮的胸襟。

◆岳武穆詩

岳武穆滿江紅詞，人都熟讀，而於他的送張參謀北伐詩一首，却知者絕少。詩云：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轉向燕幽；馬蹀單于血，旗臯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這一首詩，也從忠肝義胆中流露而出，不在滿江紅詞之下，讀之令人氣壯。

◆王荆公詩

王荆公見戲場中有裝木偶而出者，王笑曰：「昔也木偶裝人；今也人裝木偶。」蓋傷時也。因作

詩以譏之云：

「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木偶夜登堂；淨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稗子自應相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誰還識，且向燈前學楚狂。」

◆詩識

于忠肅公謙，他生平居高位，甘澆苦，不是以詩出名的人。然而他時做幾首詩，却也肝胆如照。他童年時有一首石灰詩道：

「千鎚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願留清白在人間。」

這一首詩，是他的一生讖兆。及後他貴為河南方伯，入覲時有詩曰：

「首帕蘼菇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被閭閻話短長。」從這一首詩裏，可以想見他的忠心耿耿，謀國之誠。

◆僧尼詩

明朝末年，有一僧尼，作一絕題壁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來笑

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這首詩，是非悟道之後，做不出來的。

SHANGHAI RACE COURSE

欲購從速



剩票無幾

上海秋季

A 字大香賓

定額五萬號 慈善捐五萬元

十一月二十二日開獎

每全張提出國幣一元
充作善舉為諸君造福

全張十二條售國幣十元
分購每條國幣壹元

頭獎 獨得 九十萬六千元

二獎 獨得 五萬六千元

三獎 獨得 二萬八千元

憑票十足領獎

上海跑馬總會彩部

馬路三四〇四 電話三〇一〇九



七

這第一天的功課完畢之後，在美君並沒有多少興奮，只不過存下了一點感想。她的感想是母親的愛太偉大了。死去的女兒對她的影響竟有這般的深。她這一切的佈置，那裏是爲着一位教書先生！完全爲的是紀念她的女兒。

她出了黃家的門，路上一逕這樣的想着，也沒有僱車，一直走到自家的弄堂口，已經快到四點了。她在弄口遇着了一個人，這個人却不是鍊生，乃是趙孝存。

「密斯脫趙，你怎麼也在這兒？」

「我是特來望你的，今天是你服務的第二天，你的印象還好嗎？」

「很好！」美君嫣然的一笑。「多謝你給我找的事，我怎樣報答你。」

「不要提這些話，你今天回來得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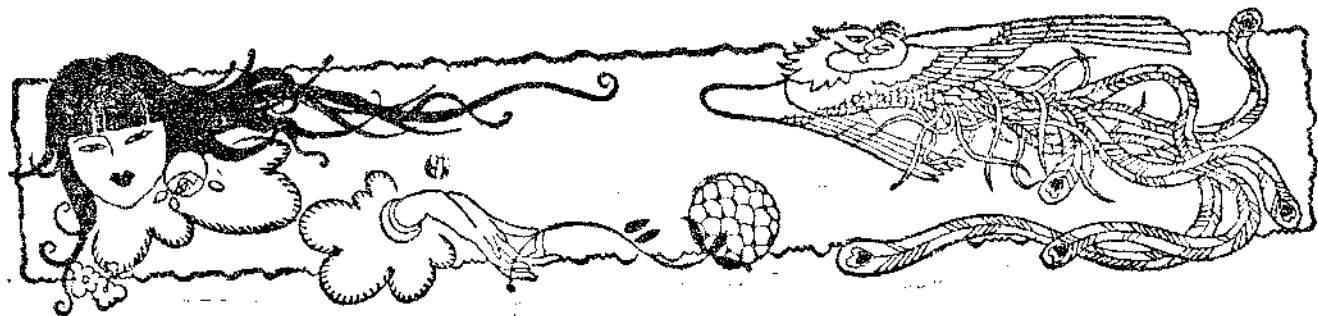
「這是主人的意思，說這是第一天，該早點放。」

「我……」孝存很遲疑的說：「今晚我很想請你在舍間便飯，藉以表示我對你慶祝的意思。」

孝存說着，臉便紅起來了，但仍鼓起勇氣說：「我不會說話，可是總要請你賞個臉。我家裏只有一個媽媽，一個妹妹。此外更沒有別的人，所以你去了，一點不會感到拘束的。」

孝存的態度非常誠懇。這倒使美君爲難了。要是別人，她當然回絕，無如是趙孝存；因爲沒有他，自己不會得着這份事的。況且，他還親自送美君到逸仙那邊去。美君沒有辦法，却得和緩地對他說：「你對我的一切，我是非常感激的。叫我吃飯，我請你改一天罷！」

她滿以爲這話說出之後，趙孝存會打破原意的，那知趙孝存非常的急，他說：「我請



你寫的紀念冊，上面幾句話，我是牢牢記着的。你寫的是；「已經過去的，讓它過去罷。未來的是什麼，我們又有什麼把握？只有今天，最實在。願你把握住今天，不要眷戀着已往，更不要在未來的途途中作渺茫的祈求。」這是多麼警闊的詞句，我常翻開我的紀念冊，百讀不厭的看，記着，唸着。要緊的就是今天，過了今天，我們又在什麼地方能找出今天的興致？」他說完了就望着美君，美君無奈的答應了他。

「你有同學錄嗎？」

「有的。」

「我的地址並沒有更改。」

他非常喜歡的跳躍着走了。

「你不到我家坐坐？」

「改一天罷！」

兩人全都堆下滿臉的笑，他們就在這笑容中道別。

美君從弄口走回家中，心裏真是十分快樂的。她好像已經換了一個世界，和那提菜籃買菜的光景，真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可是在她回家之後，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又發現了。她父親對她說：「在中午的時候，有一個姓張的來過，他說他是黃家的賬房，送來一百八十元的薪金。我說：「薪水該在月底拿的，現在不好拿。」他說：「黃太太招呼送來的，並且此後還要按月送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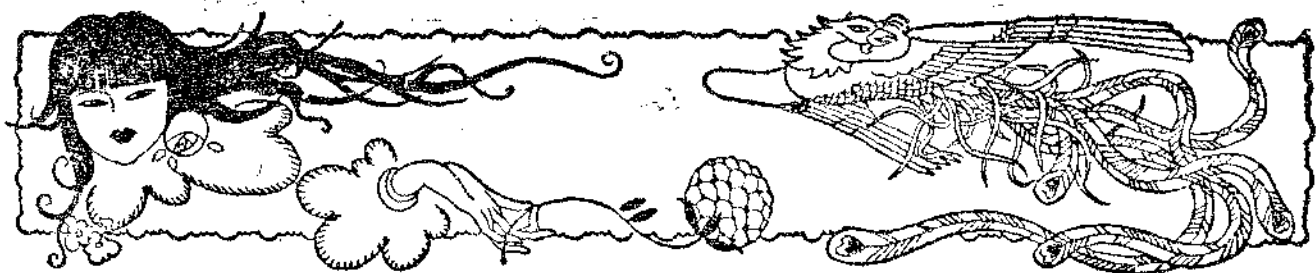
「爸爸收下了嗎？」

「收下了！我給了他一張收條。不過我想這總有些不對。」

媽說：「這又不對，人家給你的錢又不對，教書不該拿錢？」

「我並沒有說不該拿錢，拿錢應該在月底。」

「爲什麼房租要先付三個月，拿錢的時期本來可以隨便的，只要不多拿人家的就行，



早過一點又有什麼關係！」

爸爸不再說話，將錢拿出來交給女兒。女兒的思想，却又和父母不同了。她並不顧及早遲的問題。她只顧到今晚趙孝存請她吃飯。她想要是能早一點送些東西給他。這一段人情便了結了。爲什麼今天定要吃他的飯？今天之所以不能回掉他，就是爲的這一段人情。人家替你出了力，找着了事，還抬舉你，請你吃飯，要是不去，那真是太不識好歹了。如今有了錢就該買點東西送送他，而且在今天送他的東西尤其好，送了東西再吃飯，面上是好看的。

她有了這種思想，便毫不遲疑來分配這一百八十塊錢了。她以爲這件事之成功，趙孝存是有三分之一的力量在裏面的，張逸壽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便是黃家。所以她準備用六十塊錢買東西送他，剩下的錢，她拿了六十塊給爸爸，剩下的六十塊，自己準備着去買一套新衣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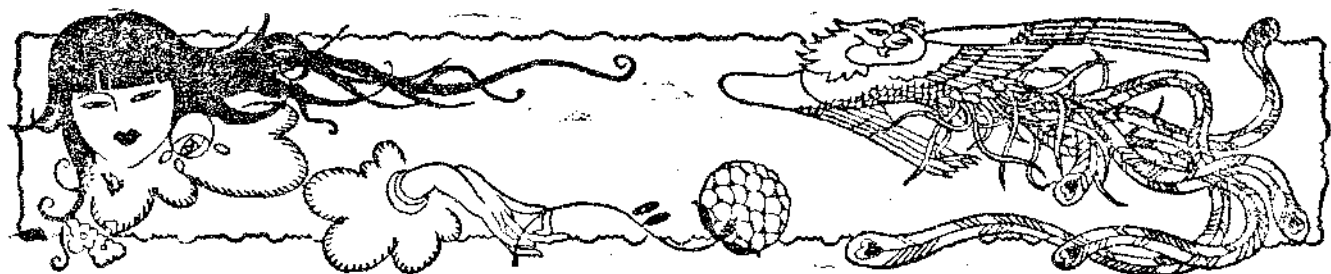
「這六十塊錢買什麼東西好？」她到孝存家裏吃飯時，這樣自問着。不過這個問題解決得很迅速，她走到公司文具部裏買了一枝自來水筆，就將自來水筆帶到孝存家裏去。

孝存的家庭的確是很簡單的，他父親死得很早，家庭的撐持，全是他母親一人之力，他母親是個能幹人，不但治內是井井有條，應付外面一切的人，也是很好的。

今天在家裏請美君吃飯，也是他母親的意思。孝存雖然在母親面前說了美君許多好話，母親非得親自過目不肯相信。今天叫他請美君到家裏來，也許一則可以見着美君的言語行動，再則可以顯示她治家的能力。

實際的說起來，一個有錢的主母，治理一個四間屋子，三個人的家庭，是件極平庸，極容易的事，又有什麼能力可以顯示給人家看？看看美君的言語行動倒是她們最大的目的。

妹妹和母親聽說美君已經答應了來吃晚飯，她們都是非常興奮的。她們先將看人的法



則做一番討論。媽媽的意思是看人最要緊的就是一雙眼，其次就是嘴。再其次就是手和腰，最末就是那一雙腳。女兒的意思却不對，她以為最要緊的是頭髮，其次就是皮鞋，再其次就是衣服合身不合身？

媽說：「孩子，你錯了！你看的全是些外表，譬如頭髮，是理髮師做的。皮鞋，是皮鞋匠做的。衣服是裁縫做的。與本人有什麼相干？」

「不過樣式總得自己定，看她衣服鞋子頭髮的樣式，就可以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人？」媽提出反對的意見：「頂多也不過看出她是不是愛時髦罷了，還能看出什麼？要看人的內心，第一就是看她進門是個什麼樣子，頭上抬的，定然是個高傲的人。頭下垂的，定然是個沒有用的人。不抬不垂，眼光四射，會使用心機。進門先找主人，她心中定然是有事要解決。其次，就要看進門後站的地位，在主人之上，無求於主人。在主人之下，有求於主人。和主人並立，就是一無所求可也不想人家向他求什麼。再其次，就是要看入座，看入座是斷定她身體康健不康健的。坐得快，氣虛。坐得慢，神虛。看而後坐，心灰意懶。坐而後看，神完氣足。然後再注意到她坐下去之後的樣子，還是挺胸，還是低頭，還是撫鬢，還是搖擺，她的內心，自然可以洞悉無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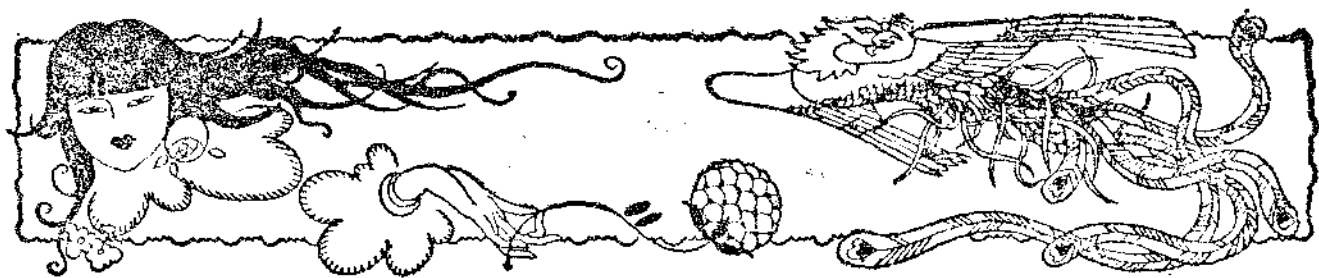
孝存聽得真有些忍不住了。他說：「媽！我們今天是請人吃飯，不是替人家看相。研究到這樣的詳細做什麼？」

妹妹道：「晏小姐還沒有做我們家的人啦！為什麼這樣的衛護她，不讓我們看一個仔細？」

「誰說不要你看一個仔細？我的意思是今晚請人吃飯，對於吃飯總得預備預備。不要讓人家來了沒有得吃。」

「預備什麼呢？四個人難道要吃一桌筵席？」

「不說筵席，菜總得要有兩樣的。」



媽媽笑道：「臨時起意，知道你會得着會不着，請得動請不動？」

「如今是會着了而又請動了的。」孝存真有點急。

媽媽說：「那末在外面叫兩樣菜好了。」

「到底菜叫了沒有呢？」孝存急得問他的妹妹。

「誰去叫？自然要等你去！」

「等我去叫？」孝存伸出他的食指向自己鼻尖上一指。氣得一句話也不說就跑了出去。這裏丟下了媽媽和妹妹嘻嘻哈哈笑了一陣。

八

孝存的屋子裏是沒有電話的。要叫菜也得弄到弄堂口看門人的公用電話處去叫。他走出門外滿藏了一肚子不高興。他想人還沒有來就有這一大套的看法。人來了還不知要怎樣看呢！現在的時光已經不早了，倘使叫了菜送來的太遲，這中間一定使客人很難堪的。

「我爲什麼一定要請她在家裏吃，在外面吃不是一樣嗎？」一個新意見，走入他的腦內，他走到弄口，並不去打電話，反而去守候着晏美君了。

守候了一會兒功夫，晏美君果然姍姍地來了。孝存說：「美君，我向你怎麼說，是請你在我家裏吃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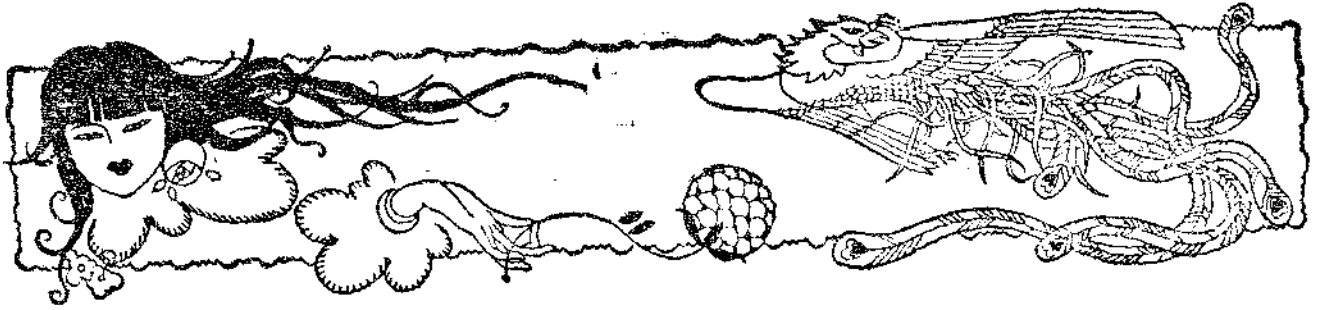
「是呀！」美君覺得很奇怪。

「說錯了。我是請你在外面吃飯的。」他陪下一臉的笑。

「到底在那裏呢？」

「就在前面離此地不遠，不早了，我們走罷！」說着他催美君走。這是美君所夢想不到的。

「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下午他明明說是在他家裏用飯的。還說他只有一個母親一個



妹妹，我一點都不會受拘束。怎麼現在又變爲在外面吃飯呢？」

她懷疑，她向孝存望一望，孝存好像在想什麼，雖然和她一塊兒在走，可是心却完全不在她的身上。她想問，但是她不敢問。袋中的一枝自來水筆，也忘記拿出來送他。

孝存一面想着，和美君已經走過了餐館，等到發覺了之後，再走回來的。美君抬頭望了望，餐館的名字，叫做浮綠居，雖然不如前一次去的雅緻，但是佈置的也還不差。

孝存找了一個房間，招待美君入了座，便說：「你坐一會兒，我去找我的母親和妹妹來！」

「你還要回家？」

「不！我打個電話給她們。」

話沒有說完，他已經走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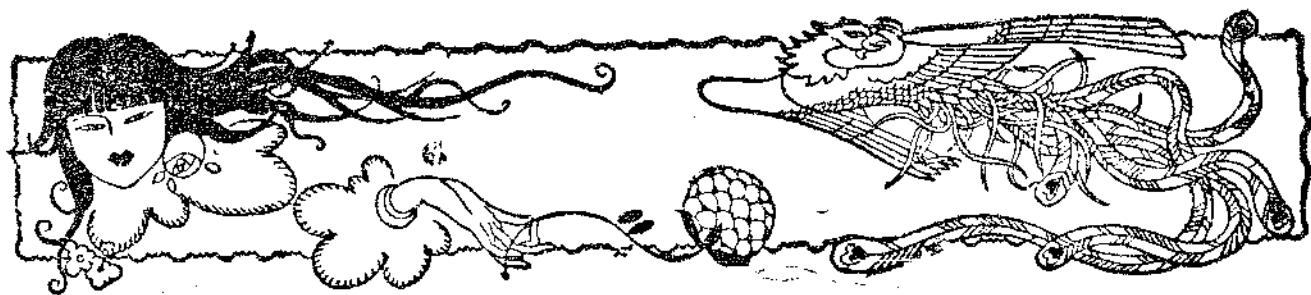
「社會上有這樣的怪人！」美君自己在那裏想：「我剛已經走到他家門口，爲什麼不去請她們出來和我一道走，反而現在跑去打電話？」這個問題，美君是不能解答的，她不知道剛纔的一切經過。

孝存說打電話，他是真去打電話的，他叫看門人去叫他妹妹來接電話。電話中的話却很簡單，他說：「叫菜叫不着，他渴着了美君，便請她到左近的浮綠居去吃飯，他們希望媽媽和妹妹快點來，專誠的等着。」

他不等妹妹表示意見，就把電話掛起來。自念着：「你們總是給難問題讓別人解決，如今也給個難問題讓你們解決！看你們怎麼辦？」

他在電話間暗笑了一陣，非常幽閒的走出來。剛纔心裏的不滿意，至此已經是全部的雲散煙消了。

然而這個問題，在妹妹方面究竟是不是一個難問題？却是很難說的。妹妹向媽媽說一聲，兩人一同到浮綠居。真是一件極容易的事，那裏有什麼難題？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又



沒有這麼簡單。第一，妹妹和媽媽既是出去，就得要梳洗梳洗，換換衣服鞋子，這是件不合算的事。因為今天是看人，不是送給人家看。送給人家看，梳洗化妝換衣服是應該的，看人，還得要自己去梳洗化妝換衣服，顯然是不合算的。其次，這一種看法是反賓作主的看法，看人，總該是靜以待動，就是媽媽剛纔所說的那一番，也是靜以待動，方纔辦得到。如今却反過來了，究竟是妹妹和媽媽看美君，還是美君看妹妹和媽媽？都很成問題。其三，這分明是上了孝存的當，上當的事是人所不甘心做的。

妹妹說：「我不去了！」

媽媽說：「去去罷！好在還不遠。不去，哥哥是要生氣的。」

「生氣就生氣好了！」妹妹說着非常的不高興。

媽媽說：「今天這一餐，原是爲了我們看她的。我們不去，哥哥是沒有損失的。我們下次要看，不又是要花錢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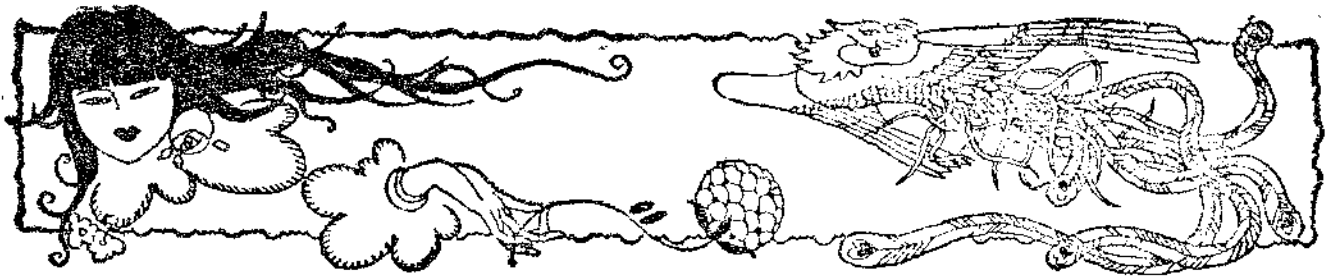
媽媽說過了，就上樓去梳頭換衣服了。這裏妹妹嘴裏咕噥着：「討厭！真討厭！」也上樓去做頭髮換衣服了。

這邊浮絲居的兩個人，却又是一種情境，孝存一直帶着笑走進了房。美君也笑着問道：「伯母和姊姊來嗎？」

「來的！」孝存非常得意的入了座。他說：「美君，我們今天來說個謊，好不好？等媽媽和妹妹來的時候，就說你請我們吃飯！」

美君的臉就倏然的紅起來了。她想自己不該買自來水筆的，該請他們吃飯，這是有面子的事情，只怪自己入世的經驗太嫌淺薄了，但是口袋中還藏了買衣料的六十塊錢哪！她決計採用補救的方策，笑着說：「我本來應該請的，不用說謊，真的由我做個東罷！」

「不能！決不能！今天是我找你來的。只算說個謊。我替你出過力，這就算是我的第一個請求，你得答應。」



「爲什麼要說是第一個請求？」美君向他笑着。

「那末就算末一次好了……」說到此處，他猛然想到話是說錯了，趕緊轉口說：「不！不！不是最末一次，我以後還有重大的要求。」他說時非常的急。美君雖然笑着，臉不禁也有點紅起來了。

這時茶房掀簾進來，說有兩位女客來，他們的話頭就此打斷。

九

來的兩位女客，不用說自然是媽媽和妹妹了。媽媽是昂着頭進來的，妹妹却是低着头進來的。幸存着在心裏，真是有說不出的快樂。

他笑着向妹妹說：「今天是晏小姐請客，你是客，應該站在這一邊。」

他說時露出滑稽的笑容，妹妹向他瞅了一眼。

媽媽說：「不要胡鬧了，我已經替你在櫃上付過賬了。」

幸存哈哈的笑着，執了媽媽的手說：「媽！你真是一個極其慈愛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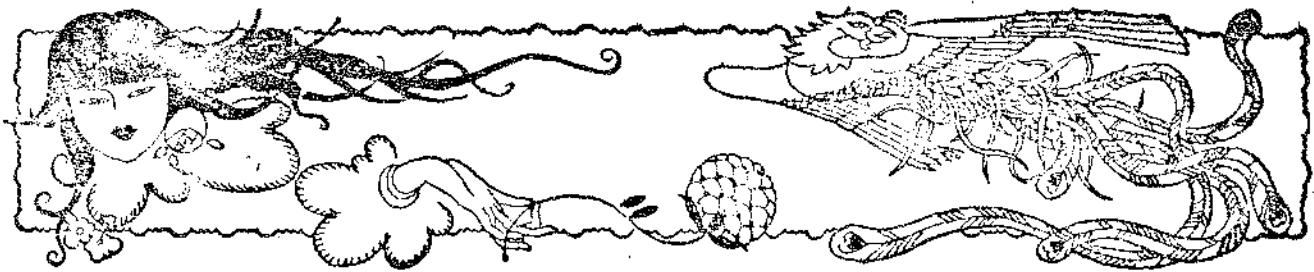
遂又掉過臉向大家說：「請坐，大家請坐罷！」

不過在大家還沒有坐下去的時候，他又輕輕的向妹妹說：「坐得快，氣虛；坐得慢，神虛。」

媽媽向他瞅了一眼。他不敢再說下去了。

這一餐飯大家吃的都很快樂。究竟媽媽是不是看到了美君的內心，誰也不知道。妹妹呢，在桌上聽了哥哥說上許多有趣的話。也覺得很新鮮。就是美君，在這歡悅和樂的空氣中，也看出他們這一家人是非常富於生活趣味的。

她們談到了美君新就的職業，談到了應鳳，談到了黃老太婆，還談到了金鳳。美君敘述了她一天教書的經過，倒引起妹妹笑了好幾回。不過說重新佈置房間和掛上金鳳相片的



事，媽媽却認爲這位老太婆的神經不健全。

她說如果這相片是原來在房間裏的，房間重行佈置，也許是一件偶然的事實。相片如果是新掛的，那就與佈置房間有關係，她不是爲你佈置的，乃是她想假使她女兒在世，就應該住在像那樣一間房裏。

「爲什麼一定要在教書的那一間房裏佈置起來呢？」妹妹這樣的問。

「因爲晏小姐的臉，就像她女兒金鳳呀！」媽媽說着興致却很高，她又接着說：「像這種人，她的精神一定有所寄託的。」

「大約那張相片就是她精神所寄託的東西。」孝存無聊地說了這一句。

媽媽說：「不對！她精神所寄託的東西，決不喜歡叫人家看見或是給人家知道的。也許是她所想念的人最愛的一件東西，也許是她自己的一件東西，這件東西是可以供她在夜深人靜時撫摸追迴的。不過越撫摸追迴，越是想念，越想念就越會入魔，這是一個作繭自縛的辦法，但是身當其境的人不覺得。」

「撫摸追迴的結果又怎樣呢？」妹妹笑着問媽媽。

媽媽說：「那只有兩條路，倘使她是個性情軟弱的，當然就要鬱鬱而死。倘使她是個性情剛強的人，恐怕就要變爲瘋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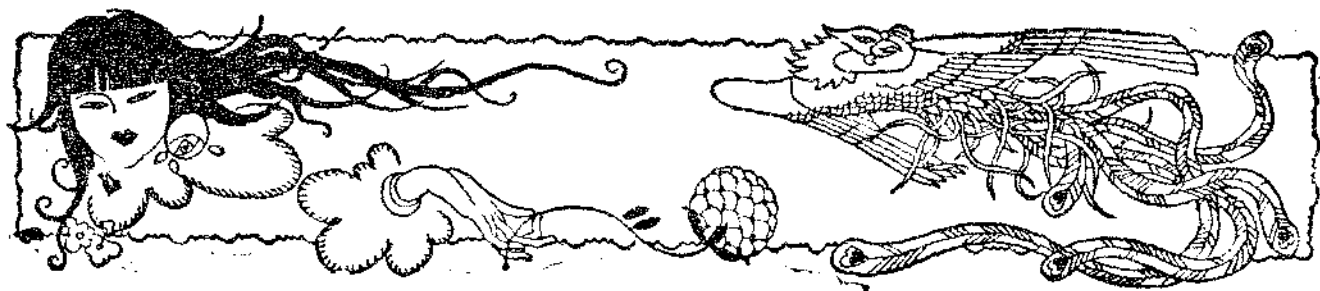
媽媽說完了這話，三個人全都面面相覷着，一句話也不說。

媽媽道：「我是見過這種人的。晏小姐，此後你去注意，一定會覺得我的話不錯。好了，今晚的這一餐，我們吃得非常快樂，尤其是晏小姐的一席談話，加增我們不少的興味，我們希望晏小姐常到舍開來談談，孝存和我們都是極其歡迎的。」

「多謝伯母賞賜的酒飯，天時不早，我也要回去了。」

「那麼叫孝存送你去。我們先走罷！」

媽媽說完便拉着妹妹走了。這裏只留下了孝存和美君。在孝存，本想在飯後和美君說



幾句甜蜜的話。不想母親說的那些話太掃興了。她把逸儻的姑母說成一個有神經病的人。這個有神經病的人就是美君的東家，和美君天天在一起，美君又像她的女兒，她的女兒又早離了人世。這些都不是有與會的事。偏偏又在有與致的時間裏提出來。

他想這件事是我介紹的，介紹的事就是如此，不能算好。他誠懇向美君說：「現在這一個事，你高興做就做下去，不高興做我再替你另想方法。」

「找事是這樣的容易嗎？」美君微笑的望着他。又說：「你替我找事，我真是非常感激。社會上的職業，那有盡如人意的。既是有了，我當然是要好好的做，不能辜負你介紹的一番好意。」

「這樣說真是令我慚愧了。今晚的飯你沒有吃飽？」

美君突然笑了起來說：「提到吃飯，我倒想起來，是我該請你的。」

孝存也笑起來道：「不要提罷！飯也吃了，錢也給了。你看，你沒有請我，我也沒有請你，是我媽請我們兩個人的，她出的錢，是不是？」

「那我改一天再請你，伯母和姊姊。」

「你萬不可如此，你到我家裏來，我是極端歡迎的，但是萬不可以鬧客套。」

美君沉思了一刻說：「你真的不要我請？」

「真的不要！是從我心裏說出來的。」

「那麼你一定要收我送你的一件禮物。」說着便把那枝新買的自來水筆拿出來，送給他。

孝存想不到她有這一着，她拿了出來，倒不好再拒絕她，只說：「謝謝你，我只好收了。只可惜我沒有靈妙的思想，美麗的詞句，用這枝筆傳達給你，未免有負這一枝筆，更有負於你送筆的美意！」

他們相對的微笑着，就在這微笑中離了浮綠店。

電影小說 游蜂浪蝶

陶 秦



◇ 絲吉羅速琴 · 角主女片本 ◇

· 演員表 ·

珍妮	琴速羅吉絲
湯姆	喬治茂發
海萊	賽琪斯梅立達斯
狄克	亞倫馬旭爾

導演者：加遜卡寧

出品者：雷電華公司

(註) 本片不日將在南京大戲院公映

生命是不能像電影裏一樣的——

當珍妮和湯姆一同從電影院裏出來的時候，她這樣想着。在電影院裏，她和湯姆偎依着坐了二小時，緊握着手，把

銀幕上的女主角當作了她自己，把湯姆當作了那個有錢的男主角。可是現在呢？她還是和平時的她一樣。跟着湯姆到那馬路轉角的小店裏去吃冰淇淋蘇打；在那裏，湯姆一定會告訴她，他今天很費力地對付過一個固執的主顧，可是並沒有成交。他希望在最近能售去三輛車子來彌補他的需要；如果能如此繼續下去，在不久，他也許有升任副理的可能。這些話，珍妮是聽熟了。不久，不久，可是這一個「不久」，還是很久……

不過珍妮對於這一個「不久」，却也是寄託了許多的希望和理想的，她含糊地從那杯冰淇淋蘇打中望着湯姆的眼睛，懶懶地聽着他那自信的論調，自己却在幻想着一個像今天影片裏的那個男主角一樣的人，她有着很多的錢，可是他却仍願和一個電話接線生結婚。啊！當然囉！那影片裏的女郎是一個在百貨商店裏服務的——可是還不是一個意思嗎？……

當他們喝完蘇打的時候，她還是沉醉在幻想的美霧裏，湯姆說是要駛車上感應磯 Inspiration Point 去。珍妮含糊地應着。夜還是很早，晚風習習，月明星稀，空氣顯得很平靜。在這二十分鐘的行車時間中，湯姆

說的話，她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那個漂亮的男主角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裏。那深刻的充滿着情感的聲音正在發着誓，對他說：他一見她之後，就爲她而傾倒。他並且立誓，將以他的餘生來使她快樂……

所以，這似乎很自然的，當湯姆把她抱在懷裏，向她求婚的時候，那月色朦朧的晚上，是充滿着魔術般的可愛；一陣陣的海濤襲擊着磯下的大石，發出一聲聲有韻律的巨響，和她的心跳的度數諧和着。這和影片裏最後一幕緊張的鏡頭是完全一樣的。

可是那又是很使人驚奇的，當珍妮到了家裏，這一切的餘音突然斷絕了。媽和爸，還有她的妹妹蓓白絲，仍舊在休憩室裏坐着，三雙目光帶着銳利而又疑惑地注視着她。媽和爸，還有妹妹，時常在問她決定幾時和湯姆結婚。

這像是莫明其妙的——珍妮總不情願把湯姆向她求婚的事，和她自己應允的事告訴他們。當她向她臥室走去的時候，她想這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如果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們，將要把自己的可愛的騷動的興奮的感覺泯滅似的。

她睜大了眼珠睡着，想着將來和湯姆在一起的生活。一個家庭還有孩子們——正像他們父親一樣的會說話，活動，完全是湯姆的雛型一樣。湯姆呢，一級一級地往上升上去。一好自爲之！好自爲之！一像一首歌似的繞在她的腦際，漸漸地她走入了夢鄉。湯姆唱着那首歌很快地奔回家來，手裏碰着一大盒送給她的禮物。一只真空的清潔器，一座洗衣機，一只電氣冰箱，一座落地的留聲機和無線電收音機，都用蛋衣紙包着。漸漸地禮物越來越多，越堆越高。直到湯姆成了美國的最富有的人。那時候的她，湯姆的妻子，穿着很華貴的衣服，離開了她那華麗的家，跳上了一輛非常華美的汽車……

珍妮睜開眼來，在這一霎那中，她幾乎對於那熟悉的鬧鐘聲也辨認不出來。接着，她才完全醒了，立刻從床上一躍而起，很快地奔進了浴室。那電話局裏的監察是一個對於接線員守時問題很重視的人……

那一天，珍妮常常把號碼接錯。她的思想似乎不能集中在工作上。尤其是當城裏的最富有的少年狄克哈米爾登接了一個長途電話給紐約某女郎之後，她的思想更不能集中了。狄克是一個有錢而未婚的美少年，最近剛從國外倦遊歸來。珍妮知道這一個名字，也不知道爲什麼，這個名字會這樣深刻地印在她的心上。



○樂快的大最取換，價代的少最以

裘菊露，那個坐在珍妮身邊的接線員，聽見珍妮說出狄克的名字，所以當珍妮把線接好之後，裘菊露就問她有沒有看見過狄克所駕的那輛新車。珍妮很堅決地回答她，她沒有見過狄克，也根本不知道什麼新車。這以後，似乎很奇怪的，珍妮對於接線，更是錯誤百出了。

好像是命運注定了的，當那晚她和裘菊露離開電話局的時候，裘菊露看見了那輛靠在馬路旁的嶄新的汽車，就指給珍妮看，並且說那個坐在車子上，扶着車輪的少年，大概就是狄克哈米爾登。

當珍妮向回家的道上走去的時候，那輛車子在她的身旁駛過，並且那個少年還問她要不要由他來送她一程——要不答應，這正像是在向命運使者表示拒絕了。這樣珍妮就上了那輛嶄新的車子。一路無話，很平安地。他把她送到了家，他並且要求今晚上和地有一個約會——唔！這個約會，那不會壞到什麼地方去；況且湯姆今晚上也忙着兜售車子，自己也很感到寂寞，這樣她就答應了。

當然，這在發現的時候是應該嚇上一跳的，那是在吃好晚飯之後，那少年來了，他告訴她，他的名字不叫做狄克哈米爾登。他的名字叫做海萊，他是在進口汽車送達服務社裏做事的。可是他有一元八角錢可以化，他知道有許多地方可以化角子來尋快樂的。你可以上便士商場去問卜，還有滾球，吃牛排，咖啡等等。

生命，照海萊很堅決地說，大多數人都把它看得太嚴重了。他也會抱過很大的野心。可是後來，有一天，他公司裏的經理，他是一個擁有鉅資的富翁，忽然跳樓自殺了。這以後，海萊就斷定，金錢是沒有什麼大價值的，祇要看，今晚他們化不到四元錢，而所得到的，不是一個很美麗快樂的晚上嗎！他們對於這一種快樂是可以永遠享受的。很顯明的，他們倆是有許多地方很相似的，彼此都應該很關切。照海萊說，當他初會她的時候，他就有所覺得了。他並且發誓他能永遠使她非常快樂。

還一大串話在珍妮模糊的記憶中，像一只紀念鐘般響過——含糊地她聽見她自己同意了他的聲音。

當珍妮回家的時候，爸媽和妹妹都已經睡靜了，那是一樁好事。這簡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告訴他們她又和另一個人訂婚了；而且那男人姓什麼，她也並沒有問清楚。

她揣測着他姓的是什麼，她有時還笑了出來，這樣她含糊地睡了過去，漸漸地又走進了夢鄉。生活似乎非常的逍遙自在，這是她從來也沒有想像到的。住的是一所葡萄棚搭成的小屋。孩子們的小臉上，永遠帶着笑容。放刁地賴着學，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有工作的事。野宴呀！遊戲呀！整天嘻嘻哈哈，不知煩惱不知愁地過着。一日三餐，都吃着牛排，濃烈的咖啡裝滿了杯子，可是一舉杯之際，那深黑的顏色又變成了清水。這一個夢，使她感到非常疲乏。珍妮上工之後，手軟足痠，很不耐煩似地，把個坐在旁邊的裘菊露看得莫明其妙。

那時候狄克哈米爾登又打了一個電話給他紐約的女友，這一件事，像是朵已經萎枯的花重復在珍妮的心頭抽出芽來。她的工作又入了蕪雜無章的狀態。

黃昏的時候，湯姆來電說是因為有一輛車子或者可以成交，所以不能如約來會了。海萊也來了一個電話，說是今晚他有一輛汽車，問她要不要和他一同去兜上個圈子？這樣，那晚上他們就坐了一輛新車子去兜風，出於珍妮的意外，那駕車的就是湯姆。

海萊的解釋是他假裝要購一輛汽車——湯姆就以爲有生意好做，親自駕車給他和他的女友看貨。

哼！那才是笑話，他的女友！珍妮怒火上升，她覺得海萊不該這樣對付她的湯姆，幾年來她不是一向愛着湯姆嗎？她奇怪爲什麼湯姆不狠狠地海萊的鼻子上打上一拳？可是沒有——湯姆被海萊的花言巧語說服了，他以爲海萊真的要買一輛汽車，雖然他的臉上的神色正像雷公一般的可怕，他却仍舊繼續駕車，依着海萊的建議，到了感應磯邊。

珍妮實在不能再忍耐下去了，當車子抵達感應磯的時候，她的怒火已到了燃燒的熱度，很憤怒地對湯姆說海萊是一個窮鬼，他的錢恐怕也不够買一輛孩子玩耍的腳踏車。在她的憤怒中，她也沒有估計到這句話的

效果是什麼，可是她決沒有料到湯姆竟會把他和海萊推出車外，駕着車走了，剩他們倆面對面地立着。在那煩惱的夜裏，兩個人默無一言地相對了好半天。

哦！這又像是命運注定似的，那晚上，感應磯上突然會走出來一個狄克哈米爾登來。海萊在他的工作中，認識了狄克，所以就由海萊向他提出，要他把他們倆送回去。

一小時之後，珍妮上了床，想着剛才的事，再也不能睡去，就從床上坐了起來，緊抱住了她的膝頭，想要把她的心跳遏制下來。第二天早晨，她想起昨天晚上所做的一個美妙的幻夢，這簡直是她平生最快樂的一個夢。在夢中，她是狄克的夫人，在一個非常華麗的宴會裏當着主婦，在一個慈善舞會裏出席，身上穿着華貴的衣服，在雜誌的封面上刊登着。

那天下午，她很煩躁地等狄克的長途電話的吩咐來到。她的心裏已有了全部精細的計劃。在這幾個月當中，她從來也沒有聽過電話裏人家在說些什麼。可是今天她却破了例，靜靜地聽着狄克和他女友的談話，在半當中的時候，她把他們的話線忽然中斷，那正是狄克在要求他的女友從紐約飛往芝加哥去吃夜飯的時候。狄克和他的女友都以爲這是對方自己把電話掛斷的。過了一會，珍妮又很鎮靜地把他們的線連接起來——不久她又把他們的線中斷。她就很不負責地對每一方面說那是對方把線掛斷了。珍妮知道他們倆都很憤怒。而且——奇事中更有更奇的事——當她告訴狄克她就是昨天晚上坐她車子回家的女郎的時候，狄克竟要求她和他一同飛往芝加哥去玩一晚，珍妮當然是答應了。

X

X

X

X

X

在那美麗的晚上，珍妮一直在想，如果她以後不能和他再見面的話，她永遠將把這寶貴的回憶藏起來。在那城市的萬家燈火上面的天空酒吧間裏他們喝着美酒。那豐盛的晚餐——還有那美麗動人的搖擺樂隊的音樂鼓舞着他們的興致。還有那偉大的舞台劇正和她所見到的最美麗的影片般在台上演出。那充滿着笑聲的夜總會，那使你打噴嚏的香濱酒，可是那馥郁的美酒所給與珍妮的，是歡躍和高興的感覺。

在早晨三時，他們在那西斜的月光下，坐在飛機裏——那美麗的景色比夢中更來得可愛，更顯得神奇。在那銀光四溢的空中，狄克向珍妮求婚……



○ 婚了結人男個三和她，妮珍的中夢

她把湯姆和海萊完全忘記了——直到她和狄克踏上了她回家的大道，這才使她記起她的前兩個未婚夫來。在那陽台上，她看見湯姆和海萊在爭論着究竟誰是和她訂了婚的。

珍妮決定當時祇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以十分誠實的態度把這些都承認下來，以目前爲止，她已和三個男人訂了婚，那就是湯姆，狄克和海萊。

於是三個人都坐了下來，想把這件事來謀一個解決。湯姆說他應該是她的未婚夫，因爲他是第一個向她求婚的人。海萊說他應該是珍妮的未婚夫，因爲珍妮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最感到快樂，而且，如果一個像狄克這樣富有的人去和一個職業女子去結婚，那和社會的平均律是違反的。他和珍妮是屬於同一範圍裏的人。狄克却指點出來，他和珍妮從昨晚之後，一直在同一範圍裏過着。珍妮自己不知道怎樣好——眼淚從她的眼角上淌了下來。

海萊就建議第二天早晨一同上珍妮家裏來吃早飯，把這件事很乾脆地解決一下。

珍妮永遠也不能記起那幾小時睡眠中所做的夢。最清晰的一幕是在同一時間內，她和三個人結了婚——湯姆，狄克，還有海萊。很美麗地，他們在那葡萄籐搭成的小屋，華麗的大廈和飛機裏進進出出，很忙碌地奔着。……

可是，當早晨，她從樓梯上走下來的時候，她看見他們三個人都圍坐在媽製好的烤餅旁出着神，那上面還有自製的梅醬，更來得引人垂涎。在她的意志中根本沒有一絲的懷疑的影子留在心裏，她已經決定去和誰結婚了。

她就很简单地講到這一點上去。她知道和湯姆結婚是不對的——做他的妻子，他太癡一點。那老闆的女兒才是最適合的人。她知道和海萊結婚也是一樁很愚笨的事——做他的妻子，他還不够癡。但是——她的

頭回向狄克——他和他的癡心是相等的，也不多也不少。所以，如果他仍能像大清早和她一同在飛機上時所感到的一樣的話——

狄克的雙臂把她緊緊地抱住，他的唇印到了她的唇上，很肯定地說他和在飛機上時所感到的是一樣的。並且，他還說長時期的訂婚是無意識的。實際上，就是今天怎麼樣？

珍妮笑了起來，笑得是那樣的嫵媚。

湯姆嘆了口氣。海萊也嘆了口氣。突然湯姆微笑了。他想，既然自身是一個汽車搭客，那麼認識一個狄克，倒是樁上上大吉的事，前途頗呈樂觀。也許，他們會請他做傭相的。雖不能說是望梅止渴，可是至少也可以和富家公子多一點聯絡。

海萊連一個苦笑也裝不出來。直到珍妮的妹妹蓓白絲打外面跳躍進來，她的眼光裏顯得非常的活潑。而且她也從沒有到過便士商場——自從珍妮告訴她那邊有許多好玩的新鮮花樣之後，她就每天吵着要去。所以她對海萊抱着異常的好感。也許，再隔兩三年之後，蓓白絲還長得比珍妮更美麗些。到那時候，海萊也許也找到了一件比目前更好的事。……

這時候，媽又捧進來一盆烤餅。她知道了珍妮有了一個如意郎，心裏也着實喜歡。珍妮自己想想，覺得什麼事都太滑稽了，那電影裏的一切簡直完全和真的生命一樣的！

付之一笑

• 愛梅 •

◆ 一誤再誤

宴會席上，一個客人和旁邊座上的人閒談，批評着正在唱歌以娛賓客的那個婦人。

「她的歌聲難聽極了，我被她唱得頭昏了。她是誰？」

「是！唱得太難聽了。她是我的內人。」

「唔！是尊夫人！不，她唱得很好。我說的是那歌譜編得太壞了。我真不知道是誰編的。」

「這是我編的。」

◆ 他的手比我的大

母親攜着她的孩子同到一家雜貨店裏去買東西。店主很喜歡他，叫他自已拿一把葡萄乾吃。那孩子似乎很客氣，沒有伸出手來。

店主問道：「你不喜吃葡萄乾嗎？」

孩子道：「喜歡的。」

店主聽了，就親自拿了一把放在孩子的帽子裏。後來他的母親問他爲什麼不伸手自取。孩子答道：「因爲他的手比我的大。」

！近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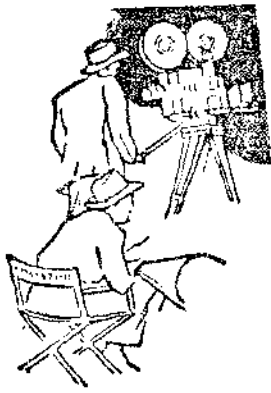
戀愛漩渦中的桃樂姍拉摩

復基

——譯自美國 Modern Screen 九月號

綠棕成蔭，黃沙滿岸，充滿了豔熱的夏威夷島上，正有個電影女明星在那裏逍遙快樂，

浸入在戀愛的漩渦裏。她就是南國佳人桃樂姍拉摩。如果此次她回到好萊塢的時候，已經改稱為葛立克鮑德柴夫人，那也是一件意料中的事；大家都該替她歡喜一陣。如果她回來的時候，指上並沒有套上一個金屬的圈，那也不足為奇。因為這個姑娘年事也還很輕，大家一樣地應該替她喜歡的。



這就是桃樂姍拉摩獨到之處，她的人緣極

好。那並不是因為她的性感太誘人，而是因為她那像孩子般的真誠的待人太使人感動了。

就拿桃樂姍拉摩能担任演土人的角色一樁事而論，當時和她敵對的有一個跳足尖舞的明星，可是影片公司却認為那毫無銀幕經驗的小姑娘比那大明星好。那就是因為她那像孩子般的天真太可愛的緣故。

現在讓我們先來談一點桃樂姍的私生活。她和葛立克二人的生活彼此都很相似，他們一見之後，就認為彼此需要彼此的友誼，彼此的愛好。他們喜歡一同作樂，在歌台舞榭中彼此都需要彼此做個遊伴。在桃樂姍和葛立克相識後的一年中，桃樂姍拉摩是非常快樂的。葛立克的目光始終沒有轉移到別的

地方去，一切戀愛的過程——送花，電話，戲院，舞會，葛立克按部就班的行來，也始終沒有使他失望過；桃樂姍寧願不赴別人的約，而決不肯不赴葛立克的約。所以追求桃樂姍的人對於葛立克非常妬忌。

他踏入桃樂姍的生命中，可以說是適得其時，那時候桃樂姍正感到對於自己的事業和生活厭倦的時候。她用孩子般的天真來接待他。

那是在去年，五月的某一個晚上，好萊塢的仙樂斯舞廳裏正擠滿了人，燈紅酒綠，笙歌喧騰，一對對情侶都在那裏作着樂。這時候，一陣清香，有一個娉娉婷婷的少女挽着溫羅卡毛拉的手臂走了進來。她就是桃樂姍，而那溫先生就是她的經理人。他對於桃樂姍非常關

心，小至衣飾，大至快樂悲哀，他都要替桃樂嫻當心到。

事實上，他是發現桃樂嫻天才的人，一九三五年，桃樂嫻正是嘗遍了貧苦的痛楚，她當過辦事員，也當過百貨公司的升降機駕駛員，全是爲了老母在堂，都靠她一人賺錢來養。

時來運來，她偶然參加歌唱比賽，竟獲得許多聽衆的讚美，於是她就加入了那個樂隊伴唱。那個樂隊的指導就是漢皮凱斯，不久她就和他結了婚。

桃樂嫻的成功是這樣的迅速，把全美國的婦女都震動了，都把她當作職業女子的偶像看待。這一切都得歸功於那個站在她身旁的溫先生，他是一個足智多謀的軍師爺。

她和漢皮之婚，經過了四年，留在她心頭的是一條傷痕。無疑地，她是一個「報章雜誌的犧牲品」。她說的話，他們要把它錯登，她

不說話，人家會代她造謠。她想制止一切無意識的謠言而拒絕接見新聞記者，人家還要說她「夜郎自大」。她祇好順水推舟，什麼事都拋之腦後，而在歌台舞榭裏出入了。

有人以爲那像是一齣悲劇，結局是非常陰黯的，可是桃樂嫻拉摩却不是如此。當然，有時候她對於自己今日的光榮感到非常的失望，這還不及她未成名時的清苦生活來得逍遙自在。「名譽有什麼意思呢？」「事業有什麼意思呢？」「這樣地常常反復地自己問着。直到她見到了葛立克。

在仙樂斯裏，溫先生替她介紹了葛立克，桃樂嫻朝他淡淡一笑。

這時期，美國徵兵，好萊塢正是陰盛陽衰的當兒，許多女子都屬目葛立克，他本來長得很英俊，可是他不是個濫施愛情的人。

他過去會傾倒過拉娜吞納，正是他耐心等待拉娜的時候，忽然來

了一個晴天霹靂，拉娜跟着亞蒂蕭私奔了。那是去年二月裏的事。當時葛立克雖也付之一笑，可是在這三個月中，他却也嘗到了人生的苦杯。

葛立克是一個律師，他的口才是一個人人都稱道的。當他在南加里福尼亞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是校際辯論比賽的選手。他又代表了美國大學對歐洲大學代表辯論過。

他和桃樂嫻不久就非常相熟了，同出同進，形影相隨，距離相識之後，僅僅幾天的事。

事有湊巧，他們的假期湊巧在同一時期裏，於是兩人相約離開好萊塢，上夏威夷去度上一個恬靜的假期。

此文刊露之時，他們的決心一定已經快公布了。如果他們已結了婚，那是一樁美滿的婚姻。如果他們還沒有結婚，那麼這位紗籠美人也許還有她的道理呢。

二二三三九話電

號〇〇五路鄉洽虞

院戲大海上大

三開每
場映天

——·映選別特
·片鉅唱歌白對聲有

丹 牡 紅 女 歌

恨長足失 憶永夢痴 追難春青 逝易景好

蛇	毒	浪	天	豔	女	的	下	的	上
蝎	如	子	人	如	優	明	一	孽	一
！	情	兩	外	窗	鏡	代	債	代	

業公司出品
中國聯合影

導演：王次龍
監製：張善琨

蝶 胡

帆 楚 吳 龍 元 王

· 演主合聯 ·



夫妻爲什麼要吵架

袁沛霖

Libbie Bryan女士原著·譯自 Your Life 雜誌

提出求婚的意思的也許是男人，可是促成結婚及離婚的主動者却多數是女人。

女人往往是比較富於『冒險性』的；一般看來，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男子是喜歡維持現狀的；他們寧願接受些已經知道了的害處，而不要那些尚未獲得的利益。

當一對情侶在討論着假日往那裏去玩的時候，男人十九總是想重遊過去所到過的名勝之區，而女人則多數想換換環境，到另一個新的地方去。

女人的服裝年年變花樣，日新月異，可是男人的服裝却依然如故，很少有改變。女人常常想更換新衣，男人偏喜歡穿舊衣服。史密斯太太把房間裏的傢具重新佈置了一

番，弄得史密斯先生一星期沒有好好地安睡過。

男人經過一番掙扎之後纔不得已放棄未婚的生活。而在結了婚之後，便希望能夠永遠保持着新婚的甜蜜。

所以一個妻子如果真想保持着成功而美滿的婚姻，她必須克服種種的困難。老實說，最大的困難我相信就是壓制她的自尊心。男女離婚時，無論在法庭上提出的是什麼理由，自尊心却是造成離婚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我認得一對夫婦，丈夫以爲當他講話的時候旁人不應該看書，而妻子以爲當她看書的時候旁人不應該講話，雙方堅持己見，結果終於是離了婚。這實在是件很平凡的事

情，可是當雙方爲保持自尊心而不肯互相讓步的時候，事情便越弄越僵了。

有一次，我在一個宴會上聽到一位太太很起勁的說前天晚上她的丈夫遲一點回家晚餐，她曾經對他講了一些刺耳的俏皮話。最後她說：『老實說，我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我不想馬馬虎虎放過喬治啊！』

於是他們吵鬧起來，離婚的種子因此種下了。

一個人固然不可無自尊心，但有時却是很危險的，它能在暗中操縱着我們的生活。當我們覺得很傷心的時候，其實不過是我們的自尊心受了傷害罷了。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年輕的

新娘眼淚汪汪的跑來找我，她已經失去對他丈夫的信心。她的丈夫說卡洛琳的頭髮比她的更美。

我說：「卡洛琳的頭髮不是很美麼？」

「呵！當然很美，」那新娘承認說：「可是傑克不應在我面前這樣說啊！」

自尊心常常會使我們擔憂到別人的感想。我有一個朋友，她在舉行婚禮之前被遺棄了。她痛哭着說：「我的心碎了——我的一生完了，我將來永遠無顏再見我的朋友了。」

「如果她沒有想到朋友們對她的感覺——（她以為朋友們將訕笑她），她一定不會那麼傷心的。」

我們有時也應該向丈夫讓步：

他們反對染紅指甲；他們不喜歡奇裝異服；他們今晚不高興玩紙牌戲；我們應該把他們的衣服掛起來；我們不應該用他們的剃刀片；不要使他們公畢回來時，找不到一雙拖

鞋。……

總而言之，這些都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壞事，如果不是雙方把這種小事情當做爭端而吵鬧起來的話，那麼大家也沒有「讓步」的必要。我們有時或許也有一些會使他們頭痛的怪癖咧。

婚姻應該是一種合夥的關係；它並不是一種競爭，看誰能得到雄辯的錦標的。

「可是我為甚麼應該向他讓步呢？」是一句時常聽見的話；其實這是錯誤的，因為對你的丈夫讓步一點，也許可以使你的生活更快樂，使你的婚姻更成功。世界上不接受女人的鼓勵而自動讓步的男人，實在是很少的。

我以為每一個妻子如果希望有一天可以慶祝她們的銀婚紀念，那麼她應該記住一句新格言：「自尊心造成吵架，倨傲的態度是離婚之母。」

中國

公勝棉毛織染廠

股份有限公司

織造漂染 全部自製

· 針方為利薄 · 旨宗為務服 ·

外國內國銷遍 多繁類種品出

事務所：
上海北京路國華大樓
三一二號至三一三號

電話：
九三〇九〇號
九七六一〇號



蛻變

蘇州工專
機械科三年級 屠 國 男·十八歲

秋漸漸從涼風的滋長中透露了萌芽，夜晚將近十二時的馬路上已變成了冷清清地，行人簡直很少見，偶然跳過的也無非是值崗的巡捕們。

這也許是末一輛的電車罷？車廂

裏的人很少，燈光又是怪黯淡的，寂寞中祇有些風的呼嘯，我在這種孤寂中格外覺得無聊

了。同時一顆不安的心，又生恐一入宵禁時間，今夜我就回不得家。

車到了一個站，車上立刻多了一對漂亮的青年男女。

「哈哈！K兄，你——怎的這般巧。……」

我很驚訝地望着這青年的瘦長的臉，兩隻眼在夜裏就更昏糊起來，一眨一眨地，睜得大了也辨不出這究竟是誰。

「啊！長久不見了，人也不認得了。哈哈！你仍在……」

「是是！」我祇能這樣應允下去，一面又仔細打量着，忖着，這怪「摩登」的女人又是誰呢？我問：

「這位是你……」

「是我內人……」他笑着：「你也認得的，不是？」

我真莫明其妙起來了。但這一團團的疑雲祇好向肚裏嚥，那女人又羞澀地笑着，點了點頭。

「你一向可好？」我毫沒意思地說。其實還用問什麼呢！

「好是沒什麼好，不過還過得去。」

「過得去也算好了。」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談，便又問他：「在什麼地方得意？」

「不做甚麼事，家母到上海來，我陪着來的。」他沒說完，立刻摸出香煙來，硬塞一支給我。

「我不吸。」

「不吸？唉！你還是老樣子。上海人不吸煙的恐怕很少——，呃！其實吸吸對於人的腦子也是好的。

你想，許多文學家，思想家，還不是一天到晚煙不離嘴嗎？」

我沒有回答他，祇深深地追憶着，從凝視中我探出了他那面目！他是一向就愛漂亮的，好說話的，向

來很能幹的P，我舊時的鄰居，也是同學。

「唉！現在——」他索性大談起來了，左腿跨上了右腿，「派力司」的衣袖也捲起了雪白的一圈，香煙的吞吐更厲害，嗓子也就更響亮了：「上海的生意真難做，動不動就是數十萬，你想單就小東小西，譬如香煙肥皂，比了從前，還不是漲了十多倍嗎？唉！若論別的，更加……所以我們也就不做什麼，現在祇好暫時馬虎點，到時局平靖了再講囉……」

「那你們，現在住在那裏？」

「我們嗎？我現在就攔在阿舅家裏，呃！他們現在很好，所以也不多我們幾個人。不過，祇要有了房子，我一定要另外住的。房子小，比不得家裏舒適。老兄，你假如有，託你介紹介紹，月租在二百元上下的總不妨，不過第一要清潔，能够頂自然更好；地段清靜一點，這裏八仙橋根本不是住宅區，家母就住不慣。哈哈！有空請過來玩玩……」

「好好！」我說不出什麼，心裏又急着恐怕回不得家。

「……記得在故鄉，那真多麼舒適啊！老兄，你總還記得，我們在孩子的時候，玩玩多麼高興。但是，老兄，人大了起來，我的內心也受着社會的影響，我現在覺得，從前在學校裏讀的東西實在沒甚用處，

現在在中國就不需要這些，譬如說：我們學校裏學什麼化學物理，現在社會上那裏需要這些？就小些說，學校裏讀的算術，就是銀行裏的會計根本也用不到這些，是不是？哈哈！老兄，現在，所以我就覺得C先生的話是對的，是非常之對的……。」

「C先生？」

是呀！C先生，就是我們的校長，他的確是一個教育家，社會上就需要這樣的人！教育固然要緊，但學的總要「適合」時代，這真是至理名言，老兄，你以為對麼？」

「對對，但Y先生……」

「Y先生嗎？他就是個不行的人，一個毛頭小夥子怎能幹出什麼大事來；他既無經驗，又不明社會的趨勢，這是一。二則他的思想根本就不行，是不是？哈哈！想起那時候，我根本就是個傻勁，說出來真會笑歪嘴的。」

他立起身來，把衣服整了一整，回頭對我說：「我到了，下去了，有空請過來玩玩，再會罷！」

車一停，他倆就蹣跚地跨了下去，銜着香煙的嘴是那麼含糊的說着話，清脆的皮鞋聲就在昏沉沉的夜色裏抖動着。

x x x x

我也到了家，時鐘告訴我巳十二點半了，我的身體也巳經帶着倦意，懶懶地就立刻往床上一躺。

我懷疑地追溯着過去的一切，P的思想怎麼會變得和從前兩樣了呢？沿着陳舊的足跡追覓上去，我忽然想起了：——

那是在一二八之後，我從上海逃到故鄉去，這時恰巧鄰居P也要轉學，所以就和他一同考入了他所認識的學校。

起初幾天，舊同學都因爲我剛從上海回去而一側目以視，同時又因爲級任教師稱讚了我幾句，於是大家更加嫉妒起來，以爲許多舊學生還不及一個新生，是一種恥辱，所以有了機會就拚命的攻訐，嘲弄，算是報復的手段。到了後來，我當然非常的孤獨了！幸而P還常與我在一起，處處使我同他們接近，終於大家漸漸和洽起來了，一方面因爲這時的級任教師Y先生非常看得起我，許多事派我領導。另一方面，我確也有許多地方勝於他們，使他們不能不佩服我。同時我又並不反對他們而且竭力的接近他們，於是我們的一級便團結得非常的堅強。

春天來了，柳絲輕輕地在搖曳着，和風軟軟地拂過綠的草地，草地上放出花朵來迎迓。原野，山上，都顯得特別的蒼翠可愛，故鄉的春天就是這樣的使人

愛戀。

孩子們的心情總是愛玩的，趁着一個假日的下午，Y先生領導着大家作了一次遠足，這是多麼的快樂啊！一羣幼稚的心靈在大自然的陶冶中，都顯得很活潑天真；有的唱着歌，有的畫着圖，大家與Y先生更接近了，大家都擁護Y先生；的確，他的指導方法確是很得當的。

但這件事却遭到了訓育主任L先生的嫉妒，自以爲訓育主任是一個上司，一個教師不經訓育主任許可而擅自行動一樣，這還成什麼樣子呢？於是他就鬼鬼祟祟地去和校長計議，可是這事究竟不比商店，自然也無法去難爲Y先生。不過這消息，終於由P的口口傳述出來了，原來校長C先生有個兒子，雖不在本校，但和P很要好——C先生和P的父親原是知交——小C把這事告訴了P，P又告訴給大家聽了；然而Y先生知道之後，反說P是造謠，其實Y先生並不是斥責P，他無非是叫人不要聲張罷了。此後P就仇恨L先生起來。

「L先生是一個什麼東西，他從前是一個南貨店信呀！後來雖也辦過私塾，可是一個商人到底脫不了商人氣息，總是嫉妒，自私，卑鄙的。你們猜，他這

訓育主任是怎樣得到的？每逢過節，他就送禮物到C先生家去，要C先生荐一個位置，所以這校裏一有缺，他就補了來代一代的，神氣什麼呢？」雖然P還祇有十四五歲，但在我們十歲剛出關的孩子羣中，自然老腔十足了。他繼續說：「哼！要不是Y學問好，辦事也好，祇怕早被L先生排擠掉了呢！」

四年級在初級小學是最高的一班，當然一切都會佔着領導地位的，各種比賽，我們都會得着勝利。譬如說：演說比賽，乒乓球比賽，P總是「那摩溫」，所以每逢同外界去比賽，我們也得大起一番忙頭。

全縣表演（主要的是話劇）將要開始舉行比賽了，Y先生預備叫我們去參加，於是他就忙着找劇本，教題材，籌備些必要的用具，然而L先生却反對這事，他說：

「學戲有甚麼用啦！我們又不要做戲子，一方面學校裏要損失一批錢，學生也要荒費學業，這真……還不如習些算盤好，算盤是最要緊的呢！學校裏就應該舉行一個珠算比賽。」

這些話是在珠算課上講的，大家在他的虎視眈眈下誰也不敢響一聲，幾十顆稚弱的心在嚴肅的空氣中彷彿被凍住了。

L先生的老太婆般的胡謔到我們得着勝利後才停

止，但他的嫉妒觀念却隨時增加着。他用盡了種種方法，挑撥，誹謗，造謠，引誘着兩個有點親屬關係的學生——W和T，做他的工具，雖然有時也會被同學們看破他的作用，然而由於Y先生並不斷然取敵對手段，他的陰謀也漸漸地成功了。

Y先生希望我們學國語，所以先教我們注音符號，而L先生因為根本不會這些，自然大不以為然，他說：

「孩子們本來很活潑的，被這樣一纏，反而不能講話了。」

Y先生又領導着我們種農作物，下肥料，L先生見了越加搖起頭來，教這種不正經的事幹嗎？自然又搗亂，於是竟在教務會議上公然攻擊Y先生，一面又祕密造謠，說Y先生看中了P的姐姐嘍！什麼Y先生是X×黨嘍！此外，他又利用W和T編造小曲，信口的唱起來：

「Y先生，教官話，講不出，打嘴巴。」

「捲上舌頭像鬼叫，吐出舌頭仍舊是個鄉下佬。」

這些這些，P都很反對，時常同W和T爭執起來。一鬧，他們去告訴L先生，L先生當然袒護他們，於是P便成了個最壞的孩子，而我是同情P的，有時

他被逼得發窘了，我去安慰他，他被誣告了，我也同他去申辯，我就以為他的正義是值得欽佩的。但是，校長C先生却說：

「K本來是很好的，但同P接近後，却日趨惡劣了。」

一方面P確也不甚用功，功課十分低劣，所以C先生很憎惡他；一天，他被C先生叫去責罵了：

「你原不用功，品行還要如此壞，本來要開除你，現在快畢業了，也就不再難為你！以後，你得謹慎點……」

其實這次校長喚他去，倒並不是完全爲了他的品行不好，聽說是P常常到C先生家裏去，與C先生的女兒談愛情。但一個小學生會談愛情麼？這使我自己也糊塗起來了。

畢業考試完了，大家快活得什麼似的，在教室內大跳大鬧。忽然Y先生跑了來，大家以為一定要挨罵了，都嚇得躲在座位上發顫。但不，Y先生的臉色固然很難看，嘴唇也沒有血色，但並不責罵我們，他的聲音抖動着：

「不要鬧罷，你們也快畢業了……我也將離開這裏，今天或許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我很歡迎你們常通信給我，我實在也不忍和你們分離，但這是環境不許

可，又有什麼法子呢？……小朋友們，這是最後的一句話了，願你們自重罷！」

以後P就搬了家，搬到一個鄉下去，因此大家都隔膜起來，一切的印象也都從模糊中淡了下去。

第二天的早晨，我洗了面就問剛從故鄉出來的堂哥：

「F哥，P現在怎樣了？你可會遇見過？」

「他，他現在很得意，房子也造了，田也買了……」

「誰？P？他竟……？」母親覺得很驚奇，問：「他在小時候，學校裏不是最壞的嗎？」

「唉！那是，說起來也好笑，起初校長C先生不是很看不起他的嗎？然而，後來……」

「後來？C先生怎樣？」我也奇怪起來。

「……嗨！C先生現在做了什麼局長啦！他兒子在軍隊中也做了什麼長，駐在故鄉，真是威風十足，不可一世。那時隊中恰巧辦什麼訓練班，P正失業在家，捨了命去應考；因爲C先生的兒子和他很好，於是和C就接近起來，同時P的父親也常到C家去獻媚，他本是個斷輪老手呀！自然，後來P就掛了個什麼祕書的頭銜，由C先生出資本，往來於上海和鄉間，販賣貨物，進賬真不小哩……」

「噯！幸而他膽子大，——小時候不是常常闖禍的嗎？」

「……因此，他也有幾個錢了。房子也造起來，這房子纔考究哩，五間三進，半西式的，廊簷很闊，夏天喝喝酒真够寫意。」F兄還忘不了酒，又說酒了。一天井還種許多花，樹；P的娘真是好福氣，穿的，喝的……」

「她現在說在上海，我昨天才遇見P的。」

「那麼他住在那裏？」母親焦急地問。

「他，喲！忘了，什麼八仙橋……」

「對了！那一定是他妻舅的公館，我倒幾乎忘了，他後來有了很多的錢，C先生也很看得起他了。或許也是因為P的能幹，少了他就不可能，所以就是一個女兒給了他，這樣以後，他越加神氣了；一天我在街上遇見他，簡直認不得啦！他倒還客氣，叫我到他家裏去坐，就同他談了半天，聽說有一家製造廠的進貨也歸他管，這真是一筆好生意……」

「啊！我這就明白了，明白了他的態度改變了的原因。」

「以後，這種人你還是少親近，見了別睬他！」母親這樣的知照我。

我點了點頭，

●● 仰信致一士人之識知有 ●● 驥製半夏麴

是最有效驗的

消痰止咳劑

有千萬服者證明

驥製半夏麴

是奏效迅速的

消痰止咳劑

有醫士處方實驗

驥製半夏麴

是確實有效的

消痰止咳劑

有三十餘年歷史

驥製半夏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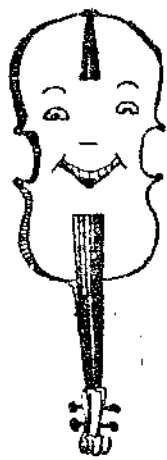
是信譽卓著的

消痰止咳劑

市上痰咳藥雖多，然欲求
牌子最老，功效神速，最
受人歡迎，而為醫士處方
採用者，自當以驥製半夏
麴為首屈一指也。咳嗽痰
多諸君，盍請試之。

電話一六五二
貨購話電

上海 山波西路 崔氏 辦香 廬藥房



割愛

華東女中
高二級 胡雅貞 女·十八歲

時序進入夏末初秋的交叉點，太陽雖然已減少了它的熾熱的程度，但在中午的時候，還吐露着灼人肌膚的光芒，似乎也知悉結束它的威力的時候快到了，因此企圖作最後的掙扎。

白萍和王振國同時跳下了擠得怪難受的公共汽車，沿人行道一邊走去，一邊談着話。

「您今兒該是樂極了，回頭我陪您把您太太接回來，可是您得請客。」白萍瞧了振國的臉說。

振國笑着應道：「那當然，而且我還要您認真批評一下，您的審美眼光很不錯，瞧瞧她可以得到幾分？」

「不害羞！讓自己的未婚妻給人批評！」

「我們是老朋友，親哥兒倆一樣，怕什麼？……真的，不早了，十二點廿分的車快到了，我們快一點走。」

「瞧您，一提起就急得這個樣子。」白萍說着，也祇好加緊步子走着，光景像一個在逃，一個在追。

在一陣慢鏡頭賽跑之後，終於望見了那矗立着的大理石建築物的火車站，緊對車站的出入口是一排候

客的汽車，車身給強烈的陽光射得雪亮，每一個車夫都隱坐在車子內，身子靠在有彈力的椅背上，手臂扶在那圓圓的圈形的車把上，從玻璃內透出了一道道渴望的眼光。

右邊一羣迎接親友們的人排成了隊伍，每個人的臉上呈現着各種不同的色彩和表情，急躁，欣悅，還有希望……

「真熱呀！」白萍由口袋裏抽出一條手絹，揩去額上的汗。

「還有五分鐘了！」振國的眼睛釘注在那樓尖的電鐘上。

「嗚！……」一陣刺耳的汽笛聲之後，蛇形的火車帶着一股濃黑的烟霧，轉動着那有節奏的輪齒，由鐵軌上駛進了站，開始了一陣嘈雜的騷動，人頭只是在陽光下拚命的攢動着。王振國給一種興奮的欣慰的感情控制着，他伸長了脖子，注意着每一個出來的女乘客。

「淑英！」他失常地呼喊起來，站在他身旁的白萍跟了他的眼光向前面望去，正有一個裝飾很入時的

少女，提了一隻皮包，向這一邊微笑着點了一點頭。振國三步併作兩步的迎了上去，白萍猶疑了一下，不覺也走上幾步，迎着他們從收票處走過來。

「這是白萍先生，我的好朋友，這就是淑英。」振國丟下了那剛從淑英手裏接過來的沉重的大皮包，含着笑很急促地爲白萍介紹着，樣子顯得很得意。

「唔！張小姐！」白萍早就聽熟了淑英的名字，甚至她的原籍，年齡，他都由振國的口中，聽得怪膩熟了。他曾因了振國平日的讚美淑英如何的美而留與他一個深刻的印象，所以這時便不自主地把眼光在她的臉龐上停留了一下，果然那是個具有美的典型的誘人的臉；一雙水汪汪的烏黑的眼睛，長長的睫毛配上弧形的脰紅的脣，最美妙的就是在微笑時，那白哲的左頰上，現出一顆深深的笑靨。

「萍也是歡喜音樂的。他拉的一手好梵亞鈴，彈得一手好鋼琴。」

「是嗎？那真好極了！將來一定要請教的。」抱了要做一個音樂家的目的的藝術崇拜者的張淑英，開始覺得這位新朋友有着可親的地方。」

「沒有甚麼？振國總是愛說誇張的話，其實我甚麼都不懂。」

「白先生客氣！」

振國和淑英挽着手在前面走，白萍孤獨地追隨在他倆身後。他想：對朋友的責任已經完了，應當離開他們，讓他們談一個暢快了。在情人與情人之間，第三者的參加是最不識時務的。

「振國！我要回去了，明兒見罷！」

「噢！爲什麼？我們給淑英找妥了旅館，回頭再一塊兒去吃飯。」

「白先生幹嗎這麼急着要回去呀？」

「對不起！我實在還有點事情沒有辦，要吃飯改天再吃，今兒張小姐剛下車，也得歇息歇息，過一天振國來我再一塊去拜望您。振國！再見。」他不管人家是不是誠意挽留，急急跳上了那輛剛開到的電車，站在車門邊，他對着一雙熱戀的愛侶，拋了一個羨慕的眼風。

其實，他有什麼要緊的事呢？回到家裏，他只是懶懶地掀開了那架鋼琴的木蓋，坐下來胡亂的彈奏了一會，又將它蓋了起來，右臂伏在鋼琴上，支持着他的下頰，呆望着那琴旁的一束綉做成的假花。無情的情緒控制了他，他開始覺到有點空虛了！適間的情形又擦上他的腦海，「是嗎？那真好極了！將來一定要請教的。」那銀鈴一般的聲音，那美麗的笑靨，那富於吸引力的眼睛，她是一個愛好音樂的女郎，然而振

國就根本和她相反，他討厭音樂，他厭膩那高銳而又似乎顫抖着的音調，他所歡喜的是運動，擅長短跑，有的是膂力；他們倆的性情不十分一致，但是却又能發生戀愛，真是怪事。

×

×

×

第二天，白萍再度坐在鋼琴的旁邊沉思着。

「萍！」是他聽熟了的振國的粗大的喉嚨，他慢慢地離開椅子，轉過身子來迎接他的朋友，但立刻給予他一種驚奇，原來振國的身旁，還有一個少女亭亭玉立着，那正是淑英，白萍連忙鞠躬，招呼。

「請坐！這屋子裏實在太髒了！我不知道你們要來。振國，你怎麼不通知我一聲，也好讓我有個準備。」

「老朋友了！客氣些什麼？」

「白先生不要客氣，我聽振國說，您保藏了不少珍貴的音樂唱片，我才教振國帶我來見識見識。」

「唱片倒真是有不少，不過沒有甚麼好的，張小姐要聽，可以挑幾張帶回去。」

「那真謝謝了！」

「偏是你們都喜歡吱吱的急叫聲，一個人爲甚麼不研究點實際的東西。譬如說運動，也可以鍛鍊體格，聽那些鬼叫一樣的音樂有甚麼意思呢？」

「振國，您不要這麼說，音樂到底是一種藝術，您不懂，就不要瞎批評。」淑英並不以振國的論斷爲然。

「是啊！照老哥這樣說，這一個世界可以不要音樂了。」

白萍也不顧振國是怎樣的反對，他從一個架子上抽出了許多唱片，挑出了幾張最流行的歌曲，遞給淑英。她喜孜孜地轉動着她那活潑的眼珠子，欣賞着唱片上的字母。她又跑到鋼琴邊，溫柔地撫弄着那放在壁上的梵亞鈴的漆木盒。似乎這室中的一切都使她感覺到新奇，感覺到滿意。

但振國却不耐煩起來，他走到淑英的身邊，輕柔地說：

「我們請萍一塊兒去吃飯罷！」

「白先生，我們是特地來請您去吃飯的，您可不准推却。」

「忙甚麼？多坐會兒！」

「不早了呀！回頭吃過飯，我們還想去看一場影戲呢！」

在友誼的敦請下，他不好再推辭，於是他穿上了上衣，梳櫛了一下他的頭髮，又小心地拿起了剛挑出來預備給淑英帶回去的幾張唱片。

「這個可要帶了去？」

「那太麻煩了！還是放在這兒，過一天再來取罷！」

「是啊！這種東西帶出帶進，豈不討厭！」振國早又提出了異議，於是三人便空着手走了出去。

× × ×

月光爬進了窗子，射在那一架鋼琴的邊緣上，勾起了白萍無限的愁緒，他睡在牀上，眼睛呆呆的望着那將呈圓形的月兒。回憶像一條蟲，嚙嚼着他的心，他再也不能走入夢鄉。他似乎覺得是坐在飯店裏，媚惑的笑，紅豔豔的酒流入紅豔豔的嘴唇。唉！那熱情目光，那有意無意間的談話，那聲音，那一種溫和的柔軟的比了他這個梵亞鈴拉出的調子還要悅耳的聲音喲！他覺得有一種熱力在他的血管裏膨脹。又似乎是坐在電影院裏，一陣陣由她的體內傳播出來的女性膩香，麻醉了他的一顆顫動着的心，他完全失却了理智的主宰，他已經沉醉入一種強烈的愛燄中去了。

第二天的早晨，那第一道陽光射上了屋頂，他張開了困倦的眼睛，雖然他一夜未曾安睡，然而他也不願再懶懶的躺在牀上。他跳下牀來，洗過了臉，觸入他眼簾的，就是那幾張她沒有拿去的唱片。他再把牠放回原處，於是胸中又勾起一股紛亂的思潮。

他剛打好了領帶，預備穿上上衣到外面去吃些早點的當兒，忽然有一陣輕微的步履聲，進了他的屋子，他不禁詫異着：這一早有誰來找我呢？

「白先生！」柔婉的音浪跟着一張美麗的臉，同時到了他身邊。

「啊喲！張小姐！您早！」

「您要出去麼？那麼我是打攪您了。」

「不！不！張小姐請坐，喝一盃開水吧。」

「我這麼早就來驚吵您，很對不起。不過停一會，振國又到我房間裏去找我了，所以我在他未來之前先來找您，您答應借給我的幾張唱片，我想帶了去，您不會見怪麼？」

「那兒的話，我本來給您保存着，您帶了去好了。我和振國，都是不分彼此的，他的東西我也隨便拿。」

「可是，您的唱片他不會要拿吧？」

「他就是不歡喜音樂，和張小姐是不同的。昨天挑好的幾張，在這兒，還要別的呢？」

「這已經够了，您挑出來的準沒有錯。」

她站起來賞鑒着這屋內的一切，她又羨慕地凝望着那橫在桌上的梵亞鈴，她走到鋼琴邊，慢慢地掀開那蓋，用纖指輕輕觸動了一下，就發出一聲幽揚的音

響。

「張小姐一定彈得很好。」

「我不大會，沒有閒工夫練習呀！請您彈一只聽聽可以嗎？」她的聲浪，因了低微而顯得更柔婉動人了。

「好！不過您不要見笑。」他熟練的手指輕按在琴上，就隨便的彈了一支最流行的歌曲。她靜靜地立在他的身畔，她覺得這聲音就像一顆顆甜蜜的櫻桃投進她的口腔，兩人暫時都陶醉在優美的環境中；在一曲將終時，她也低低的附和着唱起來了。

「您唱得很好。」

「您彈得很好。」

「的確您的嗓音很好，只要肯努力，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振國最討厭我練習音樂，他認為女子愛好歌唱，就等於走向墮落的路上去。」

「他的思想真是別有會心的。不過……」他覺得不能隨便的道人之短，因此又想加以補充，但終於沒有說出什麼理由來。

「就誤的時候不少了！我要走了！您甚麼時候來我們那兒？」

「不能再多坐一會嗎？我半天去看振國，他大

該每天到您那兒去吧？」

「差不多每天都要來，我去了！明兒見！」

白萍知道她怕振國快要去找她，所以不再挽留她，送她到了門口，道了別又回進屋子來。他立刻感覺到，屋子裏已變成空洞洞的，一切的興趣似乎都失去了。他不再逗留，又走了出去。

×

×

×

光陰像飛一般的進展着，淑英來上海差不多將近一個月了。這一個月的過程中，淑英和白萍的感情，在快速度中滋長着。同時淑英和振國之間也漸漸產生了一種隔膜；不過大家仍是保持着已往的接觸，表面上並沒有什麼裂痕，祇是在心底輕輕的劃上了一道界限罷了！

振國是個率直的人，他並不知道淑英已移愛於白萍，他是愛戀着淑英的，他有時感覺到淑英對他有點冷淡，因而苦悶，但是他不明白是爲了什麼原因。終於有一天，他不再能忍受這敷衍的虛偽的愛了！在一個雨後的黃昏，懷了一顆抑鬱的心，跑到他唯一的摯友白萍家裏去，想請求他勸勸淑英，不要使自己嘗到失戀的痛苦。

白萍正伏在案頭，寫着一首歌曲，題目是「我愛你的心」，他見振國來了，停了筆和他招呼：「振國

，您怎麼這時候會來？沒有去看張小姐麼？」

「唉！她常常不在家的……」

「是麼？這倒怪了！她在上海又沒有什麼親友，會到那兒去呢？」他口裏這麼說，心裏却是一陣內疚，他抬起手臂，看了看手表，已經六點鐘了！淑英會約他七點鐘在南京咖啡館等她，於是他感到一陣焦躁，對於這位可憐的來客，不免又是抱歉，又是憎厭。

「萍！你想不到，我也想不到，她近來好像變了！她常常一個人跑出去。我有時問她到那兒去？她總說去練習音樂。我問她在那兒？她又不肯說。我爲了愛她，不忍過分追問她。但是最近她好像完全在敷衍我，我瞧出她對我的虛假來了！我實在沒有法子，使她回心轉意。」振國的聲調充溢着淒涼，哀傷。

「她在什麼地方練習音樂呢？您應該問個明白的。」白萍對於淑英對振國的扯謊感到興趣了。

「她有時說是在法租界的一個學校裏，可是我問她那學校的名稱時，她又扳起臉來說：『您是根本反對音樂的，打聽牠幹嗎呀？難道說您反對，我也就得跟着反對。』萍，您瞧，她的語氣是這麼硬，如果我再追問下去，她不要反臉嗎？」

「這倒奇怪，您們本來是很要好的呀！」

「唉！誰想得到呢？回想我們從前在北平的時候，她對我最多麼真誠，我們的認識還是在清華大學的時候，有一次，也是一個夏天，我們校裏開運動會，那時候我是競走健將，她是擔任會中看護的職務的。我參加賽跑，常常奪得錦標，那天的萬米決賽，眼看要到終點了，我跑在頭裏，不料有一個人，忽然飛步而前，竟超過了我，我一急，拚命加速飛奔，同時幾個同學，都大聲嚷着：『老王加油！老王加油！』那時我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格外拚命的跑，結果我終於勝利了，當我一手奪住了目標物——旗幟以後，我的精力也盡了，頭一陣暈眩，人便跌倒在地上。一陣掌聲中，大家擁着我出場，救護隊立刻包圍了我，就在那天，我和淑英有了接近的機會，她替我在擦破了右腿上敷藥，包紮，我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我忘記了疼，反而怨恨怎麼不多摔出兩塊傷來，也好多和她親近一會兒。後來我們就漸漸熟識了，我知道她是在二年級文學系。從那時起，我們就由平常的友誼進展到愛情的圈子裏。終於在一個風和日暖的春天，微得了家長的同意而訂了婚。我自從認識她到現在，一直是真心的愛着她，誰想她到了現在，會變起心來。我是愛她的，我不能失去她，我不能讓她離開我，她離開了我，我是不能生存的。萍，我們是最要

好的朋友，親哥兒一樣，我已經陷入悲哀中了，我希望您能够替我勸勸她！我想祇有您的話她是肯聽的。我沒有別的办法可想，祇有請您幫幫忙的了！」振國終於哽咽着流下了淚來。

白萍被這可憐的青年感動了！他感覺到一陣內心的刺痛，回想起一月來和淑英的愛的過程，他的心靈，開始受着一種天良的鞭笞，他覺得這樣的欺騙着一個忠實的不幸的朋友，是於理說不過去的。於是他下了個決心。

「振國！我知道了，我一定答應您，在不久的將來，我一定要使她回心轉意，恢復您倆已往的甜蜜，您放心得了，我可以保證不會使你失望；現在您可以回到她家去，她不久就會回去的。」

「感謝你，我的好朋友，我不會忘記你的。」振國又像獲得了萬米決賽的錦標一樣的歡躍起來。最後，他緊緊地握了一下白萍的手，帶了一腔滿意和欣悅的心情去了，剩下白萍陷入了悲涼的深淵裏。他看下表，已經六點半了！他知道，這時候淑英也許在赴咖啡館的途中了！但是已不再預備踐約；他倒在牀上，眼裏流出了酸質的淚水來。過去的每一幕畫面在他的腦海裏湧現，淑英偎依在自己懷裏唱着歌；在法國公園的灌木的叢陰下駢肩漫步着；在南京大戲院看過

「夏陽一婦人」，注視着銀幕的動作以外，有時常常不約而同的回過頭來相視而笑……

「淑英……」他的聲音抖顫着，他的心靈交織在熾熱與悲哀的兩重情調中，過去的一切，將永遠成爲過去，成爲陳蹟了！他痛苦地翻了一個身，努力想擊退這回憶的侵襲，然而沒有用。那靈活的眸子，那嫵媚的微笑，都奔向了他的眼前，他奮然的站起來：「不行！我愛淑英，淑英也愛我，我不能放棄她；她不能愛振國是因爲旨趣不能一致，完全和我無關。而且我的人生過程中不能沒有淑英，愛情是偉大的，神聖的，不能爲了朋友的感情而犧牲愛情！……」

但一轉念間，不久以前的振國的愁苦的臉，又泛上他的腦際，他是那麼可憐，像一個失掉了慈母的孤兒，在他面前苦苦地哀求着，要他幫助他，他失掉了淑英就是自殺。「自殺！」他的腦海裏開始了激烈的騷動，振國會因爲失戀而自殺，那麼我失掉了淑英後的結果是甚麼？他不敢想，他悲傷，他流着淚。「愛情」和「道德」的問題交戰在他的胸中。結果，是理智克復了感情，他圓瞪着兩眼，大聲嚷道：「我要挽救我的朋友，我不能讓感情消滅了理智，我應該放棄淑英……」他終於嗚咽着寫下了一封信。

第二天，淑英懷了一肚子的憤怒，跑到白萍的家

裏。她準備毫不客氣的責問白萍昨日的失約，但意外的白萍的房門是關得緊緊的，她正疑惑着徘徊在門口，二房東太太走近了她的身邊。

「您是張小姐吧？白先生今天一早就搬走了！他這兒有留給您的一封信，他還有一座大鋼琴和一個琵琶似的東西，他說等您來時，都交給您。」

「信？給我！快點！」她知道一定有了變故，她的血液立刻燃燒起來，一顆心加速度的跳動。當她顫抖着的手撕開了那方形信封時，一張素色的信箋現出了幾行零亂的字……

淑英：我走了！你不要再憶念我，我是回到我的故鄉去。你如果是一個聰明的女郎，你應當認爲我此行是合理的。此後，你回到你忠實的愛人的懷抱裏去吧！不要再記掛我！有一座你所喜愛的鋼琴和一隻追隨我五年之久的梵亞鈴，都留着送與你，算是我祝賀你倆白頭偕老的禮物。再見！前途珍重！

白萍留言

她看到最末一行的署名，手越發顫抖得厲害，信箋上的字漸漸地變成了一顆一顆的金星，在她眼前亂迸，她感到一陣暈眩，終於仆倒在地……

一個月之後，淑英新病初愈，振國十分愛憐地將她扶上公共汽車，到綠野花園去。十五分鐘之後，他倆並列着的影子，印上了陽光籠罩下的草地。

南 京 路 中 新 新 公 司 對 面

亨 得 利 鐘 表 總 行

全 國 分 店 最 多 聯 號 最 多 修 理 鐘 表 經 驗 最 富

• 第 二 分 行 •

• 本 埠 第 一 分 行 •

靜 安 寺 路 戈 登 路 中

霞 飛 路 中 華 龍 口



第八章 死因

他們走上鋪着地毯的樓梯，上了樓就向右面轉了一個灣。稽查員由貝伯的指示走到一個房門口就站定了。他輕輕地敲着門。裏面一個婦人發出顫抖的聲音：「是誰啊？」

「密昔司薛姆，我是稽查員奎寧。我可以進來談一句話嗎？」

「誰？誰？噢，是的！請等一等，等一等，好嗎？」接着是一陣床舖的「亟亟格格」聲，最後伊用微弱的聲音喊道：「現在，請進來罷，進來罷。」

稽查員微微地歎息了一下，開門進去。愛雷·奎寧等三個人依舊隨後跟着。他們到了房裏，舉目一看，祇見裏面的東西很是凌亂。伊的頭上裹着一方花布，花白的頭髮散在外面。面孔腫大而紅潤，眼眶裏蘊含着淚珠。身上蓋着一幅大被，連一雙大腳也蓋在被裏，足旁睡着一隻波斯貓——當然就是那隻怪癖的阿雪。

他們嚴肅地走到裏面。密昔司薛姆把恐懼的目光注視着他們。

稽查員先開口道：「密昔司薛姆，你現在覺得好一些嗎？」

「呀！不好，不好。先生，客室裏的那個屍首究竟是誰？真要把我嚇死了！」

「噢！你從前沒有見過那個人嗎？」

伊驚問道：「我嗎？天呀！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人！」

稽查員逼着問道：「好！好！密昔司薛姆，你還記得上星期五晚上的事嗎？」

伊用一方大手帕擦了一擦自己的眼睛：「上星期五的晚上嗎？就是密司脫卡吉斯故世的上一晚，是嗎？我記得。」

「那很好。我知道你那天晚上睡得很早——是嗎？」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先生，不錯，是的。那是密司脫卡吉斯吩咐我早些睡的。」

「他有沒有對你說過別的話嗎？」

伊吐了一口痰道：「沒有什麼主要的話。他祇叫我到他書室裏去了一次，後來……」

「他叫你到書室裏去過的嗎？」

「是的，他掀電鈴叫我的。他書桌上的一個電鈴是接通樓下的廚房的。」

「那是什麼時候？」

「時候嗎？讓我想一想。」伊皺了眉頭想了一想，又道：「大概是十點三刻鐘模樣。」

「當然是很晚了，是嗎？」

「是的。我到了書室裏，他就命我快去拿一咖啡壺開水，三只杯子，一些茶葉，牛奶，檸檬和糖。」

「你進去時，書室裏祇有他一個人嗎？」

「噢！是的，祇有他一個人，他獨自好好地坐在書桌前……還是很好的……你想——他……他……」伊

說到這裏，眼淚又不禁湧了出來。

「密昔司薛姆，你快不要悲傷。我問你，後來又怎樣呢？」

伊又揩了一揩眼睛，答道：「我拿許多東西裝在一個茶盤裏，放在他書桌旁的一張茶几上。他問我可會

把他所吩咐的東西預備好——」

愛雷·奎爾忍不住道：「這倒奇怪了。」

「不！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你知道他是瞎子啊。我看他的樣子似乎很興奮。他後來又吩咐我道：『

密昔司薛姆，你現在快去睡罷。你知道嗎？』我應道：『是，密司脫卡吉斯。』後來我就上樓去睡覺了。」

「他會告訴你，那天晚上有客來拜訪他嗎？」

密昔司薛姆又吐了一口痰在手帕裏，答道：「告訴我嗎？沒有，沒有，他並沒有告訴我。雖然我猜那天

晚上一定有人來訪謁他——因為他叫我預備三只杯子，但是我却不便問他。」

「當然，你是不便問他的。但是那天晚上，你會見有客人來過嗎？」
「沒有！後來我就上樓睡了。我也很覺疲倦，因為我是患有風濕症的——」
這時候阿雪忽然站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就舉起腳爪來洗面。

稽查員也站起身來，說道：「是的，我們一切都知道了。沒有什麼了。謝謝你，密昔司薛姆。」他說罷就向那老婦點頭道謝，然後退出伊的房間。愛雷·奎寧等三人也跟了出來。

他們幾個人下了樓，正想走向書室去時，偶然聽得會客室裏有一些聲響。稽查員就立即躡足過去，推開了書室的門，往裏面張望。貝伯和愛雷·奎寧也急急地跟了過來。會客室裏，潑勞志醫師這時候正含着一支雪茄在窗口閒眺，另有一個人——不認識的陌生人——在檢視格立沙的屍首。稽查員大為驚異，問潑勞志那個人是誰？潑勞志就給他們介紹道：這位是鄧根醫師，是卡吉斯的私人醫藥顧問，還是方纔來到這兒哩。」
鄧根醫師是一個英俊潔淨的男子，年齡大概在五十左右，他是第五號街，梅迪生街一帶住戶的公共醫藥顧問。他蹲在地上檢視着格立沙的屍體，似乎很感興趣的樣子。

稽查員問道：「你在檢查那個屍體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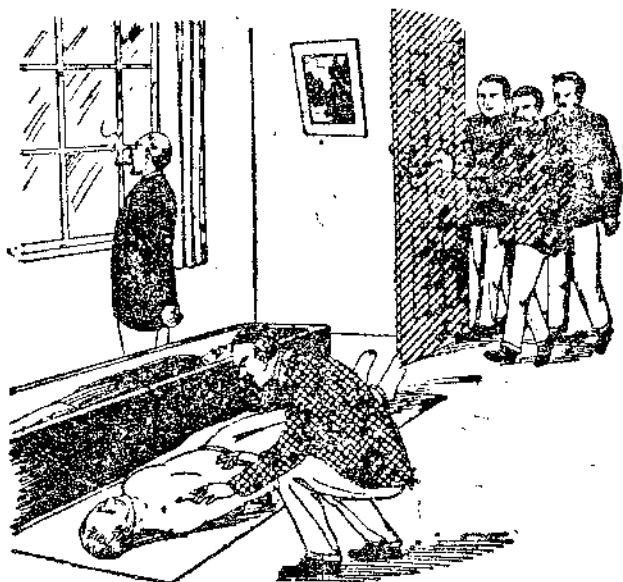
「是的，這倒怪有趣的。我也很覺得奇怪，這個屍體怎會到卡吉斯的棺材裏去的呢？」

「是啊！我們也不知道啊。如果我們能查明這一點，那就比較容易辦了。」

貝伯道：「卡吉斯的棺材下葬時，這屍體一定還沒有被放在裏面哩！」

「那當然！這就使人感到萬分奇異啊。」

稽查員插嘴問道：「潑勞志醫師說，你是卡吉斯的私人醫藥顧問，是嗎？」



「是的，不錯。」

「你會見過這個死人嗎？會給他治過病嗎？」

鄧根醫師搖頭道：「這個人，我完全不認識。我和卡吉斯的關係是很長久了，因為我住在附近——在第五十五號街上。」

愛雷·奎寧突然插嘴問道：「這人死了多少時候了？」

潑勞志聽得愛雷·奎寧這樣問，就瞟了鄧根一眼，搶着答道：「我們正在研究這一點。我們覺得很不易確定，我們一定要檢驗了死者的內臟纔能決定。」

鄧根也答道：「無論如何，有一點總是可以確定的，也一定是死了很久了。」

愛雷·奎寧道：「噢！這樣說來，他一定死了三天多了。換句話說，他一定是在星期二，就是在卡吉斯葬禮舉行之前的哩。」

鄧根點點頭道：「我也以為這樣，從這屍體的外表上看來，至少已死了三天。」

潑勞志又道：「他的表皮的皺紋早已沒有了，可是胸前有許多衣服輪廓的印子，因為是背向着上面放的緣故。」

愛雷·奎寧好奇地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這並沒有多大的意思。但從種種現象看來，他至少已死了三天，或許已有四五天了。在沒有詳細檢驗之前，很難確定。總之，從屍體的僵硬上看來，至少也有二三天了。」

鄧根也道：「不錯，但是他的肚子上還有一個青塊——皮膚有腫爛的現象。」

潑勞志道：「是的，如果他死後屍體是藏在乾燥地方的，那就決不會腫爛得這樣快。」

稽查員不耐道：「好！好！醫師，請你仔細檢驗後再說罷。」

貝伯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現在我倒要請問一件事。卡吉斯的屍體怎樣？好嗎？我的意思就是卡吉斯的身故，並沒有其他的原因嗎？」

稽查員對貝伯使了一個眼色，答道：「貝伯，你太多疑了！……卡吉斯氏死後，他的遺體是鄧根醫師親自檢驗過的，是嗎？」

「是的，是由我檢驗過後纔入殮的。」

「死亡證明書也一定是你填寫的罷？」

「不錯，是的。」

「他的身故，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嗎？」

鄧根似乎很不快道：「先生，你想如果他並不是患心臟病而死的，我會填寫那紙證明書嗎？」

一時大家都不作聲。

鄧根又道：「他的心臟病並不是突然發生的；那是他多年的老病了。他的心臟擴大症已患了十二年了；在三年前又患上了胃潰瘍，於是情形就更嚴重了；後來又因發生了內出血的現象，以致雙眼也失明了。」

愛雷·奎寧好奇地問道：「那是常有的一種現象嗎？」

潑勞忒搶着答道：「現在的醫學上對於這一種病還不十分明白，那並不常見，但是偶因胃潰瘍或是胃癌引起內出血是常有的事。至於爲什麼如此，那就沒有人知道了。」

鄧根點點頭道：「不錯，我會介紹那位眼科專家來給他醫治，希望他的失明是暫時的現象，但不幸他的雙眼終不能重見光明。」

稽查員道：「這些情形我們都知道，現在要研究的，卡吉斯的身故是否完全爲了心臟的突然損壞——」

鄧根又表示很不高興的樣子說道：「你如果對於卡氏的死因有什麼疑異的地方，你儘可去詢問畢德斯特士，因爲他也和我一同動手檢驗的，當然並沒有其他的原因。他的心臟病和胃癌症是非常嚴重的。我會勸他不要多用精力，但他依舊十分關心他古董舖的業務，因此他的心臟就愈弄愈糟了。」

稽查員好像仍舊不信任地的問道：「是——中毒嗎？」

「我可以保證絲毫沒有中毒的現象。」

奎甯探案：希臘棺材

四四

最後，稽查員向潑勞忒道：「最好，請你把卡吉斯的遺體也仔細檢驗一下，我們一定要確切知道。現在已經發現了一件暗殺案，我們不願再見第二次暗殺案。」

貝伯也問道：「你能將卡氏的遺體加以檢驗嗎？因為它是用香料保存着的。」

「那並沒有關係，如果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我可以把它查出來。事實上用香料保存着倒是很好的一件事，因為可以保持屍體的不易腐爛——你看，現在卡氏的屍體一些沒有腐爛的現象。」

稽查員最後又道：「我們要研究卡氏臨終前的情形。我想或許從格立沙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些線索，也未可知。醫師，請你把那兩個屍首當心好了。」

「當然，當然。」鄧根取了自己的帽子和外衣，垂頭喪氣地先走了。

在卡氏的書室中，稽查員看見警署的指紋專家正在忙着印取各種東西上面的指印。他就低聲問道：「那裏，發現了什麼嗎？」

「指印太多了，結果一無所獲。因為這裏各種東西上面，指印多極了。我想在這一星期中不知有多少人到過這裏了。」

「是的，現在你或者先到會客室裏去，把那個地上的屍體上的指印打下來。我們疑心那人是格立沙，你把他的指印和警署裏快要送來的格立沙的指印對一對。」

弗林從外面進來報告道：「警署裏的指印簿已送來了。」

「好！那裏，你快去工作罷。」

那指印專家去了五分鐘，又回進來報告道：「不錯的，是格立沙。」

這時候拍照的人也用着電光燈一明一暗地拍着照片，小小的一間書室好像成了一個戰場。潑勞忒進來辭別說：「兩個屍體已用載屍車運往驗屍所去了。」接著那麥和照相師也告別回署。貝伯就把書室的門輕輕地閉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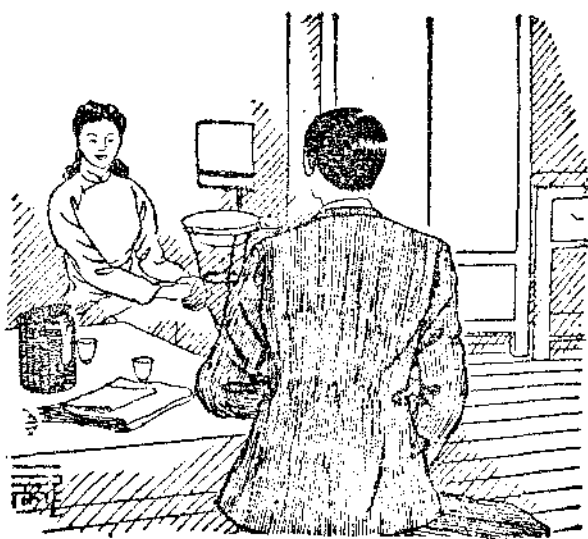


五：人天交戰

邵慧珠爲了爭取婚姻的自由，從家裏負氣走了出來，本來沒有什麼目的。不想在咖啡店裏，會遇見了程月凡，這樣一湊，便住到了花園公寓來，這實在是她始料所不及的；也可以說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了。她在公寓裏自己草草成了個一人的家，自然還有許多東西是缺少的，因之一早起來，就上街去買東西。這時街上，可熱鬧極了！馬路兩邊的人行道上，擺滿了年貨攤子，賣小燈籠的，賣年畫的，賣年果子雜盤的，更是很顯明的點綴出過年的光景來。路上的行人，也是格外的擁擠；他們走着路，手上都提了大大小小的包裹。慧珠每年到這個時候，也是喜歡湊着熱鬧，陪了家裏的人去買年貨的；然而今年只是看別人忙碌，心中非常難受；趕快的買了些零用東西，低了頭就向公寓走去。她正走着的時候，後面忽然有人叫了一聲密斯邵。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毛正義。自己心裏原打算着，自己搬出家庭來，總要找點事情做，就是沒有什麼薪水的事，也沒有關係。毛正義在民衆團體裏，是極活動的人，找着他或有些辦法；只是不大願意在人面前示弱，馬上去找他。現在碰到了他，這倒是個極好的機會了，便道：「毛先生真早，忙呀！」毛正義拿了帽子在手，很客氣的點着頭道：「這時候就買了許多東西，大概比我還早呢！提了許多東西，怎麼不雇輛車？」慧珠道：「不用轉彎就到了。」毛正義道：「密斯邵不是和自己家裏的東西嗎？」慧珠道：「全是我自己用的。」毛正義道：「此地到府上，不算近呀！」慧珠笑起來道：「我現在不在家裏住了，住在花園公寓。」毛正義聽了這話，倒有些奇怪，她爲什麼不住在家裏？同時，第二個疑問也就跟着來了！看她的臉色時，却是很憂鬱的樣子，料着其中必有故，便滿臉堆下笑來道：「東西多了，我看密斯邵有些拿不動，我和你帶東西送回去，好嗎？」慧珠笑道：「那末就帶了！」毛正義得了這樣一件差事，比在民衆團體當了一回主席，還要感到有興趣；這才戴上帽子，先將兩隻手一齊伸着，把慧珠手上的東西，捧了過來，然後才用手捧着；看到人行路上，人是挨肩

疊背的走路，就擠到前面，和慧珠開路；而且還微微的虛張着兩隻手膀子，撐開了走路的人，以免碰着慧珠。到了公寓的門口，他恰又懂禮，將身子向後一縮，讓慧珠向前去。慧珠向他點點頭道：「你只管跟我來。」她是不留意的說出了這句話，在毛正義十分用心的人聽了，這又像得了一種什麼暗示，好像她告訴着，一點什麼障礙沒有，彼此可以無禁忌的談起交際來的。於是正着臉色，挺了胸脯子在前面走路。他以為這樣的走着，就可以洗除了自己的怯懦。慧珠也像有了一件什麼急事一樣，很忙的就前面，走得高跟皮鞋得得作響，口裏叫着茶房開門。茶房將門開了，毛正義還站在院子門邊，慧珠向他望着時，他却微笑了一笑。慧珠點點頭道：「請進來坐坐罷！」她扶了房門，還把身子半側了。毛正義真料不到她的態度，如此之好，情不自禁的向人家行了一個鞠躬禮，手上提了許多東西，側了身子，走進人家屋子裏去。到了屋子裏，首先觸着他的眼簾的，便是床上的被褥，一律都是新的，而且還是很普通的布被。像慧珠這樣的時髦小姐，決不能這樣儉樸。再看看屋子裏別的東西，如洗臉手巾漱口盂之類，竟沒有一樣不是新的，這可以斷定不是她家裏搬出來的東西。還不會坐下，慧珠看出了他的情形，便笑道：「我說一句話，毛先生會很詫異的吧？我自昨天起，已經脫離家庭，謀自己的經濟獨立了。你不覺得我作事任性嗎？」毛正義聽了這話，先是頓了一頓，答覆不出來。然後兩手連連鼓掌了幾下，笑着點了點頭道：「好哇！這是有革命精神的事情啦！密斯邵初次脫離家庭，當然有一種新生命，在草創中，若是有用我幫忙的地方，請你不客氣的說了出來，我一定竭力幫助你。」慧珠笑道：「我怎樣好麻煩你呢？」說時，她却走到桌子邊，將臉背了過去，揭開茶壺蓋看了一眼。她那意思，分明是不讓毛正義看到她的臉色。茶房進來沏茶，她才掉過臉來，看到毛正義還站在屋子中間，便道：「請坐罷！我這裏是很簡慢的，而且我又不會招待人。」毛正義看着她，她找着一塊布，擦抹過桌子，先倒上兩杯茶，然後整理了一會床上的被褥，又將兩張方檯子挪了一挪，再吹吹鏡台上的浮灰，活現出她那手足不知所措的樣子來，便向她笑道：「密斯邵起得早，我想應該休息休息了！我暫且告辭。若是密斯邵嫌着寂寞的話，可以打個電話給舍妹，她自然會來陪你。密斯邵若是不嫌路遠，也可以到她那裏去談談；我還有個地方要開會，得先走一步了。」說畢，鞠了半個躬，走出門去，而且反着手悄悄的，替他將門帶上。

慧珠心裏，原是覺得前路很渺茫，希望有毛正義這樣一個朋友來幫忙。然而毛正義在面前坐着，自己又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拘束，第一便是他還不是自己所認爲的對手方，他在這裏，不要人家誤會着，我是爲了他而要脫離家庭的。第二便覺一個姑娘家的屋子，有一個青年男子在這裏坐着，似乎不慣。可是自己自負是個文明女子，雅不願在人面前，表示出那頑固的態度來；因之站着也不好，坐着也不好，非常的躊躇。現在毛正義自己告辭走了，似乎他也看到了這一點，這個人總算是很知趣的。他去了，這屋裏又剩下自己一個人，既是無事可做，又無書可讀，手裏捧了一杯熱茶，坐在桌子邊，慢慢的喝着，想來想去，還是想到了那位田小姐身上去；她的態度，雖是可疑，然而找着她談話，總可以解一點悶。如此想着，便走出房來，要想向人家屋子裏去。剛出得門來，便見田小姐挽了一個西裝少年的手臂，緊緊的偎傍着人家，走了出來。自己一想，若是和人家相遇了，招呼呢？還是不招呼呢？也許她不願我見那少年。於是將身子一縮，就躲到門裏去。這個樣子，今天田小姐又是不能來陪着談話的了。這可悶的慌，要如何來打破這種苦悶呢？這沒有別的法子，還是找兩張報來看看。想到看報，却得了一些見識，昨天無聊，將報上廣告都看遍了，今天可要多找兩份報看看。她便給了茶房兩毛錢，叫他將大小報多買幾份來。報買來了，掩上房門，將爐子裏的煤灰，先爬梳了一陣，火勢燒得旺旺的，端了一張茶几，放到床面前，將茶壺茶杯都放在上面，然後拿了一疊報，自己躺在枕上翻看。翻了許多張，却在一條義勇軍的通電裏，看到祝長春三個字，不由得心裏一動。心想：這個人說得到，做得到，真去投義勇軍去了。於是再把那則通電從頭至尾看上一遍，電文的大意，就是說：義勇軍九十六路，現在轉戰遼東，連克數城，尙望全國父老加以援助等語。那領袖人物的名字，赫然有祝長春三個字在內。她拿着報，怔怔的坐了許久，心想世上同名同姓的，固然是不少，但是不見得就那樣巧。果然是他的話，我真當向他表示一番歉意。因爲以前，我對他太誤會了！如此想着，報也不要看了！只管在枕上發呆。自己沉沉的想着，也不知道想了多少時候，房門上却卜卜的有人敲了一陣響，她以爲是公寓裏的茶房，就叫着進來罷！房門開了，却是毛正義進來了！他兩手哆哩哆唆，提了許多的紙包進來，只得迎着他，招待他坐下，便笑問道：「密斯脫毛也過年，買了許多的東西。」毛正義道：「不是年貨，我想密斯邵一個人，新



過獨立的生活，當然要添許多東西，我就把我心裏所能想到的和密斯邵買了一些來。」慧珠道：「那就謝謝了！」毛正義看到她床面前那種情形，便笑道：「密斯邵也很熱心國事，買了這許多報。」慧珠道：「我關心什麼國事？不過悶得無聊，借此消遣罷了。不過有件事，讓我今天大為高興一下的，就是我一一個極好的朋友，現時也投入了義勇軍，而且在九十六路裏，當了一個領袖了。我替他榮幸之餘，我自己又不免有些慚愧哩！」她坐在一張矮椅上，兩手抱了一隻右腿，半昂着頭說着，大有不勝嚮往的意味。毛正義就閑閑的問了一聲道：「恭喜密斯邵，有這樣一個好朋友，是誰呀？」慧珠微微笑道：「他也是一個大學生，在社會上，也有點小名氣，不過他的名聲，不像毛先生那樣光明正大，是由奔走呼號國事得來的。他平常很喜歡文藝，常是做些詩文到各報去投稿，署名阿風的就是他。」

毛正義吃了一驚的樣子，身子一挺問道：「阿風！不是祝長春嗎？」慧珠道：「對了！我們是十分相知的朋友，不幸得很，爲了一點小小誤會，他去投軍的時候，我沒有送他。毛先生認識他嗎？」毛正義淡淡的答道：「認識這個人，什麼報上登了這消息？」慧珠於是將那張報找了出來，指給他看。毛正義捧了報，坐在一邊看着，向報紙點了點頭道：「是他！那不會錯的。」慧珠道：「毛先生和他，很熟識嗎？」慧珠站在桌子邊倒茶喝，手扶了茶壺蓋，左手捧了茶杯，放在嘴邊，可是她的目光，却穿過那茶杯上騰出來的浮煙，射到毛正義的臉上。毛正義被她這樣一看，恰是奇怪，臉色有些紅了！他不答覆她所問的話，却故意笑道：「密斯邵怎麼和他發生了誤會呢？」慧珠喝完了那杯茶，坐在他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右腿架了左腿，很自在的樣子，撩着上眼皮，把那很長的睫毛，都翻了轉來，想了一想道：「這是一件笑話，更顯得我是個小孩子脾氣罷了！有一天大雪，我到他公寓裏去會他，他吩咐茶房，拒絕我進去，說是不在公寓裏。可是我聽到他和一個男朋友在那裏談話，那朋友勸他跳出愛情的圈子，去努力報効國家。我當時大爲生氣，就回來了。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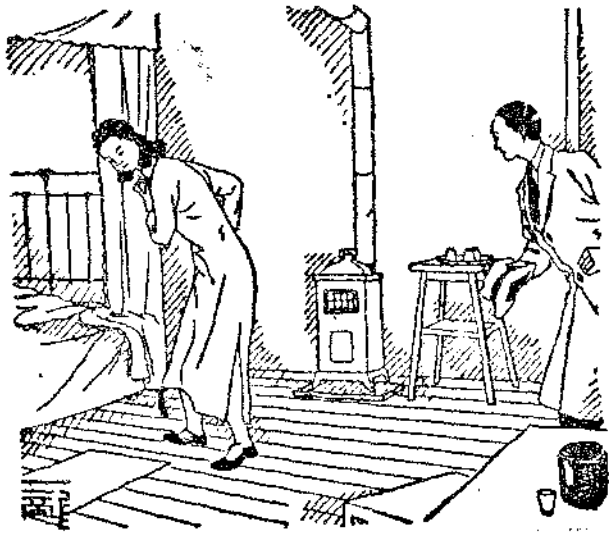
一封很嚴厲的信給他，說他對我不忠實。他是個有志之士，果然就借了這個題目，和我絕交，投軍去了。」毛正義聽了這一番話，他的臉色更難看了。然而他還強自鎮定着，微笑道：「密斯邵也是個有心胸的人了！看你這樣子，你並不怪他。」慧珠道：「他和我絕交，正是他的一番苦心，好讓我忘記他呢！他和我這人交朋友，沒有什麼好處，像勸他投軍的那種朋友，倒不妨多認識幾個；我想他那個朋友，也一定在這九十六路義勇軍裏，當着領袖，他們一定是朝夕相見的。」慧珠這幾句話，直刺進毛正義的心裏，他站起身來，牽了一牽他的大衣領子，見壁上掛有一面小鏡子，他向鏡子照了一照，裝作不經意的樣子，說了一句道：「也許那個人沒有去投軍呢！」慧珠道：「自己不投軍，勸人去投軍，只憑一張嘴做志士，這種人我就藐視他。」毛正義聽了這話，簡直不敢看慧珠了！站着說了幾句閑話，便笑道：「密斯邵沒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嗎？」慧珠笑道：「這就幫忙多了，還怎敢相煩呢？」毛正義道：「明天見了！我還有事呢！明天見！」他說着這話，已經開了房門出去。慧珠看他來的時候，好像是專誠而來的，這會子忽忽忙忙的就走了，不知是何緣故？提到祝長春，他的臉色上，很是不好看，莫非他和祝長春有什麼糾葛嗎？若說有糾葛的話，一定是他對不起祝長春，因為他的臉色，是那樣子不好看呀！下次他來了，我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他這樣想着，又靜靜坐着，將毛正義的態度，揣摩了一會。在慧珠這樣疑心毛正義的時候，毛正義自己，也未嘗不是私心惴惴的。他和慧珠告別以後，自己走出花園公寓的大門，將腳一頓，情不自禁的說了聲糟糕！這大門口，正還站了兩三名茶房，聽到他如此說着，臉上又是很懊喪的樣子，便問道：「你丟了什麼了？趕快去找罷！」毛正義不感到茶房是好意，却以為茶房和他開玩笑，更是把臉紅着，低了頭，忽忽的就走開了。他在今天下午，本來有個會議要開，因為想到邵慧珠今天新自家裏搬出來，一個人自然是很悲哀，也很寂寞，這個時候，無論站在什麼立場上，和她去談話，她一定是很歡迎的。所以在上午，就分別打了好幾個電話，向今天開會的主席請了假，以便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和慧珠詳細的一談。現在走了出來，無事可做，已經請了假，又不便再到會裏去，只得一人悵悵如有所失的，自走回公寓去。茶房見他回來，和他開了房門，却很詫異的道：「今天毛先生回來的這樣早，有什麼事嗎？」他笑道：「難道我注定了終日裏在外面瞎混，不許早回來的？」如此

一說，茶房也只好一笑而已。他走進房來，將大衣帽子，一齊向床上一堆，自己也跟着在一頭倒了下去，自己心裏可就想着：難道祝長春所戀愛的那個姑娘，就是邵慧珠？我勸他不應當追逐的那位女郎，難道就是我在現在正追逐的這位女郎？世上也許不會有這樣巧的事，可是她自己說了，祝長春是她最要好的一個朋友。而且有一次到公寓裏去，聽到祝長春的朋友，勸他不可談戀愛，應當從事愛國，那正是我幹的事。她不是祝長春的愛人，那還有誰？我並不是叫祝長春把她拋棄了，我却來追逐。我雖然自問是無心的，然而第三者看來，顯然是我用那調虎離山之計了。再說就算人家明白，我是出於無心的，可是我勸祝長春不要談戀愛，那是事實。我開始去愛邵慧珠，也是事實。我一個自命爲愛國的人，勸人家不要談戀愛，自己倒是比人家談的更熱烈，這又何以自解？罷了！以前我不知道邵慧珠是祝長春的愛人，所以那樣欣慕着追逐着。現在明白了，我不能再去追逐了！否則對不住自己的盟弟，也對不住自己。他越想越後悔，越後悔也就越不能抬起身來，只是橫躺在床上，靜沉沉的胡思亂想。不知不覺之間，天色就昏黑了。茶房見屋子裏電燈沒有亮，便高聲喊道：「毛先生！睡着了嗎？您的電話。」毛正義伸了伸懶腰，懶懶的答道：「你沒有問是什麼人打給我的電話？」茶房道：「是位姓邵的打給你的電話。」毛正義一頓翻身坐了起來，向窗外問道：「是那裏打來的？是花園公寓嗎？」茶房道：「對了！是花園……」毛正義不用聽了，立刻下床向房門外走，忽忽忙忙的跑到電話室裏，拿了耳機子，首先一句便問道：「是密斯邵嗎？」那邊答道：「我是公寓裏的老賬房，你是毛先生嗎？這邊邵小姐說：您要有功夫，就請你過來一趟。」毛正義連連答應道：「有有！我就來。」他掛上了電話，走回房去，先亮上了電燈，在電燈光下，首先便是取了一面鏡子，向臉上照了一照，大概是自己沉思過度的緣故，這臉上憂鬱得實在氣色不好，便叫着茶房打了一盆熱水來，先洗了一把臉，在床上輾轉了許久，頭髮蓬鬆得很，也對了鏡子，從容的梳了一番，這才整整西裝領子，牽牽衣擺，加上大衣，在門口雇了一輛人力車，趕快的向花園公寓而來。到了門口，剛一下車，門口停着車子等生意的人力車夫，哄然大笑起來。他心裏倒爲之吃一驚，莫不是他們笑我今天來得次數多了？偷眼看這些車夫們時，他們的目光，却也不射到自己身上。轉念一想，這或者是自己的錯誤，於是又把西服領子整了一整，向裏面走來。到了邵慧珠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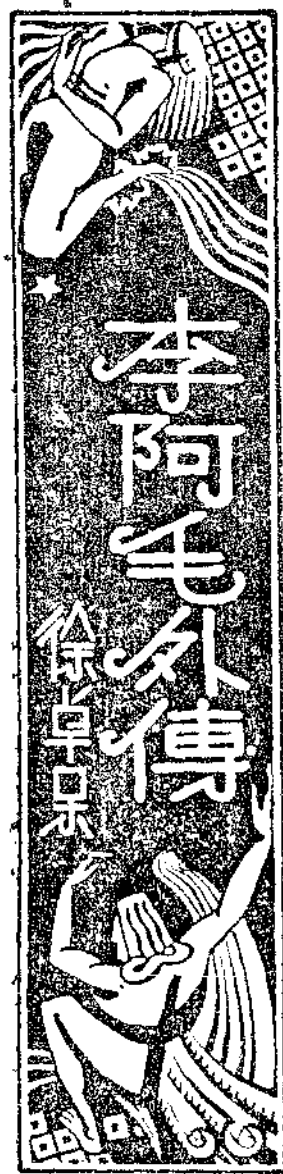
的院子外，先輕輕咳嗽了兩聲，然後問道：「密斯邵在家嗎？」慧珠倒是聽出了他的聲音，便開了房門，探出身子來，向他點着頭道：「請進來罷！」毛正義想起了白天的事，那時未免去得惶恐，所以現在進門，是將面孔繃住了，然後將那皮鞋下篤下篤得地上作響，表示他舉動的沉着。到了屋子裏，自己又爲表示從容不迫起見，緩緩的脫了大衣，取下帽子，一併掛在衣鈎上，這才在她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微笑道：「剛才我接到您的電話……」慧珠限看了桌上堆的一疊報，緩緩的道：「恕我冒昧，我要問毛先生一句話。」他心裏有些跳了，然而還極力的忍耐着，手緊緊的捏了衣角。似乎如此，便把惶恐捺住了。便點着頭道：「你不必客氣，有什麼話，就請問罷。」慧珠的眼珠，在那長睫毛裏一轉，微笑道：「據我想：你和祝先生，或者是認識的，我想你知道他的消息或者比較報上詳細些，所以我要請你來問上一問。」毛正義正了顏色，帶了點微笑，似乎是那樣不經意的樣子，便道：「密斯邵怎樣知道我和祝先生熟識呢？」慧珠笑道：「這也不過是一種推測罷了！因爲上午看報的時候，你很想表示不認識祝先生，反言以明之那正是你認識他了。」毛正義笑道：「認識我是認識他的，不過論起友誼來，那決不能比密斯邵還深。前幾天，外面盛傳義勇軍的消息不好，所以我聽了說他的消息，就不安起來了。可是看了報的結果，正是好消息，我倒歡喜了。義勇軍的交道是和關裏隔絕的，我所知道的消息，正不能比密斯邵還多呢！」慧珠聽了話，眼睛可看了他的臉。毛正義在她這種注意之中，臉上自然的發出一種尷尬的樣子，只向着慧珠淡笑了一笑，並沒有說一個字。慧珠道：「祝先生對我不辭而別，他完全是一種誤會，我總很想找一個機會，和他通上一回信。其實我對於他，也沒有別的要求。」這兩句話似乎向毛正義解釋的，讓他不要多心。毛正義道：「這件小事，我總可以替你辦到，請密斯邵把信寫好罷！」慧珠歎了一口氣道：「我之鬧到今日這種地步，也可以說是受他的影響，可是他那裏知道呢！」說話時，眼圈兒便是一紅。毛正義看她這種態度，似乎對祝長春還有很深的感情，自己和祝長春是情同骨肉的朋友，不能幫助他成爲美滿的眷屬，倒反要搶奪他的愛人，無論站在人情上或道德上說，這都是不應該的事。設若在以前，他就將邵女士介紹和我認識了，那末，他若去當義勇軍，說不定還要把邵女士付託給我的，我還要照顧她。現在我背了祝長春，倒去搶他的愛人，人生交朋友作什麼？想到這裏，坐

不住了，就站起身來告辭道：「邵女士沒有什麼了吧？」慧珠道：「就是請你和我調查一下他的通信地址，別的也沒有什麼。」說着也站起來，微微的向他點了點頭，那意思便是向他叩求着。毛正義越發受了她的感動，就連點了幾下頭道：「這事好辦！我一定辦到。」他這時理智已克服了情感，就一些私意也不帶着，當日便去和慧珠調查長春的通信地址。到了次日上午，他算是把這個消息，找着一些頭緒了。覺得慧珠一個人住在公寓裏，是十分寂寞的，她等着別人的消息不到，那就更要覺得寂寞了。因此把一切的事都擱下了，便到公寓裏來向她報告消息。公寓裏的茶房，因為邵小姐搬進來以後，只有這位毛先生，是她惟一的朋友，當然他們是關係很深的。所以毛正義來了，他並不加以攔阻，就讓他直接向裏走去。這一回，毛正義也莽撞一點，他到了房門口，不聲不響，推開門就走了進來。這時慧珠因為屋子裏爐火很旺，就脫了外面的長衣，身上只穿了一件緊身紅綢夾襖，將一條薄毯子，蓋了上半截，她身子朝外，正半閉了眼睛睡着。白色的枕頭上，蓬着一把黑頭髮，更襯上那鮮紅的襖子，便是情景有些動人。毛正義這才想起來了，人家還是一個黃花

閨女，怎好跑到人家床前來，偷看人家的睡容？因之身子向後一縮，就要出房去。他只是一轉身，却把茶几邊放的一隻玻璃瓷盆碰了，脚下踹的一聲響，這却把慧珠驚醒了。她睜眼一看，見有個穿西服的少年站在屋子中間，哇的一聲叫着，隨着這種叫聲，她已坐了起來了。這件紅綢緊身夾襖，將胸前前綑束得緊緊的，在乳房的兩部，有兩塊隆然而起，在這下面，恰是腰支一把，形容得她那身材，分外的玲瓏嬌小。毛正義也不待她囑咐，就走了出房去，在房門外站了一會子，然後用手緩緩的推着門，緩緩的走了進去。看到慧珠站在床前，披了長衣，只是低頭扣鈕扣；就取下頭上的帽子，向她作了個半鞠躬，笑道：「真對不起！我想不到邵女士這個時候，還會睡着沒有起來，這怎麼好！真是對不住。」慧珠為他一味的道歉，倒不能不安慰人家一兩句，便道：「不要緊！你又不是誠心的。」她口裏



是如此說着，臉上還帶一層紅暈。正義一面脫西服大衣，一面眼望了慧珠坐下來，覺得她帶了一點羞意，那臉子是格外嬌美了。心裏立刻想着，從我和她的情形而論，也就快達到愛情之域了。這樣好的機會，我爲什麼犧牲了？我若是不肯犧牲的話，當然就不能把祝長春的通信地址告訴她，有了祝長春在她的心裏，就不能容我毛正義在她心裏了。我並沒有搶奪祝長春的愛人，是我自己得着一個機會，隨便碰到她的。我就是和她要好，也沒有什麼對祝長春不住。他如此想着，到了次日，就向慧珠捏造了一個通信地址，而且說了，這信郵局無法可寄，只有託順便的人帶了前去。慧珠不能認爲他的話是假的，就不向下追問了。毛正義看着她的茶几上，又堆上了一疊報紙，便笑道：「密斯邵真關心國事，每天買這些報看。」慧珠道：「你想我住在公寓裏，是非常無聊的，我若不找一點事來消遣，那可怎麼辦？」毛正義正是苦於無法請她出去遊玩，有了這一句話，却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便笑道：「打檯球看電影，總也算是高尚一點的娛樂，若是密斯邵願意我講的話，今天，我就可以奉陪，隨便密斯邵挑上一樣。」慧珠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微笑了一笑。毛正義看她的神氣，不像有什麼拒絕的表示，便說：「密斯邵！今天有功夫嗎？」慧珠隨手將茶几上的報紙，拖過來兩張，很不在意的掀開來看了一遍，信口答道：「你想：我還有什麼事？」毛正義站起來，抬了一抬肩膀，便道：「我們今天，就一塊兒去好嗎？」慧珠道：「你真要客氣，我也不推辭，時間還早呢。打電話把令妹請來，我們一塊兒去罷！」毛正義對於這個要求，雖有些不高興，但是他很知道女子對於男朋友要求出去遊玩，常有這樣一種做作，找一個女同伴，或者一個男同伴在一處，那是表示着有兩個人以上的結合，就是公開的交朋友，並沒有其他作用。那個陪伴的人，固然有白吃白喝白娛樂的權利，然而他也有一旁撮合的義務。這種人，北平新土語，叫做蘿蔔乾。因爲名字不雅，所以也有一些人不願幹的。慧珠現在提到要正芳做蘿蔔乾，正芳爲了手足的關係，當然是不能不來，而且必定也能盡她蘿蔔乾的義務。因之，毛正義毫不猶豫的就一口答應了。當時就走到電話室裏，打了個電話給正芳，請她務必快來，而且可以雇了車子來，就在這裏開發車錢；務必來！務必來！正芳接了她的電話，本來就不能不來，加之正義又說了務必來，因之掛了電話，就雇了一輛極快的人力車，趕到花園公寓，踐這一個意外的約會來了。



五：有孔棗子核

「房錢，無論如何，一定要加」的。二房東老蕭，對李阿毛板着面孔說。

「你想！現在什麼東西都漲了十倍價錢了。你住我們的一間房子，六十塊錢一個月，真便宜極了。難道從前六塊錢可以租得到麼？」蕭太太也在旁邊附和。

李阿毛低着頭，半晌不語，他們夫妻倆，一步不讓，阿毛才開口了：「我不加，怎麼樣？」

「那只有請你搬！」老蕭說。老蕭見阿毛高興得像發瘋，也要問了：「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是那裏來的？」

夫婦二人對他手中看時，原來

是一個棗子核，方才蕭太太吃了一個棗子，把核吐在地上的。

「怎樣？」蕭太太不免驚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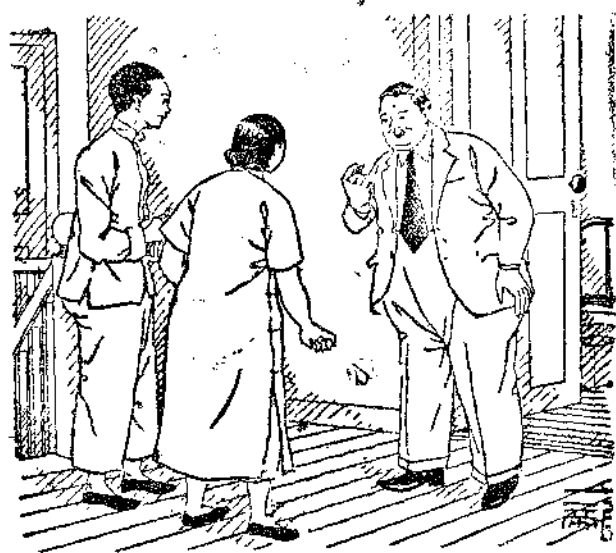
「那裏來的？可以賣給我麼？」

要多少錢？」

「一定賣給我！」

阿毛說着，摸出皮夾來，把那

棗子核藏入皮夾中，又拿出一張一



元鈔票來，遞與蕭太太。

「謝謝你！」

蕭太太見地上一個棗子核，可以價值一元，雖在物價昂貴的今日，到底不能相信。

「賣給你就賣給你。到底有什麼用處？你要說一個明白才好。」

「蕭太太！」阿毛放好了皮夾，笑嘻嘻的說：「近來江西來一位客人，要收買這件東西。」

「怎麼？這棗子核，難道是件

李阿毛外傳

寶貝？」

「不！這棗子核，比眾不同，上面有兩個孔，你們看見麼？凡是有兩個孔的棗子核，那位客人都要收買。據說是可以做藥的，他到這裏來了三四個月了，已經收了不少的有孔棗子核了。」

「你看清楚了沒有？方才的棗子核，上面是不是有兩個孔？」老蕭說。

「我不看清楚，肯花一塊錢，收買你這垃圾桶裏的東西麼？」
「李先生！你再拏出來，讓我們見識見識。」

阿毛搖頭。
「該死！」蕭太太說：「你怕我們搶回去，不賣給你麼？那末，你拏去，賣給那個客人，可以賣多少錢？」

阿毛微笑不答。
「明天我再買十斤棗子來吃，

一定可以拏到好幾個有孔的核罷？」

蕭太太似乎很有希望的說。

「不！聽說：千中揀一還難，十斤二十斤，還靠不住有一個。你還是買一兩担來試試！」

蕭太太似有難色。

「可以做藥麼？治什麼病？」
「這是秘方，那裏可以告訴人？」

說罷，阿毛就上樓去了。

大概過了一禮拜光景，那一天下午，有人叩門，老蕭是老毛病繡球瘋發了，躺在床上，蕭太太就去開門。

「李先生在家麼？」一個青年問着。

「不在家，他上半天就出去的。」
「那來得不湊巧了。路又很遠，怎麼辦呢？」
「有什麼事麼？」

一四

「是啊！他託我在鄉下收的棗子核，今天特地送來的。」

說着，提起手中的小包來。

「有孔的棗子核麼？」蕭太太高興起來了：「你收到了多少？」
「託了許多人，費了兩個月工夫，只收到一百個。」

「一百個！不容易啊！」她想了一想：「那末，你賣給李先生，要多少錢一個？」

「我打算要五毛錢一個！」



「五毛錢一個，一百個是五十塊，這麼辦罷！李先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你把東西交給我，我可以填五十塊錢給你，行不行？」

「那再好也沒有。」

說罷，此人把手中的小包打開，果然是許多棗核，蕭太太擎起一個來看看，當真上面有兩個小孔。

她暗忖：等阿毛回來，賣給他一塊錢一個，我就可以賺五十元。

她付了錢，收了貨，那青年去了。她細細看看核上，個個都有兩個孔，自然是真貨。

吃過晚飯，李阿毛也回來了，蕭太太不提日間的事，上樓去，踏到老李房中，只見老李正在看一冊「壽世良方」。

「李先生！」

阿毛回頭看時，見蕭太太手擎

一個小包。

「我今天托人覓到許多有孔棗

子核，一共有一百個，仍舊是一塊錢一個賣給你罷！」

說時，就把小包打開來。

阿毛似乎很躊躇：「阿呀！那江西客人，昨天動了身了。」

蕭太太很驚慌；但是立刻鎮靜了：「動身也不要緊，你把牠收了，等客人再來，你賣給他好了。」

「不曉得他什麼時候再來，我那裏填得出一百塊錢！這幾天，正要預備搬家費咧。今天搬場汽車又漲了價了，每點鐘要二十元！」

「那末，便宜一點，好不好？」蕭太太急了。

「我又沒有用處，收的人走了，有什麼辦法？」

「到底是治什麼病的？你一定知道，爲什麼不肯說？」

阿毛笑笑，二房東太太很沒趣，只得去了。

第二天，趁阿毛不在家的時候

，蕭太太到他房裏去，偷看那冊「壽世良方」，打算找到些什麼秘方，果然見裏面夾着一張紙條：

「凡棗核，上有二孔者，煎湯服之，可治繡球瘋。」

蕭太太大喜，馬上下樓去，對老蕭說：「好了，我有辦法了。」到蕭太太把棗子核煎給老蕭吃時，李阿毛剛搬家。阿毛的朋友薛大哥，到就屋裏來拜訪。

「今天請你吃晚飯！」阿毛說。

「爲什麼這樣闊氣？」

「二房東太太的五十塊錢，我除去了搬場汽車，還有錢可以多，應當請請你。」

「是的，我用烟籤子，在棗核上燙小孔，也費了兩個鐘頭。」

「我還用巴豆湯，把棗子核煎過，今天老蕭吃下去，一定要拉肚子了。」

二人相視而笑。



五 寄人籬下

柳絲先前的怒，怒得絕對不是鹵莽，她能怒，抓了茶杯來擲野獸，是不愧爲一個好女兒。現在的愁，愁得絕對不是怯懦，她能愁，愁着母親和弟弟和自己的前途，不要讓它黯淡下去，這又不愧爲一個好女兒。在新愁和餘怒交織下的柳絲，挽了馮太太的手，走到廚房的鄰室裏去，那也就是韓媽的寢室。

把室門推開，如豆的燈光，射在掛着藍夏布帳子的單人牀上，藍夏布帳是稀稀的，它只能擋住蚊子飛進去吮人膏血，却擋不住帳中人飄蕩出來的鼾聲。柳絲伸手去燃亮了煤油燈的燈光，馮太太掀起帳子來喚了一聲韓媽。韓媽不大出遠門的，她的夢境，不會怎樣遠，或者僅僅是十三家鎮。經過馮太太一聲呼喚，喚回了她的夢魂，鼾聲立即停止，同時喉頭一聲「唔！」同時手和腳都舒展了一下，同時又把手指擦着眼皮。醒了，睜眼了：「噢！太太！噢！小姐！」驚異着「貴人從來不踏賤地」。雖然這間屋子，還是濠梁小築的一部份，但做了韓媽的寢室以後，自然可以說是賤地。

韓媽很懂得禮節似的，一骨碌坐起，把兩條腿從牀沿上掛下來。馮太太和柳絲，異口同聲道：「韓媽，你就這麼坐着。」一邊是馮太太，一邊是柳絲，把韓媽按住了，她們母女也左輔右弼似的坐下。使韓媽驚異之中，有些疑惑，疑惑這也許還是在做夢。她重又喚着平日使用慣了的稱呼「太太」「小姐」。柳絲道：「韓媽，你清醒了沒有？」韓媽回答得不很敏捷道：「算是醒了吧。」柳絲道：「媽，你先問她。」馮太太拍拍韓媽的肩膀道：「韓媽，你到我們馮家來做事，有幾年了？」韓媽道：「不記得是幾年，只記得我來，小姐還抱在手裏，小姐今年是十九歲。」馮太太道：「好啊！那就是很久了。從前老爺待你怎樣，我太太待你又怎樣？」韓媽道：「那是很好的，我的公公婆婆的骨頭，還是太太給我錢去安葬的。」

柳絲也拍拍韓媽那一邊的肩膀道：「這麼說起來，是好的。」韓媽一些不覺得再是夢，回答得很快而且

是肯定的道：「好好的好的！」還點着頭。柳絲道：「那麼今天晚上，舅老爺到我們家裏來說的話，你聽起來怎樣？」韓媽道：「舅老爺是錯的，怎麼把外甥小姐拿去給人家做偏房？」柳絲道：「你的觀念很正確的。現在太太和我和少爺，爲了避免一切麻煩起見，想暫時離開這裏。」馮太太接着說道：「你給我們看守這房子，你能不能？」韓媽道：「你們上那裏去？」馮太太道：「我們暫時避一避盧虎虔的鋒銜，到那裏去，你可以不必問。我只問你能不能給我們看守這房子？」韓媽回答「能！」沒有什麼難色。

馮太太道：「我們走了以後，倘然三舅舅來唬嚇你，問你小姐在什麼地方，你怎麼回答？」韓媽道：「我回答不知道。光是舅老爺來，我不怕，以前舅老爺常笑着稱我爲韓家嫂子的，我不怕。」馮太太道：「倘然姓盧的親自來，帶了那些豎眉瞪眼的漢子，把手槍對着你的胸脯，要你說小姐在什麼地方，那你怎麼辦？」韓媽道：「我也還是說不知道。他們要打我，沒這個道理。」柳絲道：「韓媽真是個好韓媽，憑着你這股勇氣，他們也會沒法奈何你的。」馮太太從身上掏了十幾塊錢給韓媽，這是給韓媽零花的。另外是三十五塊錢，那是預備還姓盧的，托孤寄命樣的任務，全放在韓媽肩膀上。

母女倆從韓媽的寢室退出來，已是東方既白。「事不宜遲」，成了她們對付這一個事變的金科玉律。收拾細軟，喚醒柳惠，都在最短時期內做了。柳惠自然要問，馮太太道：「你只跟着我們走。」馮太太實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最後，馮太太把一串鑰匙，分付韓媽，韓媽問：「還有什麼話嗎？」柳絲道：「要說的，一時說不盡。韓媽，一切你隨機應變。我們什麼時候回來，也說不定。」馮太太想起阿黃，把阿黃也交付韓媽，說道：「韓媽，我們走了，和你做伴的只有阿黃，阿黃要比三舅舅好些。」馮太太的聲音有些嗚咽了。

每人一個衣包，馮太太，柳絲，柳惠，都有。他們是在晨光熹微中往南走，走了一截路阿黃奔了來相送。馮太太懶着阿黃，回過頭去看看，韓媽站在籬門外招手，她招的是阿黃。馮太太道：「柳惠，你不要再逗着阿黃了，讓阿黃回去。」柳惠蹬着脚，嘴裏帶着呵叱，才把阿黃逼回去。柳絲道：「媽手裏的包裹，我來拿吧。」馮太太道：「我拿你拿，還是一樣，趕路要緊。」柳惠道：「上海去嗎？媽，姐姐，都像換了一個



人似的，老是不肯告訴我。」馮太太道：「我們現在到馮家橋老宅去躲一躲，明天在天亮以前，趕到渡口，上上海去；今天太遲了，來不及了。唉！想不到逃了許多日子的難，今天還得饒上一次。」

馮太太雖然在趕路，還有餘暇，念着「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灰塵。」因為走的不是濠梁小築門前煤屑路樣的康莊大道，三個人分了前中後走着，柳絲常常走在中間。曉風拂在三個人的臉部，吹的柳絲的鬚髮，不再是整齊化而是參差不齊的藝術化了。柳絲笑道：「媽，現在還心跳嗎？」馮太太道：「還好，總要到了上海，才是個太平無事。」柳絲道：「我倒沒有什麼。照理，在戰爭沒有終止以前，像盧虎度這一類的產物，正是他們抬頭的時候，……」馮太太不讓柳絲詞畢，在她那件家常打扮的旗衫後幅，扯了一下，要言不煩的說道：「輕聲！」同時向前後左右都看了一下。柳絲並不以她母親所言為不然，只另起爐灶的說道：「到老宅只四五里路，怎麼走不到？太陽有三層樓那麼高了。」馮太太道：「快到了，不要忙。」

迎面忽然來了十幾個男女，男多於女，女子只有兩個，在柳絲等身旁擦過。柳絲早打算把來人看一看的，可是到了在身旁擦過的時候，一二十隻眼睛，射在柳絲臉上，柳絲不知不覺把臉低了下去。耳朵裏聽得有人在提議：「問一問他們到那裏去的？」柳絲懷着一顆在跳躍的心，一脚高一脚低的走到柳惠的前面。馮太太在後面喚道：「你爲甚麼奔的這樣快？」柳絲站定了，看她母親提着一個大衣包，顯得狼狽，再看那些男女，已走得相當的遠了。柳絲還是要貫徹他的初衷，把大衣包搶過來，兩隻手各自挽着一個，笑道：「是些什麼人，不會是好人吧？」柳惠道：「一個人，手裏拿了槍，和昨天李得功拿的不同。」馮太太道：「我只瞧見兩個女人都紅了眼睛。」柳絲惘然道：「啊！這還用說麼？是老虎的爪牙，我爲了這個，倒有些寒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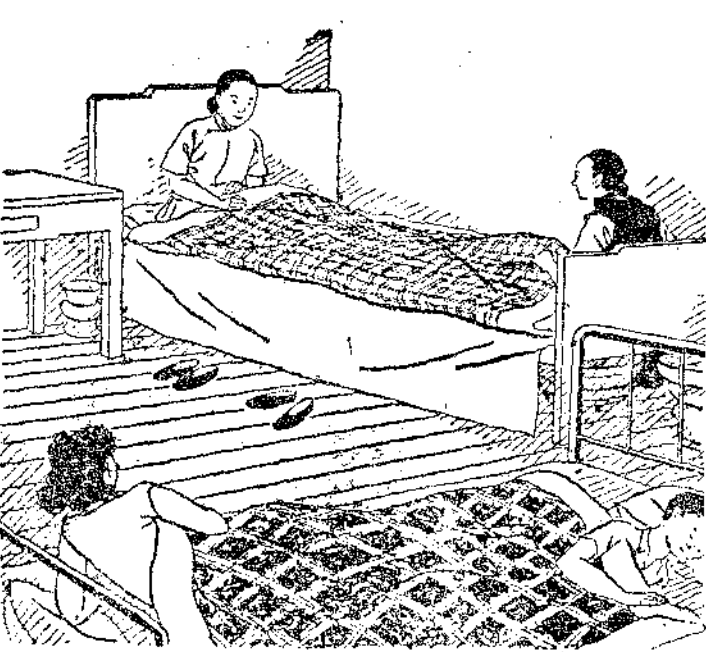
還是往前面走，馮家橋在望了。馮太太道：「到了老宅，可一個字不要提姓盧的。最好就往四孀娘家裏一躲，什麼人都不用去交接。」柳惠也漸漸的明白了嚴重性，跟着他姐姐點頭。柳絲道：「老宅裏的人，有好多是我弟弟不認識的，只有四孀娘和我們最熟。」

馮家橋是一頂木橋，橋的寶相，不十分莊嚴的，可是遠近一二十里路以內，全知道馮家橋的名字。母子們踏上木橋，老宅裏的人，有幾個已經注意起來了。這只有讓馮太太當頭，對她的妯娌，和夫兄弟，以及子姪輩招呼。四孀娘是寡婦，沒了丈夫，要比旁人閒一些，又沒子女，又要比旁人閒一些，因此老宅裏的婦女羣，要算四孀娘最能言善語，這招待馮太太母子的任務，義不容辭的給她攬了去，從「君子可欺以其方」一語推測下去，便是一鄉下人可欺以其迷信」。馮太太當衆宣佈回到老宅來的理由：「張鐵口說的，濠梁小築那地方，蓋造的時候，給一個石匠說壞了一句話。這話應在大前年，把他們姊弟的爸爸，一病嗚呼傷了命；到今年這個月裏，還要應在我身上，說不是火光之災，便是血光之災。張鐵口是一個湖南人，鄉裏又沒人告訴他我們家裏的歷史，他能知道，那就是活神仙一樣。」四孀娘道：「爲了張鐵口的話，嫂子便回到老宅來了嗎？對對對，」之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能往旁的地方避一避，是好的，况且這裏是老宅。避到這裏，不比別的地方。」

馮太太充分的理由，和四孀娘的盡力的辯護，誰還疑心他們母子三人的突如其來，是有其他原因的呢？四孀娘把馮太太家原有的幾間老屋，開了門，讓母子來參觀，屋角的蛛網，地板上的鼠糞，充滿着霉蒸氣的空氣，使柳絲柳惠姊弟逃避出來。四孀娘道：「當然我家裏去住，你們預備住幾天？」馮太太道：「張鐵口說的，住到有一天下大雨，火光血光都可以解除了。」四孀娘把馮太太們招待到她家裏，馮太太不要使四孀娘招待着自己而蒙受到損失，一下子把二十塊錢塞在四孀娘手裏，四孀娘相當的謙遜了一下，結果還是收了。馮太太附帶聲明，便是不下雨，住個三天兩天，也還是要回去的。這使四孀娘想到二十塊錢只招待三天兩天，這賣買不能算差。

柳絲和柳惠謹守着守口如瓶之戒，和老宅上的人不多說話。老宅上的人便批評了，說：「馮述齋的女兒和兒子，全是啞吧。」但也有有人說：「不多說話的好，我看了好多會說會話的人，全是不能心口如一的，或者心裏想的，恰恰和嘴上說的，剛是相反。」有的說：「也許述齋的女兒，在外邊加入什麼黨，什麼會，闖了禍了，奔到馮家橋來，準沒有好事。」也有人說：「可見得一個人在鋒銜的時候，不能太驕傲，述齋大哥，他自己不會料到會短命而死的，倒不如我們窮得要命的人，不過是窮，命還是依然無恙。」馮家橋的人，和馮述齋有好感的，不多見。這不是馮述齋做人不好，是馮述齋死得太早的不好。

馮太太在吃過粗粥淡飯以後，和子女躲在四孀娘房裏，把匆忙中整理出來的衣包，重新加以整理。外面還做神做鬼，請四孀娘點了香燭，恭避火光之災和血光之災。柳絲懷着一顆至今在跳躍的心，取着商量的態度問馮太太道：「媽，我們走的時候，還是偷偷的走呢，還是怎麼樣？從這裏走到渡口，走那一條路要走多少路？我是完全茫然的。」馮太太道：「不要緊，你放心。」馮太太似乎有了神機妙算，只是還沒到宣布的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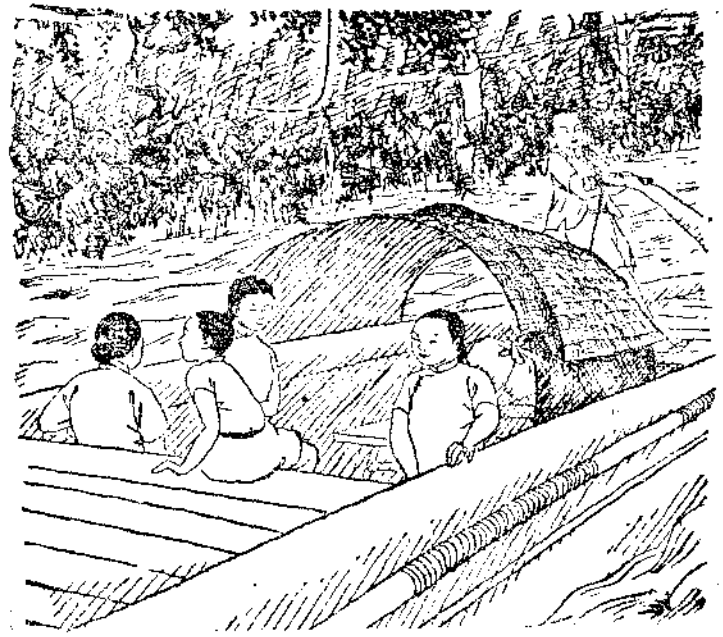
這一天，特別的長，吃了飯，只是不肯黑上來，柳絲在盼望天會下雨，下的路上行不得也哥哥，盧虎虔的爪牙，連盧虎虔本人在內，一律活動不得。但是又一轉念，下了雨，我們明天如何得到渡口，那還是不下雨的好。老天聽從她後來的一個轉念，是沒有下雨。照柳絲的手錶看來，是已經到了午夜十二點鐘。聽馮太太和四孀娘商量的多時，猜測上去，多半四孀娘和濠梁派已是沆瀣一氣。她把蜩縮着的腿，伸了一伸，輕輕問道：「媽打算怎樣？十二點過了十七分了。」馮太太和四孀娘，都把被一掀，四孀娘道：「姪女小姐，我送你們走。你和你的弟弟是孩子，走起來自然是飛快，我和我的媽，又都是寡婦，做寡婦做了不止一年了，比了平常的女人，身體要好的多，走這一

些路，算得什麼。」柳絲一半佩服四孀娘見義勇爲，一半又愁着她在路上會像百靈鳥一樣吱吱的叫，叫得惹出是非來。她喚醒了柳惠，柳惠在忽然的醒來就走路，今天是第二次，像有了經驗一般，他說：「走！」

把包裹三個，先拿在手裏，由馮太太第一個跨出東邊一道側門。四孀娘反扣了門，算是出發了。除了柳惠，各人都是惴惴然：她們在想，如果有一個熟人，認出這是誰，這是誰，問起來是怎樣的回答。她們直慄慄然了有三四里路。四孀娘笑道：「那沒關係了。」馮太太想請四孀娘留步，說：「此去一條大路，我們母女認得了。」四孀娘道：「送佛送到西天，下一句，就是送嫂子送到渡口，我兩隻腳告訴我，還可以走得；我兩隻眼睛告訴我，要到渡口去看一看黃浦江裏的水。」

渡口是有着盧虎虔的爪牙們：豎眉的，瞪眼的，把眼長在腦門子上的，把兩隻手插在腰裏的。看見兩老兩少一男三女，形色慌張，手挾衣包，更兼剛從東海升起的太陽，射在人臉上，射的人異樣美麗，美麗得像桃花，尤其是柳絲的臉，像給朝露潤澤的桃花，四孀娘和馮太太，是蒼老一些的桃花，柳惠也是桃花。盧虎虔的爪牙，職司查緝奸宄，本來是可以不問這一羣的，但是爲了：這是第一批主顧；這是自從就職視事以來，沒見過的美麗姑娘；這是三個肥胖的包裹。爲了這幾點，終於相視而笑之下喝道：「檢查檢查！」四孀娘今天儼然是保鏢，聽說是檢查她，就把荒疎了幾年的媚眼，向爪牙們一轉道：「都是女人家用的東西，有什麼檢查的？」爪牙們聽見四孀娘反抗，立即喝道：「便是女人家用的東西，也要檢查。」

馮太太是只求通過渡口，忙笑道：「檢查是應該的，好得我們沒有什麼違禁品。」爪牙們把手一指，指着柳絲的包裹。柳絲一笑道：「我給你們看。」爪牙們不是喝而是換了笑了，笑起來四五個一齊笑，就中一個道：「你先說裏面是什麼東西，我們聽說得對不對。是對的，那才證明是你的。說得不對，那是要充公的呀。你識字嗎？你瞧那邊牆上的布告。」柳絲把柳眉蹙着道：「是幾件衣服。」爪牙道：「是幾件？」柳絲道：「幾件，記不清了。」爪牙道：「記不清不成，全部充公。」柳絲道：「啊！記不清就充公，是那裏的規矩？」爪牙道：「是我們這裏的規矩，是盧隊長的命令！」一個爪牙是如此說，又一個爪牙笑道：「算了，我們捏一捏，就知道是不是衣服，不必打開包裹來了。」說話的捏了一捏柳絲手裏的包裹，又捏到柳



絲胸前來了。他不等柳絲發怒，揮揮手笑道：「都沒有什麼，派司派司！懂不懂？派司！」其他的爪牙跟着笑。馮太太四嬖娘，能鑒貌辨色，把柳絲一扯，走到渡口的浮碼頭上來，

四個人全下在木壳的渡船裏，船開了，柳絲拿手帕擦着眼皮。一邊是馮太太，一邊是四嬖娘，都扯着柳絲的衣角，這是暗示着：和這些野獸計較些什麼。船到了江心，四嬖娘拍手拍脚的後悔起來：「我怎麼跟着你們渡過黃浦江來了？搖船的老大，能不能搖回去？我一時慌了，跟着他們到了船上。」搖船的笑道：「搖到了那邊，再搖回到那邊，行！」

到了對岸，柳絲等一行上岸。四嬖娘原班退回，她已經想出了向馮家橋撒謊的方法，望着登岸的三人說：「一路順風，一路順風。」馮太太把子女讓在前邊走，她是押後，說道：「到了上海，我們才又做起人來。柳絲，現在盧虎處是不能奈何我們了。以前的事，只算被野獸抓了一把，咬了一口。你不想，要是給那些瞪眉豎眼的殺才，真的把我們的東西充公了，那我們向那裏叫冤枉去？再不然，盧虎處的爪牙裏，有人認得我們，把我們攔回去，那我們除了一死，還有什麼辦法。現在究竟捨了三條性命回來。」柳絲在人力車圍繞着的路旁，向她母親點點頭。

這是已經預定了的，一到上海，往柳絲的同學諸慧芳家裏住幾時。諸慧芳和柳絲的感情，可以說是不分爾我的，諸慧芳穿一件什麼衣服，柳絲也穿一件什麼衣服；諸慧芳穿一雙什麼鞋，柳絲也穿一雙什麼鞋。學校裏的同學們，給她們兩個人取一個名號，喚做姊妹花。柳絲比慧芳大兩歲，也就毫不客氣做起姊妹來，一個喚柳姊，一個喚慧妹，慧芳的家，在赫德路，和麗則女校距離得不遠，本來柳絲是個寄宿生，而慧芳是個通學生，爲了慧芳和柳絲談得投機，便也要求家長做寄宿生。憑這一點，可以見到兩人的感情，委實是不错

的了。

黑漆的牆門，門上的銅環，亮得可以當做鏡子，門內是一個大天井，那座客廳，說大不大，也可以擺上十來桌酒席。柳絲以前上慧芳家裏來，老是從後門走的，今天陪了母親，帶了弟弟，不是坐一會就走的勾當，便命人力車夫在前門停下。她等人力車夫把包裹放在門前階石上之後，給了車錢；把馮太太的旗袍後襟扯一扯；又把柳惠的領帶扯一扯；還叮囑柳惠道：「你記着，你聽到我喚伯母，你也喚伯母；我喚哥哥，你也喚哥哥；只有我喚慧妹，你該喚慧姊。明白了嗎？記得了嗎？」柳惠道：「明白，記得。」柳絲然後上前去按電鈴。

諸家的包車夫來開門，見了柳絲，先是一怔，然後是一喜，拉開喉嚨喊道：「噫！是馮小姐來了！馮小姐，敢是學堂裏開學去嗎？我們小姐倒沒有說起過。」柳絲道：「開學不開學，我也沒有知道。阿四，你給他們拿了包裹。」阿四在門外一喊，柳絲走進去的時候，樓窗上已探出一個俊俏的面龐來。「柳姊！」一聲尖銳而又帶着驚喜的呼聲，送進了樓下每一個人的耳朵裏。接着，是梯子響，響得連續發，看來是倒屣迎賓的樣子。

美麗得和柳絲不相上下的慧芳，除了兩隻手握住柳絲兩隻手以外，對後邊的馮太太和柳惠注視着。柳絲告訴她這是家母，這是舍弟。慧芳樂的跳起來，說道：「柳姊，你要不告訴我，我相面相個三分鐘，也會知道是伯母和令弟。」慧芳把柳惠拍拍肩膀，說道：「看其姊必有其弟，長得這麼好，我是沒有弟弟的，見了柳姊的弟弟，就像是我的弟弟。」柳絲笑道：「慧妹，別這麼說，他真的要來做慧妹的弟弟呢，他來了，不就走了。我告訴你，我們一家子三口，今天是實行寄人籬下來了。這詳細情形，等一會再慢慢的告訴你。」慧芳道：「說什麼寄人籬下，我們的家就像柳姊的家一樣的，平日只愁請不到伯母來。請坐請坐，哎喲！我這人是昏了，連伯母來了，忙的是快活，把應有的禮貌一概都忘了。阿萍，茶！要幾個人都擠在廚房裏的嗎？柳姊，我還得告訴我媽，也讓她老人家快活快活。」慧芳驚鴻似的奔到樓上去，那影子留在馮太太眼簾裏，只覺得慧芳是活潑；是天真。

五 重整旗鼓



經過了三天的羅掘，陳說。

華與王文瀾將款子湊齊，在一個黃昏的女生宿舍的會客室裏，他們等候着郁南馨。她進來之後，陳華將手裏那張支票在她眼前一揚道：「

請你收下，這是我們二人應盡的義務，不能讓你破鈔的

王文瀾旋又接下去道：「別說你現在做了皇后，我們應該擁護。在這以前，我們也祇因為崇拜你，所以策動此次選舉。這些些小意思，藉表我們的尊敬，蜜絲郁絕對不能誤會。」

郁南馨掛上了微笑道：「為着我們將來的友誼，請你們將票子藏進袋裏。不希望你們再有關於這一點的其他說話。」

郁南馨馬上站起，轉身向門外跑。陳華以跑一百公尺最後的衝刺般的速度追到了她，她以憤怒的臉回

入袋裏，又對郁南馨道：「皇后！你……你太客氣了！」

轉向他道：「你們二人怎麼將我看作舞女那樣的女性？這些女性永遠讓男性破鈔，自己以為化錢是男性的

「客氣的到底是我還是你們？笑話！你們今夜有否空閑？」郁南馨移步回進會客室時而問。

義務。在「金門」早已對你們說過，是我自己的事情，一切應該由我來負擔，你們爲了我而費了寶貴的精力與時間，已使我不勝感激了！」

「有空。」王文瀾與陳華又異口同聲說。

王文瀾也趕到，郁南馨向他看了一眼而廢續道：

「再會！」

「希望你們能够尊重我的人格。」

駢肩以皮鞋步步壓着路上的煤屑，口邊流出了對

「蜜絲郁不能誤會！」陳華與王文瀾異口同聲的

話：

「陳華！她手裏有些錢，這樣有錢是個問題。」

「問題？問題在那裏？你以為她可疑嗎？」

「大學裏份子本來非常複雜；即使她的家長是大的資產階級，求學時期也不會這樣供給她化。」

「即使這是問題；但，她這人的漂亮是毫無問題的。你能否認她的漂亮嗎？」

「不能，的確不能。我以為你對她很着迷呢！」

「事實上由於你對她着迷得厲害，故有此疑。哈哈！你給我猜中了！」

另一個聲音向他們聽來道：「覲見了皇后回來嗎？」

「？」

一看是朱作人，陳華點頭道：「這就是先生勝於學生之處。未卜先知，學生的道行是望塵莫及的。」

朱作人笑了。後來兩手搭在二人的肩膀上道：「

其實，學生也應該有道行，而尤以女學生為甚；女學生中，郁皇后更應該有三千年深……」

陳華與王文瀾的四條視線停留在朱作人的臉上。

他吐了一口痰，磨續道：「據說能够有分身術的，道行祇少三千年，你們二對一，身為皇后者，委實非有分身之術不可呀！」

聽了都笑，但，他們心裏都覺得自己的前途有塊

絆脚石。

朱作人走後，他們雖仍駢肩以皮鞋步步壓着路上的煤屑，但，口邊却不復流出了對話。

月亮上升的時候，在校門口，兩個時髦的少年擁着一位漂亮的姑娘鑽進汽車。

速度表上，針尖徘徊於三十與四十之間，祇費一

刻鐘的時間，三人從汽車吐出。在招待者的「晚安」聲中被帶到了刺激的聲色之中。他們後來在沙發上坐下。

樣子照例是「鷄」字式。

這夜，回來的時候，當他們送她回到「英秀齋」後，各披着身夢幻似的月光，各懷着一顆溫暖的心，各舉起輕鬆的步伐走向宿舍。

陳華回憶着剛才混到舞池裏人叢中時，她會與他臉兒相偎着達二三十秒鐘之久。他相信她不會對王文瀾這樣優待。王文瀾却在惦念過去的一小時裏，當陳華到廁所裏去時，她的頭正靠在自己的肩膀上。由她髮際所散播出來的濃香，雖已逝去，似乎猶在，他下意識的常用鼻孔吸着。王文瀾認此為自己獨有的豔福。他們走近大門，仍舊戀戀地遙矚一下「英秀齋」的燈火，然後進去。

大學皇后

另一方面郁南馨也在三層樓上的宿舍裏，憑窗目送他們。

自從遠離南國後，直到如今她還度着禁慾生活，以一青春之火旺盛的成熟少女而又是每天與異性接觸，本能的衝動，自然難免。陳華與王文瀾並不使她憎惡，因此，她準備以他們爲目的物了！但，由於種種客觀條件，她認爲在技巧上，應予注意，今夜在「新冬園」，郁南馨祇稍爲來了一下手法。

星期後的一個晴好的秋晚，郁南馨從校外回來。車子在門口停下，恰遇陳華從門內跑出，他掛着笑容對她道：「小王家有喪事，回杭州去了！托我向

你告別一聲。」由於他的笑容，她感到滑稽，但，自己也以爲喜訊，因爲一對二畢竟不易應付，往往一個也難得到，她問他道：「這真不幸，死的是誰？」

「母親。他是孤哀子呀！」

「回去自然是泣血稽顙了！」

「此人不自殞滅，禍延顯妣，哈哈！」

「你這時的笑聲要是給小王知道，他要說你不够朋友呢！」

「可得而聞乎？」

「掉什麼文？」

「郁南馨向他飛了一眼道：「買些東西。吃了晚飯不會？」

「不會，假如你也不會，我們再到外面去吃吧！你的意思怎樣？」

「我也不會。」

讓我將東西放到宿舍裏去，你在門口等我吧！不妨現在先叫車子。」

陳華的一顆心興奮得似乎將離胸腔而逝。腦海浮起了厚的希望，認爲幸福從此來臨；王文瀾的失恃造成了自己的機會。因此又考慮應該怎樣纔能獲得對方的愛？

一股強烈的香水與脂粉的混合味使陳華從沉思中醒來，在月光下，郁南馨等於童話裏女神那樣華貴跟瑰麗。陳華簡直覺得自己太渺小起來。她問他道：「車子叫了不會？」



「不會，罪該萬死！」

「罪該萬死？你真以臣子自居了麼？」

「皇后在上，罪臣太混蛋！」

郁南馨笑道：「恕你無罪，去打電話。」

「領旨，能够將功贖罪嗎？」

陳華開步走了！郁南馨馬上趕去將他拉住道：「我去打，是跟你開着玩笑的。自己難道缺少了手？怎麼可以差你？」

「沒關係，唯恐蜜絲都不差。」

「那末對不起了！」

「哎！何必如此客氣？」

二十分鐘之後，一輛雲飛汽車帶他們到「沙利文」西區支店。

從「沙利文」出來，郁南馨答應了陳華的要求到「百樂門」跳舞去。

當穿着整潔制服的僕歐走到他們桌前問他們要些什麼飲料時，郁南馨對陳華道：「呷酒怎樣？「琴」？「惠司蓋」？還是「麥退爾」？」

陳華知道酒精能够強調女性的感情與剝削她們的理智；以爲當郁南馨在半昏迷狀態中，或能吻她與擁抱她。因此向僕歐道：「都是清「麥退爾」。」

郁南馨心裏在祈禱，希望這頭羔羊今夜不致從自己的掌握裏逃去。看到他呷了一口便皺着眉頭，覺得前途是樂觀的。

一杯，加上一杯，又是一杯……陳華飲了第四杯的一半，起了強烈的反應，血管膨脹起來，眼白上佈滿紅絲，緊緊地握住了郁南馨的手道：「我有一個要求，可是說不出口來，說了要是你能原諒我，我纔肯說呢！」

「你說，無論什麼話你都可以說呀！」郁南馨非常興奮地說。

「我的心熱得發燙，要知道都是爲了你的緣故，願意接受我這一顆心嗎？」

覺得他非常幼稚，郁南馨感到輕微的失望，但她胸有成竹，答覆他道：「你應該爽快些說，直截了當的說：不必曲曲折折，使人摸不着頭腦。」

「好！那末我老實的說了！我愛你。你願否接受我的愛？請……請你趕快答覆我？」

「密斯脫陳，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友誼，何必要像普通俗子那樣……」

「可是我情不自禁。你……你……」
郁南馨將眼睛半閉，靠在陳華的肩上喃喃的道：

「唉！我的酒呷得太……太多了一些……難過……唉！杯清「麥退爾」。」

陳華以為良機來臨，突然去吻她，她並不拒絕，嘴裏却是含糊地咕噥着。她期待着對方其他的步驟，而對方却無什麼舉動。

音樂是支帶着瘋狂旋律的「乞克乞克蓬乞克」，她眯着眼睛對他道：「我們到此地來後，還不會跳過一次舞呢！乞克乞克蓬乞克！陳！我們去沉醉在乞克乞克蓬乞克中吧！」

陳華站起微微搖曳着的身子拉着她到舞池裏，他跨起踉蹌的步子，她的身子緊貼上去，他的胸前因此感到柔軟而溫暖，於是益發興奮了！一次竟用手來代替自己的胸。郁南馨爲了有人在注意，對他道：「你應該尊重一些！」

這句話使他的神智清醒了三分之一，心裏非常慚愧，慚愧得停止了運動的脚步。郁南馨祇怕他會恢復正常，馬上勾住他的頸項，眯着眼睛諦視着他道：「陳！音樂是瘋狂的，我們也應該瘋狂呀！我不會醉，等一會再呷。」

陳華於是繼續的跳。
一隻舞完了！郁南馨拉他到酒吧間裏各再呷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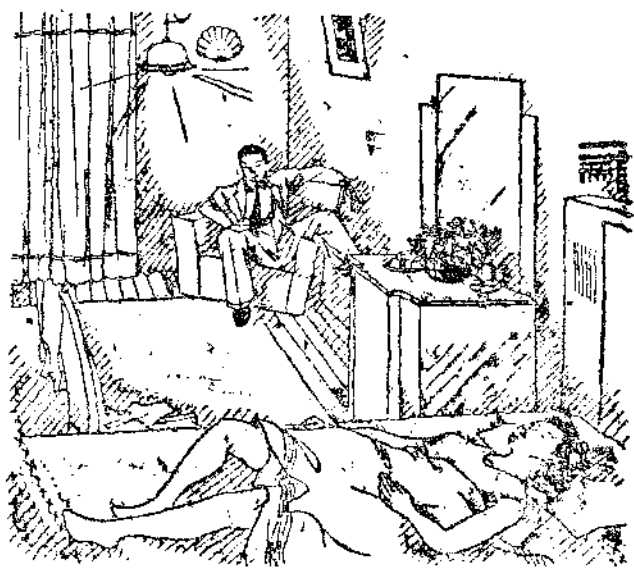
回到座上，陳華因此增加了糊塗的程度。酒精燃燒着他的慾念，而仍用剩餘理智來制止它。他自己，以為郁南馨更醉，但，不能過份破壞道德律而侮辱她；這是有損人格的事情。

郁南馨靠在陳華身上，用着自己創造的糊塗話與陳華天然的糊塗話交談了好久。看到手表上已經十一點了，馬上舉臂給他看道：「已是熄燈的時間，不知是否我的鐘快了些？」

陳華將自己的表掏了出來，時間正與她的手表相同，便答覆她道：「沒快！你回家去吧！我也祇能宿到家裏！」

這使郁南馨過分失望了！要是普通失望是灰色，這已變爲黑色。她皺着眉頭道：「怎麼辦呢？我在上海是無家可歸。陳呀！我去睡在馬路上吧！馬路上所睡的乞丐羣中也有大學生，中國的教育真是普及到極點了！陳呀！你同去怎樣？」

陳華驚異於她醉的程度，因此爲她想出一個辦法來了！
半點鐘後，他們在「百樂門」的旅館部份的三〇五號裏。郁南馨睡在床上，陳華靠在沙發裏；空氣膩



得像人們早晨的舌苦。

陳華呷了一杯咖啡之後，酒力已經減去大半。他以為在道德上應該回去，但，委實不願離開郁南馨，後來決定了睡在沙發上。將燈熄滅。

總不安寧，而本能的衝動又無時或已。起初，他還在暗中窺着對方，之後索性閉了眼睛而睡而臥，藉此避免刺激。

「砰！」一件東西倒下的巨大聲響使他從沙發上跳起，亮了電燈，首先看到的是一隻椅子橫臥在地上。地上還有旗袍，以及其他蔽體之物。視線立刻移上，又看到郁南馨雖依舊睡着，但，身上以及姿態與前迥異。陳華的理智頓時逃避，根據着需要的去進行。

郁南馨的策略成功，恙幸果然不會從她的手掌中逃掉，無疑的是勝利了！

第二天，郁南馨先醒，她在陳華的胳膊上擦了一下，他因痛而醒來。她罵他道：「你真是禽獸！怎麼騙我到這裏來做出這樣無恥的事情？」

「你的酒醒了嗎？我的酒也全醒了！南馨！我愛你，請你恕我。」陳華非常誠懇的說。

「無恥！我的名譽要緊。怎麼我昨夜會醉得這般厲害？」

「也許是有緣吧！講到名譽，祇要我守口如瓶，誰知道？不過，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愛。」

「木已成舟，別無辦法，可是你要承認這次事情是應該由你負責。」

「我承認的。」

「那末，你寫一張筆據給我。」

陳華馬上從床上起來，提筆一揮而就，交給她道：「雖然不大合乎格式，不過也可作為憑據，是我對你提供的愛情保證。」

郁南馨看上面是這樣寫着：

「立據人陳華，十月十二日夜，因郁南馨酒醉，設法誘其至百樂門飯店三〇五號，會與春風一度，日後當負一切應負之責任。」

對方看重。對此很感到滿意，答覆他道：「這樣很好。」

「還少一個手印呢！」

說罷，陳華又用右手拇指蘸些墨水給蓋上。

此後，郁南馨肉體上得了安慰。在陳華，還加上一種精神上的安慰。

可是，人們對於玩具都有玩膩的日子。一個月後，郁南馨對陳華也漸漸感到厭倦起來；但，聊勝於無，沒找到新的代替品前，舊的也不放棄。

陳華是敏感的，覺得最近的郁南馨缺乏熱度，因此焦慮起來。由於她在與自己接觸以前並非處女，更懷疑她對自己的愛情是銳減了！一次，他們在大東旅社，郁南馨拒絕了他的第二次要求，他很失望地對她道：「你將拋棄我了！像拋棄你過去的愛人一樣。」

「過去的愛人？」郁南馨感到些驚異。

「假如你過去沒有羅曼史，怎麼並非完璧？」

「是的，我過去確有羅曼史，因為受了第一個異性的騙，所以對於戀愛非常冷淡，見了男子，避之若蛇蝎。誰知你在我酒醉之後污辱我。現在有了始亂終棄之意，却設法企圖逃避責任，詎賊我將拋棄你。」

郁南馨更用力的道：「這就是上海俗語所謂「反咬一

口」，你真卑劣！」

陳華恐慌了！馬上向她聲明道：「這是你的誤會，可是幹嗎這次拒絕我呢？」

「今天身體不舒服。」

「你的氣色很好，而過去總是再接再厲的。」

「混蛋！你對我有何愛情可言？當我是一架洩慾器而已！」

陳華以為她身體確不舒服，便向她致歉道：「原諒我，是我錯。」

「你自己已變，我覺得前途非常悲觀。」

「是樂觀的，因為我愛你。」

「樂觀？哼！」

「大東」歡敘之夜在不歡的氣氛中度過。以後，陳華去約郁南馨，她總有種種藉口而予拒絕。但，陳華還以為在「大東」那天事下了原因。他希望舊夢重溫，由於久久不能實現，他嘗到了苦杯。事情是郁南馨所知道的，她又知道被棄者總要經過「苦杯階段」纔恢復正常的心緒，而這些也是預料到，更屬自己所希望如此的。因此不以為意。由於王文瀾還未返滬，爲了苦悶，預備物色新的對象了！

與郁南馨同級同系的學生，年齡最輕的是十九歲

的福建人尤霖，他有孩子氣，而體格極佳。上「英國文學史」他與她同桌。她以爲他比陳華更幼稚，容易上手，因此準備來一下手法了！

一個雨天，從「英國文學史」課上下來，尤霖出了課堂，撐開傘走時，她對他道：「我穿的是雨衣，可是頭上不會戴了什麼，你跟我合着傘，送我到「英秀齋」去怎樣？密斯脫尤！」

「也好。」尤霖思索了一下回答。

在傘下，她靠得他非常緊。他是站在她右邊的，身子祇是往右讓。異性相排，不祇物理上沒有，在人類中也是少見，她有些怪他。

離目的地祇有一百公尺左右時，前面來了一羣同學，尤霖紅着臉對她道：「你拿着傘走吧！我要回去，傘你等一會差人送來，即便不送來也沒關係。」

「那末，你自己撐着走吧！」郁南馨有些氣憤。

「前面人來。你拿去。拿去！」

尤霖居然放手了！郁南馨祇得接受。望着他在雨中奔赴宿舍，她知道他是怕羞，然而覺得他更可愛。

下午，郁南馨帶着傘到男生宿舍去找尤霖。在會客室裏，等他進來之後，她將傘交給他道：「對不起！」

「幹嗎親自送來？」尤霖帶着奇怪的神色而問。

「人類是應該平等的，剛才你這樣對待我，爲我淋濕了衣服，我應該自己跑一次，藉表我的鄭重。」

「剛才爲了怕他們說話，所以不會遵命，我是非常的抱歉。」

「說什麼話？」

「人言可畏。與普通女同學這樣倒也罷了！而蜜絲都是本校的皇后。」

「這是互助，天雨合頂傘那有什麼問題？我們坐也坐在一起呢？」

「因爲我在「英國文學史」這一課上與你坐在一起，他們都說我幸運，你想這算什麼話？」

「其實是緣。」郁南馨用着迷人的眼風掃了他一下道：「尤！你以爲對嗎？」

「緣？沒有這回事，那是碰……碰得巧。」

尤霖的分辯，郁南馨是失望了！她以他爲魯男子。一陣急促的脚步，從外面傳入，尤霖對她道：「再會！我走了！」

挽留也不及，他走了！進來的是陳華，郁南馨並不感到驚異，泰然對他道：「我還一頂傘給密斯脫尤，怎麼你的消息如此靈通？」

大學皇后

「有人報告。」陳華冷冷的說。

「有人報告你就闖來，真是笑話了！」

「對不起，衝散你們了！」

「我還願準備再受一個男子的騙嗎？還傘祇是還傘，光明正大。」

陳華皺着眉頭說：「你到現在還懷疑我，叫我含冤何處去伸呢？」

「我走了！是還傘來的，不跟任何先生舉行座談，再會！」

走了！立刻走了！陳華在門口喃喃道：「我的心可以獻給你看！」

郁南馨聽清與否？他也沒有知道。

不易得者，亟欲得之，人心原是一個模型裏的產物。郁南馨對於尤霖自然絕不例外。但，種種挑撥，暗示，都屬徒勞，似乎他除了讀書與運動之外，根本不需要異性。因此，郁南馨除了身體上感到煩悶外，還加上一種精神上的。

是晴朗的星期日，她從李牟子那裏得來了王文瀾已返滬的消息。這使郁南馨起了新的希望。類如做微積分習題，以為還是先來解決較容易的，她在期待着
他來校了！

小 型 報 之 巨 擘

力 報

添載馮蘅先生長篇名著

“大 學 教 授”

(本 刊 『大 學 皇 后』 之 姊 妹 作)

筆 調 輕 鬆 活 潑 · 故 事 生 動 風 趣

各 報 攤 均 有 出 售 !

特 闢：
金 融 版

報 導 詳 盡

預 測 準 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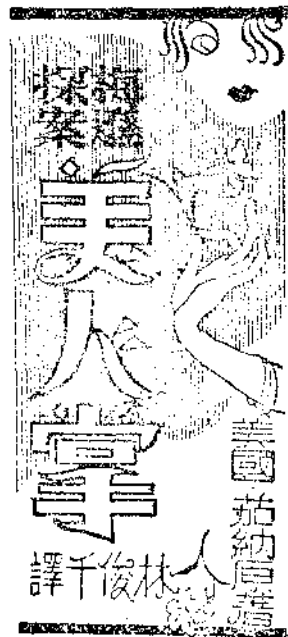
原 有 長 篇

繼 續 刊 載

名 家 執 筆

趣 味 濃 郁

館 址：虞 洽 卿 路 平 樂 里
定 報 電 話：九 三 六 九 九



第五章 一頭狡獪的狐狸

伊凡·白爾德夫人在梅遜私人辦公室中坐着，手裏拿了手帕，掩着面孔，輕輕地嗚咽着。

梅遜脫去了上衣，坐在寫字檯的一邊，用謹慎的眼光向她瞧視，但是並沒有絲毫同情的神態。

一會兒以後，她說：「你爲什麼要找到他屋子裏去？你不應當這樣的。」

梅遜說：「那我怎麼會猜想到呢？」

「他是個沒有感情的人。」

梅遜微微地點着頭，繼續說：「可是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個無情者，我決不會怕他。」

「你爲什麼不照着我和你約定的話做，在報上刊登廣告呢？」

「他們索詐的數目過鉅，以爲我是一頭和順的羔羊。」

她的語聲顯得十分悲苦：「他們知道這是重要的事，而且也已到了最緊急的一刹那了。」

梅遜並沒有說什麼話，只是靜靜地坐着。

這位女人啜泣了一會以後，才把頭抬了起來，用一種痛苦的表情，向梅遜凝視着，她說：「你不應當去恐嚇他，你不應當到那屋子裏去的；用恐嚇手段去對付他，可以說毫無效果；不論何時何地，他雖然受了困窘，但終能被他掙扎出一條路來的。他從不向人乞懇，他也從不受着任何的損失。」

梅遜說：「够了！他現在預備怎樣呢？」

她嗚咽着說：「他準備毀壞你的一切。他將在你所經辦的法律案件中去吹毛求疵；誣你向法官行賄，誣你唆使偽證，和種種失職的行爲。他將設法驅逐你出境。」

梅遜冷笑着說：「要是他敢在報紙上涉及我一個字，我立刻會控他誹謗罪；只要他提到我的名字，我隨

時可以對他起訴。」

她搖着她的頭，她的臉上也流滿了晶瑩的淚痕：「你可不能這樣做，他很刁滑，他聘請着律師指導他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他也會緊緊跟隨在你的身後，並且一面去威嚇辦理你經手的案件的法官。他會使法官下對你不利的判決，甚至隱匿在街角而窺聽你。」

梅遜用手指在寫字檯的邊沿輕輕地敲擊着，一會以後，他站了起來。

她繼續悲泣着說：「你爲什麼要到那裏去呢？爲什麼不在報上刊登一個廣告通知我呢？」

梅遜回答說：「注意！我已聽够你的說話啦！我到那裏去是認爲一種最適當的辦法。那張卑鄙的刊物，想用他們的力量來壓制我；可是我是不甘被人壓迫的；也許你的丈夫是個無情的人，但我却也是無情的；我也從不向人乞恕，我也從來不會吃過虧。」

他用一種責難的目光，向她注視着，一會以後，他又繼續說：「假使你來這裏時，能把這件事坦白地告訴我，那麼也許不至發生其他的岔子；但你却把經過撒了一個大謊，事情也就因此弄得很糟，這是你的責任，也不應該怨怪我的。」

她辯訴着說：「梅遜先生，不要責備我。此刻你是我唯一可以憑依的人。這是一件可怕的事變，你必須替我設法才好！」

梅遜重又坐了下來，說：「那麼你不要再向我編造謊話啦！」

她俯視着她的膝前，整了整蓋着她膝蓋上的衣角，用她纖細的手指，在衣服的摺痕上摸個不停，然後她問：「我們將做些什麼呢？」

他回答說：「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從此刻起，把事實的真相弄清楚。」

「但你已經知道所有的一切啦！」

梅遜微笑了一下：「那麼很好，讓我把全部事實對照一下看。」

她皺着眉說：「這是什麼意思？」

梅遜說：「勇敢地說出來，把全部事實告訴給我聽。」
她的語聲怯弱而微細，她的手指依然在她那摺疊的皺痕上摸索，她的眼光避開了他的視線，她說：「白爾德和風報的關係是沒有人知道的，就是在風報的事務所中，除了法蘭克，也沒有別人曉得。白爾德是力量可以控制法蘭克，他把揭着一件法蘭克所害怕的祕密，這祕密事件的內幕，我不清楚，但也許是一樁謀殺案。」

她停了一停，又接着說：「無論如何，我們朋友中從沒有發生過懷疑；大家只知道白爾德的財富，是從公債上賺來的。我是他續絃，剛在七個月前嫁給他的。我想，我是被他的財產所迷惑着；但我和他的關係，並不好。在最近兩個月中，我們的關係却漸漸顯露了裂痕；我正想提出離婚，他也許是知道的。」

她說到這裏，又停住着，她向梅遜望了一下，覺察到他的視線並沒有同情的神情。於是她又繼續着說：「我和亨利生交朋友，這還是兩個月前的事，我們不過是純潔的友誼關係，並不會有什麼別的曖昧。在那鎗擊案發生的地點，却是我們常常逗留的所在。當然，如果亨利生洩漏了我的名字，那是對他的政治事業會發生不良結果的；因為白爾德一定會對我起訴，同時控告他是誘姦有夫之婦的主要罪犯的。我現在正想設法避免這點嫌疑啊！」

梅遜提示着說：「也許白爾德不會查得着你和亨利生的關係；地方檢察官也是正人君子；亨利生可以把全部事實向檢察官申述，地方檢察官也許不會傳你問話的。除非你在某種證件上，處於絕對必需的地位，才會傳你去的。」

她說：「你不知道他們是在怎樣的打聽一切的消息，但他們到處都安排着密探，他們用錢收買各種瑣細的談話，不論何時，一個人只要出了名，他們便立刻加以注意，收集各種各樣的消息來麻煩他。亨利生在政治方面出了名，他已被被人民選舉登上政治舞台了；他們對



亨利生不滿意；我會聽到我的丈夫打電話給法蘭克，知道他們正在探訪這個消息的。我到你這裏來的原因，也就是爲了這個消息，使他們還不會查得同他在一塊兒的是什麼人的真相以前，就收買了他們。」

梅遜說：「假使你和亨利生的友誼，真是純潔的，那麼，你何不把事實告訴你的丈夫呢？要是他對你控訴，他的名譽不是也全部破壞了？」

她劇烈地點了兩下頭，然後說：「這事實的内部你還是不完全明白。你也不明瞭我丈夫的個性，從你昨天對我的丈夫的行動，可以完全說明你是一點也不了解我丈夫的脾氣。他是一個野蠻人，他也是個好鬥的勇士；尤其是他是個瘋狂地愛錢的人。他知道假使我向他提出離婚的訴訟，我也許可以得着一筆贍養費，和一部份的律師公費和訟費。但如果他能够找着了我的短處，同時又拖累了亨利生在內，這真使他如願以償了。」

梅遜像在深思似的皺着眉，又用提示的口吻說：「但他們所出的價格，似乎有些高得滑稽，這種高價的索詐，似乎過分了些。不過你料想你的丈夫或法蘭克他們懷疑着有人在探查他們嗎？」

她肯定地說：「不！」

梅遜點了點頭：「好啦！那我們究竟怎麼辦哪？還是我們去償付他們所出的高價嗎？」

「現在已談不上什麼代價的問題了，白爾德已拒絕任何的商談，他預備和你搏鬥，他不想跟你作任何的妥協。他認爲他如放鬆了你，將會成了他的致命傷。這是他現在對你的手段，也是他對付任何人的方法。他從不寬恕過任何人，總之，這就是他的生性。」

梅遜冷笑着點頭：「很好！假使他願意跟我搏鬥，我也很願意跟他對敵的。第一，如果他們的報上，涉及了我的名字，我也立刻控告風報，我會用方法對付法蘭克，強迫他宣佈出這報紙的主持人物；社會上有許多人正在希望毀滅這種報章哩。」

她立刻告訴他說：「你還沒有了解，完全沒有了解他們跟你搏鬥的方式。你也沒有了解白爾德的爲人。你雖向他提起誹謗你名譽的訴訟，但這訴訟是要經過相當時間才可獲得解決。但他們對付你，却是非常迅速

的。尤其是，你應記住，我是你的當事人，我是來請求你保護我的。如果發生了任何的事變，我却完全被毀滅了。現在，他們正竭力在探查亨利生的事情啦。」

梅遜重又用手指在桌邊輕輕地敲着，一會兒以後，他說：「你已說過你丈夫打過電話給法蘭克，現在我有一個概念，覺得你是知道他們所談的消息的；假使你能把他們所談的事告訴給我聽，那我便可以考慮着，是否有向法蘭克進攻的可能。」

她的臉色頓時變得十分慘白，她向他望了一望說：「你可會知道你說過些什麼？你可會想到你做過些什麼？你可會想到你現在是處在怎樣的地位？——他們將把你置之死地！他們是狼狽爲奸的人啊！」

他堅定地說：「你可知道關於法蘭克的事嗎？」

她突然把頭低着了，停了一下，她才說：「不會知道。」她的神情顯得沒精打彩的樣子。

梅遜不耐地說：「你每次到這裏來，總是來哄騙我。你是裝着孩子天真的面貌的說謊專家，常用哄騙的手段來獲取利益。你以爲你僅有的美貌可以愚弄別人的；你也用哄騙對付任何人，對你所愛戀的人；現在你雖然遇到了困難，但你還是想哄騙我！」

她的眼光中顯着盛怒的神情，她向他瞪視着。這種憤怒，也許是真的，但說不定也是裝出來的。她說：「你沒有權力可以對我這樣說。」

梅遜冷笑着：「誰說沒有呢？」

他倆相互對望着，一兩秒鐘。然後她柔和地回答說：「是在南方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呢？」

「法蘭克所遭遇的困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也不知道在什麼所在。我只知道他有什麼麻煩，地點似乎在南方的某處地方，對某個女人的糾紛事件。我只知道事件的開場，但結果怎樣，却完全不明白，說不定是一種謀殺。我不知道這事件的內幕，但我却聽得白爾德常把這件事來壓迫法蘭克。這便是白爾德對付任何人的方法；他找到別人的短處和過失，於是便拿來控制他們，使他却可以暢所欲言。」

梅遜探案：美人掌

梅遜探案：美人掌

四一

梅遜向她凝視了一會，說：「他也用這樣的方法對付你嗎？」

「這種手段正是他想做的。」

梅遜問：「他用這種手段使你不得不嫁給他嗎？」

「沒有——我不知道。」

梅遜哈哈地大笑起來了。

她問：「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也許有的，也許沒有。——我現在還需要些錢用啦！」

她把她的錢袋解了開來：「我不會多帶現款，現在只能給你三百塊錢。」

梅遜搖著頭：「你可以開張支票給我。此刻我是需要大量的錢的，這事情的進行中，需要大量的費用。」

現在我爲了自己，也要和爲你一樣的鬥爭哩！」

「不能開支票給你，我沒有銀行的支票戶。他不讓我在銀行開戶；這是他用金錢來處置人們的另一種手

段。我只是從他那裏拿現款來使用，或是用別的方法來——」

「別的方法？那是什麼方法呢？」

她只向梅遜望了一眼，並不回答，然後她從錢袋中拿出一束鈔票來

：「這裏一共是五百塊錢，也是我全部所有的錢啦！」

梅遜說：「哦！那麼你留二十五塊錢自己用，把其餘的都給我。」

他說着，按着桌上的電鈴，接着通外間辦公室的門是開着了，陶拉

站在門口。

梅遜向陶拉說：「寫一張收據給她；同上次寫過的一樣，寫上她的

賬號；數目是四百七十五元。」

白爾德夫人把錢交給了梅遜，他接過來後又移交給陶拉。



她倆用疏遠的冷漠眼光互相接觸了一下，當陶拉騰望她時，她是努着嘴唇，眼光中射出輕視的神情，然後又迅速轉身走出門去。

梅遜在陶拉出去以後便說：「你出去時，她會把收據給你的；現在，我要問你，以後我和你怎樣通信呢？」

她迅速地回答說：「那很容易。你可掀門鈴，找我的女僕人，說你是從洗衣作來的。告訴她你找不着我所詢問你的衣服。我當先關照她，使她立刻把這信息帶給我；而我得知這消息以後，就會來看你的。」

梅遜聽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你的方法倒很不錯，你可是常用這種方法的嗎？」

她抬起頭來望他；她的眼光中重又現着那種天真的神情：「我完全不懂得你說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呀！」

梅遜轉了轉座椅，站了起來，沿着桌邊走了兩步，他說：「以後你可不要再裝做這種天真的神情了；我想我倆間是都能互相了解的；你是受着困難，而我想拯救你出來。」

她緩緩地站了起來，向他凝視了一會，突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說：「無論如何，你是我最信任的一個；你也可以和我的丈夫對敵唯一的一個。我覺得我可以依靠你，而你也可以用全力幫助我。」

她的臉略略偏着，使她的嘴唇正貼在他的肩上，她的眼光凝視着他，她的身體也漸漸貼近他的胸膛。

梅遜用他細長的手指，握着她的手臂，使她的身體直立了起來，不過分和他靠近。他說：「你如果肯付錢，我一定可以保護你。」

她把身體轉動了一下，她和他正相對着。她問：「你除了金錢以外，難道沒有想到其他的事情嗎？」

「我沒有這樣說過。」

她用悲泣的聲調說：「在這世界上，只有你是可以幫助我的人。你是在我和「毀滅」之間的阻礙。」

他冷冷地說：「這是我的業務；也是我爲什麼要這樣做的理由！」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倆僵倚着走向外間辦公室的門口去。當他的右手握着門鈕時，她便轉了一個身子，

離開了他的把持：「很好！多謝你！」

她的答謝是形式上的套語，聲調也微小得幾乎毫無力量。她立刻走出門口，竄到外間辦公室去了。」

梅遜在她出去以後把門關上了，轉回到他的寫字檯邊坐了下來。當他拿起電話聽筒的時候，就聽得陶拉的聲音，便說：「請替我接一接，陶拉！」

於是他說了特萊克偵探事務所的電話號碼，等到特萊克來接電話，他便說：「喂！特萊克，我是梅遜。我要拜託你一件事，請你立即替我辦理。辦風報的法蘭克，他和女人有着曖昧的行動。他在倫右旅店遇着一個少婦，她是常常到那裏的。她在那裏開着一個房間。他也常時到旅店的理髮室去修面，他和她見面的時候，他總修飾得非常整潔。他是從南方某地到這裏來的，我雖不會確知他的來歷，但他在南方某地犯了某種罪名而逃到這裏，却已不必懷疑了。說不定法蘭克並不是他的真名字；我要你多派些助手去偵查一下，立刻就去，你想你要多少代價？」

特萊克說：「現在先拿兩百塊錢好了；假使工作的時間要久長些，那末，這星期六我再拿兩百錢。」

梅遜回答說：「但不知我的當事人方面是否通得過呢？」

「那麼一共算三百二十五塊錢好啦！假使你認為這筆數目可以登記上你的消費賬，那我就立刻着手進行了！」

梅遜說：「你立刻進行好啦！」

「喂！等一等，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我剛才正想來看你，但我瞧見你寓所前停着一輛汽車，坐在車中的車夫，我認得正是那個狡獪的神祕夫人的。關於這件事，你還要我去偵查嗎！我已查得這汽車的照會號數了。」

梅遜說：「不！我已找到她了。把她的事情完全忘記吧！你現在立刻着手去辦法蘭克的事情好啦！」

特萊克應了一聲，電話中便寂然了。

梅遜把電話聽筒放回原處，然後伸了一個懶腰，自言自語地道：「好煩重的工作呀！」

編輯室

• 衣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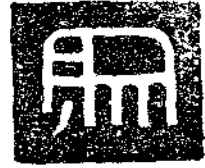
本刊在初創時曾懸了一個鵲的，是每期印銷一萬冊。我們知道，近年來的文藝刊物，是很少能夠銷達四千冊以上的，所以我們以為一萬冊已經是一個奢望。然而事實所表現的，是創刊號由初版再版而添印至六版，八月號印至四版，九月號印至三版，十月號也在極短的時期中再版了。平均本刊的銷數，是每期二萬冊，竟倍於我們最初的定額，這就告訴了我們，本刊的取材並沒有遠離讀者的需要；此後，我們自當本着一貫的編輯方針，力求內容的更完善，更充實。

本刊在九月號發表了一篇「降神會的奇蹟——靈魂試驗」，十月號又發表了一篇「鬼屋」，同是出於美國靈魂學專家 Hereward Carrington 氏的手筆，原文載於 True 雜誌。我知道這兩篇文字的刊載，頗有提倡迷信的嫌疑，因於本期特闢專頁，刊載了一部份降神會遊戲的銅圖，並附以說明，揭露其中的秘密；這樣，讀者就可以明瞭：所謂降神會的表演，無非是一種利用科學的魔術遊戲。同時，也可以反證另一篇「鬼屋」，大概也是一種故神其說的記述，讀者但當它遊戲文章看就是了。

發生於九月廿一日的日蝕，是四百年來罕見的天象奇蹟，當時曾動員了全國優秀的天文學家和科學家，分赴臨洮、武彝山兩地，從事有組織的觀測，全國的報紙都以顯著的地位記載此次日蝕的報告。現在本刊也搜集了一部份日蝕的攝影，闢一專頁發表，為這一次的空中奇觀，留一畫面的史蹟。本來我們還曾經打電話到重慶中央研究院去，索取日蝕的觀測報告和攝影，但是路途遙遠，至今尚未寄到，猶不免引以為憾耳。

陶冶先生的「模特兒」和網球生的「窗簾」，是本期短篇中的兩篇佳作。毛志明先生的「女元首」，葉金先生的「白蒂斯泰——古巴的獨裁者」，露琪女士的「高血壓症的救星」，傅松鶴先生的「歐洲淪陷區寫真」，都是極有價值的文字；本刊對於此類譯稿，是最歡迎的。文宗山先生的「妙峯山」，係根據丁西林先生的劇作而寫，是一篇極有意義的戲劇小說。（按：此劇現在在辣斐劇場上演。）尚有譚正璧先生的「拜月庭」，汪靈先生的「命運的賭博」，郭敏之先生的「科學偵探」，孫思先生的「空中攝影的技術」，因為稿擠，祇好留待下期發表了。

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曾獲得廣大的讀者羣的讚美。秋翁先生仿其體例，先後為本刊寫過「孔夫子的苦悶」「江郎別傳」「潘金蓮的出走」「秦始皇入海求仙」四篇小說，讀者也一致稱譽。胡山源先生前月曾有一封信給編者，說：「秋翁大手筆，為三期來第一，欽佩無似。」其推重如此。現在，秋翁先生又為本刊寫了一篇「賈寶玉出家」，恰巧在靜安寺龍華寺兩大古刹發生紛爭之後，秋翁先生的一枝筆，就妙在能抓住現實，予以有力的諷刺；這一篇「賈寶玉出家」，和前期的「潘金蓮的出走」，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讀者對於秋翁先生的作品，早已有了一認識，也不必編者多介紹了。



萬象雜誌主辦

學生文藝獎金徵文簡章

本雜誌為鼓勵學生對於文藝之創作興趣起見，特設立「學生文藝獎金」，茲訂定徵文簡章如下：

應徵資格：以國內各大學及高級中學之學生為限。

徵文體裁：以純文藝為主體，包括創作小說，譯作小說，報告文學等，以語體文為限，每篇不得超過五千字。

應徵手續：來稿請繕寫清楚，加新式標點，預留修改地位，稿末註明作者姓名，性別，年齡，及校名年級，並加蓋印章，寄本社編輯部收。

獎勵辦法：來稿一經錄刊後，當評定等級，甲等每千字獎國幣十元，乙等獎贈慎昌鐘表行之學生掛表一只（價值二十元），丙等獎贈中央書店書券十元，於徵文發表後第三日起，憑原稿印章向萬象書屋會計科領取。

附註：來稿不錄者概不退還，惟附有貼足郵票之回件信封者例外。



十一月號

第一一年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廣告價目

底封面	全頁	二百元
封裏	全頁	一百八十元
底裏	全頁	一百六十元
目錄前	全頁	一百四十元
文字欄	全頁	一百元
文字欄	半頁	六十元
文字欄	三分之一	四十元

定價	零售	平裝本 一元五角 精裝本 二元
	半年六期	平裝本 八元 精裝本 十二元
	全年十二期	平裝本 十五元 精裝本 二十元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九三三號
上海法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A 字三四二四號

外埠經銷處

- (天津) 成城書局 大華書局
- (北平) 勵力出版社
- (汕頭) 自強書局 文興書局
- (漢口) 新華書局 大新書局
- (香港) 廣文書局 大公書局
- (廣州) 百新書局 天一公司
- (上海) 美美公司
- (鼓浪嶼) 會文堂書局
- (澳門) 開明書局 新生書局
- (新加坡) 大達書局 正興公司 上海書局
- (泗水) 啓華公司 中國書局
- (菲律賓) 大成書局 中國書局
- (馬尼拉) 鴻飛雜誌社
- (望加錫) 西方書局
- (暹羅) 林茂盛 廣益書局

編輯人：陳蝶衣
 發行人：平襟亞
 出版者：萬象書屋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電話) 九〇七二二
 發行者：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電話) 九〇七二二
 本埠經銷處：中國圖書公司
 五洲書報社

★★★ 貨國準標

牌星三

筆鉛等高



譽盛因久

近遠銷行

品出譽業廠筆鉛海上

上海

源豐潤染織廠

註冊商標

荒江女俠 玉泉求鯉

•• 出品種類 ••

線	絨	斜	直	嗶	青	條	府
呢	布	紋	貢	嘰	春	漂	綢
					條		

七二一〇二 •• 話電 弄五二一一 路園愚 •• 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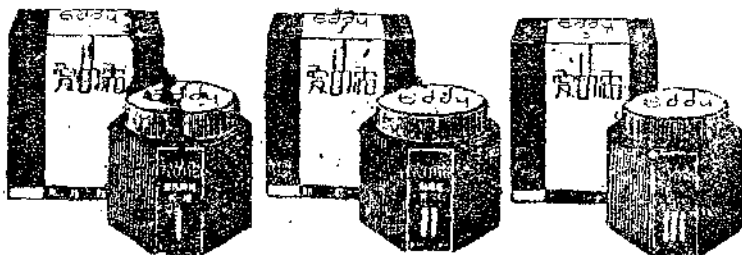
村新義三路亞比倫哥 •• 廠二

六七八二八 •• 話電 號九里如吉路馬大法：所行發



這就是**愛的霜** 使她變得更美

從前之容貌，因皮膚粗黑多油，粉刺叢生，在冬日則燥裂起皺，雖用多種方法，亦難改善。但自選用三種性質之愛的霜後，即使皮膚白嫩，斑疵悉除，滑潤異常，並且搽粉抹脂，亦愈見勻淨自然，益覺年青嬌豔，前後判若兩人。



東方化學工業社出品

各處有售

B-31

儲麟蓀醫院主辦（即前上海內科兒科醫院）

中國兒童保健會

業已正式成立開始徵求會員

兒童為將來國家之主人翁兒童體質之強弱有關國家之強弱本會有鑒於斯爰特發起舉辦斯會以臻全國兒童同登健康之道未來國家強盛不已

入會簡章：

宗旨：本會以提倡科學醫之大眾化作兒童之健康顧問有病時之負責診療為宗旨

義務：全年納會費二十元正 半年納會費十二元正

權利：本會聘有各科專門醫師（一）免費檢查體格

（二）免費門診（三）免費種牛痘及打防疫針（四）減費配藥（五）減費出診（六）減費住院（七）減費施行手術：以上權利如免費門診出診等等一律不限次數

優待：一家同時有子女二人入會者可照九五折納費三人者九折四人者八五折五人者八折以此類推有子女廿一人以上者得同時免費入會享受同等待遇

入會：來信或電話通知本會當即派員面洽或至尊府填具入會志願書並給免費攝影證俟正式會員證製就後再由專人送上

手續簡便，利益無窮！

會址

上海霞

飛路一

八二七

號（上

海內科

兒科醫

院內）

電話

七九

八二

八號

美麗牌

有美
皆備

無麗
不臻

之



欲消旅次悶
問帶名烟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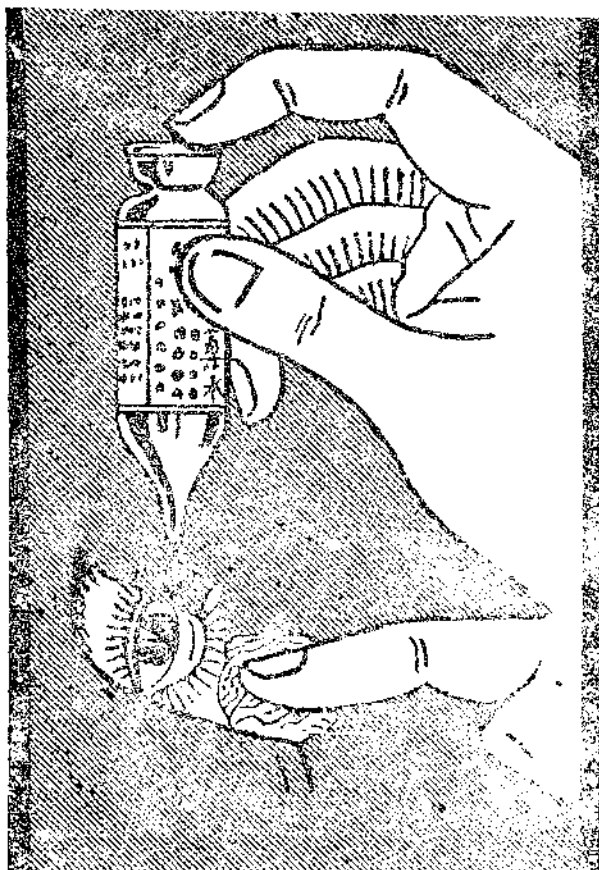


成 萃
品 出 司 公 煙

沃古林

眼藥水

牌子最老
品質最高
功效最速
信譽最著



藥房
KOFA
科發



治紅眼如神
退翳消紅
治痛止癢
目疾聖藥
奏效如神
裝璜新麗
清潔衛生

上海科發大藥房監製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因為藥力偉大
奏效迅速
所以風行遐邇
無遠勿届

虎標永安堂發行

虎標
萬金油

中國新烟公司



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

製造廠全備

具備大廠設備精良出品

<p>煙香牌寶壽</p>	<p>煙香牌士勇</p>	<p>煙香牌字金</p>	<p>煙香牌瑞旗</p>	<p>煙香牌克強</p>
--------------	--------------	--------------	--------------	--------------

中國新烟公司出品